
文藝小說
幸福花
岑凱倫 著


文藝小說
幸福花
岑凱倫 著

幸福花
作者：岑凱倫
出版：環球出版社
發行：環球出版社
香港上環新街五至十三號
環球大廈三樓
電話：五四七　三三七七
郵政信箱：一五八六
電報掛號：四〇一三
圖文傳眞：五四〇　四四二二
星馬總代理：新文化機構
星加坡厦門街廿一至廿三號
印刷：新誠豐柯式印刷有限公司
定價：港幣三十八元
一九九四年夏季再版

文藝小說
■ PRINTED IN HONG KONG ■ PRICE HK$38.00

幸　福　花

岑凱倫 著

幸福花

幸福花散發着淡淡清香，代表着幸福、健康和快樂。

丁翠湖希望擁有趙天龍的愛、溫暖的家，但史芝芝一而再的破壞，幸福花的魅力能否爲翠湖改變一切？

1 幸福花

你有沒有看過幸福花？假如你到過非洲，也許你會見過，那是有大片花瓣的小花，有點像丁香，最特別的地方，是每片花瓣都有不同的顏色，白、紅、淺紫、橙、奶黃和粉紅，它還會發出一些淡淡的、悠悠的、淸淸的香味。

非洲土人，喜歡用這種小花串成花環，送給新娘子，聽說，它能帶給人健康、快樂、好運，因此，非洲土人稱之爲幸福花。

幸福花屋是專賣幸福花，也許幸福花眞能帶來好運，因此丁太太就憑着幸福花屋賺了點錢。這幾年間，她由獨自經營轉變爲有資格聘請兩名售貨員和一個開車送花的男工。

丁太太是一個接近四十歲的中年女人，年紀已經不小，可是，從她的面貌，仍可以捕捉一些將逝欲留的艷影。誰也看得出，她年輕時一定是個美人兒。夕陽無限好，祗是近黃昏，可是，仍然有不少中年男子願意在她旗袍下稱臣。可惜，名花有主。

丁雅圖是一位曾留學法國的畫家，很有才氣，可是却缺乏財氣，他畫的畫，欣賞的人多，買的人少，於是，他不單祇不能好好的養活妻兒，而且，還增加了丁太太的負

擔。

每月，花在油畫布上的錢可眞不少。幸好，丁太太生財有道。

把兩夫妻連繫在一起的是女兒——丁翠湖。丁翠湖，十九歲，是大學一年級學生，本來，丁太太的意思是希望她能夠做一個醫生。救世扶危是其次，賺錢才是第一目標，可惜，翠湖每次見血都有暈眩的傾向，她膽子小，醫生做不成。丁雅圖認爲女兒極有藝術氣質，極力慫恿她到巴黎留學，這一主意，遭到丁太太權威性的反對，因爲女兒就算不能賺大錢，可也不能盡花錢啊！做生意的人，都有計數的天才。

終於，丁翠湖選了外文系，她除了主修英文與法文，還選修拉丁文、俄文、日文……

丁太太頗爲滿意，她認爲翠湖有一天可能會在聯合國耀武揚威。在丁雅圖夫婦的眼中，女兒不單祇是掌上明珠，而且也是心肝寶貝。翠湖雖然是獨生女，又得到父母的寵愛，可是，她並沒有半點嬌嬌女的傲氣，旣不刁蠻，也不任性，通情達理之外，還加上女性的溫柔。不過，她也有堅毅倔强的一面，這是連她的父母也不知道的。

丁翠湖並不太漂亮，却很好看。孩子臉上，永遠掛着笑容，她樣子很甜，最突出的，還是那雙又圓又大、黑白分明的眼睛。

這天，她剛下課，拿着書，穿着淺藍色裙子，踏着愉快的步伐，來到幸福花屋。

「怎麼又來了？」每次丁太太看見女兒，總是要這樣問。

「來帮帮妳！」她微笑放下書本。

「這兒有小蓮、咪咪、亞祥做我的助手。」丁太太嚴肅地說：「妳應該專心讀書！」

「下午我沒有課，閒着。」

「那末找朋友去看電影、逛街。翠湖，妳已經十九歲了，妳應該多交朋友。」

「媽！」她垂下頭：「妳認爲我已十九歲了，仍然沒有男朋友，有點不正常？」

「妳不是沒有人喜歡，是妳不肯接近他們，陸太太的兒子、古小姐的弟弟，他們都很喜歡妳。妳知道嗎？我十九歲已經生了妳。」

「媽，」翠湖轉了話題：「前街的商店大減價，那兒的東西很美，妳要不要去看看？」

「美施公司大減價？難得哦！我眞想去買幾件衣服給妳！」

翠湖問道：「妳爲甚麼不去？」

「要做生意啊！我怎能說去就去？」

「我可以替妳，又不是第一次，那些顧客對我都很滿意。」

丁太太想一想，終於說：「我先打一個電話，看看陸太太有沒有空。」

祇一會，丁太太笑着回來：「陸太太是個購買狂，一聽見大減價，就巴不得飛過來。」

翠湖坐在丁太太辦公桌旁，看看收銀機說：「媽，放心去吧！我一定會令它增加進賬的！」

二十分鐘後，陸太太的美國大房車停在花屋的門前，丁太太拍了拍女兒的臉，去了。

四點鐘Tea time。咪咪問翠湖要不要吃一片蛋糕或者喝一杯咖啡？

「不，謝謝，我來的時候剛吃了午餐，妳和小蓮多休息一會吧！這兒有我。」

咪咪和小蓮笑嘻嘻的走進後面的休息室吃下午茶去了。

花屋的生意是有時間性的。早上最忙，中午有點生意，三點至五點最清閒，五點後，那些太太小姐吃完下午茶會來買點花回家，一直到六點，生意會漸漸疏淡，到七點鐘關門大吉。

翠湖看着那些多彩多姿的幸福花，再看那冷冷的玻璃門，現在還有誰來？她拿起一本法國歷史，看着，看着，正看得津津有味之際，突然有人輕輕敲響桌上的玻璃。她驚覺地放下書本，站立起來。

她抬頭，眼前一亮，她看見一個很英俊很有型的青年。他皮膚白中透紅，高鼻子，光澤紅潤的厚嘴唇，一頭深棕色貼服而微曲的頭髮，不短也不長。他最吸引人的，是一雙清澈明亮的大眼睛，眼珠子是藍色的，他高大而強壯，像一個有特殊美的混血兒。

他眞的很俊、很俏，她迷住了！這就是神話中的白馬王子嗎？對！他穿了名貴的「尼絲」白襯衣，白長褲，白皮鞋，他好俊朗，好軒昂，好迷人！

「嗨！」他不耐煩地叫着。

「噢！」她如夢初醒，顯得手足無措。

「What can I do for you, sir？」翠湖用英語對他說。

「請問丁太太在嗎？」

「你……會說中國話？」

「我是中國人，爲何不會說中國話？」他昂着首，樣子很驕傲：「我要見丁太太。」

「她有事出去了，找她有事嗎？」

「妳是新來的售貨員？」他打量她一下：「我要買花，五十打。」

「你是說，要五十枝幸福花？」

「不，是五十打，一共六百枝。」

「六百枝？」翠湖感到心神不屬，她怪責自己爲甚麼竟變成糊塗蛋：「先生，幸福花每枝三元，一打是三十六元，五十打要一千八百元。」

他深鎖雙眉。

翠湖怕他不高興，又加以解釋：「花是由外國新鮮空運而來的，而且，花的生產量不

很多，因此……」

「妳怕我付不起錢？」他掏出一本支票簿，填上字，撕下一張交給翠湖。

「兩千元？先生，一千八百元就夠了！」

「餘下的兩百元是我付給妳的服務費。」他冷哼着：「想不到吧？」

「先生，我……」

「這是我的地址，準六時送到。」他寫下一張紙，放在收銀機旁，然後昂然離開。

翠湖直看着兩扇玻璃門發呆。這個男子多倨傲，他甚至不肯留下來多看她一眼。

咪咪和小蓮吃完下午茶走出來，看見翠湖呆站着，小蓮問：「翠湖，發生了甚麼事？」

「沒甚麼，剛做了兩千元生意，」翠湖臉上莫名其妙的紅起來：「要送貨，亞祥呢？」

「早上他忙了半天，下午他有事，請假了！」咪咪有點擔憂：「怎麼辦？祇有丁太太和亞祥會開車，現在他們兩個人都出去了，客人有沒有指定時間，要送到哪兒？」

「山頂道，山景別墅。」

「還要過海？路那麼遠，我們去找丁太太回來好不好？」

「往哪兒找？她們可能去吃茶，可能去逛公司。而那位先生，說明準六時送到。」

「時間差不多了！」小蓮看看手錶：「山景別墅的趙夫人是我們的老主顧，不能怠慢。」

「由我送去吧！」翠湖找車匙：「請兩位替我把花束好，一打打的放在小貨車上好嗎？」

「翠湖，妳剛領車牌，要小心駕駛。」

「我不會大意，咪咪，拜托妳，等媽媽回來，跟她說一聲。」

「眞對不起，翠湖，我們兩個都不會開車，要勞動妳，眞不好意思……」

* * *

丁翠湖把汽車開進山景別墅，有錢人家的房子，美得像皇宮。兩個傭人帮翠湖把花拿進客廳。客廳的入口處，有張雲石桌子，桌上有個大銀盤，盤裏放了一把花剪（專剪花枝的剪刀），旁邊還有隻很精緻的籐籃。籐籃的四周掛着一些顏色鮮艷的絲絨花。

「少爺吩咐過，請妳把六百朶花剪成同一長度，大約是三吋長。」一名男僕說。

「全部要剪？」

「是的，麻煩妳！」

翠湖點一下頭，默然無語的工作，眼看快要把花全部剪好，那位傲慢的少爺走出來，他看了看花籃裏的花說：「很齊整，不長不短。」

她朝他淺淺一笑，繼續工作。他把一百元拿出來，交給翠湖。

「不，不要給我錢！」

「是否嫌太少？」他又拿多一百元。

「我不要錢，」她抹乾手：「不是每做一件事都要酬勞的。我做完了，滿意嗎？」
「很好！我會告訴丁太太，她請了一個很好的職員。」他似乎友善了。
「謝謝！再見！」她剛轉身突然有人叫她：「翠湖！丁翠湖！」
翠湖回過頭去，看見樓梯的中央，站着她的女同學趙天鳳。
趙天鳳跑下樓梯，翠湖也迎上去，翠湖問她：「妳也來了？天鳳？」
趙天鳳說：「這是我的家呀！怎麼，妳不是找我的嗎？」
「我是來送花！那位少爺在我們店子裏買了五十打花。」
「甚麼？哥哥，」她走過去，「你竟然要翠湖親自送花來？」
「她不是幸福花屋的售貨員？」他也愕然：「妳們認識？」
「當然認識！她是我的同學，認識快一年，她不是售貨員，是幸福花屋的女小開。」
「丁小姐，可以原諒我嗎？」他伸出了手。
她毫不考慮的把小手伸進他的掌中：「你始終是我們的顧客！」
「但妳是我妹妹的朋友，我對妳太無禮了！」
「我絕對不會介意的。天鳳，我走了！」
「走？我幾次請妳到我家裏來都不肯，妳今天來了，非要參加我哥哥的餐舞會不可。」

「餐舞會？」翠湖低頭看身上的便服：「我這樣子，行嗎？」

「妳是擔心沒穿晚禮服？那容易呀！我做了好幾件新衣，妳喜歡哪一件，就穿哪一件，反正我們的身材差不多。」

「歡迎妳參加我的舞會！」他更友善了。

照道理，翠湖是可以拒絕的，因她向來不喜歡交際應酬，可是她竟乖乖的跟趙天鳳到樓上。天鳳把她帶上臥室，那是一間粉紅色的房間，裝飾豪華、洋化，充滿女性氣息與幽香。翠湖踏着粉紅色的地毯，她小心地，害怕把地毯弄污了！

天鳳打開壁櫥，琳瑯滿目，彩色繽紛的時裝，翠湖看得眼睛都花了。

「這幾件都是新縫的。」天鳳翻着衣服：「妳比我高一點點，唔！這件粉紅色的怎樣？還有一雙高跟鞋，和衣服同一料子的。」

「太名貴了，天鳳，而且還是妳的新衣。」

「別嚕嚕嗦嗦的像個老太婆，就選這一件。」天鳳把衣服拿出來：「我替妳化妝，搽點粉，會令妳更好看。怎樣？不肯……我早就知道妳會拒絕，妳天生麗質嘛！」

「別讓人家聽見了笑掉大牙，我根本就比不上妳。」翠湖說。

「我好看？我哥哥趙天龍才好看！妳知道他像誰？」

「妳的媽媽。」

「不，我才像媽媽，哥哥像外婆，外婆是位蘇州美人，好看到不得了。」

「怪不得，我第一次看見他，還以爲他是混血兒呢！妳不知道我有多狽狽。」

「連我媽媽都說哥哥像混血兒。他很迷人，是不是？」

翠湖沒有回答她的問題：「怎麼沒聽妳提起過妳有一個哥哥？」

「妳一向不喜歡問別人的家事，況且他由英國回來才幾個月。」天鳳開始化妝：「以前我們是好兄妹，現在，我們生疏多了！」

「是不是因爲他去了英國？」

「那是原因之一，最重要的，他似乎不再關心我，妳知道嗎？他由英國回來四個月，我祇見過他五次。」

「他很忙？」翠湖在屏風後換了晚裝走出來：「年紀大了，自然各忙各的，見面的時間自然少，妳應該體諒！」

「妳知道他在忙甚麼？」

翠湖搖一下頭。

「等會兒妳就明白了！」天鳳轉過身來，她欣賞着：「很漂亮嘛！」

「是妳的賜予！」翠湖謙虛的說：「佐治會來嗎？」

「他膽敢不來嗎？」天鳳翹一下嘴唇，她對男朋友，兇得很。

天鳳穿上火紅晚禮服，和翠湖拖手跑下樓梯。

「歡迎兩位美人兒！」天龍迎上前。他已換上深紫色晚裝，淺紫襯衣，金綫蝴蝶結。他更風度翩翩，惹人好感。客人逐漸增加，天鳳被迫扔下翠湖。

翠湖躲在一角，眼睛一直沒離開過天龍。翠湖是個較爲內向的女孩子，內向的女孩子，大都喜戲幻想，翠湖就是一個樂於織夢的人，在她的夢裏，會有那麼一個男孩子：英俊、高大、深情。他是嗎？他就是嗎？他是的！在短短時間裏他已印進她的心坎。

在暗中觀察他的時候，她發覺了另一件事。每一個來賓，都交給他一份禮物。爲甚麼不交給天鳳？今天是甚麼日子？她想着，天鳳帶了個很洋化的男孩子過來。

「翠湖，」天鳳拍了那男孩子一下：「他現在才來，該不該罰他？」

「天鳳，我的跑車拿去修理，妳是知道的。」男孩子非常焦急，忙不住的解釋。

「你家裏就祇有那麼一輛汽車？」天鳳冷哼一聲問：「翠湖，妳信不信？」

「我……」翠湖看了看天鳳，又看了看佐治——他是大學電機系四年級男生。

「我就是等司機送我來才遲到的。」

「天鳳，佐治又不是故意遲到，既然他有理由，原諒他吧！」

「不，不，非要道歉不可！」

「天鳳，我對不起妳，請妳原諒！」

「不，不，沒那麼便宜，鞠躬！」

佐治果然把腰彎得低低的，天鳳可樂了，哈哈笑了起來。

「天鳳，我跟妳說幾句話。」翠湖把天鳳拉過一邊，問：「今天是甚麼日子？爲甚麼每一個人都送禮物給妳哥哥？」

「今天是他二十五歲的生日啊！」

「糟糕，我連禮物也沒有。」

「禮物我已經代妳送了，妳不必介意。」

「是甚麼禮物？」

「一條領帶。本來準備送給佐治的，現在被徵用了，算他倒霉！」

「我還妳錢！」

「還甚麼錢？又不是買了十萬九千七。」

「天鳳，妳待我太好了……」

「別婆媽嘛！祇要妳以後把我當朋友就是了，我不喜歡妳對人冷冰冰。」

「和妳們這些千金小姐來往，感到自卑。」

「我們有甚麼了不起？還不是兩隻眼睛，一個鼻子？」天鳳指指點點：「佐治，請替我們拿兩杯鷄尾酒過來。」

「遵命！小姐。」

翠湖看着佐治的背影，正要說話，突然，天鳳叫了起來：「瞧！」

翠湖轉身面向客廳的入口處，她看見一個非常非常冶艷的女郎站在那兒，她披散着的黑髮像一匹瀑布，她那美好迷人的身體上，穿了一件露背低胸的黑色晚禮服，那小纖腰處，有一個菱形鑽石扣，閃閃亮亮，十分好看。

翠湖瞧着她那夢一般的眼睛問天鳳：「這女孩子好漂亮，她是電影明星嗎？」

「別讓她聽見，她兇起來會打人。別瞧她嬌慵無力的樣子，其實她刁蠻得要死。」

「妳好像不大喜歡她。」

「我有理由喜歡她嗎？嘿！她竟對佐治說我不會穿衣服，說我土，說我不夠型。」天鳳氣呼呼：「我第一次和她見面，就跟她吵，如不是爸爸袒護她，我早就揍她一頓。」

「她到底是誰？」

「史芝芝。父親是個銀行家。」

「原來是個千金小姐，怪不得那樣高貴。好漂亮，眞的好漂亮……」

話還未了，翠湖看見天龍奔上前歡迎她，他攬着她的腰。她吻一下天龍的臉頰，把手中的禮物交給他，兩個人有說有笑。天龍拖着她的手，把她帶到花籃的前面，她翻着，把其中三朵幸福花拿出來，天龍小心翼翼地替她把花插在鬢上，然後吻她一下。

芝芝更明艷照人，她挽着天龍的手，甜甜的，嬌嬌的，可眞是人見人愛。

「她……是妳哥哥的女朋友？」她輕聲問。

「芝芝是我哥哥的愛人，誰都知道的。」天鳳說：「其實哥哥由英國回來才認識她，她一見他就纏上了，現在哥哥已經給她迷死啦！想到她快要做我嫂嫂，心裏就氣。」

「他們是很相配的一對！」她黯然說。

「祇有妳和爸爸才會說他們相配。」

「妳爸爸也喜歡她？」

「當然喜歡。史伯伯和爸爸是好朋友，趙史兩家通婚，是他們最大的心願。」

好像有一把小搥子，搥在翠湖的心上，她的心碎了，她的美夢也碎了！

她脚步有點輕浮，她極力用手扶住牆。

「翠湖，怎麼了？妳面如死灰，不舒服？」

「沒甚麼！」翠湖拂一下頭髮，笑了笑：「也許我肚子有點餓。」

「快吃晚餐了。」天鳳發命令：「佐治，替翠湖拿兩片三文治。」

佐治走開，天龍和芝芝却走過來。芝芝一手挽着天龍的手臂，另一隻手握着酒杯。

「嗨！天鳳，妳怎麼又穿紅色衣服？我不是說過，妳穿白色和黃色衣服才好看嗎？」

「像我這種土頭土腦的人，最適合穿紅色。」天鳳鼻尖朝天，眼看天花板。

「這位小姐是……」芝芝打量翠湖。

「她是我的好朋友丁翠湖小姐。」

「噢！丁小姐，妳好嗎？」她儀態萬千的笑一下：「妳本來很淸秀，可惜妳不會穿衣服。粉紅色是最俗氣的，它把妳的秀氣遮蓋了。」

「喂！史芝芝，妳可以侮辱我，但是不能侮辱我的朋友！」

「侮辱？天鳳，妳說到哪裏去了，我祇是想帮助妳們。善意的批評也算是侮辱？」

天龍立刻替芝芝說好話：「芝芝口快心直，最沒有心計，她也常常批評我。」

「她批評你可以，但她無權批評我們。」天鳳毫不放鬆：「你是她的男友，活該你受罪。史芝芝，我警告妳，下次妳再惹我，我可不客氣了！」

「天龍！」芝芝靠着他撒嬌：「我早就說過你妹妹對我有成見，你又不信！」

「天鳳！」天龍眉心一皺：「以後妳跟芝芝說話，可要客氣些。」

「裝模作樣，不要臉！」天鳳低哼着。

「天鳳，妳……」天龍想罵，又罵不出口，對自己唯一的妹妹，總有點偏愛。

「天龍，你看嘛！」芝芝委委屈屈：「我平時老是讚你妹妹，想不到她竟然仇視我！」

「哼！」天鳳拉起翠湖，另一隻手向佐治一招：「來！吃晚餐去。」

「天龍！你好偏心……」

離開天龍身邊，翠湖拿着碟子，要了一些鷄沙津，又了一塊炸豬扒，呆在那兒。

「翠湖！妳幹嗎吃那麼少？」

「胃口不好！」

「是不是爲芝芝生氣？」

「怎麼會？說良心話，我眞的不會打扮。」翠湖柔聲勸她：「天鳳，史小姐遲早是妳的嫂子，一家人應該和和氣氣。」

「她嫁進來，我也不會理她。」

翠湖說：「大家住在一間屋子裏，難道見了面，也不打招呼？」

「她嫁進來，我不會嫁出去？我看見她撒嬌就噁心，哥哥眞笨，竟然選中她！」

「天鳳，妳又在駡誰？」一個四十多歲、穿旗袍的女人走過來。

「媽咪！我給妳介紹，這是我的同學丁翠湖，丁太太的女兒。」

翠湖連忙放下碟子恭敬地彎腰：「伯母！」

「是丁小姐！」趙夫人送她一個慈祥的笑容：「丁太太是我的老師，我跟她學插花，學了半年。天鳳，丁小姐以前好像沒有來過。」

「她呀，是三步不出閨門。今天要不是她送花來，我們才請不到她呢！」天鳳說：「她就祇會讀書，沒興趣交朋友。」

「勤學的孩子，一定是個好孩子，天鳳，妳要向丁小姐學習。丁小姐以後多來玩，我很高興天鳳跟妳交朋友。」

「謝謝伯母！」

「吃晚餐！別客氣。」趙夫人拉一下翠湖的手，看樣子，她很喜歡翠湖。

「喂！」天鳳看着母親的背影說：「要是芝芝看見媽咪對妳這樣好，她準會妒忌！」

「伯母對史小姐怎樣？不喜歡她？」

「媽咪根本不喜歡芝芝那類型的人，她喜歡文靜溫柔的女孩子，像妳！」天鳳攤一攤手：「不過沒辦法，她鬥不過爸爸和哥哥，她注定要受氣。媽咪不是芝芝的對手。」

晚餐後，舞會開始，那隊由七人組成的「園丁」樂隊，是天鳳請回來的，主音歌手——潘烈，曾經是她的男朋友。天鳳迫佐治請翠湖跳舞，翠湖焦急地推辭，一方面她厭倦活動，另一方面，她心情非常惡劣，她祇希望能靜靜地躲在一角。

偷偷觀察天龍，仍然是她最大的興趣，雖然他已經有了芝芝。對了，天龍在哪兒？她把頭轉左轉右到處找，終於，她看到了，天龍正在和芝芝面貼着面翩翩起舞。

天龍在芝芝耳邊細語，芝芝在他懷中嬌笑。在他們眼中，這個世界祇有他們兩個人。

芝芝多麼幸福！翠湖輕搖着頭感嘆，天鳳一直在旁邊注視她，覺得她很怪，便用手

推了推她說：「翠湖，妳呆看甚麼？和佐治跳舞呀！」

「我不想跳，讓我靜一會，好嗎？」她輕聲說。她的溫柔，令妳不忍心對她說不。

「好吧！下一個舞妳和佐治跳。」天鳳拉了佐治出去，留下翠湖獨自一人。

她悄悄溜到露台，深深吸了一口清新空氣。這時候，她的心境似乎平靜下來。不再想天龍了，能不再想嗎？她從來沒有戀愛過，但她已開始嘗試失戀的滋味。

「小姐，我可否請妳跳一個舞？」

翠湖回轉頭，看見一張誠懇的臉。他當然比不上天龍，其實，這個世界裏根本沒有人比天龍更英俊，但是，他實在也不難看。

她企圖找藉口拒絕，但一轉念間，又不忍心看見他失望的表情，終於，她點一下頭。

她隨他回到客廳，她耐心地聽他介紹自己。他叫王文彬，天龍的同學，剛掛牌行醫不久的年輕醫生。假如丁太太在，她會鼓勵女兒交這個朋友，因爲她一生最大的願望是家裏有一個醫生，不管她是女兒還是女婿。可惜，翠湖的心，早已寄放在天龍的身上。

順理成章地，王文彬做了翠湖的舞伴。

翠湖不愛他，但也不討厭他，其實，王文彬這個人也很不錯，體貼、老實。況且又是個醫生，現在的女孩子，百分之七十都希望做醫生太太，因爲香港的醫生是最會賺錢

的。

翠湖和文彬跳第四個舞的時候，在舞池中央，竟然碰上天龍和芝芝那一對。

翠湖莫名其妙地，一陣急速心跳。

「文彬，你好啊！」芝芝低聲嚷：「依芙不在，你就追求丁小姐。」

「芝芝，」文彬有點不高興：「依芙和丁小姐都是我的朋友。」

「依芙是你的朋友？有那麼簡單？嘿！等依芙由日本回來，我會告訴她。」

「我無權制止妳說話……」

「王先生，我們不要再跳了！」

「爲甚麼？」

「我不想引起你女朋友的誤會。」

「別聽芝芝說，我根本沒有女朋友。」

「我眞的不想再跳了，對不起！失陪。」翠湖說着，轉身便走。

「丁小姐，丁小姐……」王文彬追出去。

芝芝格格笑個不住。天龍問她：「妳爲甚麼要作弄文彬？他根本不喜歡依芙。」

「可是依芙喜歡他呀！」芝芝抿一抿嘴：「沒眼光，依芙要比那姓丁的好十倍。」

「不會吧！起碼丁小姐不刁蠻，而且，她也很漂亮。」

「甚麼？」芝芝瞪大了眼睛：「我和姓丁的比，到底誰漂亮？」

「那怎能比？她和妳差遠了。」天龍兩手圍住她的腰：「沒有人比妳更美麗，妳在我的眼中，是傾國傾城的絕代佳人。」

「那還差不多。」她媚眼兒一瞟。

「妳這小醋瓶子……」

王文彬一直追出去，在花園，他情急地拉住翠湖的手臂。

翠湖沒有責怪他，祇是盯住他的手。

「對不起！」他慌忙放開了。

翠湖坐在一張石櫈上，她默言無語。

王文彬結結巴巴的解釋：「丁小姐……妳聽我說，依芙……根本不是我女友，我和她……不過看過一場電影，跳過一次舞，都是……大夥兒一起去的。」

「你用不着向我解釋，因爲沒有這個必要。」翠湖說：「我從來沒有想過要跟任何人交朋友，我清楚自己，我不是一個好伴兒。」

「我認爲妳是個很好的女孩子。」

「那是因爲你還沒有眞正了解我。」翠湖站起來，祇不過踏了一步。

文彬說：「妳不跳舞，我陪妳在花園散步。」

「對不起！我要回家了！」

「我送妳回去！」

「謝謝！我自己有車。」翠湖向他點一下頭，回屋子去了。

文彬瞧着她的背影，寒意直透他的心房。

「天鳳，我要走了，我想換回我的衣服。」回到大廳，翠湖對天鳳說。

「多玩一會兒嘛！妳看！人人都玩得很開心。」天鳳死拉着她不放。

「太夜了！這兒離我家有一大段路。」

「叫王文彬送妳回去呀！」

「別提那位王先生，他有女朋友的。」

「我從來沒聽過王文彬有女朋友。」

「叫依芙，史小姐說的。」

「史芝芝？這卑鄙的女人。依芙是她的表妹，兩個都不是好人。哼！王文彬才不會要她。」

「算了！我根本無意結交男朋友。」

* * *

趙天龍的舞會，給翠湖帶來了一份友誼，也結束了一個曇花一現的美夢。

從此，翠湖和天鳳做了一對要好的朋友。某天，佐治、天鳳和翠湖在香港酒店喝下午茶。剛要結賬，突然一個年輕人走過來。

「佐治，」他熱情地叫着：「眞的是你！」

「羅拔？」佐治跳起來，和他握手：「甚麼時候回來的？」

「快一年了！兩位小姐，我能坐下來嗎？」

「我的女朋友趙天鳳小姐。」佐治替羅拔拉了一把椅子，道：「羅拔是我中學時候的同學，後來他去了加拿大。」

「如果我能考進香港大學，我就不會去加拿大。」羅拔看了翠湖一眼：「這位小姐……」

「該死！我怎麼忘了介紹。她是丁翠湖小姐，天鳳的同學。」

天鳳盯了佐治一眼，佐治吐一下舌頭。

羅拔坐在翠湖的旁邊，他主動跟她聊起來。

翠湖有問必答，非常合作。可是從語調中，羅拔感覺到她的冷淡。

「喂！羅拔，告訴我們關於加拿大的一切。」有朋自遠方來，佐治不亦樂乎。

「加拿大？房子大，空氣好，生活枯燥，飲食無味。」

「那麼慘？」

「祇要有錢，香港是全世界最好的地方。」

「你甚麼時候回去？」

「不回去了！老頭子有病，我迫得拋下學業跑回來管理生意。」

「你回來了一年，竟然不來找我，還算是好朋友呢！」

「由飛機場跑出來，就立刻接管生意，忙都忙死了，還有時間找朋友？最近一個月才算適應下來。」羅拔看看翠湖：「今晚我請吃飯，各位肯賞面嗎？」

「我舉手贊成。」

「尊敬不如從命。」天鳳對翠湖說：「妳一定要去，妳不去，羅拔會失望的，對嗎？」

「是的！」羅拔厚着面皮垂下了頭。

「可是，我……」

「別管她！」天鳳搶着說：「準八時，我們去接她。」

「天鳳，妳怎可以……」

「翠湖，妳是年輕人，不是老太婆，怎可以一天到晚躲在家裏？」

*　　*　　*

說良心話，翠湖並不想和羅拔去吃飯，不過，既然留在家裏胡思亂想，一個人又悶得發慌，倒不如出去走走。她打開衣櫃，把一件粉紅色的長裙拿出來，忽然，她記得芝

芝說過，粉紅色最俗，於是，她立刻把長裙放回去，改換了一件天藍色的。

她換好衣服，拿了手袋，到畫室看父親。

他正在畫日落，太陽把大海照成金色，海上有一艘孤帆。

「打扮得那麼漂亮，準備出去？」

「和天鳳去吃晚飯，對不起，爸爸，今晚我不能陪你，」翠湖有點歉疚：「媽媽有應酬，本來我應該留下來。」

「我不能永遠把妳留在我的身邊，妳是女兒，終有一天要嫁出去。」丁雅圖繼續畫他的畫：「有男朋友了吧？」

「沒有！」翠湖玩弄着手袋的鍊子：「交男朋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」

「當然，一定要小心謹慎！不要選有錢的，但是一定要能幹，起碼能賺錢養活一家幾口。」丁雅圖輕嘆一口氣：「不要像我……」

* * *

一行四衆，他們先去香港仔吃海鮮，然後去金天使夜總會跳舞。

天鳳一聽見音樂，就拉了佐治出去跳舞，留下翠湖和羅拔兩個人。

這時，羅拔關懷的問：「丁小姐，妳好像有很重的心事？」

「我沒有心事，祇是不大喜歡說話。」翠湖淺淺一笑：「我不善詞令，怕說錯話開罪別

人，你跟我在一起一定會很悶。」

「我喜歡文靜的女孩子。」羅拔問：「跳個舞，好嗎？」

「我跳得不好！」

「沒關係的，玩玩罷了，又不是參加比賽。」羅拔替她拉開椅子，翠湖剛站起來，突然被兩個人完全吸引了她的視綫。

穿銀灰色西裝的美少年，是她刻骨銘心的趙天龍，挽着他手臂的，穿銀白色長旗袍，頭髮盤在頭上，高貴艷麗的女郎，就是史芝芝。翠湖呆呆的站在座位前。

羅拔本已走到舞池，回頭一看，翠湖並沒跟上來，他立刻回到桌旁，看看翠湖失魂落魄、滿臉哀愁的樣子，不禁驚詫：「丁小姐，怎麼了？」

「我……」翠湖看見趙天龍和芝芝已找到桌子：「我……」

「丁小姐，妳面色不好，是不是不舒服？」

「我？」翠湖看了羅拔一眼，似乎清醒了：「對不起！我不舒服，想休息一會兒。」

「身體不舒服就不要跳舞。坐下來，聽聽音樂，十一點鐘有『科騷』。」

翠湖看見天龍和芝芝正喝金黃色的香檳。

羅拔跟她說話，她一句也沒有聽進耳裏，她一直全心全意的在看天龍。

天龍的手臂搭在芝芝的腰上，兩個人一會笑，一會耳語，一會兒天龍又在吻她。

看見自己心愛的人和另一個女人親熱，她心痛得幾乎暈了過去。
天鳳和佐治同來，天鳳一坐下來就問：「翠湖，妳知道誰來了？」
「我……不知道。」
「咦！翠湖，妳的嘴唇為甚麼發紫？」
「我……」
「丁小姐有點不舒服。」羅拔代她說。
「哪兒不舒服？剛才還是好好的。」
「冷氣太冷。」翠湖發覺自己最近常撒謊。
「喝杯酒。」羅拔把酒杯放在翠湖的手裏：「喝點酒，身體會暖和些。」
「謝謝！」
「翠湖，哥哥和芝芝都來了，就在我們後面第三張桌子。」
「那眞巧！」
「嘿！妳現在應該明白，為甚麼哥哥回來幾個月我才見過他幾次。他每天一下了班，立刻就去陪芝芝。」
「我們要不要過去打個招呼？」佐治說。
「打甚麼招呼，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不喜歡芝芝。如果剛才我在香港仔碰見她，我連晚

餐也用不着吃了。」

「他們始終會看見我們。」

「看見就看見，我們又沒犯法！」天鳳拍他一下：「把臉回過來，不要看！」

佐治說得對，史芝芝已經發現了他們，她已和天龍手拉手的走過來。

「嗨！眞巧，我們碰上了！」史芝芝笑着說：「我喜歡熱鬧，大家一起玩好嗎？」

沒人公開說不喜歡她，她拉着天龍坐下來，佐治爲他們一一介紹。

羅拔注視芝芝超過一分鐘，假如翠湖是他的女朋友，翠湖會妒忌。可是她根本不在乎，假如能交換舞伴，她更求之不得。人，有時候會做錯事，雖然她明知天龍不會愛她，但是她仍然單戀他，希望有朝一日會有奇蹟出現。

「翠湖，」芝芝似乎很關心她：「妳面色不大好，嘴唇發紫，爲甚麼？」

「我……」

「噢！我明白了，妳又穿錯衣服，這種顏色，根本不適合妳。」

「是不是太俗氣？」天鳳插上一句。

「不，天藍色很高雅，我就有很多天藍色的衣服，我每次穿天藍色，天龍都大爲讚賞。」

「那還有甚麼可批評的呢？」

「膚色。顏色對膚色有很大的影響，丁小姐的膚色不適宜穿天藍。」

「怎麼的膚色才適合？」

「當然是雪白細嫩的皮膚。」

「妳是說，翠湖的皮膚不夠白？」

「我並沒有這樣說過。」

「芝芝向來祇會針對事，不會針對人。」天龍一開口就偏帮芝芝。

「但她正在批評翠湖的皮膚！我認爲翠湖的膚色已經很不錯。」天鳳忿忿不平：「看樣子，全世界的女人祇有史芝芝小姐才配穿天藍。」

「天鳳，妳眞會說笑。」

「我這個人沒有甚麼幽默感，但還不至於笑裏藏刀。」天鳳站起來：「佐治，我們跳舞！」

天鳳和佐治出去了。芝芝問：「翠湖，爲甚麼不和妳的男朋友去跳舞？」

「他……」翠湖很想表明羅拔並不是她的男朋友，但是，她終於沒有說下去。

羅拔有點飄飄然，連忙請翠湖跳舞。翠湖看了看芝芝，帶着滿肚委屈走到舞池。

史芝芝批評她的衣服，她不介意，但芝芝在天龍的面前說羅拔是她的男朋友，她可受不了。她不想再回到桌子去，因此，拉着羅拔跳了一個舞又一個舞，羅拔心裏感到奇

怪，剛才翠湖不肯跳舞，說身體不舒服，爲甚麼突然又是不停步的舞個不休？

羅拔覺得這女孩子很特殊，有神秘感，羅拔喜歡這一類型的女孩子。

史芝芝一邊看着翠湖跳舞一邊說：「想不到她外表老老實實，竟然還會玩愛情把戲？」

「妳說誰？」天龍喝了一口香檳問。

「當然是姓丁的女孩子。上一次她迷住文彬，這一次她又換了羅拔。」

「她很文雅，不像是個濫交的女孩子。」

「她那麼純情，爲甚麼天天換男朋友？」

「可能是那些男孩子追求她。」

「她平凡得要死，又不夠漂亮，哪一個傻瓜會追求她？」芝芝不屑地說。

「文彬向我打聽她家裏的電話號碼，文彬表示對她很有興趣。」

「你有沒有告訴文彬？」

「當然沒有！我根本不知道有關翠湖的事，而且依芙喜歡文彬，依芙又是妳的表妹，我怎能帮助文彬追求翠湖？」

「總算你夠聰明。」芝芝把她那雪白小手插進天龍的手裏：「打令，我們跳舞去！」

*　　*　　*

下課後，翠湖帶了講義和筆記到趙家。天鳳正在講電話。

她伸長兩條腿，人懶洋洋的，看來，那又是一個「馬拉松」電話。

她看見翠湖，擲下電話，跑過去。

「爲甚麼今天不上學？」翠湖提出質問。

「都是佐治不好，昨天他帶我去參加一個通宵舞會，我們一直玩到大天光，差不多早上七點鐘才回來，我最初準備上床躺一會，就換衣服上學，誰知道我竟然睡過去了，醒來的時候已經兩點鐘，我想，就算立刻回學校也祇能上一課，因此，我決定休假一天。」

「妳知今天有早課就不應該玩通宵。卡廸芙教授很不高興，她說妳一共缺了她三課。」

「這老太婆好厲害，老瞪着眼像隻獵狗。」

「妳自己缺課不努力，還好意思駡人家。」翠湖責備着她：「早知妳無心唸書，我就不會老遠的把講義送來！」

「我的祖奶奶，算我一百個錯，小的在這兒賠不是，一鞠躬……」

「我又不是死人！」翠湖給她弄笑了：「閒話少說，趕快抄筆記吧！」

「在這兒吃一頓晚飯？」

「不，等妳抄好筆記我就走。」

「亞玉，看廚房有甚麼好吃的點心拿出來。」天鳳拉着嗓子：「媽咪，妳陪翠湖吃下午茶好不好，我要抄筆記。」

穿着棕色鑲花邊旗袍的趙夫人走出來，她打一下天鳳的頭，道：「又缺課啦！我看妳也不必唸書，嫁了算了！」

「媽咪！我和佐治絕交，不理他就是了！」

「爲甚麼和佐治絕交？」

「是他帶我去參加舞會的，他才是罪魁禍首。他把我害慘了！」天鳳顯出受害者的寃屈。

「妳自己貪玩，跟佐治何關？他由學校打電話來，我們二小姐還擁被高臥呢！」

天鳳吐一下舌頭，逃進書房去了。

趙夫人向翠湖伸手：「我們去吃茶點。」

在餐廳裏，趙夫人和翠湖聊天。

「丁太太是個很能幹的女人，令尊翁呢？」

「他是畫畫的。」

「原來是個畫家。」

「沒有名氣的。」

「總算是個藝術家！兄弟姐妹多嗎？」
「父母單生我一個。」
「那妳一定很孤單，多來我們家玩，妳可以多教導天鳳，天鳳也可以陪陪妳。」
「常常打擾伯母，不好意思。」
「哪兒話，我是巴不得妳天天來呢，說眞心話，我很喜歡妳，妳品德很好，又溫柔，又懂得尊重老人家。妳……」
「翠湖最好做趙家媳婦。」淘氣的天鳳突現出現，她伸手到餐桌拿了一條芝士卷。
「天鳳，」翠湖滿面通紅：「妳不要亂說，史小姐聽見了可不是玩的。」
「她聽見了又怎樣？我根本不怕她。」天鳳倒了一杯咖啡，把一大羹鮮忌簾放進去：「我們家有了這個媳婦，以後趙家才熱鬧呢！媽咪，妳趕快學幾下絕招，對付她。」
「我才懶得跟她計較，大不了讓他們搬出去住就是了！」
「就怕妳捨不得大哥。」
「那有甚麼辦法，其實，就算是現在，我也難得見天龍一次。」趙夫人沉下了臉：「妳大哥心裏就祇有她一個。」看樣子，趙夫人眞的不喜歡史芝芝。
剛巧天龍回來經過餐廳，天鳳連忙走出去把他叫住：「哥哥，爲甚麼過門而不入？媽咪和翠湖都在餐廳那邊。」

天龍轉過身來，無可奈何的走進餐廳，向翠湖展露了一個微笑，又叫了一聲：「媽！」

「今天是甚麼好日子？」趙夫人一看見兒子就笑：「五點鐘就回家，難得。」

「我是回來換衣服，等會兒還要出去。」

「那你不在家裏吃晚飯啦？」天鳳問。他搖一下頭。趙夫人的臉上不再有笑容。

「你自己舉起手指數一下，你由外國回來，陪媽咪吃過多少次飯？」

「媽咪，眞對不起！」天龍抱歉地說：「沒辦法，應酬多。」

「孩子大了，總不能永遠躺在母親的懷裏！」趙夫人感嘆着。

「你來來去去，還不是應酬史芝芝。」天鳳大不以爲然：「我實在不明白，芝芝要見你，她可以來我們家裏，爲甚麼一定要天天把你拉出去？」

「女孩子都怕羞，她不好意思常常來我們家。」天龍永遠站在史芝芝那一邊。

「有甚麼好怕羞的，翠湖不也是常常來我們家？她從來不會感到不好意思。」

「怎能拿翠湖和芝芝比？她們根本不同！」

「有甚麼不同？兩個都是女孩子。」

「天鳳，筆記抄好了吧？」翠湖站起來，道：「我要回去了！」

「哥哥，反正你要出去的，替我送翠湖一程，行不行？」

天龍看了看錶，有點猶豫。

「用不着麻煩，我可以搭公共汽車，很方便的。」

「這兒搭公共汽車不容易，班次又少，還是讓我送妳回去吧！等一等，我換了衣服就下來。」

「我自己可以回去……」

「有順風車不坐？」天鳳一把拉住她。

「我怕躭誤了他約會的時間。」

「又不是有正經事，還不是約了史芝芝，別管他，坐着等吧！」

不一會，天龍換了套粉藍色西裝，他一邊跑樓梯一邊扣袖口扣，看樣子他真的很匆忙。

「可以走啦！」天龍嚷着。

「伯母，我告辭了！」翠湖把筆記簿放進手提袋裏。

「有空多來玩，」趙夫人送翠湖出去，道：「下一次來，非要吃一頓晚飯不可。」

「翠湖，該走了！我趕時間呢！」天龍又在叫，他已經走到花園。

汽車裏，翠湖坐在天龍的身邊，她感到興奮又愉快，很多次她忍不住偷看天龍，噢，上帝，他連側面也這樣好看，要是她能愛他，就算祇有一年的時間，她已經深感滿

足。

爲了得到他的愛，她眞願意用一生的時間去換取一年。

天龍發現她看他，他問：「是不是我趕時間，沒把頭髮梳好？」

「不，我在看你駕駛。」

「我的騎駛技術差透了。在外國開慣快車，香港的交通情形很難適應，人多車又多，眞是煩死了！」

「你趕時間不用送我回家，到市區後，在巴士站附近把我放下就可以了！」

「我旣然答應送妳回去，怎可以中途把妳放下？」天龍笑一笑：「芝芝的脾氣我已經了解，讓她駡幾句，乖乖的陪個不是，她發一下牢騷就沒事了，我已經做好心理準備，所以我不怕。」

趙天龍陪芝芝去了，趙老爺每天必有應酬，趙家祇有趙夫人和天鳳兩個人。

吃晚餐的時候，趙夫人問女兒：「天鳳，妳覺得翠湖這個女孩子怎樣？」

天鳳說：「翠湖？她忠厚、老實、勤學，是個很好的女孩子。」

「我也認爲她很不錯。」

「是否有相逢恨晚之感？」

「也可以這樣說，如果妳早幾個月帶她回來，天龍還沒有認識芝芝，他可能會愛上翠

湖。」

「要是翠湖眞的做了妳的媳婦，妳可有福了，妳不單祇有一個兒子，還可以多一個女兒，翠湖很賢慧，又懂得孝順老人家。」

「都是妳爸爸不好，他不應該急着把芝芝介紹給天龍，事前應該讓我見見芝芝。」

「爸爸和史伯伯是好朋友，他們要把感情延續到下一代，他是不容許妳反對的。」

「天龍也太不爭氣，一看見芝芝就愛上了，好像十輩子沒見過女人似的。」

「可不能怪哥哥，那史芝芝，又嬌又媚又性感，任何一個男孩子看見她，都會情不自禁。更何況，芝芝對哥哥也是一見鍾情，看樣子，他們很快就要結婚。」

「我不喜歡芝芝，這孩子太工心計，而且她又刁蠻任性，我受不了她。」

「妳當然希望有一個像翠湖那樣的女孩子做妳的媳婦，可是，哥哥肯放棄芝芝嗎？不，不可能。哥哥不肯，爸爸更不肯。」

「天鳳！我們想辦法，一人計短，二人計長，也許我們會想到個好方法，用翠湖代替芝芝。天鳳，妳就帮媽一次忙。」

「媽咪，我不是不肯帮妳，是不能帮妳，因爲困難重重，第一，哥哥先認識芝芝，先入爲主，他當然會偏愛芝芝；第二，翠湖條件比不上芝芝，我們不得不承認芝芝比翠湖更美；第三，看樣子，哥哥對芝芝是痴心一片，就算翠湖比芝芝更美，他也不會移情別

戀；第四，爸爸是絕對不會要翠湖做他媳婦的，因門不當，戶不對；第五，翠湖從來對男孩子不屑一顧，我看她，遲早會做女修士，所以，媽咪，妳別再夢想了！」

「唉！我實在希望翠湖能做趙家媳婦。」

* * *

晚飯後，芝芝提議去清水灣散步。

「快十二點了，改天去吧！」

「我要現在去，」芝芝在撒嬌：「我喜歡靜悄悄的海灘。」

「就是太靜了，我們才不應該去。爸爸說，治安不好，盜賊如毛，去那些僻靜的地帶，很容易會遇上劫匪的。」

「不會那麼巧。就算眞的遇劫，把鈔票首飾全給他，他有了錢就不會傷害我們。」

「既然如此，何必冒險？」

「我就是喜歡刺激，你到底去不去？」芝芝頓足發脾氣。

「好吧！全依妳。妳身上有那麼多珠寶，要不要先把一些藏起來？」

「藏甚麼，煩死了！總之，要是眞的倒霉遇上了劫匪，我就把所有一切全給他，你放心好了，好漢不吃眼前虧，我不會反抗的。」

天龍永遠鬥不過她，祇有乖乖的從命。開車到清水灣，整個大海灘，就祇有三部汽

車，四周環境實在靜得驚人，除了海浪聲和蟲鳴聲，一點雜聲也沒有，其餘兩部汽車也相隔很遠。

芝芝跳下汽車，坐在海邊一塊石上，脫掉高跟鞋踢水，她開心極了。

天龍張望四周，耳邊響起了父親的教訓，不期然內心產生了不祥的預感。

* * *

深夜兩點鐘，翠湖仍然無法入睡，眼睛望着天花板，整個天花板都是天龍的影子。她用力搖頭，閉上眼睛開始數羊，一隻羊、兩隻羊、天龍……噢！不，怎會是這樣的，祇不過天龍送她回家，祇不過天龍和她說過幾句話……

翠湖走下床，輕輕推開房門，走到客廳，亮了燈，打開冰箱，拿出一枝汽水。喝了一瓶冰凍的汽水，平靜了一點。她拿起花瓶中一枝幸福花，坐下來，輕輕撥弄着花瓣。

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一共是六片小花瓣。第一片是奶黃色，第二片是橙色，第三片是白，第四片是紅，第五片是淺紫，第六片是粉紅。好奇妙的小花，怎會是這樣的？是不是經過改種？還是天生如此？

突然，電話鈴響起來。鈴、鈴、鈴……

她嚇了一跳。誰來的電話？半夜三更。

她拿起電話，電話裏傳來顫動的聲音：「對不起！打擾了，我是趙天鳳，請……」

「我是翠湖。天鳳，發生了甚麼事？」

「妳能不能代我去看看哥哥……」

「天龍？」翠湖的一顆心幾乎跳出口腔：「他怎樣了？」

「他遇刦，被匪徒刺傷了，流了很多血，現在被送往醫院。」

「哪一間醫院？」

「聖德肋撒……」

「我立刻就去！」「拍」的一聲放下電話，翠湖跑回房間，匆匆穿上衣服。

這時候，丁太太揉着眼睛走進來：「誰來的電話？」

「天鳳的！」翠湖用梳隨便梳一下頭髮：「她哥哥出事了！」

「翠湖，半夜三更妳換上衣服幹甚麼？」丁太太對女兒的一舉一動都非常詫異。

「替天鳳去看她哥哥。」

「她自己爲甚麼不去？」

翠湖說：「我不知道。媽，我可以借用妳的汽車嗎？」

「當然可以，可是……」

「請把車匙給我！」翠湖非常焦急。

丁太太回臥室，一會兒，她拿着車匙出來：「已經深夜三點鐘，明天去行不行？」

翠湖一手接過車匙，半句話不說，開了門，一直衝出去。

丁太太在露台上，看見女兒「WHIZZ」的一聲把她的紅色房車開走了！

「別開快車！」丁太太忘了夜闌人靜，她叫着。

翠湖用最高的速度飛馳，她但願自己能生出一對翅膀，飛到天龍的身邊。

終於到達了醫院，飛奔到詢問處，問明一切，她直衝往樓上。

在甬道上，她看見一個熟悉的背影。

她連忙走前去，一看，是史芝芝。她哭得臉上一塌湖塗。

「事情怎會發生的？芝芝。」她問。

「都是我不好，我不應該提議去清水灣。都是我不好，我不應該反抗那些刦匪，天龍爲了我，給刦匪刺傷的。」她一字一淚。

「天龍怎樣了？他在哪兒？」

「在急救室。」芝芝抹着眼淚：「我一到醫院，就打電話給趙伯母，她爲甚麼還不來？」

「我不知道，是天鳳叫我來的，可能趙家也發生事。醫生怎樣說？」

「沒有人從急救室出來，祇是不斷有人進去，我根本沒見過醫生。」

一個穿白袍的中年醫生，由急救室走出來。兩個女孩子飛撲過去。

「天龍沒事吧？」

「天龍有沒有危險？」

「妳們兩位是傷者的甚麼人？」醫生給她們吵得頭暈眼花。

芝芝一手推開翠湖，站在前面：「我是趙天龍的愛人。」

醫生看了翠湖一眼，翠湖悄悄的站過一邊。

醫生對芝芝說：「傷者的傷勢還不太嚴重，就是流血過多，他受了傷，爲甚麼不立刻送院急救，讓他流那麼多血？」

「當時祇有我一個人，我不知道該怎樣辦才好，而且，匪徒搶走了我最心愛的綠寶石戒指，我很心痛。當時我心裏亂，六神無主，手足無措，又沒有人可以帮我……」

「好了，事情已經發生，不必再計較過去。」醫生制止她說下去：「現在急需解決的，是血液的問題。傷者仍在昏迷，因爲他不夠血。」

「替他輸血呀！」

「我們已經替他輸血，但是仍然不夠，而我們血庫剛巧又缺少他需要的那種血型。所以，現在最重要的是有人能立刻輸血給他。」醫生望住芝芝：「妳是傷者的愛人？」

「我當然是！」她昂起頭，一副驕傲樣子。

「好吧！妳跟我來！」

醫生把芝芝帶進急救室旁邊的房間，芝芝到處張望：「帶我進來幹甚麼？」

「看看妳能否輸血給傷者。」

護士輕聲說：「小姐，請妳伸出手指。」

「幹甚麼？」

「抽點血去化驗，不用怕。」醫生安慰她：「不痛的，祇不過抽一點點血。」

芝芝拼命緊閉眼睛。一會，醫生說：「好了！現在我們等檢驗結果。」

護士小姐拿了一個小瓶出來。

醫生在寫報告，芝芝不耐煩地改換了幾個坐姿，她覺得這房間的空氣壞透了，現在她心裏祇有兩個希望，第一，看看天龍；第二，回家睡大覺。

一會，電話響了，醫生聽完電話，高興的對芝芝說：「好極了，妳可以輸血給傷者。」

「我和天龍同一種血型？」她有點興奮。

「不，妳的血是O型，O型血用途最廣，它可以適合任何一類型的血液。」醫生站起來：「妳的愛人眞好運，請跟我來。」

「去哪兒？幹甚麼？」她動也不動。

「直接輸血給傷者，他需血，他等待！」

「我眞的要捐血？捐多少？一茶羹？」

「不，這麼少怎夠用？」

「到底要多少？一湯羹？」

「起碼要三百CC。」

「甚麼？天，你要我的命！」她尖嚷着：「你知道嗎？我貧血，患神經衰弱，血壓低……全身都是病，總之，我不適宜輸血。」

「血液經過化驗室化驗，妳身體很好，沒有疾病，適宜輸血。」

「身體是我的，血也是我的，我說不適宜就不適宜。」

「妳見死不救？」

「我不是不救他，爲了他，你叫我做甚麼都可以，但是，血是我的，我怎可以隨便把血給人？你們要血，可以找個人來輸血，錢我付。」

「突然之間，去哪兒找人輸血？別的事可以等，救人要快，我們爭取一分一秒。傷者極需要血，妳聽見沒有？」

「你可以向別家醫院的血庫借血！」芝芝開門走出去：「救人是醫生的責任，應該由你負責，我警告你，如果天龍有甚麼三長兩短，我請十個律師告你！」

「簡直是紅番……」醫生跟着她走出小房間，氣得說不下去。
「你才是老頑固……」芝芝氣憤地坐下。
翠湖連忙輕聲問醫生：「發生了甚麼事？」
「她不肯輸血給傷者，她見死不救。」
「請不要生氣，也許她有原因！」
「她有甚麼原因？她的血是O型血，身體又健康……」
「天龍到底是甚麼血型？」
「AB型。」
「我也是AB型。」翠湖高興得握住醫生的手：「請讓我輸血給他！」
「妳肯？」醫生滿眼疑惑：「小姐，妳最好攷慮一下，不是輸一滴血，是三百CC。」
「不用攷慮，他需要多少，就給他多少。立刻開始，好嗎？」
「當然好，不過，我先要向妳說明，妳雖然有助人的熱情，但是，我們不是隨便接受捐血的，除了妳的血型適合，還要看看血液裏是否含有病菌，最重要的，是看妳是否適宜捐血，我們是在合符標準，絕對安全的情況下，才讓妳輸血，妳明白嗎？」
「我明白！祇要能救天龍，我甚麼都不會在乎，醫生，請你快一點！」
「翠湖！妳肯輸血？妳眞好！」芝芝立刻扶住她：「我第一眼看見妳時，就知妳是好

人。來，讓我陪妳進去，不用怕的，輸血算不了甚麼。」

「請妳在外面等！」醫生對芝芝一點也不客氣：「我們的辦公室不是隨便的可以讓人進出的。放開這位小姐，聽見沒有？」

「哼！」芝芝一手摔開翠湖。

眼看着醫生和翠湖進去了，等呀等，越等越無聊，越等越生氣，她甚至開始對天龍埋怨起來：「好看不中用，高頭大馬，竟然連兩個匪徒都對付不了，哼！」

她罵着罵着，突然，老遠的看見天鳳扶住趙夫人走過來。

她連忙裝了笑臉，迎上去：「趙伯母，妳來了就好了！」

「天龍呢？」

「在急救室。」

「還在急救室？他怎樣了？妳沒問醫生？」趙夫人急着問。

「那醫生，簡直不是人，跑出來，罵兩句，又進去了！」

「醫生怎會無緣無故罵人？」

就在這個時候，他們看見一個護士扶着臉色蒼白的翠湖由房間出來。

「小姐！妳坐會兒，好好休息一下。」

「翠湖，」天鳳問：「妳怎麼了？」

「翠湖，」趙夫人拉着她的手：「妳的手爲甚麼這樣冷？妳怎會從裏面出來？妳進去幹甚麼？爲甚麼不說話？」

「她一定是想進去看天龍，給人趕出來，她本來面色就不好，她休息一會就沒事了！」

翠湖看了芝芝一眼，眼中隱約有淚光。她吃力地扶住站起來：「伯母，天鳳，我很疲倦，想睡，我要回去了！」

「害妳跑一趟，眞不好意思，這兒有我們，妳回去吧！」趙夫人說：「天鳳，送送翠湖！」

「不用送，我自己可以回去！對不起，我失陪了！」她拖着疲乏的脚步，在通道的盡頭消失。

「翠湖的面色好難看，她不能熬夜。」

「都是妳，爲甚麼要把人家拖來？」

兩母女說着，剛才那位醫生出來了。

趙夫人立刻走上去：「醫生，咦！你不是張國棟醫生嗎？」

「趙夫人，妳怎會到這兒來的？」

趙夫人說：「我的兒子受了傷，他被送到這兒來的。你有沒有見到天龍？他在急救

室，你應該見到的！」

「給刺傷了的男孩子，他就是天龍？幾年不見，我已經完全認不得他了！」

「他怎樣了？危險嗎？」

「剛才他一直昏迷不醒，原因是失血太多，送他求醫的人，犯了兩個錯誤，第一，時間拖得太久，令傷者不停流血，她應該當機立斷，爭取第一時間把他送院急救；第二，凡意外受傷，應該送去公立醫院，因爲公立醫院比我們私立醫院設備好，供應品充足。」

「是他的女朋友送他來的，他的女朋友，唉！別提了，張醫生！天龍沒事吧？」

「他的傷勢不太嚴重，我們已經替他縫了傷口，也替他輸過血，可是，我們的血庫不夠血，所以……那位小姐呢？」張醫生找尋翠湖。

「哪一位小姐？」趙夫人也跟着他到處張望，她不明白張醫生爲甚麼要找甚麼「小姐」，難道那位小姐比她兒子的傷還重要？

「就是圓面孔，圓眼睛……」

「是不是丁翠湖？」

「好像是姓丁的，她到哪兒去了？」

「回家去了。」趙夫人有點怨張醫生大驚小怪：「天龍現在到底醒了沒有？」

「她應該多休息一會，我叫護士叮囑她好好的休息，她怎能這麼快就走？誰送她回

去？」

「這個時候，天龍生死未卜，誰還有心情照顧她？是她自己走的，有甚麼不對？」

「她剛輸了血，是她輸血給天龍的，她救了天龍，妳明白嗎？夫人！」

「她？翠湖？」趙夫人目瞪舌結。

「她有畏血症，一看見血就全身冰冷，面如死灰。我祇要她捐三百CC的血，但她堅持要給天龍多點血，她一共輸了四百三十CC血給天龍。你們應該看得出她很軟弱，怎可以讓她一個人在街上跑？萬一……」

「啊！天……」趙夫人搖搖欲墜了。

天鳳連忙上前扶住她。

「天鳳，翠湖輸了很多血給妳哥哥，」趙夫人吃力的說：「快去找她，一路上找她，一定要找到她……」

「我一定找到她，可是妳……」

「不要管我，快去！」

「芝芝，妳過來扶住媽咪好不好？」天鳳說。史芝芝走上去，瞪了醫生一眼。

天鳳飛奔出醫院。她開着汽車一路找，終於到翠湖的家。

站在門口，看看錶，快六點了，一個晚上，連續打擾人家兩次，實在不好意思。

猶豫了一會，她終於按響了門鈴。開門的是丁太太。

「對不起，伯母，翠湖她……」

「她跑出去大半晚，剛回來不久……」

「她終於到家了，太好了！」天鳳鬆了一口氣，總算知道翠湖安全。

「她由外面回來，像一個生了孩子的產婦，弱得連說話都沒有力，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？」

「伯母，等會兒我再向妳解釋。我掛念翠湖，想先去看看她。」

「她在房間，請進去吧！」

「謝謝伯母。」天鳳低垂着頭，面對翠湖的母親，她有更大的內疚。

推開房門，看見翠湖躺在床上。

天鳳撲向翠湖的床邊，握着她的手，問：「翠湖，妳沒事吧？」

「我會有甚麼事呢？看！我不是跟平時一樣？」翠湖反握着天鳳的手，微笑說。

「可是剛才妳在醫院……」天鳳細心看翠湖，覺得她面色和精神都好多了：「而且，伯母告訴我，剛才妳回家……」

「那是我的怪毛病發作，根本與輸血無關。我這個人眞沒用，看見血就發慌，要不是這樣，我早就唸醫科了。」

「都是我不好，我害了妳！」

「妳做錯了甚麼？」翠湖柔聲問。

「我不應該叫妳去醫院。但是，我當時實在手忙脚亂，媽咪接到了芝芝的電話，知道哥哥出事，她立刻就暈過去了，我要打電話找醫生，又要找爸爸。不知道爸爸去了哪裏，連影子也沒有。我心裏掛念哥哥，但是我又不能走開，因爲我要守住媽媽，我曾經找佐治，他大概是睡死了，電話鈴響了好幾分鐘都沒有人接，我沒有別的辦法，祇有找妳。」

「妳找我，我很高興，因爲這證明妳重視我，把我看作好朋友。」

「可是我却害妳失去那麼多血。」

「妳沒有害我，也沒有迫我，是我自願輸血的，直到現在，我仍然沒有後悔。」

「但妳和哥哥不相干的，不應由妳輸血。」

「爲甚麼不應該？妳的哥哥就是我的哥哥，別忘了，我們是好朋友！」

「永遠忘不了！我感謝妳！」天鳳哽咽着。

「看過天龍沒有？」翠湖假裝沒有看見天鳳流淚，她愉快的問：「他怎樣了？」

「我沒有時間看他，不過醫生說他沒有危險。」天鳳側過臉，偷偷抹着眼睛。

「那好極了！現在，妳應該回醫院看他，啊！我好疲倦，想睡覺。」

「妳好好的睡吧，傍晚我再來看妳。」

「用不着來看我，我很好嘛！妳還是多照顧伯母和天龍。」翠湖不想她再難過，閉上眼睛，假裝昏昏欲睡的樣子：「我眞的要睡了！」

確定天鳳已經離去，翠湖重新張開眼睛。不一會，丁太太推門進來。

「爲甚麼要輸血給趙家的兒子？」

「媽，妳都聽到了？」

「女兒的事，我應該關心。」丁太太很嚴肅：「妳還沒有回答我的問題。」

「天龍受傷，流了很多血。」

「這件事根本與妳無關，沒理由要妳負責，血液是很寶貴的，妳怎可以隨便捐血？」

「媽，不要看得那麼嚴重，每天都有很多人自願捐血。」

「但是妳身體並不好。」

「我的身體很好，祇是怕見血。」

「對我說眞話，是否愛上了趙家的兒子？」

「不！不是！」

「假如妳眞的愛上趙少爺，那末，妳這一次捐血是捐對了！趙家是大戶人家，趙少爺又英俊迷人，這門親事，我非常滿意。」

「媽！妳別夢想了，天龍不會要我的，我們根本也不配。」

「配不配是另外一回事，妳輸血給他，就是他的恩人，他不像個無情無義的人。」

「輸血是救人，不是拋磚引玉。而且，天龍已經有了未婚妻。」

「妳這笨孩子，既然他不可能愛妳，妳爲甚麼要輸血給他？爲甚麼？」

天鳳從翠湖家出來，急忙回到醫院，她推開病房的房門，看見天龍躺在床上睡着了，趙夫人坐在一張椅上，正在閉目養神。

「媽咪，哥哥怎樣了？」

「剛睡了一會，精神還不錯。」

「芝芝呢？」

趙夫人說：「妳哥哥疼她，說她辛苦了一晚，要她回家休息。」

「哥哥知道翠湖輸血給他嗎？」

「不知道。我每次剛要說出口，芝芝就截住我的話題，芝芝走了不到三分鐘，他就睡着了。找到翠湖沒有？她怎樣了？」

天鳳正要說話，天龍一個翻身，天鳳嚇得閉上嘴巴，用食指壓住嘴唇。一會，天鳳拉起趙夫人的手，她指了指房門，趙夫人點一下頭，於是兩個人躡足離開病房。

天鳳吐了一口氣，趙夫人忙着問：「翠湖在哪兒？她沒事吧？」

「她已經回家，在睡覺。」天鳳問：「媽咪，妳是不是認識那位張醫生？」

「認識二十幾年了，他本來是我們的家庭醫生，十年前他全家移民加拿大，半年前才回來。他去加拿大的時候，妳才祇不過十歲，所以，他認不出妳哥哥，也認不出妳！」

「我們去找張醫生好不好？」

「找他幹甚麼？」

「問哥哥的情況。同時，我很想知道翠湖輸血的經過，我總覺得有些事情，我們是不知道的，比如，芝芝爲甚麼不想妳告訴哥哥關於翠湖輸血的事？」

趙夫人低首沉吟了一會：「我們來的時候，翠湖正在輸血，芝芝如果把事情告訴我們，我一定不會讓翠湖走，我要她在醫院休息一兩天。芝芝爲甚麼要瞞我們？難道她根本不知道翠湖輸血？不可能吧？」

「我也是滿腹疑團，非要問清楚醫生不可！媽咪，我們現在就去找張醫生。」

「先打一個電話回家，派人來侍候天龍！」

「媽咪，那不是爹哋嗎？」天鳳跑過去：「整整一個晚上都找不到你，你去了哪裏？」

「陪朋友去了澳門，剛回來。」趙家豪喘息着：「天龍怎樣了？」

「他流了很多血，幸而我的同學輸血救他，你快去看他！」

「好的，我來接班。」趙家豪問妻子：「玉儀，妳沒事吧？」

「沒甚麼！你去看兒子。」趙夫人被天鳳拉走，到電梯門，看見一個護士長，趙夫人問：「請問張國棟醫生的辦公室在哪兒？」

「在二樓。門上寫着醫生的名字，不難找，不過張醫生已下班，三點鐘會再回來。」

「媽咪，我先送妳回家休息，下午再來。」

* * *

「……連我也不明白，她自己說是天龍的愛人，可是……」張醫生把輸血的經過，原原本本告訴趙夫人。

「她眞自私，人又卑鄙，她還敢口口聲聲說愛我哥哥，到生死關頭，她就撒手不管。」天鳳握着拳頭，忿忿不平。

「到底哪一個才是天龍的女朋友？」

「是不肯輸血的那一個，丁小姐祇不過是天鳳的同學。」趙夫人回答說。

「非親非故，她竟然毫不攷慮的輸血給天龍，眞難得。」張醫生也忍不住稱讚：「丁小姐性情好，人又斯文。」

「媽咪，芝芝這樣狡猾，我們把一切告訴哥哥，叫哥哥和她一刀兩斷。」

趙夫人和女兒的意見稍有不同。雖然她也不喜歡芝芝，她同樣希望兒子能轉愛翠湖，但是天龍受傷臥床，身體已受到損害，如果再加上精神上的打擊，恐怕他會受不

了。

天龍痴愛芝芝，人所共知。假如他一旦知道自己心愛的人，竟如此寡情無義，他必會痛心。爲了兒子，她決定等待天龍的傷勢稍爲好轉，才把一切告訴他。

「天龍的體質極好。」張醫生保證說：「他會很快復元。」

趙夫人耐着性子在等待，可苦了性急的天鳳。翠湖自從輸血給天龍，她不單祇沒有去醫院探望他，她甚至極力逃避天鳳。天鳳很明白她的心意，她是不想誇耀自己的功勞，同時更不希望趙家的人因她輸血救天龍而把她當恩人。

她要每一個人知道，她給天龍輸血是無條件的，她更不想爲此而得到任何優待。

在天鳳的眼中，翠湖是偉大的。芝芝又怎樣？她雖然不偉大，但却很聰明。

在趙夫人和天鳳揭穿她的行爲之前，她首先採取行動，爲自己打通了一條後路。

這天，她買了許多天龍喜歡吃的東西，又送了一籃黃玫瑰，和一大堆「甜言蜜語」，把天龍迷得死脫，別說爲了她受傷，就算要他的命，他也樂於奉獻。

驀地，芝芝撲倒在天龍的身上，緊抱住天龍，凄凄楚楚的哭了起來。

她這突然的態度，令天龍着慌起來，他忙着問：「芝芝，妳怎麼了？」

「我好痛苦！」她嗚嗚咽咽，哭得天龍心都痛了，她又說：「我曾經想過自殺。」

「千萬不要！芝芝，妳到底受了甚麼委屈？」天龍更焦急。

「天龍，你知道我多麼愛你，爲了你，我甚至可以犧牲自己的性命。」

「我知道，這是不須置疑的事實。」

「但是，有人懷疑我並非眞心愛你！」芝芝哭得好悲傷。

「誰？」

「自從你受傷入院，天鳳就視我如仇人。」

「天鳳一向喜歡跟人鬥嘴，不要理她。」

「但她寃枉我，我可受不了！」這時候的芝芝，幾乎比「小白菜」還要無辜：「你妹妹一向不喜歡我，每次見了我總是冷嘲熱諷，我爲了你甚麼都忍受了！你是明白的。」

「我明白，天鳳眞的越來越不講理。芝芝，妳看在我的份上，原諒她。」

「是她不肯放過我啊！說我不是眞心愛你，說我自私，其實，我才痛苦呢，我不能輸血給自己的愛人。」

「輸血？誰要輸血？」

「伯母和天鳳沒有把這件事告訴你嗎？」

「我根本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！」

「事情是這樣的：那天你受傷，我把你送到醫院，跟着打電話通知伯母，誰知伯母一聽見你受傷就暈了過去。天鳳要留在家裏陪伯母，於是就叫翠湖來替她。當時，我和翠

湖坐在急救室外，忽然一個醫生走出來，問了我和翠湖的血型，就把翠湖拉進一個房間，當時我根本不知道你流血過多需要輸血，如果我知，我早就把翠湖拉出來，自己走進去，你是我的愛人，我怎能容許別人輸血給你？但是，當時我眞的一無所知，雖然我知你流了許多血，不過，我以爲醫院方面會替你輸血，誰知道血庫不夠血呢？」

「翠湖輸血給我？她肯？爲甚麼？」

「這問題恐怕連她都不會回答，因她是被人强拉進去的，事前她也不知道要輸血。」

天龍說：「如她不同意，她可拒絕！」

「翠湖的爲人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她膽小、怕事，又怕不好意思，就算她心裏有一千個不願意，她也不會斷言拒絕醫生的要求，不過這麼一來，可把她嚇跑了！」

「嚇跑了？」

「她輸血之後，就一直沒有來過。」

「不錯！」天龍想着：「誰都來探望過我，甚至羅拔也來了，就是沒看見翠湖。」

「她還敢來？要是再拉她輸血，她怎麼辦？你沒有看見那晚她輸血之後，面色多難看，多慌張。我們要她多休息一會她都不肯，她急忙竄回家，看樣子她是又驚又後悔。不過也難怪她，她和你非親非故，她是沒有責任輸血給你的，其實，我才是最適當的人選，應該由我輸血。」

「也許妳的血型不適合我。」

「怎麼不適合？我的血是O型，O型血用途最廣。」芝芝嚷着：「O型血適合任何類型的血液，我恨死那醫生，他爲甚麼不讓我輸血？」

「張叔叔以前是我們的家庭醫生。」

「我知道！」芝芝就是擔心張醫生會把一切告訴趙夫人：「我跟他吵過，而且吵得很兇，我罵他不讓我輸血給你。張醫生對我的印象很壞，還罵我是紅番，但是爲了你，我一定要爭取。」

「你遺憾沒有輸血給我？」

「當然！你爲我受傷，我輸血給你，那多有情意。天龍，」芝芝搔着他的身體：「你知道我多愛你，血算得了甚麼，連生命我都可以奉獻。」

「妳眞的這樣愛我？」天龍心裏甜絲絲。

「你對我的愛有懷疑？好，我把心剖出來給你看！」芝芝突然伸手去抓枱上的果刀。

「不，不，」天龍吃力拖住芝芝，他喘息着：「我相信妳，我發誓相信妳！」

「但你妹妹不相信我，她讚揚翠湖偉大，罵我自私，現在連伯母也相信她的話。」芝芝又嗚嗚哭叫：「她們會影響你，終有一天，你也會受她們感染，認爲我愛你不夠深。」

「我又不是三歲小孩子，我怎會隨便相信人家的話，無論她們說甚麼，我都不會

聽！」

「眞的？」

「我發誓！我深信妳愛我，我深信妳願意爲我奉獻一切。」

「那太好了！」芝芝抹去眼淚，露出笑容：「不過，我有兩個要求。」

「妳要甚麼？我能給妳，一定給妳！」

「我甚麼都不要，祇要你聽我的話。第一，伯母和天鳳一定會告訴你關於輸血的事，你假裝作事前絕不知情；第二，無論她們怎樣罵我，或用各種方式證明我不肯輸血給你，你不要爲我辯解，讓她們罵好了！」

「如果我不解釋，她們會誤會妳的！」

「她們誤會我沒有關係，祇要你相信我就夠了，有些事情越解釋越厤煩。我不想你爲了我，影響母子、兄妹的感情。她們怎樣罵我都沒有關係，爲了你，我甘願忍受一切！」

「芝芝！你眞好，眞明道理！」

「欠翠湖的情，我們一定要還，這張五萬元支票，我準備送給她！」

「她肯要嗎？」

「祇要我處理得好，態度夠誠懇，她會要的。畢竟她不是有錢人，這筆錢，對她會有帮助。你放心吧！天龍，我會爲你辦妥一切。」

2

翠湖在她家的露台上，種了幾盆花。雙托茉莉、小藍玫瑰、十字菊和一點紅。

她正在露台施肥澆花，突然，門鈴響了！

「芳姐！芳姐！」翠湖叫了兩聲，才省起了女傭去了買菜，她抹抹手走出去開門。

門開處，看見穿橙色套裝、戴白短手套的芝芝，儀態萬千的站在門前。

「我可以進去嗎？」她臉上掛着迷人的微笑，態度是親善的。

芝芝突然到訪，翠湖極感意外：「歡迎，請進來！」她手足無措，一會兒招呼芝芝坐，一會兒去倒茶，一副雜亂無章的樣子。

「請妳不要走來走去，坐下來好嗎？」芝芝悠閒地笑着：「我今天來，代表我，同時也代表天龍向妳致謝！天龍知道妳輸血給他，他很感動，他特別吩咐我向妳再三道謝！」

「天龍知道我輸血給他？」

「是我告訴他的！」芝芝一副義正詞嚴的樣子：「我們不能忽視事實，也不能埋沒妳的偉大，妳救了天龍是應該讓他知道的。」

「史小姐，妳太言重了，祇不過一點點血，怎可以救人？」翠湖反而難爲情起來。

「天龍和我商量過幾次，我們都覺得不應該平白接受妳的恩惠，我們要報答妳！」

「是我自願的，我很高興能爲天龍做點事。」翠湖說了眞心話。

芝芝一愣。她立刻把支票拿出來，笑道：「妳雖然一番好意，但是天龍不願意接受一個與他不相干的人的恩惠。」

「不相干？」翠湖心裏透着一股寒意。

「是的！天龍認爲妳根本沒有理由輸血給他，因爲你們非親非故，他叫我送這張支票給妳，希望能補償妳的損失。」

「能補償嗎？」

「不能嗎？這是賣血最高的代價。」

「賣血？」支票在她顫抖的手上搖晃。

「我祇不過打一個比喩，我不會說話，妳千萬不要生氣。怎樣？五萬元會不會太少？」

「不，那是一個大數目，你們眞慷慨。」她把支票放回桌上：「我不等錢用，妳收回吧！」

「妳不要？爲一個毫不相干的人輸血而不收任何代價，會不會太傻？」

翠湖的眼睛蒙了一層眼淚，强烈的委屈令她心酸：「我本來就不夠聰明。」

「支票妳非收不可，否則我如何向天龍交待？」

「告訴他，我心領了！」翠湖背轉身，偷偷拭去淚水。

「妳這是分明跟我作對！」芝芝翻臉不認人，道：「不管妳要不要，我會回去告訴天龍，妳已經把支票收了！」

「史小姐……」

「我警告妳，不要把支票還給天龍，也不要挑撥我和天鳳不和！」芝芝站起來，一雙凌厲的眼睛直盯着翠湖：「妳不會破壞人家的感情，妳是個正直無私的人，對嗎？」

「史小姐，支票我不能要……」翠湖哀求着，直追出門口。

「好吧！」芝芝一手搶回支票，道：「我會告訴天龍，妳已經把支票收了，多謝合作。」

芝芝奔下樓梯，頭也不回。翠湖含着滿眶熱淚，輕輕關上門，她眨一眨眼睛，兩串淚珠滾下來，她蹣跚着走到露台，再次拿起花洒澆水。

不相干的人，這句話刺痛了她的心。支票，更粉碎了她的夢。人，有時候是身不由主，要得到別人的愛固然困難，就算自己肯無條件奉獻，也沒有人願意接受。芝芝多麼幸運，而翠湖，又是如何渺小與可悲！

趙天龍傷癒出院，芝芝破例在趙家吃晚飯。

自從輸血事件發生後，芝芝整個人改變了，不再挑剔天鳳，同時對趙夫人加倍尊重

和親切。因爲她有錯處掌握在趙夫人和天鳳的手中，她要爭取趙家母女的好感。

晚飯後，天龍要送芝芝回家，若在平時，芝芝不纏他上夜總會才怪。今晚她竟一反常態，拒絕天龍的要求：「你身體剛復元，應該多休息，不用送我，我自己會回去。」

「我怎放心妳一個人回去？」

「趙伯伯，」芝芝走到趙家豪身邊：「剛才你說要去俱樂部，順路送我一程好不好？」

「爲甚麼不好？那是趙伯伯的光榮。」趙家豪哈哈笑：「天龍，你看芝芝對你多體貼！」

天龍送芝芝出門的時候，天鳳對趙夫人說：「媽咪！今晚好機會，快跟哥哥說清楚。」

天龍送走芝芝，正要上樓休息，趙夫人把他叫住：「天龍，我有話跟你說！」

天龍乖乖的坐到母親的身邊，趙夫人對他說：「天龍，你知道嗎？這一次你受傷，幸虧翠湖輸血救你，否則……」

天龍心裏想，芝芝不單祇聰明，而且料事如神。他依照芝芝的吩咐假裝驚異：「翠湖輸血救我？她是我的救命恩人啦！」

「不錯！所以，你應該好好報答她。祇有翠湖才是眞正關心你，她是一個心地善良、重情義的女孩子，當她知道你失血太多，就主動要求醫生輸血給你。」趙夫人說：「平時

芝芝花言巧語，說怎樣怎樣的愛你，可是等到你急需援助的時候，她竟然坐視不救。」

「她堅決不肯輸血給你，」天鳳說：「還跟張叔叔吵了呢！她這人口是心非，假情假義。哥哥，她不肯輸血給你，就證明她非眞心愛你。」

「也許她身體不好，不適宜輸血。」

「張叔叔替她檢查過身體，她身體很好，血型又適合你，但是她死也不肯輸血。」

「這就是她不對了！」

「既然她不是眞心愛你，那你不要再跟她來往，她是個祇可以共富貴，不可以共患難的人。你和她結婚，將來一定沒有幸福。」

「我是個大男人，如果我因爲女朋友不肯輸血給我，我就和她分手，人家會說我沒有器量，所以我祇能疏遠她，慢慢來！」

「天龍的話也對，一下子鬧翻太過份了，祇要天龍心裏明白誰好誰壞，疏遠她就是了！」趙夫人叮嚀兒子：「翠湖的恩不可忘，過兩天你身體全好了，應該親自向她道謝！翠湖這孩子很不錯，多跟她來往，她會是個賢妻良母。」

「媽咪！我一定依照妳的話去做。」其實，天龍心裏暗暗好笑。他才不會愛上翠湖，祇不過聽從芝芝的安排，演一場戲罷了！

以後，他仍然和芝芝形影不離，趙夫人和天鳳氣瘋了。可是，她們怎樣也預料不到

芝芝棋先一着，正是道高一呎，魔高一丈，這一次，趙家母女是徹底失敗了。

某天，天龍送芝芝參加一個特別的約會，參加約會的人全是女孩子，芝芝硬拉天龍進去，却給拒絕了。天龍沒辦法，祇好獨自開車回家。

歸途中，剛巧看見翠湖在路邊等計程車。

天龍把汽車停在她身邊，他開了車門說：「翠湖，妳要去哪兒？我送妳！」

看見天龍心就跳，翠湖說：「回家！」

「上車吧！現在是計程車交班時間，妳截不到車的。」

翠湖猶豫不決，她想上車，可是又不敢。

天龍在倒後鏡裏看見後面有兩個警察走過來，他一手把翠湖拖上車，右脚重踏油門，汽車「呼」的一聲就開走了。翠湖整個人向前仆，差點沒把頭撞向車前的擋風玻璃。

「汽車在交通繁忙的大馬路停是犯法的，」天龍的聲音透着不悅，道：「妳再不上車，我就要接告票的了。」

「對不起！」翠湖雖驚魂未定，但她擔心天龍生氣，忙不住的道歉。

「妳好像很怕我，爲甚麼？」天龍完全沒有憐惜之心，富家子的氣焰驚人：「我又不是老虎，我又不會吃人！」

「我是不想麻煩你，所以……」

「有甚麼麻煩？一個人坐車和兩個人坐車有甚麼分別？我喜歡坦白爽朗的女孩子，我最不喜歡人家吞吞吐吐、支支吾吾！」

「對不起！」

「妳祇說對不起，就不會說別的？心地光明的人，想甚麼就說甚麼。像芝芝，她多坦白可愛，她根本不懂得虛僞。」

「是的！我不夠大方，眞要好好的檢討一下。」翠湖謙虛地說。

天龍回想一下自己說過的話，覺得自己是太過份了，別說她曾爲自己輸過血，就憑她是妹妹的好朋友，照理由也應客氣些，於是他改變語調，柔聲問：「準備去哪兒？是不是趕着去赴約？」

「剛學完電子琴，想回家。」

「我還以爲妳約了男朋友。」

「我根本沒有男朋友，」翠湖輕鬆了些：「十九來年我都是獨行俠。」

「羅拔呢？他不是你的男朋友？」

「他是佐治的舊同學，我和他祇是吃過一次飯，跳過一次舞。」

「就是金天使夜總會那一次？他以後沒有再約你？他眞笨，沒有眼光。」

「他約過我幾次，我都推了！」

「那就是妳不對，其實，羅拔也很不錯，跟妳很相配。」
「是嗎？看樣子，我應該重新考慮。」
「應該好好攷慮，不要把幸福放走。」天龍忽然想起了甚麼，他頓了頓，然後說：「妳今晚有空嗎？」
「我每晚都閒着！溫習功課，聽唱片，看電視，很公式化。」
「我請妳吃晚飯。今晚！」那不像是邀請，像命令。
「這……」翠湖怕天龍駡她不夠爽快，她不敢猶豫，用力一點頭：「好的！」
「這才對，年輕人要開朗、坦城。我八點鐘到妳家裏接妳，好嗎？」
「好的！史小姐會一起去？」
「她今晚沒有空！」
「祇有我們兩個人，那……」
「妳又有甚麼顧慮？我現在才知道，女孩子眞痲煩，幸而芝芝與衆不同。」
「我就是怕史小姐不喜歡。」
「那是因爲妳不了解她。」天龍充滿自信：「如果她知道我利用今晚請妳吃飯，她一定會稱讚我懂得利用時機。」
「我不明白！」

天龍解釋着說：「平時我要陪芝芝，根本就沒有其他時間完成任務，今晚她赴她的約，我辦我的事，互不抵觸。」

「任務？你有甚麼任務？」

天龍側頭看了翠湖一眼：「我答應過媽咪請妳吃飯的，我要向妳道謝，我現在是實踐我的諾言，妳明白了吧？」

天龍的過份坦白對翠湖的自尊不無影響，不過，翠湖是個很容易滿足的人，就算天龍請她吃晚飯純粹為了完成任務，祇要能夠和天龍單獨在一起她已深感滿足。

她自己清楚明白，她絕對不能從芝芝手中把天龍搶過來，因為她比不上芝芝。就算她眞的有條件，她也不會做一個把幸福建築在別人痛苦之上的罪人，對天龍，她祇能嘆一聲相逢恨晚。

翠湖回家後，第一件事是沐浴洗頭，用恤髮器把頭髮弄好，然後開始挑選衣服。

她本人雖然樸素，不喜歡打扮。可是，因為丁太太喜愛購物，也懂得選擇服裝，因此，翠湖的新衣倒是不少。

她很小心的翻着衣服；芝芝說過，紅色太土，粉紅色太俗，天藍色祇配史芝芝一個人穿。幾經攷慮，左挑右選，終於，她選中一件淺黃色，花邊領，公主袖的晚禮服。

穿高跟鞋的時候，翠湖的手有點發抖，她有生以來，第一次這樣興奮，事實上，這

一天她已經等了很久。

芳姐敲門進來，說：「外面來了一位少爺，他好靚仔，像卡通片裏的王子。」

芳姐四十幾歲，却是個卡通片迷。翠湖笑了笑說：「他是不是姓趙的？是趙小姐的哥哥。」

「不像啊！是不是同父異母？」

翠湖搖一下頭，匆匆拿了手袋出去。意外地，看見丁雅圖和天龍木然相對。

翠湖連忙介紹，天龍敷衍着叫聲丁伯伯。

丁雅圖的反應也相當冷淡，他一言不發的在抽他的烟斗，翠湖看了看天龍，又看了看父親，她站在當中，嗒然若喪。

天龍看了看錶，他對翠湖說：「我們該出門了，再見！丁伯伯！」

天龍已往門口走，丁雅圖也沒送他，祇是冷冷的說：「有空來玩！」

坐進汽車，天龍問：「喜歡去哪兒吃飯？」

「祇要你喜歡，我沒有意見！」

「我喜歡有主見的女孩子！」天龍皺着眉。

「請你原諒我，我是很少和朋友去交際應酬，我不是不想出主意，而是無法作適當的提議。」翠湖誠懇地解釋。

「那由我決定吧！不要去太遠，就在妳家附近的金冠夜總會，好嗎？」

「我同意！」翠湖偷偷看天龍，幸而他沒有皺眉，沒有不耐煩，也沒有罵她沒主見。

吃過晚飯，天龍從深藍色的西裝袋裏拿出一個小盒，盒上束了一朵紙花。

「送給妳的，拆開它，看看喜歡不喜歡？」

翠湖最聽天龍的話，她小心地剝下花紙，揭開絲絨盒子，低聲叫了：「好漂亮的寶石別針！為甚麼送禮物給我？又不是我生日。」

「這是最名貴的綠寶石。芝芝最喜歡綠寶石，相信妳也喜歡！」

「我喜歡，但是……」

「妳輸血給我，帮了我，我送一份禮物給妳留紀念，這就是原因。」

「關於輸血的事……」翠湖很想告訴他，她並沒有收下支票，但天龍沒有給她機會。

「我知道，就算我送十個別針給妳，也無法補償妳的損失，我祇能永遠感激妳！」天龍說：「戴上它，它很配妳的衣服。」

翠湖連拒絕的勇氣也沒有，她扣上別針。天龍說：「那不是很漂亮嗎？我們跳舞去……」

翠湖回家的時候已經很晚，她正躡足經過客廳，突然電話機旁的座地燈亮了。

翠湖用手背擋着燈光，一會，她看清楚了，問：「爸爸，是你？怎麼還沒有睡？」

「等妳！」

「等我？有事嗎？」

「坐到我身邊來，我有話跟妳說。」翠湖從未見父親這樣嚴肅，她有點害怕，緩緩的坐下。他接着說：「我反對妳和姓趙的男孩子來往！」

「爲甚麼？他做錯事嗎？」

「我不喜歡他，他太驕傲，他根本看不起我。」丁雅圖咬着烟斗，一臉孔不悅。

「爸爸，你對他也不見得好，你很冷淡。但是，人家並沒有怪你。」

「我並不在乎他對我怎樣，但是，從他的傲慢，可以看得出他並非眞的愛妳！」

「誰說他愛我了？」翠湖靠在椅背上吐口氣，她喃喃自語：「他愛我就好了！」

「他不愛妳，爲甚麼要追求妳？爲甚麼要約妳？」丁雅圖迫着問。

「爸爸，你不明白，」翠湖不知道應該怎樣解釋：「他有女朋友的！」

「那還用說嗎！咦？妳哪來的別針？」

「他送的！」

「他爲甚麼送這樣名貴的禮物給妳？」

「那是因爲……總之，與愛情無關。」

「他姓趙，天鳳的哥哥，妳曾經輸血給他？」丁雅圖用烟斗敲額：「唔！我全都明白

了！難怪，他的確很迷人。不過，孩子，妳千萬別做傻事，强扭的瓜不甜，他並非妳的適當配偶！而且，我確定他不會愛妳的！」

「是的，爸爸！」翠湖垂下眼睛：「我會警惕自己……」

* * *

「……媽咪，我非要和碧姬去日本不可，參觀日本時裝節是原因之一，最重要的，我要修理一下我的眼睛。」芝芝說。

「妳還嫌自己不夠漂亮？我呀！就沒有見過一個女孩子比妳更漂亮。」

「但是我的雙眼綫不夠深，如果我割一次眼皮，我的眼睛會更美。」芝芝來回踱步：「我不能讓天龍跟我一起去，我不能讓他知道我整容，媽咪，妳替我想辦法啊！」

「妳由日本回來，樣子變了，天龍始終會知道。況且，妳一去十天，妳叫我怎樣向天龍解釋？你們天天在一起，忽然十天不見，叫他怎樣過？他會去日本找妳的。」

「千萬不能讓他去日本，至於妳喜歡怎樣說，妳自己想辦法。動動腦筋嘛！」

「我的好小姐，天龍不是小孩子，我能騙他一天，不能騙他兩天！」

「管妳呢！總之，不能讓他知道我去整容。」芝芝指住母親：「這件事包在妳身上。」

芝芝說去就去。天龍打電話找不到她，連忙趕來史家。

史夫人期期艾艾，拖了老半天：「芝芝去了意大利，不，是法國。」

「她突然去法國幹甚麼？」

「她……啊！是她的一個表姐生病了，她才祇不過去十天，很快就囘來。」

「伯母，請妳把芝芝的地址告訴我。」

「我沒有她的地址，半年前芝芝去法國，她表姐剛搬了家。」

「電話號碼呢？」

「我……也不知道！」

「芝芝去法國，事前爲甚麼不告訴我？」

「我也不知道，芝芝這孩子一向很任性。天龍，你可不要怪她。」

「也許她會打長途電話給我。」天龍敢怒而不敢言。愛屋及烏，他當然不敢向史夫人發火，祇有帶着一肚子氣囘家。

天龍把西裝上衣一拋，坐下來，兩條腿一伸，兩手壓在鼻樑上，長長的吐了口氣。

天鳳由樓上跑下來，她坐到天龍的身邊，偷看他一眼，搖頭擺腦的道：「白髮三千丈，離愁似個長；不知明鏡裏，何處得秋霜。」

「唔！好酸！」天龍別過了臉。

天鳳說：「對呀，我的詩好酸，但是比不上你心酸。」

「我幹嗎心酸？」

「因爲情人離你而去！」

「妳知道？芝芝？」天龍坐直了身子：「她祇不過因表姐病了，去法國看看她，幾天後就回來了，那算不了甚麼。」

「假如我告訴你，芝芝去了日本，你會相信嗎？」她揭開一隻水晶糖果盤。

「去了日本？不可能，她去日本幹甚麼？」

「大概是整容吧！」天鳳剝了一顆松子糖，拋進嘴裏。

「整容？那更不可能。芝芝已經是全世界最美麗的女人，她根本用不着整容。」

「對呀！我也是這樣說。不過，芝芝有沒有整容，等她由日本回來，一看就明白了！」

「誰告訴妳芝芝去了日本？」

「和芝芝去日本的碧姬，是佐治一個舊同學的妹妹。」

「怪不得！」天龍喃喃自語：「芝芝的媽媽吞吞吐吐、神神秘秘，原來……」

「哥哥，你在說些甚麼？」

「沒說甚麼。」天龍也在糖果盤裏找東西吃，他找了一塊夾心朱咕力。

「哥哥，我記得你以前對我很好，很疼愛我的，現在，唉……」

「我現在還是一樣疼愛妳，做哥哥的沒理由不疼愛妹妹，而且，妳是我唯一的妹

妹。」

「你不會再疼我了，你的心裏就祇有一個史芝芝。」

「情人和妹妹，是兩碼事，我愛芝芝，但並不等於連妹妹也不要了！」

「你眞的仍然疼我？那很好！」天鳳非常開心，兩隻手拉住天龍的手臂：「我要你把芝芝去日本的那段時間給我。」

「妳要這十天幹甚麼？」

「別管，我要幹甚麼你就幹甚麼，OK？」

「要是妳要我吃山埃呢？」

「你以爲我會那麼狠？好吧！」天鳳一手推開他：「不答應算了！」

「好，好，全依妳！這十天全給妳，妳要我上山下水都可以，行了吧？」

「這還差不多，不過，爲了愼重起見，」天鳳伸出尾指：「勾一下手指。」

兩隻手指勾在一起，天龍哈哈笑：「妳這小傻瓜！」

* * *

天龍、翠湖、天鳳和佐治吃下午茶。他們選了一個近露台的位置，露台座位外是一片大草地，在草地上，可以淸楚地看到日落。這幾天，是翠湖最最開心的，因爲她經常有機會和天龍單獨在一起。天鳳說了一個笑話，翠湖笑得彎了腰。

天龍有點意外，在他印象中，翠湖是個憂鬱的女孩，她絕對沒有理由這樣開朗。

「妳儘管笑好了！」天鳳也是合不攏嘴：「等史芝芝回來，妳就再也笑不出來了。」

翠湖一下子收住了笑容，她垂下了頭。

「芝芝回來就不能笑？」佐治問。

「你不知道翠湖有多傻，她擔心芝芝回來會跟她算賬。嘿！膽小鬼。」

天龍問：「芝芝爲甚麼要跟妳算賬？」

翠湖仍然低垂着頭，不敢哼半句。

「她說，自芝芝去日本之後，你天天和我們在一起，她擔心芝芝回來知道不高興。」

「怎麼會？你們根本不了解芝芝。芝芝爲人爽朗熱情，有時，她會發發小姐脾氣，然而，這祇不過因她坦白，沒有心計。不過她是個明白是非、有涵養的人，她不會從小節着眼。」天龍一提起芝芝就滿臉春風：「況且，我也沒做壞事，祇不過和妹妹的朋友一起玩，她沒理由會生氣。」

「要是她眞的生氣呢？」

「保證沒有這回事，因爲芝芝信任我，一對彼此眞心相愛的變人，應該互相信任，要是她懷疑我，就證明她不是愛我。」

「哥哥，這話是你說的，芝芝回來罵你，你可不要怨我們。」天鳳推佐治一下：「你不

是說，要打一個電話嗎？」

「打電話？打給誰呀？」佐治惘然聳了聳肩，突然，他跳了起來：「對，打電話，我要打電話！」佐治說着，走開了。

「最近幾天，佐治爲甚麼老是傻兮兮的？」

「他發神經！」天鳳由心裏罵：大笨蛋！甚麼事情都幹不出來。

不一會，佐治回來了，他在天鳳耳邊說了一些話，天鳳急不及待的站起來：「眞對不起，有點事，我和佐治先走了！」

「不是約好了，大家一起看日落嗎？」

「叫翠湖陪你吧！別忘了，今晚碧瑤夜總會見！我們走啦！」

「天鳳……近來她和佐治怪里怪氣，眞不知道他們搞甚麼！」

「你要不要回家休息一會？」翠湖問。

「不，我們換一張桌子，看日落……」

*　　*　　*

夜涼如水，微微的風，輕輕的海浪。

圓圓的月亮，銀閃閃的海水，天龍在閃光下游泳，他由海中央游近海灘。他爬上來看見翠湖坐在沙灘上。

「妳爲甚麼不去游泳?」他接過翠湖遞來的大毛巾，然後又道:「我游得很遠，看不見你們，我擔心迷失了方向，所以我游過來。佐治和天鳳呢?」

翠湖開了一瓶汽水給天龍。

「我和他們失去聯絡，這兒游泳的人也不少，我不知道香港人也喜歡游夜泳。」

「這是著名的情人灣，海上的姻緣路!」

「你常來?」

「沒來過，今晚還是第一次。這兒的事，全是天鳳告訴我的。」

「這兒眞的很不錯，等芝芝回來我要帶她到這兒來玩。」天龍放下汽水瓶，道:「妳喜歡和男朋友去哪兒消遣?」

「我說過我沒有男朋友，你以爲我說謊?」

「像妳這樣可愛的女孩子，不應該沒有男朋友，妳是不是很挑剔，條件很高?」

「不，其實我自己的條件也不高。」

「經過一個多星期的相處!我發覺妳並不太古板，而且還有點幽默感。我坦白告訴妳，妳是第四個我喜歡的女性。」

「……你會喜歡我?」翠湖像中了馬票似的，差點沒高聲尖叫。

「唔!我最喜歡芝芝，媽媽第一，天鳳是第三個，妳第四!」

「我不應該排第四的，你沒有把女朋友算在內？」翠湖補充說：「我是指另一些女朋友。」

「我以前眞的有許多女朋友，但是，自從認識了芝芝，我就和她們斷絕來往。」天龍拾起一顆石子：「我要專心一意愛芝芝！」

*　　*　　*

門鈴一響，翠湖就立刻飛奔出去開門。

她以爲是天龍來接她，意外地，她看見史芝芝，她不由一陣「怦怦」的心跳。

「爲甚麼不請我進去？認不得我了！」

「噢！史小姐，請進來。妳眞的比以前更美麗了。」翠湖把分散的精神集中起來。

「我本來就很美麗，用不着大驚小怪。」

「是的！史小姐，剛回來？」

「早上回來的！」史芝芝瞟了翠湖一眼：「聽說我去了外國，妳天天和天龍在一起？」

「每一次都有天鳳和佐治，我從未和他單獨在一起。」翠湖有點慌惶。

「哪一個他？嘿！妳竟然膽敢承認和天龍在一起！」芝芝指住她：「妳勾引天龍！」

「我沒有！」翠湖又怕又急：「每一次都是大夥兒，我們祇不過吃茶、看戲……」

「別說了！我都知道。其實，當妳肯無條件輸血給天龍我就知妳愛上了他！」

「我沒有！史小姐，我……」

「妳撒謊，妳不夠坦白。妳連說眞話的勇氣也沒有，妳下流，不要臉！」

「我承認，我承認喜歡天龍，但是……」

「愛是無罪的是不是？就憑這一句話，女人可以隨便去搶人家的丈夫。」

「不，愛上一個有妻子的人，是有罪的。」

「那妳知道我是天龍的未婚妻嗎？」

「我知道！」

「妳旣然知道，爲甚麼還要找機會親近他？妳不要以爲曾經輸血給天龍，天龍就會感恩娶妳。」芝芝處處不饒人：「我知妳的陰謀，天龍英俊富有，妳自己窮蛋一名，妳當然想嫁天龍享福。」

「我說過我不會搶人家的男朋友，我不會做罪人，妳相信我吧！」

「相信妳？相信妳的野心？妳一直不肯接受男朋友的約會，還不是爲了等候適當的時機，由我手中把天龍搶過去？」

「沒這回事！我不會那樣卑鄙。」

「妳敢否認妳現在已不愛天龍？」

「我否認對天龍有野心，妳到底要我怎樣說才相信呀？」

「光是說，是沒有用的。妳要用行動去證明，立刻打電話給妳的男朋友，約會他！」
「我沒有男朋友！」
「妳沒有男朋友？文彬？羅拔？妳不肯和他們來往，是因爲妳愛上天龍，妳在等機會，串同天鳳等機會，妳以爲總有一天會把我打倒，妳以爲可以由我手中把天龍搶過去！」
「不！不要冤枉我！」
「好，我相信妳，希望妳用行動去表現！」芝芝拿起電話，撥了個電話號碼，一會，她說：「請羅拔聽電話，你就是？請等等，翠湖要跟你說電話呢！」
芝芝把電話塞進翠湖的手裏，她迫視她。翠湖把身子緊貼着牆。
「喂！喂……」電話傳來叫聲。
「證明呀！」芝芝按住電話筒迫她。
「羅拔，請你立刻來我家裏好嗎？我要……要和你出去！」
「好的！我馬上去！」
芝芝一手搶過電話，把電話掛上了：「坐着等吧！」
大概過了二十分鐘，羅拔帶着一臉的汗趕來了：「史小姐，妳也在？」
「丁小姐寂寞，我陪陪她。」芝芝向羅拔嫣然一笑：「丁小姐希望你陪她吃飯，跳舞，

怎樣？你不會令她失望吧？」

「當然。」羅拔開心得不停的笑。

* * *

芝芝一踏脚進家門，就看見天龍焦急地等候，他一看見芝芝，立刻迎上去。

「芝芝，妳去了哪裏？」

「隨便在馬路上走走！」芝芝扔下手袋。

「走走？妳不知道我有多擔心，妳去外國，走得匆忙，來不及告訴我，我明白。但是妳回來也不通知我接機。」天龍在芝芝面前從未發過少爺脾氣：「妳不喜歡我接機那就算了，可是，妳回來了總該告訴我吧？」

「我又不是嫌疑犯，幹嗎回來就要向你報告？」芝芝坐下來，拿起一根香烟。

「我求妳不要抽烟好不好？」

「走開，別管我！嘿，我又不是第一次抽烟。」芝芝吐出一個烟圈。

天龍在她身邊坐下，他發覺她的眼睛更大更明亮：「妳是不是由日本回來？」

「由哪兒回來都可以，你管不着。」

「芝芝，妳好像很不開心，到底誰惹了妳？」天龍是輕輕的問，他怕語氣重了，會傷害芝芝：「妳一聲不響的跑了，我可沒有怪妳！」

「妳巴不得我一去不回。」

「芝芝，妳怎樣了？」天龍扳着她的肩膀：「是不是生我的氣，嗯？」

「假如你認爲丁翠湖比我好，那你去要她好了，我沒興趣和她爭。」

「怎麼拉到翠湖的身上來了？」

「你不要以爲我離開香港就甚麼都不知道，這十天裏，你天天和姓丁的在一起！」芝芝用手推開天龍。

「啊！原來妳爲這件事生氣。」天龍點一下頭：「我並不是和翠湖在一起，每次天鳳和佐治都在場。我所以和他們在一起，主要是寂寞，同時，也爲了報恩。這些日子翠湖很快樂！」

「她快樂，我不快樂。報恩，報甚麼恩？你是說輸血？我們不是已經給了她五萬元？」芝芝尖聲叫嚷，傭人們嚇得躲在一角。

「錢不能買回她失去的血液！」

「甚麼？好啊！祇不過十天，她就把你迷住了，」芝芝揮着手：「她既然是你的救命恩人，娶了她，寵她一輩子！」

「該打，我又說錯了，對不起！芝芝，我不知道妳不喜歡我跟他們一起玩，我以爲妳不會介意。」天龍乖乖的，純純的，像隻哈巴狗：「我向妳道歉！原諒我，好嗎？」

「原諒你？那麼容易？你以爲我是丁翠湖？我這個人恩怨分明！而且我已經參透了以牙還牙這句成語，我要報復，你陪了翠湖十天，我同樣會陪另一個男孩子十天，這樣才夠公平。」

「芝芝，我已經知道錯。我答應妳永遠不去找翠湖，我甚至答應妳，我永遠不再和她說話。」天龍焦急地拉住芝芝的手。

「唔！讓我來想想哪一個男孩子最好！」芝芝側起頭，想着：「東尼？法蘭西？卜比？大衞？湯美？不，還是華倫最好，他有錢、英俊，對我又專一……」

「芝芝，妳早已和華倫分手了，何必……」

「分手又怎樣？祇要我肯打個電話給他，我保證他立刻爬着來。」芝芝拿起電話筒，天龍按着她的手，她瞪了天龍一眼：「放開你的手，我決定了的事，沒有人敢反對！」

「芝芝，妳不開心，可以罵我，打我，但是請妳不要折磨我，不要去找華倫。」

「不要求我，我要陪華倫十天！」芝芝冷笑一下：「我心腸很硬的，你跪在地上也沒有用，而且，我根本看不起沒志氣的男人。爲了顧全你的面子，我勸你還是走吧！省得華倫來了，你下不了台。華倫曾經是你的情敵，你打低他可不容易啊，別讓他恥笑你！」

* * *

這已經是幾天後的事，天龍一下了班，就立刻趕去史家。

「芝芝，我顧意接受懲罰，妳要我做甚麼都可以，祇求妳不要再和華倫在一起！」

「才祇不過過了五天，你急甚麼？你還要等另外五天呢！」芝芝妖嬈地笑着。

「妳天天和華倫在一起，我受不了！」

「你受不了也得受。我要你知道，想得到我的愛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你對我千依百順我還不滿意呢，你竟敢背着我做對不起我的事？」

「我並沒有做過甚麼，祇不過和妹妹的朋友一起玩。而且，我已經表示歉疚。」

「你還是走吧！華倫就要來了！」

「我今天偏不走，等他來！」

「隨便！」芝芝不再理他，自顧自抽烟。

五點半，華倫果然來了，芝芝一見他就像蝴蝶似的撲過去：「唔！華倫，你遲到！」

「沒有吧！我還早到一分鐘。」華倫拉着她的手：「我們今晚到哪兒玩去？」

天龍在後面看得眼睛冒火，他走上前，推開華倫：「不准你碰她！」

「芝芝，他怎麼會在這兒？妳不是說，不再理他了嗎？」華倫楞住了。

「你看看我有沒有理他？是他自己面皮厚，硬要跟着我，我有甚麼辦法？」

「華倫，我和芝芝有點誤會，你最好不要插手，否則我對你不客氣。」天龍向華倫晃拳頭。

「他不敢打你的，」芝芝伸手去拖華倫：「別呆在這兒啊！我們去吃下午茶。」

華倫和芝芝往門外走，天龍咆吼大叫：「你們給我站着！」

華倫停下來，芝芝拉了拉他的手，「你是個男人啊！怕他幹甚麼？」

華倫要在美人面前逞强，他拉着芝芝的手向前走，天龍衝過去，抓住華倫的衣領把他揪起來，華倫又急又慌：「你要幹甚麼？」

天龍一拳向華倫面部擊去，華倫祇覺得滿天星斗，身體搖兩搖，便倒在地上。

芝芝連忙蹲下去，推着他：「華倫！」天龍越看越火，他昂頭闊步就走。

「蠻牛，沒有教養的野蠻民族！」芝芝的聲音在他身後響着。天龍滿臉怒火，憤恨地開車離開史家。

他去酒吧買醉，喝了一杯又一杯，他打着噲咽。壁燈，像走馬燈似向他眼前晃，他指住那些燈哈哈大笑。他的笑聲，吸引了一個小吧女，她看見天龍這樣英俊，憐愛之心油然而生，她走過去，輕聲說：「不要再喝了，你醉啦！」

「誰說我醉了？我沒有醉，再來一杯……」

「你住哪兒？我送你回去！」

「不要碰我，所有的女人都不是好人！」

「你……」她扶住他。

「滾！滾！」天龍用力一推，她重重的倒在地上，她按着屁股，委屈地走開了。

天龍喝完最後一杯，由銀包裏拿了好幾張紅鈔票拍在桌上，他踉蹌着走出酒吧。

他一面開車，還一面高歌：Never Gonna Fall in love again。

他雙眼矇矓，根本看不清道路，他的跑車，一忽兒左，一忽兒右，一忽兒快，一忽兒慢，無緣無故又會停下來，迎面而來的汽車都紛紛閃避他，同時，他後面的車輛不停響號，他好像聾了耳朵，汽車繼續S形行駛，好幾次差點撞向對面的汽車，驚險萬狀，結果還是「蓬」的一響，他的跑車撞向一棵大樹上。

* * *

天鳳正在和佐治玩紙牌，天鳳輸了，她呱呱直叫，把紙牌扔了一地。

突然，一個女傭面色蒼白的走過來：「二小姐，醫院來電話，要不要請太太……」

「醫院來的電話？」天鳳一愕：「對方有提及些甚麼？」

「他們說了大少爺的名字。」

天鳳立刻推開女傭奔出去拿起電話，她的手不住顫抖：「是趙家……我是他妹妹，好，我們立刻去！」

放下電話，她對女傭說：「妳首先打電話請張國棟醫生馬上來，然後才告訴夫人，大少爺撞車受傷被送去公立醫院。」天鳳向佐治招手：「我們立刻趕去醫院！」

經過一番查問，才知道天龍仍在手術室。天鳳在通道上走來走去，她不斷喃喃自語：「一連兩次了，哥哥眞倒霉！」

「昨天他告訴我，芝芝不理他。會不會他們在汽車吵起來，天龍不小心撞車。」

「不會！要是跟芝芝一起撞車，她的家人早就來吵了。再說，哥哥也沒有膽量和芝芝吵架，祇要芝芝兇一點，他就沒話說了！」

「那……」

「別這這那那，煩死人！」

一個醫生走出去，天鳳上前問，他搖一下頭，表示無可奉告。天鳳急得哭起來。

這時候，趙夫人和張醫生趕來了，天鳳連忙抹去淚水：「媽，妳沒事吧？」

「唉！妳哥哥到底怎樣了？」

一個穿手術制服的醫生由手術室出來，張醫生一見他就叫着：「約翰，你替誰做手術？」

「一個年輕人，酒醉架車，撞斷了一條腿，唉，現在的年輕人……」

「醫生，」趙夫人奔送去：「我兒子的腿眞的斷了？」

「腿骨裂了，剛施手術，已經把骨駁好！」

「約翰，他沒有危險吧？」

「傷者是你的甚麼人？」

「我看着他長大的世侄，這位趙夫人的公子。他是個獨生子，他不會……」

「他四肢頭部都受了傷，仍在昏迷……」

「是不是需要輸血？」

「已經替他輸血，我們這兒設備齊全。」他說：「從表面看，他除了折斷腿骨，其他部份傷勢不重。不過我們已替他照了X光，詳細情形，要等看了X光底片才能知道。」

「他仍未過危險期？」

「他仍然昏迷，不過，根據我的經驗分析，他明天會醒過來，他體質不錯！」

「張醫生……」趙夫人輕輕拉了拉他。

「約翰，他是否要暫時留院醫治，可不可以轉送私家醫院？」

「暫時最好不要移動他，況且我們還要看底片，爲了他的安全，最好讓他留下來！」

「約翰，請求你帮忙，我想……替我的世侄留一個頭等房。」

「這……最近醫院病人很多，有人滿之患，不過，我可以替你設法。」麥約翰醫生用通道上的掛壁電話打了一個電話，好一會，他回轉頭：「全院滿座，祇有一間醫生家眷特別房，可以借給世兄暫住！」

「謝謝醫生！謝謝！」趙夫人不斷鞠躬。

「不要客氣，各位，失陪了！我要去換衣服。國棟，我的辦公室在二樓，有空來看我！」

「張醫生，幸虧你。」趙夫人眉頭深鎖：「不知道天龍會變成甚麼樣子？」

十分鐘後，手術室大門打開，有幾個人把一張帆布輪床推過來。

天龍躺在床上，身上蓋着毯子，頭上包上紗布，臉上紅一塊，藍一塊，傷痕處處。

「天龍，孩子。」趙夫人撲上前按住帆布床哭叫起來：「你怎麼了，痛不痛？」

天龍昏睡未醒，天鳳把趙夫人拖開去：「媽，輕聲點，這兒是醫院。」

張醫生也在旁安慰：「等他送進病房，我會小心替他檢查一次。鎮靜點，夫人，妳是不適宜激動的。」

天龍被送進特級病房，兩個護士進來作例行性的巡視和檢查病歷表，等病房祇留下張醫生和姓趙一家，張醫生立刻替天龍細心檢查。

趙夫人忍不住又哭起來：「他怎樣了？」

「麥醫生說得不錯，表面上他很好，沒有貧血現象，沒有發燒，沒有內部出血……夫人，妳不必擔心，他會沒事的。」

「你看他，一臉的傷痕。他本來挺好看的，我眞擔心他會變了醜八怪！」

「撞車失事，這種現象是難避免的，但不必擔心，這不過是皮外傷，一個星期後擔保

他還是白馬王子。」

「他的額頭呢？」趙夫人憐愛地，輕輕撫摸一下兒子。

「額角縫了綫，要等拆綫後才知道後果。」

一位穿藍制服的護士含笑走進來，她輕聲說：「各位，醫院規定的探病時間是下午三時至四時和六時至七時，每次在病房逗留的探訪者最好不要超過三位。」

「姑娘，」天鳳跳起來：「我們現在立刻就要離去？」

「今晚例外，」護士仍然掛着一臉友善的微笑：「麥醫生吩咐，各位可以留下來，一直至病人醒來。」

「這是甚麼新規例？探病還要規定時間？」趙夫人有點不滿：「法國醫院，山頂醫院……」

「太太，這兒是公立醫院！」護士含笑退出去，他把一張咭紙插在房門上。

「媽咪，我留下來陪哥哥，妳回去休息吧！哥哥醒來，我立刻通知妳！」

「我不回去，我要陪天龍。」趙夫人十分固執：「我不會放過可以親近兒子的機會。」

不一會，趙老爺也來了。天鳳訝道：「爹哋！你怎會找到我們？」

「打聽了好一會，幸而房門上有你哥哥的名字，這一次，天龍又爲了甚麼？」

「還不是爲了芝芝？」趙夫人負氣地答上一句：「我兒子的命，總有一天喪在她手

裏。」

「上一次天龍和匪徒搏鬥，是爲了芝芝，但是這次，芝芝……她不在場吧？」

「爹吔！你一天到晚不在家，你知道些甚麼？最近幾天，哥哥和芝芝不和，而且哥哥這次出事，是酒醉駕駛，哥哥一向不喜歡喝酒，除非他受了刺激。」

趙老爺連忙轉變方向，對張醫生說：「他傷了哪兒？不要緊吧？」

「腿骨已經斷了，替天龍駁骨施手術的麥約翰醫生，是一位很好的醫生。」

「你對他做的手術有信心？」

「是的，我們以前是同學，他是系裏的高材生。天龍遇上他，運氣已不錯。」

快天亮的時候，天龍叫了兩聲芝芝，一轉臉，又睡過去了。

「瞧吧！」趙夫人向丈夫發脾氣：「你還敢說天龍這次出事，不是爲了芝芝？」

「太太，別生氣嘛！妳有高血壓早該回家休息，反正，天龍又沒有甚麼……」

天龍淸醒後第一句話：「不要和華倫在一起，芝芝，芝芝……」

天鳳被天龍的叫聲驚醒了，她走到床邊，拉起天龍的手。

「芝芝，原諒我……」

「哥哥，我是天鳳，你怎麼了？」

「芝芝呢？」他一動身就痛得叫了起來。

「張叔叔，媽……」天鳳手忙脚亂：「你哪兒痛……張叔叔，哥哥痛得全身冒汗。」

張醫生揉揉眼，立刻走過去，按住天龍：「你剛剛施過手術，不能動！」

「好痛！張叔叔，我全身都痛！」

「你全身都是傷，當然痛，忍耐一下。」張醫生一面安慰他，一面替他按脈：「要是你忍不住，我會通知麥醫生替你打止痛針。」

「我不要打針，」天龍用力咬住嘴唇：「芝芝，芝芝呢？」

趙老爺夫婦、佐治全醒過來了，這時候，已天光大白。

「安靜點，好好躺着。」趙夫人替兒子抹汗：「你不動，就不會痛。」

「媽，芝芝呢？她是不是不肯見我？告訴她，我已懲罰了自己，請她原諒我。」

「孩子……」

「媽，我要芝芝……」他咬住嘴唇，忍住痛，全身冒汗，身體翻來轉去。

「好！好！祇要你安靜。」趙夫人回頭對丈夫說：「立刻派人接芝芝，快！」

*　　*　　*

大清早，芝芝給傭人吵醒，她大發脾氣，順手拿起床頭一個洋娃娃向她扔過去。

「小姐！小姐！」侍候她的女傭一面閃避一邊說：「不得了啦！趙少爺撞車被送入醫院，趙老爺親自來接妳，老爺和夫人在招待他……」

「天龍？」芝芝跳起來，她毫不攷慮就立刻跳下床，手忙脚亂，心亂如痲的匆匆梳洗更衣，用盡全速，也要花一個鐘頭的時間才能出門。

在汽車裏，她不斷的查問天龍的情況。

「甚麼？他滿臉傷痕？會不會？……變成科學怪人？」這是她最關心的。

趙家豪安慰她，告訴她天龍左足折斷的事。

「噢！上帝！趙伯伯，你是說，他祇有一條腿，他跛了啦？」

「腿骨已經駁好，兩條腿全在。」

「啊！天！」芝芝吐了一口氣：「要是他殘廢了，變了廢物，我還要他幹甚麼？」

「祇要妳眞心愛他，妳就不會計較。」

「我會計較的，英俊軒昂的大個子，變了獨脚怪，難看死了！」芝芝問：「天龍的駕駛技術不算太差，他怎會撞車的？」

「聽說他喝了好多酒。」

「唔！我明白了，他打了華倫就去喝酒。」

「妳和天龍在鬧意見，對嗎？」

「哪有這回事，是他自己小器，他這個人一點幽默感也沒有，人家祇不過和他玩玩，他就當眞了，眞是小器鬼。」

「我看你們還是早點結婚吧！」

「我也是這樣想，拖下去，彼此都失去信心，等他養好傷，我們立刻就結婚，」芝芝滿肚計劃：「不過，依我看，伯母和天鳳都不喜歡我，以後一家人怎麼生活？」

「妳和天龍結了婚，她們自然會對妳好，妳的趙伯母，她一生中最疼愛的就是天龍，她怎會不喜歡自己的媳婦，況且，還有我！」

「趙伯伯，你要全力支持我。」

「那還用說嗎？妳是我最理想的媳婦，除了妳，沒有人夠資格嫁進我們趙家。」

*　　*　　*

「芝芝，妳肯原諒我，不再生氣了？」

「你自己不是說了，你已得到了懲罰。」

「不要離開我，芝芝。」

「我離不開你！」

「答應我永遠不要和華倫在一起！」

「我永遠不再見華倫。」

「眞的？」

「我可以對天發誓，我愛天龍，一生一世。」芝芝閉上眼睛，擧着手。

「芝芝，我愛妳！」

「我更愛你。天龍，你兩次受傷，都是我不好，我太任性了。」芝芝伏在天龍的身上，她用嘴吻着天龍的唇。天龍舉起手想擁抱她，可是，他痛死了！他緊皺着眉。

天鳳由露台進來，她提高聲音：「史芝芝，請妳暫時不要上演這些旖旎纏綿的文藝愛情大悲劇好不好？我哥哥的手臂痛得要死！」

「你，痛？」芝芝連忙放開天龍。

「妳不知道他右手不能動，左手也受傷？」

「你的右手，斷了？」

「不會那麼嚴重，祇不過手臂擦去一塊肉，傷口很痛。」天龍吐一口氣。

「沒事就好了，我眞擔心！」

「妳擔心他變獨臂將軍，」天鳳就是看她不順眼：「史小姐的白馬王子怎會這樣差勁？」

「對不起，我剛才不是故意的，我……」

「妳不要怪天鳳，她熬了一夜，脾氣躁一點，說話也重了些。」

「我怎敢怪她？」芝芝眼睛一紅：「祇要她不怪我就好了。」

「對不起！」天鳳壓低聲音，她這個人，就是受軟不受硬：「我是躁了點！」

「芝芝不會怪妳的，芝芝最大量，是不是？」天龍在中間打圓場。

另一位藍衣護士進來：「醫生要巡房了，請大家離開病房，探病時間是三時至四時。」

「妳趕我走？」芝芝站起來，衝着那姑娘，她一肚子寃氣終於找到了發洩的對象：「妳竟然膽敢趕我走？妳是甚麼東西？」

護士一呆，她隨即說：「小姐，我是個人，不是東西！」

「我管妳是甚麼！花了錢，喜歡留多久就留多久，出去！」

「小姐！現在我正式請妳出去，要是妳再不走，我會叫人拉妳出去！」

「妳敢？好大的膽，我們付錢請妳，妳竟然這樣沒有禮貌？」

「芝芝……」天龍在叫她。

「小姐，妳要弄清楚，是政府付錢給我，不是妳。也許，妳是納稅人，我的薪金裏，也許有一角錢是屬於妳的，儘管如此，我也祇能爲大衆服務，不是爲某一個人！」

「芝芝，」天鳳忍不住答上一句，道：「這兒是公立醫院。」

「公立醫院？爲甚麼不住私家的？」她滿臉通紅：「天龍，立刻轉院，錢由我付！」

「假如他能送私家醫院，我們早就送了！」

「他眞的那麼嚴重？」

「他剛施手術，還要這兒的醫生好好護理他。」天鳳拿起手袋：「我們還是走吧，醫生進來了，大家都下不了台。」

「天龍，我先走了，等會爸媽會來看你，他們會送幾十藍鮮花給你，還有……」

「既然這樣難捨難分，下午三點鐘妳可以再來。」天鳳拉住她：「走啦！」

「我當然會再來。豈有此理，莫名其妙的規矩，還有那可惡的女人……」

* * *

最近，丁翠湖發覺天鳳對她疏冷了，她每天下了課和佐治匆匆離校，遇上佐治有課，她就獨自駕車離去，過去的親切、接近，一下子都變了冷落。翠湖最初不留意，以爲天鳳突然對佐治優待起來，特地給予他單獨親近的機會。

這天，第三節外文系沒有課，翠湖在CANTEEN找到天鳳。

「嗨！天鳳，這幾天妳忙些甚麼？」翠湖在她的桌子旁坐下來。

「沒甚麼！」天鳳搖一下頭，在吃她的紅荳冰。她巴不得找個藉口立刻離去。

這兒一切都是自助的，翠湖放下書本，拿出小錢包，付了錢，也取了一杯紅荳冰回來。天鳳急得直頓足，她是個快人快語的人，她眞擔心和翠湖一起多談幾句會把天龍撞車留醫的事洩露出來。上一次，連累翠湖失去大量血液，這一次，無論如何要保守這秘密，她不能再令翠湖操心。

「天鳳，我來了，妳為甚麼總是坐立不安？是不是不喜歡我？是不是對我生氣了？」

「怎麼會？我們是好同學。」

「我想，一定是我做錯事，說錯話。我先在這兒向妳陪罪。」

「別傻了。妳胡猜甚麼？吃妳的紅荳冰吧！」天鳳在計劃脫身之計。

「妳哥哥好嗎？」

「他？當然好，當然好！」

「芝芝不和他鬧彆扭了，兩個和好如初？」

「是的，他們天天在一起，難捨難分。」

「那就好了！我眞擔心他們為了我弄得不愉快，而且，我也不必再應酬羅拔。」翠湖顯得心情輕鬆，她啜着吸管，面露笑容。

天鳳實在呆不下去，她拿起書本說：「妳慢慢吃，我先走一步。」

「等我一起走好不好？我快吃完了！」

「對不起，我要打一個電話。」天鳳一轉身，走出了大門。

翠湖看着她的背影發呆，她相信天鳳一定是對她有誤會。

她嘆一口氣，推開紅荳冰，再也吃不下。回家，意外地看見丁太太。

「媽，妳今天不用應酬嗎？」

「我天天應酬，誰陪妳爸爸？」丁太太瞟了丈夫一眼。

「她一回來，害得我連畫都畫不成。」丁雅圖咬着烟斗，藏不住笑容。

「媽，妳索性陪爸爸出去玩一晚。」

「我們剛約好去吃晚飯。噢！對了，羅拔來過電話，他說買好票子，和妳去看七點半。」

「爸，媽，以後羅拔再有電話來，妳代我回說沒有空。」翠湖說：「我已經不必再應酬他了。其實，應該說是我利用了他。」

「怎麼？」丁雅圖很詫異：「我還以為你們在談戀愛呢！你們吵架了？」

「沒有！沒有甚麼值得吵的。而且，我和他來往，祇不過是向芝芝保證。現在，她已經明白了，她已經了解！」翠湖望住窗外的白雲，她有一刻的悲酸。

「羅拔雖然比不上天鳳的哥哥，不過，我認為他比天龍更適合妳！」

「爸爸，求你不要老把天龍拿出來，他根本與我無關，而且，他是芝芝的愛人。」

「我喜歡天龍，他簡直是十全十美。」現實派的丁太太有她的見解：「有一個這樣的女婿，太好了，祇可惜我們配不上。」

*　　*　　*

芝芝的溫柔，幾乎可以抵償天龍這次的損失。

她每天必來兩次，最初，她不止做到一個好愛人，未來好嫂子，好媳婦，甚至對張醫生也奉承備至，又送禮物上下職員，爭取別人的好感。

因此，這兒裏裏外外的人，一提起這位銀行家的千金都翹起大拇指。

不過，最好的演技也祇不過是演戲，日子一久，她就露出了刁蠻、任性的眞面目，首先當災的自然是天鳳。芝芝常以傷害別人爲樂，偏偏天鳳又不是好惹的，於是，兩個人又明爭暗鬥起來。

這天，天龍的額角和腿傷都拆了綫，兩個傷口不單祇復元好，手工（醫生縫傷口的行綫也講技巧）也好，麥醫生說，明天就可以回家休養。

芝芝看見天龍的俊臉完整無缺，她非常開心，因爲她最愛的，是天龍的英俊、雄偉。

她伏在天龍身上哈哈笑，不時的舉手打天龍幾下，她的狂放根本沒把天鳳看在眼裏，事實上天鳳來了半小時，她總是佔住天龍，天鳳根本和天龍說一句話的機會也沒有。

「史芝芝，哥哥的腿剛拆綫，妳不要一下一下的打他好不好？」

「喲！眞對不起，我忘記了！」芝芝逗着天龍：「怎麼了？天龍，痛不痛？你看，你妹妹愛護你，我還沒甚麼呢，她可心痛了！」

「不痛！我一點也不痛。」

「眞的？別騙我呀！」芝芝在他腿上打了一下：「怎樣？該痛了吧？看，你妹妹目露兇光啦！哈哈哈，眞好玩！」

「喂！」天鳳一手推開芝芝：「想謀殺？」

「天鳳，我不痛，眞的不痛，甚至我感覺不到芝芝打在我的腿上。」

「哥哥，你說淸楚，到底是傷口不痛？還是根本沒有感覺？」

天龍伸手進毛毯裏，他撫摸着，揑着，突然，他用很特別的聲音叫着：「我的腿呢？是不是裝上假腿？爲甚麼我用力揑，一點也不痛？」

天鳳和芝芝都嚇呆了，在緊急關頭，她們竟聯合起來，她們分別搥他的腿，天鳳說：「你祇不過是斷了腿骨，經過駁骨手術，現在已經全好了，那是你自己的腿。」

「可是，我一點感覺也沒有。」

「來！」天鳳揭起他的毛毯，她抓了一把叉子（食具）：「我用叉子戳你的脚底，如果你感到痛，就大聲叫。我來了，一、二、三……」

天鳳一連戳了幾下，芝芝推着他問：「痛嗎？痛嗎？」

「天鳳，妳趕快開始，我急死了！」

芝芝惶恐地走到天鳳的身邊，她說：「他感覺不到，用點力，你這柄叉子不夠尖，你

繼續刺他，我去找一根針。」

芝芝出去了。天鳳又抓又捏又戳，直至精疲力竭：「哥哥，你眞的一點感覺也沒有？」

芝芝匆匆進來，不知她從哪兒弄來一支又長又尖的針，她把針交給天鳳：「用這支針刺，擔保他跳了起來。」

「這根針又尖又利，我不忍心，妳自己來吧！」天鳳退過一邊。

「我來就我來，有甚麼好怕的，現在我甚麼也不怕，就怕他的腿廢了！」

芝芝刺呀刺，她也眞狠心。看見天龍的脚滴血，她仍然不肯停手，而且還咬牙切齒：「叫呀！叫痛呀！你啞了嗎？」

「對不起，芝芝，」天龍極度害怕，他哽咽的道：「我沒有感覺，我沒有……」

「讓我砍你一刀，你非痛不可！」

天鳳衝向前，用力推開芝芝，並抓住芝芝的手吼道：「他在流血，妳看不見？妳瞎了眼？」

芝芝乏力而絕望地退到牆邊，針落在地上，她喃喃自語的說：「沒有用，他的腿廢了，他是個殘廢，最英俊的殘廢。」

天鳳瞪她一眼，匆匆去找醫生，芝芝依然靠在牆上，還口定目呆。而天龍，他除了

恐懼，痛心，還加上頹喪，他的絕望，百分之七十是因芝芝突然的態度引起，而她口中不停地嚷着「殘廢」，令天龍產生了一死了之的念頭。

不一會，麥醫生和天鳳一起進來，天龍一看見醫生，就哽咽地大叫着：「麥醫生，我沒有感覺，我殘廢了！我殘廢了！」

「傻孩子，誰敢說你殘廢了？」麥醫生慈愛地輕輕拍他一下笑笑道：「來，我們合作，做一個小小的試驗好不好？」

麥醫生揭起毛毯，把他的兩條腿放好，突然，他看見天龍的脚板滴血，他問：「怎會有血的？誰弄傷你的脚？」

「是她，」天鳳指住芝芝：「她用一根又尖又長的針，猛刺哥哥的脚。」

麥約翰看了芝芝一眼：「妳怎可以這樣殘忍？他是一個人，不是木頭。」

「他的脚沒有感覺，我當然要想辦法試清楚他到底……」

「小姐，這些工作是醫生做的！」

「醫生，醫生，你有甚麼了不起？他好好的一條腿，給你那麼一開刀，弄跛了。」芝芝冷哼着：「黃六醫生。」

麥約翰是一個很有涵養的醫生，況且他也不想和晚輩吵嘴，他重新掛上笑容，對天龍說：「試驗開始了，準備好沒有？唔！依照我的話去做，把你的第一隻脚趾，向上動一

下，來啊！孩子，勇敢些，我們要一塊完成這試驗，我數三下，你非要合作不可，一、二、三……聽話啊！」

天龍在滴汗，麥醫生也在滴汗，天龍已盡力，盡力……突地他慘厲地叫着：「我不能動……我沒有感覺，我……殘廢了！」

「不要怕，我們休息一會好不好？」麥醫生柔聲跟他說：「我們試另一隻脚，好不好？」

「我另一隻脚沒有做過手術。」天龍吃力地說，喘着氣。

「我們用另一隻脚做試驗，輕鬆些。」麥醫生笑着鼓勵他：「而且，我想知道你的脚趾有多靈活。好！開始，用同樣的方法，把第一隻脚趾向上搖一下……怎樣，爲甚麼不做啊！對了！好，就是這樣子！」

「我這條腿能動。」天龍有點興奮：「再來一次好不好？」

「好吧！」

可是，第二次他用盡了所有的力，也不能動一下：「不，我不能……」

「甚麼？」芝芝衝向前，推開醫生：「他兩條腿都不能動，他跛了，他殘廢了，我看他不單祇不能再跳舞，而且連走路也不可以，他沒有希望啦，兩條腿廢了啦！」

麥醫生根本沒有看她，他走到床前，用撫慰的聲音說：「不要灰心，孩子。我們做另

一個試驗好不好？天鳳，請妳過來幫幫忙。」

麥醫生抬着天龍兩條腿，輕輕把他的脚放在地下，麥醫生和天鳳分左右兩方扶起他，麥醫生說：「乖乖的走幾步給我看，一，這一步很好了，再來第二步，二……」

天龍整個人向前撲，幸好麥醫生身手敏捷抱住他，他才不至倒在地下，天龍抽抽咽咽的在哭，麥醫生和天鳳連忙把他扶到床上。

芝芝嚷道：「是不是？我沒猜錯吧？他不單祇不能跳舞，而且連走路都不可以。他殘廢了，是廢物，以後他祇能躺在床上，躺一輩子。」

「小姐！」麥醫生喝止她。

「叫甚麼？你可以瞞他一天，不能瞞他一輩子，你要教他面對現實，教他所有殘廢的人可以做的事，教他勇敢地活下去。」

天龍掩住臉，天鳳伏在他身上哭了，兩兄妹哭作一團。

麥醫生非常生氣，老半天才說得出話來：「請妳不要危言聳聽。我是個醫生，我是個專家，我並不認爲他殘廢，誰也不能說他殘廢！」

「哼！騙鬼！」

麥醫生扶起天鳳，拉開天龍的手，替他抹一下臉，哄他說：「我替你照X光，看看腿內有甚麼怪東西在那兒，然後我們對付它，好嗎？」

天龍點一下頭。芝芝拿起手袋，轉身往門外走，天龍叫住她：「妳去哪兒？」

「回家！探病時間快要完了！」

「不要走，多留一會兒，我很怕！」

「你怕？我就不怕？這些日子，我累死了！我要回家好好睡一覺。」

「妳明天會來嗎？」

芝芝沒有回覆天龍，却去問麥醫生：「甚麼時候可以看到X光片？」

「明天！」

「我明天來！」芝芝向天龍搖一下手，也不向天鳳和麥醫生打招呼，就開門走了。

「芝芝，芝芝……」

* * *

麥醫生關掉燈掣，他對張醫生說：「X光片你看過了，根據我們的檢驗報告，總括起來，一，肌肉收縮正常，腿骨亦已復合；二，神經系統沒有受到損害，三，血壓正常。」

「他的腿，完全沒有毛病。」張醫生點一下頭，表示同意。

「可是，天龍眞的不能走路。」趙夫人很焦急，疑慮重重。

「他的確不能走路，甚至沒有感覺，但是，他兩條腿都很健全。」

「我不明白，麥醫生，我眞的不明白。」

「天龍患的可能是心理病。」

「心理病？」

「唔！生理病，是身體有毛病或受傷，至於心理病，病人身體是健康的，祇是心理有問題。比如一個人由高處摔下來，剛巧落在消防員手中的救生網裏，他沒有受傷，但是從此却不會走路。又比如，一個人看了很刺激、很恐怖的事物，他突然瞎了，看不見東西，這些人，身體五官都健全，他的病源在哪裏？沒有人知道，不過，他或許突然間會不藥而愈，重見光明，原因何在，沒有人知道，祇能說是奇蹟。」

「我還是不明白。」

「我雖然是醫生，科學和醫學又那麼進步，但是仍會有不可思議的事情發生，這世界，實在很玄妙。也非三言兩語可以解釋。」

「麥醫生，你準備怎樣醫治天龍？」

「用物理治療！」

「有效嗎？他能好嗎？」

「很有效。而且，我相信天龍一定會好。」

「那要等多久？」

「生理上的病，我可以確定的回覆妳。不過心理上的毛病很難說，可能一兩星期，又

或者……一兩年。」

「約翰，我可以轉送他到私立醫院嗎？」

「可以，不過，每星期要送他回來檢查一次，而且要每天接受物理治療。」

忽地，麥醫生枱上的對講機響了。

麥醫生開了對講機，秘書黃小姐說：「麥醫生，有一位史小姐要見你。」

「我有客人，請她等一會。」麥醫生關上對講機，他喃喃的說：「我好像沒有一個朋友姓史的，而且還是位小姐。」

「說不定是史芝芝。」趙夫人說。

「芝芝？妳認得，她是誰？」

「就是用針刺天龍的那位刁蠻小姐。」

「啊！是她，她還罵我是黃六醫生。」

「她上次不肯輸血給天龍。」張醫生說：「她好兇，還要請十個律師告我。」

「她是天龍的女朋友？」

「是未婚妻！」

「天龍怎會愛上她？」麥醫生說：「那位史小姐，看來……不大溫柔。」

「簡直就不是好人！」趙夫人悻悻然：「天龍兩次受傷都爲了她，她是天龍的尅星。」

「這女孩子很任性，說話不經大腦，爲了一點點事，就大吵大嚷。」麥醫生對芝芝很不滿：「她竟然指住天龍叫他殘廢，一點不怕傷害天龍，她會摧殘天龍的求生意志。」

「我對姓史的女孩子也沒有好感，」張醫生說：「我比較喜歡姓……姓丁的女孩子。」

「我由頭到尾都不喜歡她，可是兒子被她迷上了，我們說一萬句，比不上她說一句。我有甚麼辦法？」這時，趙夫人突然說：「麥醫生！我想請你帮個忙。」

「隨便吩咐好了，我樂於効勞。」

「告訴芝芝，天龍殘廢了！」

「我？那怎麼可以？」

「我明白夫人的意思，她想利用這個機會，攷驗一下芝芝對天龍的感情。」張醫生說。

「張醫生太了解我了，我正是這個意思，如果芝芝眞心愛天龍，那末，就算天龍殘廢了，她仍會愛天龍，爲了天龍的幸福，我保證再不干涉他們的事。相反的，如她不是眞心愛天龍，知道天龍殘廢了，她一定退縮，甚至會離棄天龍。」

「這是好辦法。不過，我是個醫生，我不能說假話，我要對我所說的話負責。」

「這就是我們做醫生的困難。」

「你們不能說，我說，但是，你們倆位必須和我合作。」

「合作可以，甚至可以從旁協助，」麥醫生毫不攷慮的說：「我也不想我的病人受到傷害，而且，我們都是朋友。」

「戲快要開始了，夫人，妳快點準備呀！」

「準備甚麼？」趙夫人惘然。

「當然是眼淚。」張醫生說：「兒子殘廢了，做母親的不傷心？」

「我早就想哭了！」

「那就哭個痛快，越哭得厲害越好！」

麥醫生通知秘書，讓史芝芝進去。

芝芝一推開門就罵：「擺甚麼架子，要我等半個小時，你以爲自己眞是個專家，哼！」她忽然看見嗚嗚痛哭的趙夫人，和垂頭喪氣的張醫生道：「你們都來了？」

趙夫人自顧自哭，張醫生點一下頭。

「喂！X光片好了沒有？」

麥醫生開了X光照明燈，芝芝看了半天，衹見像霧又像花，眼睛都矇了。

「天龍怎樣了？」芝芝粗聲問。

「請隨便看X光片。」

「我看不懂，我要你立刻告訴我。」

「對不起！妳不是傷者直系親屬，我沒有義務為妳効勞。」

芝芝說：「把X光片給我，我會找比你更好的醫生。」

「比我更好的醫生實在太多了。不過，很抱歉，這些X光片是我們醫院的，我不能交給外人。其實，妳要知道傷者的情況，妳可以問他的家人，妳來之前，我已把傷者的情況對他的家人分析得很清楚，妳沒看見傷者的母親和他的家庭醫生嗎？」

「張叔叔，天龍怎樣？是不是要施手術？」

「眞對不起！芝芝，」張醫生輕嘆着說：「我不是天龍的主診醫生，我知道的事情也很少，況且，我也不適宜隨便發言。」

「你不肯說，算了，哼！有甚麼了不起？」

芝芝坐到趙夫人的身邊去，她問：「伯母，天龍的腿怎樣了？」

「妳看看我，」趙夫人嗚嗚的哭：「妳那麼聰明，難道還不明白？」

「天龍是不是要再施手術？」

「能再施手術就好了，可惜，施手術對他也沒有用。」

「妳是說，他殘廢了？永遠不能行動？」

「我可沒有這樣說，我甚麼也沒有說。」

芝芝眼珠子一轉，她開始套趙夫人的話：「天龍今天可以出院回家休養了？」

「他現在這樣子怎能回家？雖然……不過，我們做父母的還是要盡最後一分力醫治他！唉！況且，他回家也沒有用，他不能上班工作，又不能……唉！我命好苦，祇有這麼一個兒子……」

「這樣說，天龍還要在這間倒霉的醫院繼續住下去？」

「麥醫生已經答應，讓我們接他去私家醫院醫治，不是說這兒不好……」

「這間醫院根本就不好，伯母，其實天龍殘廢，妳可以控告他們。」

「是我兒子命不好，怪不得別人。」

「伯母，以後天龍是不是一年三百六十五日都要躺在床上？」

「大部份的時間恐怕要留在床上，不過，他可以坐輪椅。」

「坐輪椅？哈！伯母，妳終於把眞話說出了，天龍以後頂多祇能坐輪椅，他跛了！他殘廢了！他是廢物！」

「這些話，妳可不能對天龍說，他不能受刺激。妳應該安慰他說過幾天他就可以走路。」

「幾天之後又怎樣？我最憎恨欺騙。」

「妳想告訴天龍，他……」

芝芝用手一擋，站起來：「放心，那是你們的家事，我祇不過是外人，我不會管你們

的家事，你們要騙天龍，騙他一輩子好了！」

「妳去哪兒？」

「當然是回家。」

「妳不去看看天龍？他很想妳！」

「我今天來，主要是想知道天龍的情況，現在，我已完全明白了，」芝芝說：「至於看天龍，那不必了，因爲我不習慣撒謊！」

「明天，天龍會轉去張醫生的醫院，如果妳要看天龍，用不着再來這兒。」

「用純金勞斯萊斯請我，我也不會再來。」

「芝芝！答應我，妳有空一定要去看天龍，他看不見妳，他會很傷心的。」

「他傷心，我就不傷心？」芝芝激動得流淚：「好好的一個人，現在竟成了殘廢，妳說，妳說，我有一個這樣的未婚夫，我還有甚麼臉去見人？我和他，簡直是一枝鮮花插在牛糞上。」

「妳怎能這樣說，誰都知道天龍英俊！」

「英俊？光是看他的面部就英俊。妳別以爲了不起，妳的兒子已經沒有用，他是個廢物，廢物，他配不起我，他死了倒好……」

* * *

「……」史夫人張着口：「我們那天去看他，他還是好好的，趙伯伯還說那位麥醫生很有名，天龍的手術做得很好，爲甚麼一下子殘廢了呢？芝芝，妳不要聽人家說，可能有人騙妳，說不定是天鳳的詭計，她一直想拆散你們。」

「媽咪，我不是聽回來，是我親眼見到，天鳳和麥醫生分別扶住天龍，他走了一步就立刻倒下來。」

「他傷剛好，一時間走不好，很正常。」

「但是我親自做了試驗，我用一條又長又利的針刺他的脚，刺了很多下，他血都流出來了，他竟然不覺得痛。」

「那麼可怕？」

「今天我去醫院，天龍的媽哭得像個淚人兒，本來決定今天可以出院，突然又要送去私家醫院醫治，天龍的媽媽還無意中洩露，天龍今後頂多祇能坐輪椅。」

「坐輪椅？那麼說，天龍眞的殘廢了？」

「千眞萬確啊！媽咪，妳說我該怎辦？」

「妳祇能有兩條路選擇，一，如果妳眞心愛天龍，妳就甚麼都不要去計較，一輩子陪着他，爲他推輪椅；二，先跟他疏遠，然後分手。」

「我是眞心愛他。不過，我祇是愛他的人，我喜歡他英俊、魁梧，有一個這樣出色的

丈夫，每一個女人都會羡慕我，現在，他殘廢了，不再可愛，我和他在一起，人家會恥笑我的。不，媽咪，我眞的不願意和一個怪物在一起！」

「那證明妳不是眞心愛他，既然如此，妳先疏遠他，裝病不去看他，然後和他分手，另找愛人。其實，我們史家有名譽有地位，我也不願意有一個坐輪椅的女婿，那些太太也會取笑我的。」眞是母女一條心。

* * *

天鳳又缺課了，翠湖放好書本，她準備去趙家一次，看看天鳳發生了甚麼事。

到趙家，門庭冷落，趙家的男管家貴叔說：「今天少爺轉醫院，老爺、夫人、二小姐和佐治少爺都去了醫院。」

「貴叔，你在說甚麼？」翠湖搖一下頭，柔聲問：「你們少爺去醫院幹甚麼？」

「妳不知道？」貴叔說：「少爺撞車受重傷，已經在公立醫院住了半個月。」

「天龍撞車受傷嗎？」翠湖嚇得魂飛魄散：「他怎樣了？」

「他一條腿斷了骨，施過手術後，本來昨天就可以出院，誰知他又出了事，少爺的腿沒有感覺，也不能走動。」

「他那條受傷的腿突然痲木？」

「是兩條腿，少爺躺在床上不能動。」

「多可憐，貴叔，請你告訴我，少爺在哪家公立醫院？」

「少爺已經被送去張醫生的醫院療養。二小姐沒有上學，也是爲了少爺。」

「你是說，張國棟醫生的醫院？」

「是的！」

「謝謝你，貴叔。」翠湖直往門外跑，平時，她來趙家總是乘坐公共汽車，現在她巴不得有一架直升機，她會傾其所有租用它。走了一段路，她終於截到了一輛計程車，坐進車裏，她對司機說：「求你開快一點！」

她不停的抹汗，不停的看窗外，她但願長出一雙翅膀，飛到天龍的身邊。

終於到達醫院，全程祇需半小時，但是在翠湖的心目中，就像過了一個世紀。

天龍住的是豪華特別房，翠湖不難找到。在敞開的病房外，翠湖看見天龍無精打采的躺在床上，他瘦了，憔悴了，翠湖望着他，心如刀割，假如她有這個權利，她會伏在天龍的身上痛哭。

天鳳偶然望出房外，看見翠湖，她連忙走出去：「妳怎會來的？」

「我去妳家裏，貴叔告訴我。」翠湖埋怨說：「妳一直說把我當好朋友，可是，天龍撞車那麼嚴重，妳竟然瞞住我。」

「我怕妳擔心，我不能老是連累妳，我是一番好意呀！」

「我恨妳！」翠湖鼓起了嘴。

「妳不會恨我的，因爲妳還未學會怎樣去恨別人。」天鳳一手拖起她：「來吧！去看我哥哥，他快要悶死了！」

天鳳拉着翠湖進房間，她大聲說：「你們看，誰來了？」

「翠湖？」趙夫人看見她就開心。

「趙伯伯，伯母，佐治，天龍。」翠湖一一打招呼。

「哥哥，翠湖是特地來看你的。」

天龍勉強牽一牽嘴角：「謝謝！」

「你覺得怎樣？傷好了嗎？」

「死不去！」天龍指一指腿：「不過活下去也沒有用，反正我已經死了一半。」

「別難過，」翠湖鼻子一酸：「會好的！」

「是嗎？要等多久？十年？二十年？妳知道嗎？我的腿子已完全沒感覺，我殘廢了！」

「你會好的，很快會好的。」翠湖安慰他，極力忍住眼中的淚：「祇要人的生存意志堅强，就會戰勝病魔的。」

「翠湖說得對！」趙夫人走過來擁住翠湖：「你跟翠湖多談談，對你有益。」

「媽咪！我想喝杯果汁。」

「讓我來！」翠湖立刻走開去。這特等豪華病房，設備齊全，有彩色電視機，電話和冰箱，外面還有一個大露台。

翠湖從冰箱裏倒了一杯橙汁給天龍，她輕輕扶起天龍，把兩個枕頭疊起，等天龍喝完橙汁，她又輕輕把他扶下來。趙夫人站在一旁，非常欣賞翠湖。

「媽咪，」天鳳忽然在叫：「爲甚麼房間裏多了一張床？」

「這張床是給病人的家屬，或者特護睡的，住私家醫院，就有這個好處。」

「我們要不要請特護照顧哥哥？」

「當然要，請兩個，日夜兩班。」

「我不要護士，我又沒有病。」

「沒有人說你有病，祇請兩個人侍候你！」

「我不喜歡穿制服的護士。」

「伯母，這樣好不好？」翠湖站起來：「我每天下了課就來侍候天龍。」

「妳溫柔體貼又細心，有了妳，我就放心了！」趙夫人非常高興。

「不，翠湖不能在這裏留宿。」

「哥哥，你是不是怕孤男寡女？」

「我是個殘廢，根本不會動，我還能做甚麼壞事？我祇是怕芝芝不高興。」天龍冷冷的說：「我答應過芝芝，永遠不和翠湖單獨在一起。」

「哥哥，你怎可以說這種話？翠湖是一番好意，你到底有沒有心……」

「天鳳，我了解他的困難。」翠湖强顏歡笑：「我祇是來探望你，行嗎？天龍。」

「大夥兒在一起，相信芝芝不會誤會。」

「我祇要能來看你，已經很滿足。史小姐甚麼時候來，她來前我最好先走一步。」

「芝芝不會再來了，她嚇跑啦！」

「天鳳，不要亂說，」趙家豪斥責女兒：「她今天不能來，是因爲身體不舒服。」

「那麼巧？」趙夫人不以爲然：「昨天還龍精虎猛罵人呢！怎麼一下子就病倒了！」

*　　　*　　　*

「唉！」芝芝倒在安樂椅裏，扔下手袋，伸了一個懶腰。

「幹嗎這樣疲倦？」史夫人坐到她身邊：「昨天一晚妳去了哪裏？」

「打麻將，」芝芝撫着脖子：「打了四十八圈，倦得要死。」

「妳甚麼時候學會打麻將？」

「當然是最近，在外國讀書的一段日子，根本就找不到麻將搭子，回香港後不久，就認識天龍，天龍是不會打麻將的。」

「妳輸了多少？」

「輸了？妳以爲我剛學會就一定要輸？妳不知道妳女兒多聰明，哈，我還贏了兩百多。」

「妳比我還强，我每次最少要輸一千多塊錢，眞是後生可畏！」

「媽咪，我去睡覺。」

「芝芝，昨晚趙伯伯來看妳。」

「他來幹甚麼？」

「他說天龍很想念妳，希望妳能去探望天龍。」史夫人說：「他還告訴我，天龍好多了！」

「好多了？」芝芝高興地跳起來：「他是不是會走路了？」

「他可沒有明顯表示，祇是說天龍很好，芝芝，妳要不要去看他？」

「當然去，我要看天龍好了多少……」

第二天，芝芝提着一籃玫瑰，一籃水果，推開門。她看見天龍躺在床上，心裏一沉。

天龍看見芝芝，像看見珍寶，眼睛發出異樣的光彩，他張開兩手說：「芝芝，妳終於來了！我好想妳！」

芝芝放下東西，走到他的床邊說：「爲甚麼躺在床上，你還沒有好嗎？」

「好多了！妳幾天沒來我很難過。」天龍擁着芝芝：「爸爸說妳不舒服，妳沒事吧？」

「我沒甚麼，祇是有點暈。」芝芝和他臉貼臉，他還是那麼英俊，看見他芝芝就春心蕩樣。

「現在好了沒有？」天龍捧着她的臉，吻她。

芝芝陶醉在情慾裏，她差點忘記了今天的來意，她用力擁抱住天龍。

「我知道妳仍然愛我，」天龍撫着她的秀髮喃喃自語：「妳是眞心的，妳不會因爲我殘廢了就不愛我，他們在撒謊。」

「天龍，」芝芝如夢初醒：「你告訴我，你現在能走多少步？」

「我不能走，我根本沒有感覺。」

「你轉過來一個多星期了，張國棟沒醫你？他沒有指導你怎樣才能康復？」

「我每天都做物理治療，我每天都學走路，但是我不能走，連站一下都不能，因爲我的腿根本沒有反應，它仍然跟以前一樣痲木。」

「那你就這樣一天到晚躺在床上？」芝芝已不再抱天龍。

「有時候，我會坐椅子到草地晒太陽。」

「甚麼椅子？」

「看，就在床的後面，很舒服的。」

「輪椅？」芝芝站起來：「輪椅上的怪物，可怕！可怕！」

「芝芝，妳怎樣了？」

「我失望！」芝芝嗆着喉嚨叫：「你知道我今天爲甚麼來，我以爲你已經好了很多，起碼，你也應該會走幾步，但是你不能，你仍然是殘廢，沒有腿的殘廢！」

「芝芝，妳怎能這樣說？妳會傷害我！妳會令我痛心！」

「你痛心，我就不痛心？我有一個像你這樣的男朋友，我這輩子已經沒臉見人！」芝芝任性起來，從來不顧後果，她也從來不關心別人的感受：「你知道我最喜歡跳舞、游水、打保齡球、爬山、旅行，你能陪我嗎？難道要我替你推着輪椅環遊世界？」

「芝芝，對不起，我知道妳很失望。」天龍忍痛安慰她：「安靜點，不要太激動，平心靜氣的，我們一定會想到好辦法。」

「還有甚麼辦法好想，我不習慣侍候人，我不喜歡推輪椅！」芝芝抹抹眼睛，拿起手袋。

「妳要走了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妳剛來了一會，爲甚麼不多留一會？」

「我有事，時間差不多了！」

「妳甚麼時候再來？」

「有空就來。」

「有沒有再見華倫？」

「朋友，難免會碰頭。」

「妳突然對我這樣冷淡，是否因爲知道我很難有復元的機會？」

「你猜呢？」芝芝推開門：「自己保重吧！還沒到世界末日。」

芝芝走了，天龍雙手掩住臉，低聲飮泣起來……半小時後，天鳳和翠湖下課後來看天龍，一推開門，看見滿地玻璃。

「怎麼了？發生地震？爲甚麼玻璃瓶和玻璃杯全在地上？」

天龍雙眼瞪着天花板，翠湖看了看他一句話也不敢問，放下書蹲在地上拾玻璃片。

「哥哥，爲甚麼不說話，在生氣？誰惹你生氣？有人來探望你？唔！我認得那花籃，一定是芝芝來過了，是不是？」

天龍側過臉，一句話也不說。

「啊！我明白了，芝芝來看你，見你仍沒有進展，就發小姐脾氣。」天鳳搖着頭：「我早就說過芝芝不是眞心愛你，她喜歡的是你的外表，現在你……她不變心才怪！」

「不要說！」天龍揮着手：「不要說！」

「你從小就很聰明，又唸過十幾二十年書，你爲甚麼還是看不透？」

「妳不要煩我行不行？」天龍咆吼着。

「天鳳，妳就少說兩句！」翠湖也在責備她：「一來了就嘴不停！」

「好！好！我閉上嘴，對不起趙先生、丁小姐，小的在這裏賠罪。」天鳳不服氣地走到露台。

翠湖小心清理好地板，把玻璃碎片用袋裝好，她洗乾淨手，正想拆開芝芝的水果籃：「我削一個梨子給你吃，好嗎？」

「不吃，不吃，把兩籃東西扔出去，全扔出去！」天龍煩躁地叫着。

「不要生氣，我把它們扔掉就是了！我倒杯果汁給你，要嗎？」

「不，不要。出去，帶着兩籃鬼東西出去。女人都不是好東西，走，我不要妳們！」

翠湖是了解天龍的，她了解一個病人的心情，因此，她並沒有怪天龍，她拿了兩籃東西，悄悄的走出去。她把玫瑰花送進護士休息室，水果送給醫院的女工，她辦妥了兩件事，便站在天龍的病房外躭着，不敢進去打擾他。

剛巧張醫生經過，他問：「翠湖，妳爲甚麼守在房門外？」

「芝芝剛來過，天龍心情不好，我不想煩他。」翠湖說：「等他平靜一點，我才進去侍候他吃下午茶。」

3

趙夫人經過上次慘敗之後，她已經學精了，她設計了一個很周詳的計劃，按步實行，也爲了愼重和達到效率，她連女兒也瞞住了。況且，她也想藉這個機會試探一下翠湖的內心，表面上，翠湖是十全十美，可是內在又怎樣？對於兒子的腿，趙夫人已作了最壞的打算，尤其如此，她更需要一個賢媳婦。

這天，史夫人兩母女正在客廳吃西瓜，突然，趙夫人到訪。

她帶了許多傭人來，每個傭人手中都捧着盒子，看情形，起碼有三十盒禮物。

史夫人立刻起來歡迎，芝芝無可奈何的站起來，立刻又坐下去繼續吃她的西瓜。

史夫人忙着吩咐傭人獻水果，備點心，趙夫人拉着她的手說：「別爲我厤煩，我心亂，甚麼都吃不下。」

「天龍怎樣？他好點了吧？」

「要是他有起色，我今天也不會硬着頭皮來求妳。」趙夫人打開手袋拿出手帕，抹抹眼睛。

「是不是要芝芝去看天龍？她曾去過醫院，但最近身體不大好，所以……」

「史夫人，我不是爲這件事而來。唉！自從天龍殘廢以後，他脾氣變得很暴躁，憤世

嫉俗，而且除了芝芝，他誰也不理。我們每個人都知道，除了芝芝，沒有人能令他快樂，他這樣消沉下去，我眞擔心他……所以，我和老伴經過商量，爲了令天龍高興，我們決定把天龍和芝芝的婚期提前，芝芝做了他的太太，就可以一步不離的侍候他，逗他開心……」

「我又不是小丑，我爲甚麼要逗他開心？」

「因爲妳愛他，而且，你們已經訂了婚，結婚是遲早的事！」

「我才祇不過二十一歲，還小得很呢！」芝芝用叉子叉了一塊西瓜放進口裏：「而且，媽咪也捨不得把我嫁出去。」

「是的，芝芝還很小。」

「也不算很小，比我家天鳳還要長一歲。」趙夫人用堅定的語氣說：「況且，結婚吉日我已經選好了，是下一個月十五日，距離現在還有二十天，我把四季衣料先送來，好讓芝芝多縫幾套新衣服。珠寶首飾過兩天我會親自送到。」

「媽咪，我不要結婚！」芝芝甩掉叉子。

「趙夫人，這件事情太突然了，我們根本沒有心理準備，這樣好不好，等天龍的身體好了，我們再慢慢商量。」

「史夫人，我們是好朋友，又是姻親，我不妨坦白告訴你。這一次，我急着要芝芝嫁

給天龍，一方面是想沖喜，另一方面，是爲了天龍安心，這孩子專鑽牛角尖，他怕芝芝嫌他殘廢不肯要他，其實，他簡直多餘，誰不知道芝芝對天龍好？芝芝，妳就嫁給天龍，證明妳眞心愛他。」

「我並不需要證明甚麼，伯母，這些衣料，請妳拿回去。」

「芝芝，妳……妳不是要和天龍解除婚約吧？我求求妳，千萬不要，天龍不能沒有妳！」

「如果妳再迫我，我就和天龍一刀兩斷。」

「妳不能這樣做，妳已經和天龍訂了親。」

「訂了親又怎樣？結了婚也可以離婚。」

「芝芝，我無論如何一定要妳下月十五日嫁給天龍，我回去就發喜柬。」

「哼！厚面皮！」

「芝芝，我求妳聽話，答應我的請求，如果妳不答應，我就賴着不走。」

「好啊！反正這兒客房多着。」芝芝鼻孔朝天，一副滿不在乎的樣子。

「我會整天跟着妳，妳去哪兒，我就跟到哪兒，直至妳答應嫁天龍爲止！」

「無賴！」芝芝冷哼着：「也難怪，兒子不爭氣，廢了。別說像我這類一等一的美人，就算普通的女孩子也不會願意嫁他，沒辦法啦！老媽子祇好跪地哀求，哼！眞可憐。想

不到吧！以前我要奉承妳，現在妳反過來求我了！哼！」

趙夫人垂着頭擦眼淚。

史夫人忙說：「孩子亂說話，不要怪她，不過，結婚是一件大事情，而且我們事前沒有準備，這樣好不好？趙夫人，讓我們一家三口攷慮一下再答覆妳！」

「沒有甚麼好攷慮的？婚訂了自然要結婚，要攷慮，爲甚麼不在訂婚之前攷慮？」

「趙夫人，大家退一步，我祇要三天時間，妳現在先回去，三天後我一定回覆妳！」

「三天？不過，芝芝一定要答應婚事，我已想過了，不管你們答應不答應，下月十五日我決定來要人。」

「趙夫人，妳回去吧！三天後，我一定會給妳一個滿意的答覆。」

「妳的意思，到時可以交人？」

「我答應妳，這件事包在我身上，妳回去吧！天龍等着妳呢！」史夫人半推半送。

「這話是妳說的，妳可要負責，」趙夫人滿意的點一下頭：「三天後，我會來聽妳的好消息，順便把珠寶送來！」

史夫人把趙夫人送走，鬆了一口氣。回到客廳，看見女兒鐵黑着面孔。

「包在妳身上？到時妳嫁！」

「孩子，妳怎麼這樣笨，這是緩兵之計，如果我不騙走她，她發起神經，在我們家裏

躭上三兩天，不把我們母女倆煩死才怪。」

「可是……媽咪，」芝芝拉住母親：「能拖一天，不能拖二十天。」

「那當然，所以在這三天之內，我們要把妳和天龍的婚事徹底解決。」

「對！我們不能拖，一定要解決。」

「你們雖然訂了婚，但是訂婚是不受法律約束的，因此，妳分分鐘可以和天龍解除婚約。」

「我明白了，把訂婚戒指還給他，說一聲『情人再見』！」

「也沒有那麼簡單。」史夫人搖一下頭：「天龍以前已經對妳十分傾心，認爲妳是舉世無雙的美人兒，現在他殘廢了，他哪兒還有希望找到一個比妳更完美的女孩子？所以，就算妳把戒指還給他們，他們也不會放過妳。趙夫人可能會爲兒子死纏難打，天天來哭求，甚至會把他的寶貝兒子抬進來。到那時，我們史家將永無寧日。」

「媽咪，那怎麼得了，我會被他們煩死的。」芝芝頓足大發嬌嗔。

「妳可以去外國避幾年。」

「不，我不喜歡去外國，在外國，吃不到美味的鷄鮑翅。」

「那妳祇有在三天之內，和另一個人訂婚，不過一時之間，去哪兒找這個人？」

「媽咪，我有數以打計的男朋友，嫁哪一個不可以？媽咪，華倫怎樣？」

「華倫家世好，學問好，不過，妳曾經說過，天龍比他好看多了！」
「天龍比全世界的男孩子都好看，但他是沒有腿的，好看又怎樣？要我一輩子推輪椅，我寧願嫁華倫。」
「既然妳喜歡，那就最好不過！」
「媽咪，我去打電話。」芝芝跑開去，一會，她蹦跳着走回來：「華倫開心得要死，他說立刻來接我去買訂婚戒指。」
「那好極了，先訂婚，後結婚，速戰速决。嘿！看姓趙的還能把我們怎樣！」

*　　*　　*

芝芝推開房門，看見天龍躺在床上，天鳳和翠湖正在玩西洋棋。
天鳳一看見芝芝，立刻走到露台。
天龍呆視她，她穿着深紫色的裝套裙，配上一串粉紅色的珍珠，高貴無比。
翠湖看見芝芝，就像見了鬼，她正想衝出房去，芝芝一手把她捉着，然後推她坐在椅子上。
「芝芝，」天龍已沒有昔日熱情的表現：「我以爲妳不會再來了！」
「爲甚麼不來，起碼也要來這一次，我今天來，要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。」
「史小姐，失陪了！我有事……」

「坐着不要動！」芝芝指住她：「丁翠湖，我說的話妳記着，將來做我的證人。」

翠湖惶然看住天龍，因爲她答應過天龍，芝芝一到，她就要走的。

「芝芝，她祇不過跟着天鳳來坐坐，妳不要誤會，讓她出去吧！」

「不，天龍，不是我誤會，是你誤會了！」芝芝淺淺一笑：「本來，我是想請天鳳作證，可是，她一看見我就跑，像老鼠見猫似的，沒有辦法，祇好請丁小姐帮帮忙。」

「她能爲妳做些甚麼？」

「見證人！」芝芝一直是滿面春風：「噢，我忘了告訴你，有一位朋友也來探訪你。親愛的，你可以進來了！」

一個穿格子西裝的青年進來，天龍一看見他，面孔通紅，眼睛冒火。

「芝芝，妳帶他來幹甚麼？」

「來探你啊！」芝芝挽着他的手臂：「人家是一番好意，你怎麼連多謝也不說？」

「妳……妳……」天龍指住他們。翠湖也呆住了！

「本來我應該回敬你一拳。」華倫握着芝芝的手，得意地說：「不過，看見你躺在床上那麼可憐，我不忍心，算是便宜你了！」

「你看華倫多有度量，他不單祇不怪你，而且還可憐你呢！」

「我用不着你們可憐，」天龍掙扎着起來，靠在床上：「我這一次爲甚麼撞車，我的腿

爲甚麼廢了，我爲了誰？爲了誰？」

「那是報應，趙天龍。你打了我一拳，自己就撞車，這叫惡有惡報！」

「你滾，你給我滾！」

「啐！啐！瞧你有多兇，你的風度去了哪裏？人變了！」芝芝直盯住了他的腿：「風度也沒有了，你這副德性，可難找老婆啊！」

「滾，全給我滾！」天龍吼叫着：「翠湖，趕他們出去！」

翠湖一下子增加了勇氣，她走到芝芝的面前：「對不起，天龍今天的精神不好，你們兩位改天再來吧！」

「永遠不要再來，我不要見他們，滾！」

「天龍，你發那麼大脾氣幹甚麼，身體要緊啊！」芝芝拉下淺粉紅的手套，她向翠湖舉起了五隻手指，她問：「瞧！我這隻新鑽戒還不錯吧？妳有沒有見過這樣漂亮的鑽戒？」

「沒見過，我是個窮家女孩。」

「這麼便宜的鑽戒都沒見過？眞不幸，我好同情妳，我這隻戒祇不過二十萬，噢！不，我幾乎忘了，那珠寶店的老板是華倫的朋友，他便宜賣。華倫，你到底付了多少錢？」

「才祇不過十七萬。」

「十七萬。那是減了三萬了，你的朋友眞慷慨。本來呢！華倫想買那隻三十二萬的戒指給我的，可是戒指重，戴在手上不舒服。十萬元呢！是寒酸一點，三十二萬，就太貴了……我這個人，一向取中庸之道，二十萬也差不多了，況且訂婚戒指又不能賣。」芝芝把她的手向左揚揚，向右揚揚：「丁小姐，這是華倫給我的訂婚戒指，馬馬虎虎過得去吧！嗯？」

天龍面孔轉青，托着搖晃着的頭，眼看他就要暈倒，翠湖連忙扶住他。翠湖怒目橫眉，斥責芝芝：「我不知道妳到底有沒有人性，妳竟然傷害一個深愛妳的人，妳太殘忍！」

芝芝一抿嘴唇：「我的事輪不到妳管！」

「可是，妳不要忘記，天龍是妳的未婚夫，妳應該尊重他。」

「噢！妳不說，我差點忘了此行的目的，我今天來有兩件事，其一是向你們報喜，華倫才是我眞正的未婚夫。天龍，丁翠湖是見證人，聽着我的話，由今天開始，我和趙天龍解除婚約，一刀兩斷。」

「不，我反對！」翠湖嘶叫：「不該乘人之危！天龍有病，妳不應該刺激他！」

「妳憑甚麼反對？」

「憑我是見證人！」翠湖壓低了聲音說：「史小姐，我求妳不要離棄天龍，他深愛妳，需要妳。雖然他暫時行動不便，但是他會好的，醫生說過他總有一天會好的！」

「是嗎？他會好嗎？那我做個紅娘，把他讓給妳，妳等他一輩子吧！」

「史小姐，你們是眞心相愛的，不要爲了一時任性，將來終身後悔。眞正的愛情，是要經得起攷驗。」

「妳既然這樣喜歡說教，爲甚麼不去傳道？神經病！」芝芝除了另一隻戒指：「天龍，這是你送給我的十萬元訂婚戒指，還給你！」

天龍伸出手，可是並非去接戒指，而是緊掩住自己的嘴巴。

「怎麼了，不要？別撐面子了，十萬元啊！」芝芝把戒指放在床頭上：「我和你有緣無份，眞抱歉，可惜你不是女人，否則你一定會了解我，其實，你現在這副樣子，是很難找到愛人的。你還是把戒指收回去，留個紀念吧！」

「史小姐，妳是不受歡迎的客人，請妳和妳的朋友離去。」翠湖下逐客令。

「我把一切交待清楚，自然會走。下一個月十五日，我和華倫會在豪華的夜總會舉行訂婚餐舞會，歡迎你們參加，十五日是好日子，不信，問問趙伯母。另外一件事，我提出最嚴重的警告，由今天開始，不准姓趙的人到史家。天龍，我知道你很死心眼，愛一個人，就會愛一輩子，可是，你不要企圖來求我。我是個很理智的人，你跪在地上求我

一輩子，我也不會再囘頭。」芝芝拖起華倫的手，道：「我約好去服裝店選料子，我們該走了！」

「我們是不受歡迎的人物，非走不可！」

芝芝走到門口，突然囘過頭來說：「現在我們主動走了，祝你們好運，拜拜！」

「欺人太甚！」翠湖柔聲安慰天龍：「不要爲他們生氣，氣壞了身子，太不值。」

「……」

「天龍，你爲甚麼老是掩住嘴不說話？」翠湖撥開他額上的頭髮：「你的皮膚好冷，天龍，你哪兒不舒服了？」

他搖一下頭。

「爲甚麼掩着嘴？讓我看看你的手！」翠湖拉他的手，可是，他拼命用手壓住嘴，翠湖越看越不對勁，她用力一拉，天，他的手掌裏滿是血。

「你吐血？你滿嘴都是血，」翠湖慌得哭了起來，她自己感到渾身冰冷，好一會，她才能喊出聲音：「天鳳，救命，救命……」

天鳳聞聲由露台衝進來，她走到天龍的床前，她吃驚的嚷着：「哥哥，你怎麼了？爲甚麼滿嘴都是血？他打你？」

「立刻去請醫生！快！」翠湖說。

天鳳轉身就走，天龍用另一隻手捉住她，他搖搖頭，又指了指地下。
翠湖明白他的意思：「天龍叫你留下來。請你給我一條溫毛巾好不好？」
天鳳立刻去取毛巾，翠湖替天龍抹去唇邊的血跡和他手掌上的血。
「你不是有畏血症嗎？」天鳳很替她擔心。
「剛才我差點暈了，請給我一杯開水。」翠湖扶起天龍，把杯送到他的唇邊：「漱漱口！」
天鳳立刻去拿盆子。天龍漱過口，他似乎已舒服一點。
「天鳳，倒一杯茶！」翠湖說：「喝口茶，辟除口中的腥氣。」
天龍喝了整整一杯茶，他吐了一口氣，翠湖扶他躺下。
「現在覺得怎樣了？要不要我通知張醫生？」翠湖拉了一把椅子坐近他的床頭。
「張叔叔現在不在醫院，不要麻煩他，而且，我現在好多了！」
「等張醫生來巡房，你別忘了把你吐血的事告訴他。」
天龍點一下頭。
「怎樣？」天鳳交疊着兩條手臂：「現在該死心了吧？」
「死心？」天龍清一下喉：「妳說甚麼？」
「當然是說史芝芝，她拉了華倫來向你示威，女人要變，變得眞快，不過，我怎樣也

想不到，史芝芝會那麼絕。」

「天鳳，」翠湖訝然：「妳都聽到了？」

「當然聽到，我又不是聾子。」

「既然妳甚麼都聽到了，剛才芝芝那樣狂妄，妳爲甚麼不替天龍說幾句話？」

「我要說的話，早就說了，可是忠言逆耳，我有甚麼辦法？」天鳳搖一下頭：「可憐，哥哥，你眞可憐，你就這樣栽在史芝芝的手裏，她不愛你，她根本不愛你，她的眞面目露出來了，你看淸楚沒有？」

「不要說，天鳳！」天龍用兩隻手掩住臉：「我求妳不要說。」

「不敢面對現實，懦夫。你的倨傲，你的自負去了哪裏？你不再可愛了，史芝芝永不再愛你了，怎樣？絕望？想結束生命？爲一個無情無義、沒有心的女人送命？你死了又怎樣，你可能連一個花圈都得不到。」

「天鳳，」翠湖制止她：「妳瘋了？他不能再受傷害！」

「我知道他現在是很傷心，不過這樣也未嘗不好，一時的傷心，總比一生痛苦好，史芝芝不要他，是他有福……」

「天鳳，妳少說幾句行不行？」

「不行，妳聽見沒有，他在哭呢，哭給我們聽有甚麼用？吐血又有甚麼用？人家躺在

華倫懷裏正在笑呢！大笨蛋！翠湖，妳輸血給他是白輸了。妳等着瞧吧！有一天他會死心不息的跪在地上求芝芝，我擔保芝芝會一脚踢開他，他在芝芝的心中已沒有地位，他在芝芝的面前永遠抬不起頭，芝芝輕視他。因為他自取其辱，沒有芝芝就活不了，人家……」

「天鳳！」翠湖喝住她：「妳再說，我就把妳趕出去！」

「妳不趕，我也會走。我討厭沒理智沒有骨氣的男人。這兒空氣壞透。哼！」

天鳳的關門聲驚動了天龍，他放開手，翠湖看見他滿面淚痕。

她一直以為男孩子是不會哭的，尤其是天龍這一類驕傲自負的男孩子。就算哭，也應該是偷偷摸摸，而並非這樣淋漓盡致。她覺得天龍實在還是個小孩子，他很純，很眞，像一個這樣的孩子，有誰不喜歡？

她遞了一條熱毛巾給天龍，她安慰着說：「不要生氣，天鳳的話，雖然是比較過份些，但她是好意的，她實在太關心妳。」

「我沒有生氣，她說得很對。」天龍把毛巾交回翠湖：「芝芝放下的戒指，妳看見嗎？」

「在這兒！」

「妳拿着。請妳替我打開一扇窗。」

「天龍，房裏是開了冷氣的，爲甚麼要開窗？」翠湖詫異。

「請妳替我開窗！」他堅持。翠湖無可奈何，開了窗。

「把妳手中的戒指扔出去，扔得遠遠的。」

「甚麼？可是這鑽戒，價值十萬元啊！」

「扔掉它，聽見了沒有？」他叫着，又嗆咳了幾聲。

「好吧！別生氣。」翠湖把手向外一揚：「鑽戒飛走了！」

「謝謝！」他臉上有一絲笑容，他說：「請替我打電話回家，叫我媽咪立刻來，我要跟她單獨談話。」

「好的！」她繞過床的另一端，撥了電話，找到趙夫人。

「趙伯母說立刻就來。」翠湖放下電話。

「媽咪來的時候，妳可以回家休息！」

「我明白。讓我先侍候你吃下午茶。」

「我吃不下。」

「好吧！我給你榨一杯橙汁……」

一會兒，趙夫人來了，翠湖也回家休息了。

「媽咪，」天龍拉住趙夫人的手：「我要在下一個月十五日前結婚。」

「嗄？芝芝答應了？」趙夫人頗意外。

「她和華倫訂婚了，就在下月十五日舉行訂婚儀式。」

「啊！我明白了，你要搶先一步，向她顯顯顏色，好，好，我絕對贊成。」趙夫人很高興：「你要和哪一位小姐結婚？」

「我沒有，除了芝芝我沒有要好的女朋友。我不能讓芝芝看不起，我不甘心沒有芝芝就要做和尚。媽咪，我要妳帮忙，我要妳替我找一個妻子，我要芝芝知道，我趙天龍仍然有人要。」

「短短十幾天，你叫我往哪兒找一個可以做你妻子的女孩子？」

「不要找太好的，美貌、學問、智慧、家世都不必計較，祇要她肯嫁給我，必要時，多花點禮金。不過最重要的，一定要坦白告訴對方我是個殘廢，不要隱瞞別人，我不想她後悔一生。」

「孩子，這件事太難辦了！」

「妳要立刻替我辦，媽咪，時間無多了！」

「我會想辦法！」趙夫人拍一下兒子的手：「媽咪不會令你失望！」

「那太好了！」天龍鬆了一口氣：「我會好好的活下去，我要讓芝芝知道，沒有她，我仍然能生存，甚至可以生兒育女……」

＊　＊　＊

「天鳳，我認爲這是一個大好機會，不過，妳哥哥這樣子，我不知道翠湖是否還肯和天龍結婚？」趙夫人說：「那太委屈她了吧！」

「媽咪！這件事包在我身上，別說哥哥兩腿不能動，就算哥哥四肢不全，她還是樂意做趙家婦，她愛哥哥！媽咪，妳不知道，她竟然爲了哥哥駡我呢！」天鳳說起來，似乎還有點生氣。

當天龍聽見翠湖要嫁給他時，他大加反對。

「我知道你不愛翠湖，但是，芝芝已變心，要一個你愛的人，實在不容易。天龍，你不能太挑剔，翠湖已經是最好的了！」

「就是因爲她太好，我才反對和她結婚。她年輕，她好看，她溫柔，她有學問，爲甚麼要嫁一個殘廢？」

「我也是這樣想，翠湖這孩子太好了。坦白說，我實在沒有勇氣向她開口，是天鳳去跟她說的，她一口就答應了！」

「她自己同意？她提出甚麼條件？」

「條件？」

「譬如要多少現金，房產或者珠寶。」

「孩子，你說話可不能這樣沒良心，翠湖除了點一下頭，甚麼話也沒有說。」趙夫人面色一變：「人家對你是眞心一片。」

「可不知道他的父母有甚麼意見？」

「昨天晚上，我們請丁先生夫婦吃飯，對於你和翠湖的婚事，丁先生一口拒絕。」

「他是不是……因爲我是個殘廢？」

「那倒不是。他說你太驕傲，他認爲你不是眞心愛她的女兒，他擔心他的女兒將來會受苦，又擔心你待薄她。」

「怎麼會？丁太太有甚麼意見？」

「丁太太倒是很喜歡你！要不是她一力堅持，這門親事一定不會成功。」趙夫人說：「本來，我想用投資爲藉口，送她們一些錢，讓丁太太多開一間花店的，可是丁太太夫婦堅決拒絕。他們說，翠湖是他們的獨生女兒，家裏雖然沒有甚麼錢，但是住得舒服，吃得好。他們祇要女兒幸福，別的都不要。」

「他們一家人眞有人情味。」

「天龍，我要你記着，你娶了翠湖要待她好，不能半途變心，也不能傷害她，更不能拋棄她，你答應嗎？」

「我發誓！雖然我未必是個好丈夫，但我會對她負責。無論我將來怎樣，我永不會做

對不起她的事。」

「那就太好了！天龍，太好了！你能夠和翠湖結婚，那是我最大的安慰！」趙夫人流下淚來：「這媳婦我太滿意！」

「媽咪！我不打算和翠湖訂婚，不過，我要送她一隻訂婚鑽戒。妳代我買好嗎？折實不要少於二十五萬。」

「好的！我明天去買。」

「現在就去。買了戒指，叫翠湖單獨來見我，我要和她好好的談談。」

*　　*　　*

翠湖的頭垂得低低的，幾乎貼到胸前。

「翠湖，有幾個問題妳要考慮。第一，我是個殘廢；第二，我們還有十五日就要結婚，妳必須爲我而放棄學業；第三，我曾經愛過芝芝。」

「我都知道，我也想過了。」翠湖輕輕的說：「你不是殘廢，你會好的！」

「假如一輩子不能好？」

「那我就花一輩子的時間侍候你。」

「不後悔？」天龍從枕頭下面拿出一隻絲絨盒，他把一隻指環拿出來：「伸出妳左手的中指。」

那鑽戒亮得令翠湖眼花，大大的一顆，閃閃的，比芝芝的那一隻還要漂亮。

天龍替她把戒指套上，他說：「由現在開始，妳就是我的未婚妻！」

「啊！天龍……」翠湖眼眶充滿了淚，她哽咽得說不出一句話。

突然，房門被推開了，佐治和天鳳分別推著餐車進來，後面還跟着趙夫人和張國棟醫生。

天鳳的餐車上，盛放著一個蛋糕。佐治的餐車有香檳和酒杯。

張醫生走過去，分別和天龍、翠湖握手道賀：「天龍，你眞好運，找到一位好妻子，爲了翠湖，你以後要加倍努力，要做運動，早日痊癒。」

「是的，張叔叔！不過還要你給我幫忙。」

「最重要的是你對自己有信心！」

「翠湖，」趙夫人把她擁進懷裏：「好孩子，我祝福妳！」

「謝謝，伯母。」翠湖笑着拭去眼淚。

「伯母？妳應該叫我媽咪！」

「我……」翠湖滿臉通紅。

「怎樣？不喜歡我這個媽咪？」

「不，媽咪……」

佐治開了香檳，天鳳把一杯酒放進翠湖的手裏，她說：「祝福妳，我的好同學，好朋友，好嫂子！」

「還有沒有？」佐治問。

「當然有，我的好侄子的媽！」

翠湖羞得躲在一角，張醫生和趙夫人哈哈大笑，天鳳高舉杯子說：「爲趙天龍先生、丁翠湖小姐乾杯！」

「應該說哥哥，嫂嫂！」趙夫人更正她。

「不錯，我的好兄嫂，乾杯，來，哥哥，握着翠湖的手切蛋糕！」

「妳這孩子，就祇會吃！」趙夫人笑駡着，她看見兒子和心愛的未來媳婦切蛋糕，心花怒放。

「民以食爲天啊！嫂嫂，給我一塊最大的。」天鳳興奮得直在嚷。

吃蛋糕的時候，天龍問：「爸爸呢？」

「他要開董事會，別管他！」

「我和翠湖結婚的事，他知道嗎？」

「知道！」趙夫人一提起丈夫就皺眉。

「爸爸這個人好莫名其妙。」天鳳塞得滿口蛋糕：「他始終不相信芝芝會變心，他認爲

芝芝和你祇是鬧意見。」

「今天是妳哥哥的好日子，不要提姓史的。」

「是！母親大人！」

* * *

趙夫人帶著天鳳和佐治到史家。

史夫人和芝芝似乎早有準備，她們坐着等候趙夫人。

趙夫人滿面春風的說：「今天是第三天，我已經把聘禮送來了！」

「趙伯母，天龍沒有告訴妳，我們已經解除婚約了麼？」

「我才不相信有這回事！」

「喂，我已經把訂婚戒指交還給他。」

「兩人吵吵嘴，那有甚麼關係，過兩天，你們又會親親密密的在一起了！」

「誰跟他鬧着玩，我已經和華倫訂婚，我們已經印好請柬。」

「芝芝，妳會後悔的，過幾天，妳仍然會回到天龍的身邊，在這個世界上，妳再也找不到比天龍更好的男孩子。」

「笑話，妳以為妳兒子是甚麼東西？全世界的男人死光，我也不會嫁給他！」

「天鳳，把聘禮交給妳大嫂！」

「是的，嫂子，請收下聘禮！」

「我才不要你們的臭東西！我早知你們不會放過我，我棋高一著，早就到律師樓立了一份文件，上面有我和律師的簽名，祇要天龍簽一個字，從此史趙兩家一刀兩斷。」

「妳不後悔？」趙夫人愼重的問。

「死不後悔！」芝芝握着拳頭說。

*　　　*　　　*

趙夫人、張醫生、佐治、天鳳、翠湖在趙家開會。趙家豪特地抽了一天時間去醫院陪伴愛子趙天龍。

「……天龍的身體，是絕對健康的，兩條腿也健壯正常，可是，經過十幾天的物理治療，並無轉機。這對病人的心理，有很大的磨折，而且會逐漸令他消失了生存的意志。」張醫生說。

「除了物理治療，還有沒有別的方法可以幫助他？」趙夫人憂愁地，自從天龍受傷，行動不良，她消瘦了十幾磅。

「我已經找到了一位心理醫生替他治療，很明顯，由他撞車到芝芝對他的遺棄，他的心理是有問題，他最近脾氣暴躁，也是心理不平衡所引起，不過，這並非令他雙足殘廢的主因。」

「除了物理治療，看心理醫生，還有沒有別的方法？」

「可以說有，可以說沒有，我倒想到了一個方法，不過在醫學而言，這並不是一門眞正的學問，不過在此時此地，我們可以一試。」

「是甚麼方法？」

「刺激他！」

「他受的刺激還不夠？」趙夫人說。

「不是不夠，是不符合病人的需求。」

「病人還需求刺激？」天鳳嘩然。

「是的，醫治一個病人，如果用藥物、手術、物理治療、心理治療都不成功，那末，我們就要採用別的方法。醫學不斷進步，人的頭腦是活的，不應該再墨守成規，我們應該要創新，用任何方式。祇要對病人有利，我們都要嘗試！」

「用甚麼去刺激他？」

「芝芝不是送了一份請柬和附了一封信給天龍？妳爲了怕刺激天龍，妳才藏起它，現在，我們就利用它，我的方法是……」

「不，」趙夫人聽了張醫生的計劃，大加反對：「那會要天龍的命！」

「從最壞的方面看，他大不了哭一場，跌一跤，跌傷了，或者幾天不肯吃喝，但是，

如果成功了呢？」

「成功的百分率是多少？」佐治問。

「百分之一！」

「百分之一？太冒險！」趙夫人不斷搖頭。

「就算祇有千分一希望，我們也該冒險！」

「不，我反對！」

「媽咪！」翠湖第一次開口發言：「我同意張叔叔的做法！」

「我明白，誰不想自己的丈夫能走，能跳，能跑，可是一旦失敗，天龍會很痛苦。」

「痛苦是暫時的，其實，他現在天天躺在床上，也未必會快樂，既然注定一生痛苦，何不冒一次險？說不定，我們會成功。」

「翠湖的見解，正合我意！」

「好吧！翠湖是天龍的未婚妻，天龍是屬於她的，就依照她的話去辦吧！」

「好極了！我們來安排一下工作……」

＊　　＊　　＊

這是一個晴朗的早上，有太陽，有微風，有枝頭唱歌的小鳥。

「我推你到草地晒晒太陽好嗎？」翠湖問。

天龍剛做了物理治療，他坐在輪椅上，他看一看玻璃窗外的藍天，他點一下頭。

翠湖推着他的輪椅到草地。

「好香的花！」天龍說。

「那是茉莉花！」翠湖一面說，一面看錶。

忽然，天鳳拿着一張咭和一封信在他們面前走過，佐治在後面追。

「給我看！給我看！」佐治邊追邊叫。

「爲甚麼要給你，請柬又不是給你的！」天鳳在天龍的四周圍繞着圈圈跑：「芝芝訂婚，才不會請你！」

「那是芝芝的訂婚請柬？請柬是給誰的？」佐治和天鳳不斷的追逐。

「當然是給哥哥！」天鳳舉手揚着咭片。

天龍面色慘白，他看着那張白底金字請柬。

「還有一封信呢！」天鳳指着信紙。

「給我，把信給我！」天龍的語氣急而促。

「還是讓我唸給你聽吧！」天鳳站在距離輪椅十二步之內。

「用不着妳唸，我自己會看。」

「翠湖天天讀報紙給你聽，讓我也來效勞一次。唔！咳，咳，咳，請大家靜點，現在

就開始——」

天龍，你好嗎？相信你一定是天天躺在床上，眞可憐。你寂寞嗎？一個人呆呆的躺在床上一定很寂寞，本來我應該去看你，可是這些日子，我和華倫爲了訂婚典禮而忙。買東西，造禮服，發請柬，找地方，噢！我本來準備找一間夜總會開餐舞會，但是找了幾天都沒有一處是理想的，結果，我們決定在華倫的別墅舉行訂婚禮，他家的別墅很美。

十五日是我們的好日子，我們除了邀請一隊著名的樂隊，還有豐富美味的自助餐、舞會，抽獎節目，爲了表示我們舞會隆重，夠氣派，頭獎是一輛四萬元的房車……

華倫很有風度，他不念舊惡，他決定請你和你的女朋友參加，他是一番好意，可是我有一種預感，認爲你不會來參加我們的婚禮，原因很多。一，眼看自己的愛人投進別人的懷抱，怎不傷心？二，你現在這樣子，如何能找到舞伴？三，乘著輪椅來參加舞會，那多沒面子？四，那些幸災樂禍的朋友，見了變成『無敵鐵探長』的你，不恥笑你才怪！五，你又不能跳舞，參加舞會豈不徒有其名？六……

「不要再唸下去，」天龍憤恨得脖子上現着筋：「把信還給我！」

「還有很多精彩的呢！」天鳳抿一抿嘴：「其實，我才不想唸下去呢！作狀、誇張、討厭、殘忍……」

「把信和請柬交給我！」

「不，哥哥，你不能再看下去，你會受不了的，後面還有很多難聽的話。」

「天鳳，交給我，聽見沒有？」天龍在嘶叫，滿臉漲紅。

「算了，不要看了，反正你不會參加芝芝和華倫的舞會。」

「我會去，祇要我有一口氣，我一定去！」

「要翠湖替你推輪椅？不要，芝芝一向咄咄迫人……」

「把信交給我，翠湖，替我把信拿回來，去啊！妳呆站着幹甚麼？」

翠湖垂下頭，兩條腿並得齊齊的，天龍氣極了，幾乎想摑死她。

就在這時候，趙夫人走出來，她一手搶去請柬和信，她指住天鳳大罵：「好大的膽子，妳竟然偷去我的東西？我說過不能讓妳哥哥知道這件事，我跟妳說過多少次，妳聾了？」

「媽咪……」天鳳呶起嘴。

「爲免麻煩，我還是把信撕了，省得天龍看見了會受不住……」趙夫人作勢去撕信紙。

「不，不，媽咪，把信給回我，啊！妳別眞的撕毀它，信是我的，給回我！給回我！」天龍突然由輪椅上站起來，他的上身向前傾，踉蹌地，他直……

天龍衝前一步，就立刻倒在地上，但是，他並沒有求援，祇是在地上掙扎爬起，翠湖看住他，心如刀割，但卻愛莫能助。

趙夫人見兒子那樣吃力，想過去扶他。天鳳阻止母親，低聲說：「讓他自己慢慢來，我們繼續演戲。」

趙夫人無可奈何，任由天鳳擺佈，天鳳跳着，叫着，嚷着：「媽咪，把信交給我，我要唸給哥哥聽！」

「別胡鬧，這封信會刺激天龍，我還是把它撕掉。嘿，她訂婚就訂婚，派請柬給天龍，到底是甚麼意思？芝芝眞不是人……」

「媽咪，把信給我！」天龍的衣服全濕了，好不容易，眞的不容易，他千辛萬苦才爬起來，站住了腳。

眼看信就要被母親撕掉，他焦急萬分，也沒有想到自己在何處，祇是急切地想得到那封信。他奮力衝前，把趙夫人手中的信搶到手上。

每一個人在注視他，驚訝！天龍繼續看那未完的信——

……不……你看見別人成雙成對，而你卻孤單影隻，那有多凄涼？……不要再看了，我眞怕你受不住。

爲了尊重我的未婚夫，就算你有一千個理由不能來，我還是要請的！若你有膽量，

有勇氣，來吧！我會給你一個勇氣獎！

你今非昔比，假如你沒有膽量來，我也不會怪你，華倫說得對，你實在太可憐。不過，我倒是希望你能來，因爲你也許夠運，會中頭獎，得到我們的「平治」汽車，然而，就算你中獎了，你也不能開車啊！那豈不多餘？啊！別擔心，天龍，你可以把車子放進車房，一百年後，那輛車變了古董車，古董是很值錢的。你要不要也娶一個古董太太？年紀大的女人細心，會侍候你，嗯！華倫在找我了，但願你有勇氣參加我們的舞會，不要令我的未婚夫失望……

天龍把信揉作一團，喃喃的叫：「我去，我去，我爬着也要去！」

「哥哥，你知道你現在在哪兒？」

「在花園，你以爲我瘋了？」

「你的輪椅呢？」

「輪椅？」天龍看見自己，看看四周，再回過頭去，看見輪椅和翠湖都在後面：「誰扶我過來？翠湖？」

翠湖帶著一張滿是淚珠的笑臉走過去，她抽噎着對天龍說：「你能走，你已經可以走路，我計算過了，你一共走了九步，站了五分鐘！」

「甚麼？是我自己走過來的？媽咪！天鳳！」他擁吻每一個人，甚至翠湖。

了。

趙夫人又哭又笑，天鳳滿眶淚水，佐治差點沒哭出來，就在這時候，張醫生走出來

「張叔叔，我在那兒走過來，」天龍嚷著：「是我自己走的，甚至不用扶拐杖。」

「我都看見了。」張醫生瞧趙夫人：「我們打了一場勝仗，是嗎？」

「是的！你和翠湖都贏了！」

「翠湖，不能讓天龍站太久，把輪椅推過來。」張醫生那歡娛的臉在陽光下閃耀。

「我還要坐輪椅？」

「當然要。」張醫生肯定的說：「你要像嬰孩一樣。第一天走十步，第二天走二十步，慢慢來，不能急，但是卻要有耐性，勤練習。」

天龍坐進輪椅，他說：「張叔叔，十五號之前，我可不可以好好走路？」

「那要看你本身的決心與努力，如果你多做物理治療，多學步，那末，十五號那天，你說不定還可以跳舞呢！」

自從趙天龍撞車受傷，他一直沉默寡言，面上毫笑容。

現在，他可開心了，說笑話，和天鳳鬧嘴，要吃這吃那，一天學步數十次，又不斷的提及芝芝的名字——

「翠湖，我終於可以走路了，我不再是殘廢，芝芝不會叫我怪物！華倫怎跟我比？芝

芝會說我比他好看百倍！我是個大男人，芝芝再也不會看不起我，我又再次成爲芝芝心中的白馬王子。

「我又是個美男子，芝芝一定會後悔和我解除婚約，她眞傻！

「芝芝看見我這樣風度翩翩，她一定會驚奇。我立刻打電話告訴她，噢！不，還是讓她驚喜一下，芝芝喜歡有幽默感！

「翠湖，妳爲甚麼不說話？」天龍瞪視她：「自從我能夠行動，妳就整天愁眉苦臉，妳是不是不喜歡我復元？」

「啊！不，我太高興。」

「如果芝芝看見妳這樣悶悶不樂，她一定會恥笑妳！」

「是的！」翠湖輕吐一口氣：「我比不上芝芝，我……」

「妳根本不必和她比！」

「是的！而且，我也沒法比，我……」

「妳的毛病又來了，婆婆媽媽……」

*　*　*

翠湖已經超過二十四小時沒有來醫院陪天龍，那是近日來從未發生過的事。

最初，天龍根本不在乎，因他已經可以行動，雖不能跑長程，但可以自由活動，何

況每天又有那麼多親友來探望他。可是，翠湖日以繼夜在他身邊，已成了習慣。突然失去一個伴兒，他就感到一陣莫名空虛，所以由早上十時開始，他打電話到處找翠湖。

趙夫人說沒見過她，丁太太說翠湖一早就出去了，至於丁家，天龍是不敢打電話去的，因爲他不喜歡丁雅圖，同時也有點怕他。一個相熟的護士爲他代勞，可是她白幫忙，因爲翠湖並不在家。

天龍非常焦急，除了翠湖本身存在的價值——在一項計劃中，她是天龍的必須人選。他不能沒有翠湖，他需要這個人。他到處找，茫無頭緒，像一隻瞎了眼的蒼蠅亂碰，結果撲個空。一直等到下午四時半，天鳳和佐治來了！

天龍一看見天鳳，十萬火急的拉着她：「天鳳，翠湖突然失踪了！」

天鳳一點也不驚訝，她抛下掛背袋，倒在一張椅子上，伸了伸腿。

「天鳳，翠湖不見了，妳聽見沒有？」天龍在她面前大叫。

「聽見了！大少爺。」天鳳慢條斯理。

「妳爲甚麼不着急？爲甚麼不發問？」

「我該問些甚麼？」

「妳一定知道翠湖在哪兒，否則妳不會這樣漠不關心。」天龍很生氣：「翠湖到底在哪裏？我要找她。」

「我實實在在不知道她現在在哪裏！」
「那是說，妳見過她？妳在哪兒見過她？甚麼時候？」
「學校，上課時間。」
「她去學校幹甚麼？」
「當然是去上課。」
「她不是說過不再上學，全心全意做一個好媳婦？她還上甚麼學？」
「哥哥，人是會變的！」
天龍說：「變？我不明白妳的意思。」
「很簡單，女人是最善變的，而且說變就變，和香港的天氣一樣。芝芝不是變了嗎？」
「我不喜歡妳提芝芝。」
「你能提，我爲甚麼不能提？」天鳳冷哼一聲：「你那麼深愛芝芝，死心塌地，到頭來，她不是投進華倫的懷裏？你和翠湖，表面雖是未婚夫妻，可是你對她，跟普通朋友有甚麼分別？」
「妳是說，翠湖移情別戀，愛上了羅拔？」
「哥哥，你太敏感了，而且也不了解翠湖，她並不是那種濫愛的女人，愛情對她是生

命，不是遊戲。」

「那還好！」天龍噓了一口氣：「她甚麼時候來？」

「她不會再來了！」

「甚麼？她不會再來？為甚麼？」天龍不斷的問：「到底為甚麼？」

「你問我，我問誰？」天鳳一翻眼球：「我又不是翠湖的監護人！」

「難道，她一句話也沒有跟妳說？」

「我不想參予你們之間的事，況且，翠湖也有苦衷。」天鳳從手提袋裏拿出一封信：

「這是翠湖託我交給你的。」

天龍連忙把信拆開，除了信箋，還有他送給翠湖的訂婚戒指，他急着看那信。

天龍：……自從你恢復行動，我發覺自己配不起你。你是屬於史小姐的，祇有她才配得起你。白馬王子，是應該配白雪公主的，是嗎？我這醜小鴨實在不適宜夾在你們當中，為了表示知難而退，我決定向你說聲再見！這鑽戒，戴在史小姐的手上，將會更耀目，更光彩，祝福你們！

「笨蛋，」天龍把信和戒指扔在床上：「她老是提芝芝幹甚麼？吃乾醋，莫名其妙！」

「如果翠湖是笨蛋，那末你就是渾蛋！」天鳳直斥其非：「自從你能走路，你一天到晚說着芝芝，這幾天，你已經提了芝芝幾十次。」

天龍想了想，終於點一下頭：「我是經常提及芝芝，卻絕無和她復合的意思。」

「翠湖又不是你肚裏的蛔虫，她怎會知你心裏想些甚麼？總之，都是你不對，誰叫你能走幾步就芝芝前芝芝後？翠湖以爲你不再需要她，於是，她就悄然引退。其實，換了我，如果你敢提那女人一次，我就打你的嘴巴。」

「如果所有的女孩子都像妳，全世界的男人都要死掉。」天龍轉而哀求：「我的好妹妹，請妳替我把翠湖找回來好不好？」

「嘿！眞奇怪，我又不是她的未婚夫，不是我氣走她，爲甚麼要我去找她？你自己去！」

「翠湖那小家子氣老是改不掉，人家芝芝有多大方……該死，我又說錯了！」天龍偷偷看了天鳳一眼：「就算我肯去找翠湖，我現在仍然留醫，怎可以隨便離開醫院？」

「跟張叔叔商量，總有辦法！」

「我該去哪兒找她？」

「丁家、幸福花店、學校……」

天龍沒有說話，若有所思。

這天，翠湖低頭走出校門，意外地，看見趙家的司機站在學校的圍牆外。

「丁小姐，我們大少爺特地來接妳！」

趙家的「勞斯來斯」就在前面，後面的車門是打開的。

翠湖猶豫了一下，她終於走到車旁，天龍伸出手，把她拖進車。

沒有人說一句話，天龍替她把訂婚戒指重新套在她的手指上。

李家別墅的大花園裏，所有的高樹和矮叢林都裝上了彩色閃燈，一下紅，一下綠，一下黃，一下藍，……閃燈旁有人造蝴蝶，彩色絲帶，都裝上小燈泡。汽球、花串，處處皆是。燈樹上的燈光大放光明。花園的一角，安置着十二人大樂隊，他們接受主人的厚待，吃過晚飯才開始演奏音樂。

才八點鐘，各人大多聚集於大廳內喝雞尾酒和什果泡泡。

主人穿著淺紫色晚禮服，滿面春風的週旋在賓客間，男主人穿著棗紅的禮服，喜氣洋洋。有人在讚嘆芝芝的美艷，有人暗中計算芝芝訂婚的次數，有人拿趙天龍和李華倫比較。

史老爺因不滿女兒破壞史趙兩家的婚約，去了美國，而史夫人則忙於和新親家打交道。芝芝絕不在乎父親借故離港，她深信父親必會在她撒嬌之下屈服。

伊芙——芝芝的表妹，她把芝芝拉過一邊：「很多人批評妳說妳笨，他們都認為天龍比華倫好看多了！」

「天龍好看是事實，但是，他沒有腿，坐在輪椅上有多怪！」

正當他們交頭接耳，突然大廳入口處出現兩道光——一男一女，女的挽著男的臂膀。男的穿了一套白色的晚服，襟頭插了一朵價值一百元的特大種加多利亞蘭（洋蘭之王）。女的穿著一襲白色雪紡長裙，胸前也有一朵加多利亞蘭，她戴了白緞手套，白高跟鞋，她的短髮自然而貼服，她的笑容幾乎是全世界最甜美的。

「趙天龍！」有人在叫着。

伊芙反應力强，她回轉頭，看了一會問：「芝芝，他不是天龍嗎？」

「天龍？他會是天龍嗎？」芝芝的體溫時降時升，她抓住伊芙的手：「捏我一下，看看我是不是做夢？」

「他眞的是天龍呀！和他手挽手的女孩子是誰？她很甜，很可愛！」

「不是天龍，不是他，他的腿廢了！」芝芝身體在搖晃，渾身冒冷汗：「妳的眼睛有毛病，我也是！」

「是天龍啊！他和那女孩已向妳走過來了。他們穿同一色素的衣服，眞配合。」

「不！啊！不！」芝芝打着退步，她的心亂得像一團打不開的死結：「這間屋有鬼！那是天龍的鬼魂！」

「咦！史小姐，怎麼看見我們就要走？是不是不歡迎我們？」天龍那迷人的儀表，重新吸引着芝芝。天！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？他似乎更英俊，更可愛了！

「天龍……」伊芙吃力地問：「你的腿……」

「噢！承蒙妳關注，在我們的努力下，我不單祇會走路，而且還可以跳舞！」

芝芝是個見過世面的女孩子，雖然心情曾經一度紛亂，可是她很快就壓制了自己，同時，她不肯放過半刻時光，就在一刹那，她決定不惜任何代價，決心要回天龍。

「噢！天龍，親愛的，我由九點鐘一直等到現在，已經等了兩個鐘頭。」

「等誰？」

「當然等你！」

「妳知道我一定會來？」

「你當然要來，今天的舞會，是爲你而設的，你才是主人！」

「爲沒有腿的我而慶祝？」

「噢！不，不，」芝芝諸般作態：「是爲你的康復而慶祝。」

「康復？誰告訴妳我已經康復？」

「沒有人告訴我，是心靈感應，所謂心有靈犀一點通，我知道你一定會平安無事。」芝芝挽住天龍的手：「你不知這些日子我有多苦，一方面，我要到處找專家研究你的病情，要求神問卜；另一方面，我又要天天去教堂爲你祈禱！」

一直默言無語的翠湖，看見芝芝不禁心寒。

「這樣說，我這一次能康服，完全是妳求神祈禱的功勞？」

「當然囉！」

「那我眞的要好好的謝妳！」

「用不着謝我，那是我應該做的，我們是未婚夫妻嘛！」芝芝靠住天龍又嗲又嬌。

「翠湖，我這人眞糊塗，我們不是要參加史芝芝小姐和李華倫先生的婚禮嗎？」天龍則頭看翠湖：「我們是不是找錯了地方？」

「怎會呢？你眼前就是史小姐，男主人李華倫先生在那邊。」翠湖爲人厚道，別說要她傷害人，就算說上幾句冷嘲熱諷的話，她也感到難爲情，不過，基於兩個原因，今晚她決不能呆若木雞，她有責任協助天龍。

這時候，華倫已匆匆走過來，他看見天龍屹立軒昂，不由得心驚膽戰。

「天龍，歡迎……」他强顏歡笑。

「恭喜你！」天龍推開芝芝，和華倫握手：「你和史小姐眞是天生一對，希望很快可以喝到你和史小姐的結婚喜酒。」

「天龍！」芝芝焦急頓足：「恭喜些甚麼？我根本與華倫無關。」

「今天不是我們訂婚嗎？」華倫冷汗直冒，此時此地，他已處於極不利的地位。

「訂甚麼婚？舞會尚未開始，我又沒有宣佈和你訂婚。」芝芝反臉無情，直衝着華

倫。

「可是那些請柬……」

「鬧着玩行不行？一點幽默感也沒有。你配我？哼！也不照照鏡子，天龍才配做我的丈夫。」芝芝叫着往裏跑：「媽咪，天龍來了！妳快來迎接……」

「來了就來了，要不要鋪紅地毯歡迎？」史夫人懶洋洋。

「媽咪！」芝芝咬牙切齒的拉母親一把：「他全好了！看，他多帥！我要他！」

「他好了？不可思議，奇蹟。現在怎辦？」

「我要天龍！」芝芝瘋狂地推搖母親。

「華倫呢？他那方面……」

「管他呢！媽咪，快去把天龍搶回來。」

「搶？跟誰搶？」

「妳沒有看見丁翠湖？天龍特地帶她來氣我的，我們要聯手對付她。」

「好！」史夫人加快兩步：「天龍，你來了？你可以走路了？甚麼時候復元的？」

「史伯母，謝謝妳，我已復元個多星期。」

「好了爲甚麼不告訴我們？你不知道我和芝芝有多想念你！」

「我也想念妳們，尤其是最痛苦的一段日子，我眞渴望妳們能去看看我。」

「眞對不起，我們……有好幾天沒有去看你……因爲……最初我病了，後來芝芝又病倒了。不過，我可不擔心，我知道你量大，不會怪我們的。」史夫人拉住天龍說：「不要多說了，我們現在就回家。」

「回家？」天龍說：「哪一個家？」

史太太說：「傻孩子，當然是我家，這是李家的別墅，我們騷擾別人不好意思。」

「對不起，史伯母，我今天來，是特地向華倫兄道賀的，禮物還未奉上，又沒有向主人敬酒，我怎可以跟妳走？」

「道甚麼賀？今天的事，吹了！」史夫人完全不理會李家的人向她瞪視：「芝芝怎會和華倫訂婚？齊大非偶。」

「除了我，華倫兄應該是最理想的一個，史小姐不愛華倫兄，還能愛誰？」

「當然愛你！你才配得起芝芝！」

「我？」天龍哈哈的笑：「我這怪物，配嗎？不，不，我是很自量的。我每天都看鏡子，我告訴自己，這一輩子休想得到芝芝。」

「媽咪！」芝芝扁扁咀，流下淚來。

「天龍，你眞會說笑話，誰不知道你和芝芝是未婚夫婦？」

「我和她早就解除婚約了，因爲我配不上。不過，就算史小姐突然改變主意，也已經

太遲了，我無法再容納她。」

「甚麼意思？」

「因為我已經有了未婚妻！」

「誰？」芝芝上前擁住天龍。

天龍推開她，說：「我忘了給各位介紹，這是我的未婚妻——丁翠湖小姐。」

「她？」芝芝指着翠湖的鼻尖：「天方夜譚，醜小鴨怎能配白馬王子？」

「芝芝說得對，丁小姐怎能跟我女兒比？你也不會那樣傻，討一個平凡又不是大家閨秀的妻子？」史夫人極力支持女兒。

「天龍不是真的要娶翠湖。我知道，他恨我，故意帶了翠湖來氣我的。」

「妳們不相信我和翠湖訂婚？翠湖，舉起妳的左手，史伯母，史小姐，請妳們看，那是我給翠湖的訂婚鑽戒。不算太名貴，原價二十九萬，碰巧那珠寶店的老板是我媽咪的朋友，她眞闊氣，一開口就減價四萬元。本來，我想買那隻四十萬的戒指給翠湖，可是她不肯要，她說反正訂婚戒指又不能賣，何必太浪費？她算是個小傻瓜，太容易滿足。史小姐是最會看珠寶的，妳替我看看，還過得去吧？」

「史小姐，」翠湖在芝芝的面前晃着她的手指：「跟妳那隻十七萬元的訂婚戒指比，哪一隻順眼？請比較一下！」

「妳！」芝芝舉手要摑她。

天龍一手抓住她的手腕：「妳怎可以打客人？」

「爲甚麼不可以？我還可以趕她走，死丫頭！妳眞的以爲自己能壓倒我，哼！天龍祇不過利用妳，滾，姓丁的，我不歡迎妳！」

天龍聳一聳肩：「主人不歡迎，我們祇好走了。打令，我們去吃法國餐，然後去夜總會跳舞好不好？」

翠湖甜笑點一下頭。

「天龍，你不要走，你不能走！」芝芝忘記了自己的身份，狠命抓住天龍。

「噢！對了，我們還沒有向主人敬酒。」天龍取了兩杯酒，一杯交給翠湖，他高舉酒杯說：「祝史小姐和李先生白頭到老！」

芝芝一手拍去翠湖手上的酒杯。天龍也摔下自己的酒杯，拖着翠湖說：「我們走！」

「天龍，請不要離開我！」芝芝熱淚直流。

天龍向花園走，走了幾步，他突然回轉頭說：「我忘了告訴妳，我送給妳們的訂婚禮物是一面鏡子，美麗的小姐應該有一面精緻的鏡子。各位，騷擾了，再見！」

「該死的！」芝芝高聲尖嚷：「該死的天龍！還有那姓丁的，看妳能威風多久……」

＊　　＊　　＊

天龍第一天上班，文件堆得像山一樣高。十二點鐘，秘書胡小姐報告史小姐求見。

天龍立刻想到那是芝芝，他囑咐秘書說：「告訴她我今天沒有上班。」

十分鐘後，門推開，天龍一面寫字一面說：「胡小姐，妳進來爲甚麼不敲門？」

「總經理，我……」

天龍抬起頭，看見女秘書身邊站着穿桃紅色套裙的芝芝。

「胡小姐，」天龍面色一變：「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？我說過不見客。」

「總經理，我……攔不住史小姐。」

「哼！」天龍把手上的筆一扔。

「胡小姐，妳出去吧！」芝芝顯得無比溫柔：「這兒的事，由我負責好了！」

女秘書慌忙走出去，關上門。天龍走到窗前，背着芝芝。

她在背後悄聲問：「你……恨我？」

「是的！」他雙手交抱胸前。

「怪我這些日子沒有去看你？天龍，我生病，走不動啊！」

「打電話總可以吧？」

「醫生叫我多休息，連多說話都不可以！」

「那麼慘？可是那天妳帶華倫去看我，卻是神采飛揚，半點病態也沒有。」

「我是假裝，强撐著，我不想你爲我擔心。」芝芝鼻尖一紅，快要流淚了。

「包括妳把訂婚戒指還給我？」

「訂婚戒指，啊！當然，我全是爲你好，我見過心理醫生，他們說你的腿不能動，完全是心理影響，我刺激你，是希望你發奮，努力，我終於成功了，你現在能走路了，我一番心血，總算沒有白費。」

「妳和華倫訂婚，又爲了甚麼？」

「刺激你，激發你的鬥志啊！」

「妳寫的解除婚約書，發請柬，在華倫家開訂婚舞會，全是爲了我？」

「當然，我發誓！」

「華倫又怎樣？妳如何向他交待？」

「我祇不過利用他。現在，我已經一腳把他踢開。」

「嘿！」天龍轉過身，面對芝芝：「妳眞自私，眞卑鄙，我看錯了妳，以爲妳是一個心地善良、光明磊落的女孩子，誰知道妳祇不過是一隻工於心計的狐狸。」

「天龍，你怎麼了？我全是爲了你！」

「就算妳說的是眞話，妳犧牲別人來討好我，我也不會領情。」

「天龍，你可以恨我，但是你不能不愛我。」芝芝眼眶的淚珠滾滾而下：「我知道你對

我有誤會，但我是眞心愛你的，請你聽我說。」

「妳說的話，我已經聽得太多了，就是因爲我太相信妳才會被妳騙，受妳愚弄。現在我已經聰明了，妳的甜言蜜語再也騙不到我。」

「我愛你，我眞的愛你！」芝芝瘋狂地用兩隻手攬緊天龍。

「請妳莊重些，」天龍拉開她的手：「我是有婦之夫。」

「你不是眞的要和丁翠湖結婚吧？」芝芝駭然，直盯着天龍。

「千眞萬確，日子已訂了，妳很快會收到我們的請柬，到時希望妳有勇氣參加。」

「丁翠湖有甚麼好？她平凡，又不夠漂亮，她根本配不起你！」

「那是我的事，用不着妳操心。」

「你根本不愛她，你永遠不會愛她！」

「我受了妳的敎訓，我根本就不相信愛情，我不會再愛，眞的！」

「沒有愛，又何必要結婚？」芝芝抹着眼淚：「我知道你仍然愛我，你祇有和我結婚才會有幸福！」

「我不會要妳！」天龍指一指胸口：「我這兒容不下妳！」

「你眞的不和我結婚？」

「是的！」

「你會後悔！」芝芝又抽噎哭泣。

「我祇知道後悔認識妳！別再說了，我忙，失陪！」

「你怎會變得這樣冷酷？」

「我冷酷？妳比我還要冷酷一百倍。史小姐，很對不起，實在不能再招待妳，一點鐘，我的母親和我的未婚妻會來接我吃午餐，妳在這兒不方便！」

「我不走，我就是不走，看她們能把我怎樣？」芝芝把心一橫，滿臉的柔情已飛走了。

「我最後警告妳，我限妳一分鐘之內離開我的辦公室！」

「你怕丁翠湖看見我會生氣？我偏要賴着不走，氣死她！」

「好！」天龍走過去，撥電話，撥了第三個九字，芝芝一手按住他：「你要幹甚麼？」

「報警！」

「你好狠心！等著瞧！」芝芝拉開門出去了，天龍倒在軟皮椅裏，他心中有難以形容的痛苦。

*　　*　　*

婚期在即。翠湖和丁太太出外購物，買了許多東西，也消磨了大半天，翠湖送母親回花店，她正在把汽車駛出路口，突然有人叫住她：「翠湖！翠湖！」

翠湖回過頭去，看見中學的同學麗萍。

翠湖把汽車駛過一邊，停了車。她說：「麗萍，好久不見了，好嗎？」

「當然比不上妳！妳升大學，而我，卻要做事賺錢。」

「自食其力，沒有甚麼不好。」

「我打了幾次電話給妳，妳都不在家。」

「但是，爸爸和芳姐沒有告訴我，否則我一定回電話給妳。」

「是我自己沒有留下姓名。妳快要結婚了，是嗎？」

「是的！」提到結婚，翠湖那甜美的臉，就綻出了笑的花朵：「幾天內，我會派請柬給妳，到時希望妳能賞面赴宴。」

「聽說妳的未婚夫很英俊。」

「是的！」翠湖絕不否認。

「妳眞幸福！」麗萍伸出了手：「恭喜妳！翠湖！」

「謝謝，希望妳很快找到如意郎君。」翠湖問：「妳找我，有事嗎？」

「還記得黃老師吧？黃天慧老師。」

「當然記得，她是我們F4的級主任。」

「因爲她最疼妳，難怪妳對她念念不忘。」

「黃老師怎樣了?」
「她要離開香港!」
「她?甚麼時候?」翠湖有點意外。
「後天!」
「那麼快?」
「所以我才急着要找妳，明晚我們爲黃老師開一個送別會，妳會參加嗎?」
「當然，但是……她爲甚麼要離開香港?」
「最近她的養母去世，留了一點遺產給她，黃老師最喜歡孩子，妳是知道的……」
「麗萍，我要趕時間去接我的未婚夫，我順路送妳回去。」

*　*　*

「退婚，退婚，立刻和丁家退婚!」
「唏!你這個老頭子發甚麼神經病，一回來就跟我吵，到底爲甚麼?」
「我要妳退掉丁家的婚事，姓丁的女孩子絕對不能做趙家媳婦!」
「退婚?日子都揀好了，請柬也發出了，退婚?你簡直痴人說夢!」
「發了請柬又怎樣?結了婚一樣可以離婚，不錯，我們是對不起丁家，賠他們一筆錢好了!姓丁的攀我們這門婚事，還不是爲了錢?」

「家豪，你幾十歲的人了，怎可以說這種不負責任的話？你既然不滿意天龍和翠湖的婚事，早該說啊，怎麼一直拖到現在，在最後關頭你就喊一聲退婚，有那麼容易？」

「我根本不贊成天龍娶翠湖。」

「不贊成並不等於反對。事實上，你也沒有反對過，你今天到底怎麼了？」

「我……」家豪一時啞口無言：「總之，天龍不應該拋棄芝芝。」

「天龍拋棄芝芝？你在講相反的話，是芝芝不要天龍，她和姓李的訂婚，請柬你看過的。」

「芝芝是有點任性，不過，年輕人總是一天吵兩天好，沒有甚麼大不了。我和史天宏是多年好朋友，天龍的婚事是由我們作主的，我們做長輩的，從來沒有說過取消婚約。」

「你的意思是，晚輩的決定不算數？」

「當然！」

「可是，史夫人同意女兒和天龍分手，那份解除婚約書，你看過的！」

「天宏也曾經為這件事向我道歉，他既然知錯，又肯悔改，那就算了，我和他做了幾十年朋友，怎可以為一點小事傷和氣？」

「你自私！你祇顧和史家的交情，就不顧天龍的幸福！」

「我怎不顧兒子幸福？天龍是眞心愛芝芝的。事實上，芝芝也比翠湖強，別的不說，

單說面貌，芝芝就比性丁的漂亮多了，天龍又不是傻瓜，他會不喜歡美麗的女人？」
「你看到的都是外表，從這點可以證明你也不是一個好人，更不是一個好丈夫。」
「不管怎樣，我要芝芝做趙家媳婦。」
「結婚的不是你，也不是我，所以我們兩個都不應該作主，還是由天龍自己去決定吧！那是他的婚姻大事。」
「我擔保天龍一定會要芝芝！」
「等着瞧吧！他也快要回來了……」
天龍一回家，就被父母拉進房間追問：「天龍，你……」
「請你們兩位不要一起說好不好？吵得我耳朵都聾了！」
「我先說！」趙家豪搶在前頭：「芝芝刁蠻任性，前些日子跟你鬧得很不愉快，現在她已經知道錯了，今天史伯伯特地向我道歉，同時，芝芝表示很愛你！」
「天龍！你答應過不做對不起翠湖的事，」趙夫人叫着：「你可不能沒良心！」
「芝芝家好，人也漂亮，你們又相愛，你應該和她結婚。」
「翠湖溫柔賢淑，她才是好妻子。」
「你們兩位的原意都很好，不過我和你們的想法不同。但我可以肯定說一句，我絕對不娶芝芝！」

「爲甚麼這樣?」趙家豪很生氣:「我疼了你幾十年,想不到你這樣不孝順。」

「爲人子者,應該孝順父母,你要我做甚麼都可以,就是這件事,我不能順從你!」

「好吧!我算少養你這個兒子,你的婚禮我不會參加。」趙家豪拂袖而去。

* * *

四點鐘,小蓮和咪咪進舖內吃下午茶,祇有丁太太一個人在料理舖面。

突然有幾個華衣美服的女郎進來。丁太太忙着招呼,上前一看,領頭的竟然是史芝芝。

「史小姐,要買花嗎?」

「把店子關上!」芝芝在下命令。

「那怎麼可以?我們店子是七點鐘休息的,現在才四點。」

「生意沒做夠?」芝芝抿一下嘴唇:「那還不簡單?我把全部買下來,沒有花,開了店子也沒有用。」

「我們差不多還有一百打花……」

「別說了,說了老半天,還不是爲了錢,我給妳五千元,把所有的東西買下來,行了吧?」芝芝把一疊五百元的鈔票放在玻璃櫃面上。

她帶來的朋友,每人拿了一束花,一片片的把花瓣扯下來。

「史小姐，妳今天光臨小店，到底有甚麼指教？」

「丁太太，妳一個人賺錢養三個人，一定很吃力，是嗎？」

「我丈夫是個畫家，我們共同撫養一個女兒，是養一個，不是三個。」

「畫家？甚麼畫家？他除了會花錢買這買那，還能賺多少錢？香港人沒有興趣欣賞畫，除非那畫家已經去世。」

「史小姐，妳在暗示些甚麼？」

「我覺得妳很偉大。當然也很吃力，賺一角錢很不容易啊！」史芝芝拿出一根香煙掛在唇邊：「想改善生活，所以替女兒找一戶有錢的人家，是不是？」

「我們並沒有要趙家半分錢。我們也不是妳想像中那麼窮，我們是嫁女兒，不是賣女兒。我們喜歡天龍的人，不是他的錢。」

「但是，天龍是我的未婚夫！」

「你們之間的恩恩怨怨，我不想管。是趙家向我們求婚，是天龍要娶我的女兒。」

「丁太太，妳一向很和氣，很容易親近，我想請妳幫一個忙，行嗎？」

「祇要我能力辦得到，無所謂！」

「我送妳一筆錢，讓妳擴充店舖，我為丁小姐找一個比天龍更有錢的丈夫。我的條件是，祇要丁小姐把天龍讓回給我。」

「嘿！」丁太太冷笑一聲，她說：「史小姐，第一，無功不受祿，我不會要妳的錢，況且，我也無意擴充店舖；第二，我一直就喜歡天龍，所以我決不會叫女兒放棄他，妳的好意，我謝了！可惜愛莫能助。」

「丁太太，妳最好考慮一下，我可能會給妳一百萬！」

「那麼多？那豈不是等於中了一次頭獎馬票？我本人是心動了，可惜嫁給天龍的不是我，是我的女兒。」

「妳可以命令妳的女兒，叫她不要和天龍來往，如果她是個孝順女兒，她一定會聽妳的話，否則，她就是不孝。」芝芝用其心理戰術。

「很抱歉，我這老太婆就是太民主，一向不喜歡管女兒的事。」

「喂！」芝芝可火了：「妳是不肯放棄天龍，要和我鬥爭到底？」

「小姐，是我的女兒和天龍結婚，可不是我啊，妳怎可以把事情拉到我的頭上？」

「伊芙，把這兒的東西全扔到門外……」

一陣砰砰嘭嘭，小蓮和咪咪走出來：「老板娘，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？」

「一羣瘋狗！」丁太太毫不動容：「小蓮，你去打電話報警。」

＊　　＊　　＊

丁雅圖聽見門鈴聲，由畫室走出來。他打開門，看見幾個如花似玉的女孩子。

「找誰？」
「丁小姐。」
「她不在家！」
「那，我先跟你談談。」
「妳貴姓？」
「姓史。我來過了，可惜那天沒看見你。」芝芝說：「你能否讓我們進屋子裏？」
「進來吧！」
跟在芝芝後面的伊芙，不屑地向房子四週打量，直至芳姐倒茶出來她才坐下。
「聽說丁伯伯是個畫家？」
「塗鴉而已。」
「有名氣的畫家，他們的畫都很值錢。」
「我的畫一文不值，因爲我沒有名氣。」
「假如有人替你開一個盛大的畫展，又出錢把你的畫買光，擔保你一展成名。」
「誰肯幫我這個忙？」
「我？」
「妳？爲甚麼？我們根本不相識。」

「祇要你叫翠湖把天龍讓回給我，我願意傾全力令你成爲一個最有名氣的畫家。」

「我不能接受妳的帮助，不過，我願意勸翠湖退出。」

「丁伯伯，你肯帮我，你眞好。」芝芝開心得過去拉他的手：「你待我太好了！」

「別誤會，我不是爲了妳，祇是爲了我自己。」丁雅圖輕輕推開她：「我根本不滿意趙家這門親事，我們窮，攀不上。」

「祇要你肯帮忙就好了，就是怕丁小姐不答應。」芝芝問：「她會聽你勸嗎？」

「我的女兒膽小怕事，她可沒有妳這份勇氣。芳姐，打電話把小姐找回來……」

半小時後，翠湖回來了，她看見芝芝她們，愕住了！

「翠湖，」芝芝親親熱熱的拉着她的手：「我常常在背地裏稱讚妳，說妳最有人情味，最肯帮助人，最大方。」

翠湖望住她，眼睛裏露出好幾個問號。

「妳說過不做罪人，不搶別人的未婚夫，既然如此，我想請妳把天龍讓回給我。」

「史小姐，愛情不是一份禮物，不可以互相轉送，因此，我拒絕妳的要求。」

「拒絕？妳是說，非要嫁給天龍不可？」

「是的！妳求我、駡我、打我、用錢收買我，也不能改變我的主意！」翠湖堅決的說：「我非要嫁天龍不可！」

翠湖的態度，令看着她長大的丁雅圖感到驚異，這不像他那怕事的女兒。

「妳搶我的未婚夫，妳不覺得可恥？」

「我並沒有搶妳的人，因爲妳早已和天龍解除婚約，妳和他毫不相干。」翠湖提醒她：「別忘了，我是妳和天龍解除婚約的見證人！」

「妳下流、卑鄙、沒教育！」芝芝面色一變，指住她駡：「別以爲天鳳母女支持妳，妳就可以霸佔天龍。天龍根本不愛妳！」

「也許是的！不過，他是一個守信的人，他會和我結婚。」

「哼！我會把天龍搶回來！」

「我歡迎公平競爭。」翠湖坐下來，很鎮定：「我提醒妳，妳祇有三天時間，三天後天龍就和我結婚！」

「妳別神氣，妳等着瞧，我要妳空歡喜一場！」芝芝的手指戳着她的鼻尖：「伊芙，我們走！這幢破房子弄汚我們的鞋。」

「沒家教的女孩子！」丁雅圖看着她們的背影搖頭：「翠湖，妳令我很意外。」

意外？是的，世事往往出人意表。

*　　　*　　　*

天龍忙得一團糟，雖然他已拒絕和翠湖度蜜月，但結婚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，他們

又是大戶人家，多多少少他總得提點意見，然後由趙夫人、天鳳、佐治他們負責辦妥。

不過，天龍的新房是他親自設計，親自監工，一几一桌，都由他自己挑選。

電話鈴響，這是他的私人電話，以往是方便芝芝直接打進來，用不着經過女秘書。

「喂！」他一邊拿電話，一邊繼續檢閱文件：「哪一位？」

「天龍！」那是芝芝又嬌又嗲、又幽又怨的聲音。

「對不起，我現在很忙……」

「我請求你不要生氣，我不是來找你麻煩，我是預祝你和丁小姐婚姻美滿。」

「謝謝！」

「我已經想透了，過去是我不好，我太任性太自私，我不配做你的妻子。」芝芝聲音哽咽：「雖然我們無緣結合，但是我仍然會懷念你，而且仍然希望繼續和你做朋友。」

「恐怕不大方便，因爲後天我就是翠湖的丈夫，我和妳繼續來往，她會不高興。」

「你誤會了我的意思，我並非想和你偷偷摸摸做不正當的事，我祇是不希望我們因爲這次的分手而成爲敵人。」

「我不會敵視妳的。」

「天龍，過去我們有過一段甜蜜的日子，我永生不忘，我想向你提出一個要求。」

「妳儘管說好了！」

「後天你要結婚了。你成家立室，有了太太，恐怕以後我們永遠沒有機會單獨見面，因此，我要求你今晚到我家來，陪我吃最後一頓飯，可以嗎？」

「主意不錯。但是，很抱歉，我……不大願意見到伯父伯母。」

「你放心，今晚爹哋和媽咪都不會在家，家裏祇有我一個人。」芝芝興奮而又快速的說：「保證祇有我們兩個。」

「這……」

「天龍，我求求你！」

「妳向來不求人，既然妳這樣眞誠，我答應妳！」

「天龍，謝謝你，我會親身下厨，燒你喜歡吃的菜，你下了班立刻來，好嗎？」

「我下了班，要和翠湖辦點事。」

「八點鐘怎樣？趕得及嗎？」

「好吧！我八點鐘去。」

「晚上見，天龍。」芝芝放下電話，高興得像隻小鳥兒。

「怎麼？」史夫人急着問：「天龍眞的肯來？」

「爲甚麼不肯來？妳以爲他已經忘記我？」芝芝翹一下嘴唇：「我要去洗頭恤髮塗指甲，化妝，打扮得最美艷，最性感，最動人。」

「芝芝，妳來看看這張菜單怎麼樣？」

「不錯啊！全是天龍喜歡吃的菜。」

「芝芝，我再告訴妳一次，這包藥粉，妳祇要放一半就夠了！可不要弄錯。」

「行啦！我比妳還要心急，今晚是最後一役，非成功不可！」

「今晚妳失敗，天龍就會投進姓丁的懷裏，眼巴巴看着愛情飛走，那多可惜。」

「他看見我這樣漂亮、可愛，早就神魂顛倒。丁翠湖和我比，嘿，差十萬八千里。」

芝芝充滿自信：「今晚我一定要把天龍搶回，不單祇搶回我的愛，也搶回我的面子。」

「孩子，祝妳成功！」

史夫人非常合作，她七點鐘不到，就去朋友家打牌去了。

家裏眞的祇留下芝芝一個人(傭人除外)，她披着剛洗好的長髮，臉上細緻的化妝，像一幅圖畫，那是出自本港一個名化妝師之手，而且，可以說是她的傑作，芝芝的美，是百分之一百，無懈可擊。

芝芝沒有穿甚麼華麗禮服，她穿了一襲黑色喱士長睡袍。睡袍內一無所有，性感部份隱若可見。她正拿着一瓶名貴香水，左噴噴，右噴噴，噴呀噴，她整個人變成了一朵香玫瑰。

忽地，侍候芝芝的女傭興奮地跑進來：「小姐，趙少爺來了！」

「眞準時，八點正。」她把香水瓶塞進女傭的手裏，她解開胸前一隻小蝴蝶結，讓她那美麗的胸脯露出了小半截。她深信必定能收服天龍使他在睡袍下稱臣。

天龍在男工帶領下進來，他穿一套深棗紅色西裝，白色襯花。

「天龍，」芝芝小鳥依人似的撲過去：「你越來越風流倜儻。」

「謝謝！」

「來，我們先喝杯酒。」芝芝伸手拉他。

天龍退一步，他說：「別忙！還要等一個人，她走路眞慢。」

「誰？」芝芝瞪着鳳眼。

「打擾了！史小姐！」翠湖站在大廳的入口處，她穿着深棗紅色長裙，外罩一件及腰白色外套。她和天龍配搭得天衣無縫。

「妳……」芝芝指住翠湖：「怎麼？……」

「妳不是請我們今晚來吃晚餐嗎？我沒有聽錯吧？」

「沒有。不過，我並沒有提及……」

「妳忘了叫我帶翠湖一起來，是嗎？這有甚麼關係？妳請我，就等於請翠湖，她絕對不敢計較，對不對？翠湖。」天龍伸出手，翠湖走上前，把自己的手放進天龍手裏。

天龍緊握着翠湖的手說：「我這位太太算不得十全十美，就是聽話。」

「史小姐！謝謝妳欵待我們。」

「哼！」芝芝別過了臉。

「翠湖，妳看，史小姐這襲晚裝多別致多漂亮，妳應該也做一件。」

「是的！」

芝芝連忙結上胸前的蝴蝶結，這時候，她恨不得逃回房間。

「史小姐臉上的化妝更美，嘖，簡直像天上的神仙。」天龍拖着翠湖繞過去：「史小姐人靚，又會打扮，妳應該多向她學習。」

「是的！」

「開飯！」芝芝氣得發昏，她一招手，然後走進飯廳，坐在飯桌旁。

「趙少爺，請吧！」史家的管家招待着。天龍聳聳肩，和翠湖走進飯廳。

吃晚飯時，天龍對翠湖慇勤招待，一會兒替她夾鷄腿，一會兒是龍蝦，一會兒是炸生蠔，兩個人邊吃邊談笑。

芝芝眼睛冒火，突然，她把筷子往桌上一拍，站了起來：「我有點不舒服，失陪！」

「妳哪兒不舒服？」天龍忙着問：「要不要請醫生？」

「不要。我沒有甚麼，祇是看見我不喜歡見的人就作嘔。」

「天龍，史小姐不舒服，我們不要打擾她，我們還是告辭吧！」翠湖說。

「史小姐，妳甚麼時候得這怪病？」

芝芝瞪了天龍一眼，恨不得一刀殺死他。

「走吧！」翠湖起來拉天龍。

「送客！」芝芝嗆着喉嚨叫。

天龍一邊被翠湖拉走，一邊嚷着：「是她請我來吃飯，我還沒有吃飯！」

「我們上館子吃好了……」

在俄國餐館吃完了晚飯，天龍說：「我們的新房子佈置好了，我和妳一起回家，妳參觀一下，看看我的設計。」

「現在去？我現在還能到你家裏去嗎？」

「爲甚麼不可以？」

「我後天就嫁進趙家，媽說，我現在不能再到你家，要一直到後天結婚。」

「迷信，妳們女人都迷信，妳是不是不肯去？不去算了！」

「去，我去就是了……」

於是翠湖跟天龍回家。

打開房門，裏面一片紫。紫色印銀花圖案的牆紙，紫色法式大床，紫色床頭壁櫃，深紫色厚地毯，淺紫色桌椅，深紫色絲絨窗幔，外面是一大幅淺紫色窗紗。

「美嗎？」

「很美，你很有天才，」翠湖不斷點頭：「你除了做生意，還可以做室內設計家。」

「這房間還有一個特點，妳有沒有發覺少了些甚麼？」

「燈，吊燈和壁燈都沒有。」

「不錯，為了增加房間的羅曼蒂克氣氛，我把燈全裝在地上，看，地毯旁，牆腳，不是有一行管，那完全裝了彩色小燈泡，瞧着，我現在開燈，看！」

「好美，好別致！」翠湖瞧着那些五顏六色的燈光在叫。

「這兒一共有四條燈管，妳可以開一條，也可以全開了，這遙遠控制器，是控制燈光的。妳試一下。」

「不可思議！」

「右邊是浴室，紫色的。左邊是妳的化妝間和衣物間，也是紫色的。」

「很美，像皇宮一樣。」

「我是特地為妳而設計的，喜歡嗎？」

「喜歡！謝謝你，天龍。」

「謝？嘿，如果我是妳，就給他一個巴掌。」天鳳突然在房門口出現：「翠湖，妳不要做大笨蛋，這房間不是為妳而設計，是為芝芝而設計，所以妳不用謝他！」

「妳……」天龍漲紅了臉。翠湖神態自若，一點也不覺得詫異。

「翠湖，芝芝的房間妳見過沒有，也是全紫色，和這間一模一樣，也是哥哥設計的。」

「妳不要提及芝芝好不好？」天龍求着。

「妳既然對芝芝念念不忘，爲甚麼要和翠湖結婚？」

「天鳳，妳開玩笑也應該有個限度，這房間是屬於我和翠湖的，何必提芝芝？」

「如果你心裏有翠湖，房間應該全部粉紅色，因爲翠湖最喜歡粉紅。」

「翠湖也喜歡紫色，是不是？翠湖。」

「是的，紫色也很美。」

「沒主見，應聲蟲。」天鳳不以爲然：「等着瞧吧！他將來還會掛上芝芝的相片。」

「我和翠湖之間的事，妳最好不要管！」

「天鳳，妳少說兩句，好嗎？」

「好，我甚至可以半句不說，不過妳要提防他，芝芝仍然活在他心裏。」

「廢話，我早就忘記她！」

「是嗎？看着紫色能不想她？」

* * *

朝思暮想，夢寐以求的日子終於到了！翠湖在小蓮、咪咪和幾個同學的協助下，已穿好了白色婚紗，披上白色嫁衣。經過化妝的臉，顯得更加甜美、俏麗。丁太太推門進房，她手中拿着一個用彩色幸福花做成的精美花球。

丁太太繞到女兒的面前，她驚訝而喜悅的說：「這美麗的公主是我的女兒嗎？」

「老板娘！應該說，美麗的王后。」小蓮笑嘻嘻。

「對，我的寶貝不再是小公主，她是最美的皇后。」丁太太把花球放進女兒的手中。

「媽！」翠湖緊緊擁在母親，依依不捨。

「孩子，」丁太太眼中閃着喜悅的淚光：「今天是媽最快樂的日子，因爲我心愛的女兒已經得到了美滿歸宿。翠湖，媽祝福妳！」

「我一定會幸福，像我手中的幸福花一樣，媽，妳不是說過，幸福花能給人帶來好運？」

「是的！所以媽特地選了最好的幸福花給妳，就是希望妳一生好運。」

「翠湖心地好，又肯帮助人，將來，她一定會過好日子。」小蓮說：「她是我所見的，最好的女孩子！」

「太太，新娘子。」丁鴉圖在外面叫：「好了沒有？」

「好了，都好了……」

這是最忙碌的一天，上婚姻註册署，吃午餐，到教堂擧行婚禮，開鷄尾酒會，中國式晚宴，散席後還在趙家開通宵舞會。天龍不斷的聽人家說：「新郎眞英俊！」

「新娘好漂亮！」

「美麗的新娘子！」

「漂亮？美麗？」天龍對自己說：「要是翠湖換了芝芝，可不知人家要怎樣說？」翠湖比不上芝芝，爲甚麼要和翠湖結婚？天鳳說得對，芝芝仍活在他的心裏，他不能忘懷芝芝那絕美的俏影。他仍愛她，爲甚麼不和她結婚？爲爭一口氣，是的，爲爭一口氣。天龍不斷找人鬧酒，他喝得近乎瘋狂，他好像要逃避甚麼，故意要麻醉自己。

「孩子，你還要洞房呀！」趙夫人把兒子拉過一邊：「做新郎的，祇有盡量想辦法避免多喝酒，哪有人像你，主動要人陪你喝酒？」

「媽咪，今天是我的大喜日子，我開心嘛！別管我，讓我喝個痛快。」

「你這孩子！天鳳，」趙夫人把剛走過的女兒叫住：「妳趕快守住妳哥哥，別讓他再喝酒，再喝下去，不鬧笑話才怪！」

「天鳳，」天龍抓住妹妹：「芝芝來了沒有？」

「沒來，一家三口都沒來。」

「爸爸呢？爲甚麼今天沒看見他？」

「他去了日本呀！」天鳳湊近他耳邊說：「其實他把自己關在房間裏！」

天龍哈哈狂笑，引來了親友的注意。

佐治連忙走過來，帮忙扶住他：「天龍醉了，送他進新娘房休息。」

「我不去，等會兒我還要同家跳舞呢！」天龍一手推開他們，又去找朋友鬧酒了。

「天龍全變了，他哪兒像新郎？」

「哼，看樣子，他還忘不了芝芝。」

「芝芝好像沒有來。」

「人沒有來，禮倒是送了，你猜她送甚麼禮物來？」

「錢？或者用品？」

「她送給哥哥一支槍，送給翠湖一把刀，這樣的結婚禮物，新奇吧！」

佐治說：「刀？槍？我從未見過這樣的結婚禮物，芝芝送這些東西，有甚麼意思？」

「立心不良。媽咪氣得差點沒暈過去，她怕不吉利，早就叫人把刀槍扔掉了。」天鳳說起來還生氣：「我從未見過一個人像她那樣狠毒，你瞧着吧，她不會就此罷休。」

「天龍知道這件事嗎？」

「當然不知道，今天是哥哥和翠湖結婚的大喜日子，媽咪要討個吉利，我警告你，不要在別人面前提起這件事……」

回到家後，天龍喝個酩酊大醉，還學人家跳舞，轉兩下，他就醉倒在地上。

天鳳和佐治扶他到樓上，趙夫人也跟着上去，由於翠湖是新娘子，她沒有參加舞會，一直坐在房間裏等候着。看見天龍，她連忙迎上前，趙夫人一面吩咐佐治把天龍扶到床上，一面安慰媳婦：「他沒有事的，祇不過喝醉了，他今天特別高興，喝了許多酒。」

翠湖笑一下，她安心了。

「我們會招待客人。」趙夫人憐愛地拍一下她的臉：「早點休息吧！」

翠湖含着淚點頭，趙夫人推着天鳳和佐治出去，並且替翠湖關上了房門。

翠湖開始替天龍脫下晚禮服，天龍個子又高又大，翠湖花了近半小時的時間才替他換好睡衣，雖然房間開了冷氣，翠湖仍然弄得滿頭大汗。

把天龍侍候個妥當，她自己才換睡袍，在床邊坐下來，斜靠着欣賞天龍。

她替他撥好額前的頭髮，雖然訂婚後到今天剛好一個月，但是，翠湖從來沒有機會好好的看看自己的未婚夫。她用手指輕撫他的眉毛、長睫毛、高鼻子、紅潤的雙唇，和那白中透紅的臉兒。

她低下頭，在他的臉頰上深情地吻了他一下，由此刻開始，她將永遠屬於他。

翠湖就是這樣靠着欣賞天龍，一直到天亮。

天龍甜甜的睡了一覺，醒來時揉揉眼睛，伸伸懶腰，打個呵欠，一抬頭看見他和翠湖那張大大的結婚照片。這時候，他才想起了自己已經成家立室。

他回首看床的另一邊，空空如也，那新娘子呢？照道理，她應該躺在他身邊。

天龍回憶一下自己昨晚的情形，覺得自己實在有點過份。

「這小家子，會不會一生氣，又偷走了？」天龍越想越不對勁，他連忙跳下床來，就在這時候，房門打開了，天龍轉身一看，一張甜蜜的春風臉，一襲粉綠的套裙，清麗優雅，那就是他的新婚妻子——丁翠湖。

「醒來了？」她柔聲問，把已經準備好的晨褸為天龍披上。

「妳這麼早就醒來了？」天龍為自己的多疑而面紅。

「我要起來給兩位老人家奉茶。」

「現在還來這一套？」天龍拉開窗幔：「誰的主意？」

「是……是我自己願意這樣做。」

「我們家很開通，很民主，我的父母也不拘小節，那三十年代的工夫，妳可以省了，唉！太陽怎麼這樣猛的，現在是甚麼時候？」

「下午兩點四十分。」

「甚麼？」天龍叫起來：「已經下午了，以後妳八點半鐘叫我起床上班。」

「天龍，你今天不用上班，你忘了媽咪叫你休息一個星期？」

「對，我忘了有一個星期的婚假。」天龍重新把晨褸穿上。

天龍吃過午飯又睡大覺，做了一個夢，夢裏有芝芝，也有翠湖，有華倫，也有天鳳。他正迷戀在夢中，突然有人輕輕推他。

「別吵嘛！」他一翻身，又睡過去了。

「天龍，起來吧，吃飯了！」

「又吃飯？」他含糊自語。

「是吃晚飯。」翠湖把深藍西褲、淺藍薄毛衣拿出來：「一家人都在飯廳等你，快起來換衣服。」

「怎麼？又到晚上？」天龍換了衣服，梳梳頭，隨翠湖下樓。

意外地，飯桌旁竟坐着趙家豪，過去十幾年，除了過年，節日，趙家豪從來不在家裏吃晚飯，沒有應酬就上俱樂部，爲了這件事，趙夫人不知道跟他吵過多少次。

「爸爸！」天龍走過去，搭着父親的肩膊：「今天是甚麼好日子？你竟然回家吃晚飯？」

「共叙天倫樂呀，有了媳婦的人，應該享享家庭福，而且，也可以陪陪你媽咪。」

「油嘴！」趙夫人瞟了丈夫一眼。

「你看你媽咪多開心！」趙家豪哈哈的笑，趙夫人也禁不住心花怒放，她是盼望丈夫下班後能回家陪她。

「要是你晚晚回家，媽咪更開心呢！」父子倆一言一語的說笑起來。

「喂！」天鳳突然舉手大叫：「我提出最嚴重的抗議，你們到底要不要吃飯？我餓死了，快九點鐘啦！」

「開飯！開飯！」趙家豪忙着說。

天龍拉開椅子，在翠湖身邊坐下來。

翠湖剛拿起碗筷，趙家豪就說：「豉油鷄淡了點，醬油呢？」

「老爺！」女傭說：「我立刻去拿醬油。」

「不，用不着妳去。」趙家豪手一擋：「我喜歡大嫂替我拿。妳去吧，大嫂。」

「是的，爸爸。」翠湖連忙站起來。

「別走，我有話告訴妳。今天早上，我忘了說，以後你要叫我老爺！」

「是的，老爺！」翠湖垂下了頭。

「叫甚麼老爺。」趙夫人說：「翠湖叫我媽咪，叫你爸爸，很適合。」

「媽咪說得對，這兒又不是封建大家庭，我也沒叫她大嫂，祇叫她翠湖。」

「你們有所不知，我有我的想法，我已經幾十歲的人了，祇有天龍一個兒子，我一直

的心願，就是想天龍成家立室，這樣我就可以享兒孫福，如果大嫂叫我一聲老爺，無論任何人，都知道我趙家豪有一個賢慧的好媳婦，你們說，我有多光彩，如果大嫂叫我爸爸，人家可能不知道我已升級爲家翁。」

「不成理由的理由！」天鳳大感不滿。

「我這個人很民主，最好大嫂決定，要是她不喜歡叫我老爺，我也不會勉强。」

「喜歡，老爺，我喜歡。」翠湖說。

「眞是我的賢媳婦，現在可以替我拿醬油了吧？」

「是的，老爺。」翠湖走進去一會，就把醬油拿出來。

「胡椒粉呢？大嫂。」

翠湖剛坐下，立刻又起來。

「請妳給我一瓶辣醬，大嫂。給我一條濕毛巾好嗎？」

「替我盛半碗飯，剛好半碗，不要多，也不宜少。」

「這頓飯眞美味，大嫂，牙籤呢？給我一杯熱茶。吃過飯，我要一條有香水的熱毛巾。」

「我想吃一個蘋果，半個橙……」趙家豪說：「蘋果切開六片，橙要剝皮。」

「大嫂，我已經吃完水果，請妳另外給我一條濕毛巾……」

每一次，翠湖剛坐下，趙家豪就把她叫起來，結果別人都吃飽了，翠湖還沒有機會吃一口飯。

天鳳實在忍無可忍，她衝着父親說：「你要翠湖叫你老爺，反正是一句話，無所謂，可是，你不應該折磨她。」

「我折磨大嫂？哪兒話，我連大聲跟她說一句話也沒有，我是疼她呢！妳沒看見？」

「疼她？疼得她連飯也沒有時間吃？」

「她現在可以吃，還有很多菜嘛！」

「菜都冷了！」趙夫人憐惜地望住翠湖。

「年輕人，吃碗冷飯沒有關係，對不對？大嫂。」趙家豪輕輕的問：「要不要我吩咐廚房另外給妳燒幾味小菜？」

「不用了，老爺，飯菜也不怎樣冷。」

「你們看，我這媳婦有多賢淑。大嫂吃飯吧！」趙家豪非常得意。

翠湖垂下頭，把那些冷飯扒進口裏。

「爸爸！」天龍第一次開口說話：「其實，家裏有很多傭人，為甚麼要翠湖跑來跑去？」

「還不是因為傭人手粗脚笨，她們又不夠大嫂聰明，我根本不用費氣，祇說一次，她

就辦妥了。我叫她做事，完全是因爲我喜歡她。天龍，你說說吧，你會不會叫一個不喜歡的人爲你做事呢？」

「爸爸！」

「唏！你不要娶了老婆就不要父親。」

天龍擺擺手，無話可說。

「不管怎樣，你不應該叫翠湖做這做那的！」趙夫人無限憐惜的看住翠湖：「她是我們的媳婦，又不是傭人！」

「太太，這幾十年來，我辛辛苦苦出外賺錢，沒有時間陪妳，也沒有好好的過一些家庭生活，現在兒子結婚，我以爲可以享點晚福，誰知道……我祇不過叫媳婦做點事，你們就不高興，既然你們不歡迎我，那好吧，由明天開始，我永遠不再回家吃一頓飯。」

「你……」趙夫人指住丈夫，手指發抖。

「老爺！」翠湖連忙放下飯碗站起來：「媳婦侍候家翁是份內事，我很願意爲你服務。你千萬不要因爲我，冷落了媽咪，祇要老爺回家，我甚麼都願意做。」

「妳是個孝順的媳婦，」趙家豪說：「祇要妳不嫌我，我當然會少在外面多回家。」

「老爺！這是你的家，媳婦不敢嫌棄。」

「也是妳的家啊！我們一家人都喜歡妳，快吃飯，吃完飯，可以爲我燒壺咖啡嗎？」

「當然可以，老爺。」翠湖說。

趙家豪拉了妻子和天龍到大廳看電視。

翠湖忙着吃飯，坐在一旁一直沒有走開的天鳳說：「妳這樣委曲求全，忍氣吞聲為甚麼？」

「我不明白妳的意思。天鳳！」

「爸爸這樣對妳，妳受得了？」

「假如妳愛妳的丈夫，那末妳就應該愛他的爸爸！」

「妳不覺得，爸爸是有意刁難妳？」

「怎麼會？他對我很好，連說話的聲音都是軟軟的，他已經算不錯了，妳沒有見過有的家翁拍桌駡媳婦？」

「我寧願他打我，妳感覺不到爸爸很陰毒？他是笑着吃妳。」

「天鳳，妳可不要胡說。」翠湖放下飯碗：「我要去燒咖啡。」

「翠湖！」天鳳一手抓住她：「總有一天，妳會被懦弱害了妳！」

「我是很軟弱，但是並不如妳所想像般懦弱，我所做的一切祇是依照我做人的原則去做。其實，當我答應天龍婚事的那一天，我已經料到有今天的事情發生，因此我一點也不覺得驚訝。」翠湖很平靜的說。

「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？」

「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」

「妳所說的虎子，就是我哥哥？」

翠湖笑一下說：「我要去燒咖啡，失陪了，二小姐！」

自從翠湖嫁到趙家之後，生活是充實的，每天一早起來，侍候天龍更衣，他所穿的西裝、襯衣，甚至是一條手帕，也由翠湖安排得妥當，然後她要專誠服侍趙家豪吃早餐。

送了趙家兩父子上班後的那一段時間，是她的黃金時間，因為她吃過早點，趙夫人總會要她多睡一會。午餐吃得很舒服，午餐後，可能睡午覺，也可能陪趙夫人逛公司，每次，趙夫人都會買很多東西給她。

由五點半開始，翠湖再次忙碌，因為天龍準時回家，而翠湖提早就在台階等候，替他接過公文箱，送上熱毛巾給他抹臉，然後侍候他吃下午茶。趙家豪通常六點半回來，趙家豪一回來，翠湖可就忙了，因為趙家豪一刻不停的叫着她，她簡直像風車一樣。

祇要趙家豪在家裏吃飯，她就要吃冷飯，因她要全心全意的侍候老爺吃得飽飽的。

趙夫人心裏不忍，每次在開飯前，她用一隻大碟子把最好的菜留給她，然後吩咐廚子，把飯放在焗爐留給大少奶吃。翠湖也休想舒服的吃一頓晚飯，因為趙家豪會不停的

要她做這做那，通常，翠湖都在厨裏匆匆把飯塞進肚裏。

趙家豪吃完晚飯，一杯香咖啡是少不了的，睡前還要翠湖親自給他做消夜。

不過，任何時間都比不上星期天。星期天趙家豪留在家，就要翠湖做些特別的點心給他吃，但是翠湖每次剛動手，就有傭人來請她：「少奶，老爺請妳到大廳。」

翠湖連忙走出去，趙家豪指住花瓶嘩嘩叫：「是誰插的花？」

「好像是黃嬸。」

「一點藝術眼光也沒有，她們所做的事，我全都看不上眼，以後家裏所有的花瓶都由妳負責，衹有妳插的花才順眼。」

「是的，老爺。」

不過下一次他所批評的可不是插花藝術，而是花的種類。

如果瓶子插的是菊花，他要換白玉簪，插上玫瑰又要換百合。

假如翠湖事前向他請示，他就會說：「妳的眼光不會錯的，全依妳！」

等花插好，他又嫌這嫌那。辦妥插花的事，回到厨房一會，趙家豪又會要她替他寫幾封信。總之，由朝到晚，忙個不停。

遇上趙家豪身體不舒服，她就連喘氣的機會也沒有，趙家豪要她一天二十四小時守在他的床邊，侍候他吃藥，一茶一水，一天數餐，都由翠湖負責。

翠湖已經不再是趙天龍夫人、趙家豪媳婦那麼簡單，她還是趙老爺的近身女傭、秘書、私人護士、管家、插花專家，全能博士。

不過，翠湖也不是全無收穫，他每次提起翠湖就翹起大拇指，稱讚翠湖是全世界最賢慧的媳婦。看來，這位媳婦對他是非常重要的。

天龍和翠湖雖然結婚足足一個月，但是直到現在，她們仍然是一對掛名夫妻。

天龍每天晚上，不是在大廳裏看電視看到每個電台都說祝各位晚安，就是和趙家豪下棋鬧個半夜。

如果趙夫人趕他回房休息，他一轉身就到書房去看書，直至三更半夜，回臥室看見翠湖，他就抱歉的笑笑說：「我倦死了！」於是倒在床上，一轉眼就睡着了。

最初，翠湖蒙查查，晚晚在睡房等，後來在長久的時光裏，她參透了，覺得長此下去，自己失望事小，天龍睡眠不足事大，爲了天龍，她做好了家務就先上床睡覺，果然從此之後，天龍回臥室的時間也提早了。

多少個晚上，她感觸難眠；多少個晚上，她吞聲忍淚；多少個晚上，她看着熟睡的天龍痴痴發呆。愛情，實在是不能夠勉强的，她忍辱負重得到的，沒有天龍的心，沒有天龍的人，祇有他那不可捉摸的外表。

「値得嗎？」她問自己：「値得嗎？」

她找不到答案，但是，她留在趙家的決心是永遠不會改變的。

她自欺欺人的告訴自己，起碼她是趙天龍夫人，起碼趙天龍每晚躺在她身邊。

天龍雖然不是一個眞正的丈夫，但是規行矩步，一下班就回家，更不玩女人。應酬宴會，能帶翠湖去的一定帶她去；不能帶她去的，他事前也會打電話回家解釋清楚。

結婚一月，他從未在外面留宿過一晚。

他和翠湖有說有笑，在別人面前如此，私底下也如此。因此，除了天龍和翠湖，外面的人包括天鳳在內，根本沒有人知道他們眞正的夫妻生活。

這天，午餐後，婆媳二人閒話家常。

「翠湖，最近妳有沒有感到身體有點……有點不正常？」

「很正常，媽咪，妳擔心些甚麼？」

「月經……來過沒有？」

「剛來過。」

「那就不可能……」

「媽咪，妳在說甚麼？」

「翠湖，媽咪是希望抱孫，但我這樣焦急，並不是爲了我自己，是爲了妳老爺。」

「老爺？他……」

「雖然老爺對妳笑哈哈，但是我總覺得不對勁。他這個人很死心眼，他和芝芝的爸爸是很好的朋友，我知道他一向的心願是抱孫，所以，如果妳能盡快懷孕，那末他會眞正疼妳，妳也可以過些舒服日子。」

「我知道媽咪愛我，爲我好，但是我不爭氣，我還沒有……」

「沒關係，我是個老糊塗，說話沒經大腦，妳和天龍結婚才祇有一個月，急甚麼？我嫁了妳老爺兩年才養下天龍呢！」趙夫人連忙安慰她：「去睡午覺，先理好身體，養孩子的事，慢慢來吧！」

趙夫人是個很好的家姑，她的愛，足以抵消翠湖在趙家所遭受的委屈。

事實上，在趙家除了趙夫人和天鳳，她就一無所有。回到房間，她看着她和天龍的結婚相片發呆，一對有名無實的夫妻，又怎能開花結子？她仰臥在床上，她不明白天龍爲甚麼不肯和她親熱，難道她眞的那樣令人討厭？一串淚珠，在她的眼角滑下。

天鳳留在家裏吃飯的時間逐日減少，因爲她不忍心看見翠湖那副可憐相。今晚，她是這個星期裏第一次在家裏吃飯，她看見翠湖守在父親後面，侍奉週到，毫無怨言，她心裏感到十分難過。

「爸爸，翠湖乾巴巴的站在你背後看着你吃飯，你有甚麼感想？」

「感想？感想可多了，我覺得我是世界上最幸運的人，辛辛苦苦工作，回家吃一頓又

香又熱的飯。我可不再像從前，以前我每晚在外面吃飯，那些菜膩死了，而且還得一邊吃飯一邊談生意，那多沒意思？現在，我有了大嫂，一切都不同了，飯吃得舒服，又可以陪陪妳媽咪，享受家庭之樂。妳也不會再埋怨一個月也見不到我一次，是吧？」

「不錯，你吃得很舒服，但是翠湖吃得並不舒服，她要躲在廚房吃冷飯冷菜。」

「可是我那賢慧的好媳婦並沒有埋怨！我命好，我所有朋友的媳婦都比不上我的大嫂，她是個典型的好女人。大嫂，妳沒怪我吧？」

「當然沒有，老爺。」

「妳瞧，是不是，她就是這麼好。我趙家豪，幾生修到，有這樣的好媳婦。」

「你既然覺得翠湖好，就不要擺甚麼老爺架子，大家一起吃飯，不是更好？」趙夫人說：「你要甚麼，祇要開聲，後面有的是傭人。」

「我坦白告訴妳，玉儀。除了妳，我最疼大嫂，我也沒有強迫她做任何事，一切都是她自願的，是不是？大嫂！」

「是的，老爺，是我自願的。」

「聽見了沒有，自願的。是她賢淑，孝順翁姑，可不能怪我。」

「廢話！」天鳳低哼着。晚飯後，天鳳硬拉天龍回自己房間。

「天鳳，你拉拉扯扯幹甚麼？」

「跟你算賬！」天鳳瞪着眼：「你既然不喜歡翠湖，就不要娶她。」

「我甚麼時候說過不喜歡她？我對她也不錯啊，前天還送了她一塊衣料。」

「口袋裏有錢，花幾百元算得了甚麼，如果你關心，你不會讓爸爸折磨她。」

「爸爸對她也挺好，常常稱讚她是好媳婦，爸爸並沒有駡她。」

「你不會笨得那樣死心眼，連爸爸口裏一句、肚裏一句都分不出來。翠湖嫁到我們家來一個月了，天天一早起來侍奉大家，一直忙到深夜。晚飯還得在厨房吃，她連傭人都不如，你沒看見，你瞎了？」

「爸爸是過份了些，我也勸過他，但是他有他的道理。」

「他的道理是胡說八道，你信嗎？你是翠湖的丈夫，祇要你肯替妻子出頭，我擔保爸爸不敢那麼囂張。」

「我也很難說話。我和翠湖結婚，爸爸已經很生氣，如果我再明顯地袒護翠湖，爸爸一定會很傷心。」

「你就祇知道不想爸爸傷心，你有沒有想過，翠湖也會傷心的。我眞是想不到，你竟然這樣愚孝，這樣無能！」

「我並不是愚孝，我……」

「你，祇因爲你不愛翠湖，假如翠湖換了芝芝，你肯讓爸爸那樣折磨她？爸爸最疼你

的，你一吵，爸爸就投降了！」

「過去的事何必提？」

「爲甚麼不提？我老早跟你說過，假如你欺負翠湖，我是絕對不會饒你的。」

天龍面色一變，他連忙問：「翠湖跟妳說過些甚麼？」

「你放心，翠湖從未在我面前說過任何人，包括爸爸。至於你如何薄待她，如何折磨她，我也祇是憑我的眼睛去觀察。不過，有一件事是千眞萬確的，直到今天，你心裏仍然忘不了芝芝，甚至可以說，你仍然愛着她。」

「荒謬！」天龍面色透紅，他背轉身說：「沒有這回事！」

「當然，你會認爲芝芝比翠湖美麗！男人都喜歡美麗的女人，就算她是一條毒蛇，你們還是要試一下，認爲這樣才夠刺激。不過，芝芝怎樣對你，你不必再試，已一淸二楚。你自己想一想，當你最困難、最需要別人的時候，誰守在你的身邊？誰侍候你？誰又安慰你？你那寶貝芝芝去了哪裏，又做過甚麼事？」

天龍垂下頭，慚愧無言。

「或許你覺得翠湖太平凡，配不起你，可是，翠湖並沒有打算嫁你這個白馬王子。她答應你婚事的時候，你仍然殘廢，一個殘廢的趙天龍，芝芝已把你遺棄，當時的你，又是否配得起湖翠？」

「天鳳，別說了！」

「你是眞心眞意的愛芝芝，可惜，你一旦殘廢，她就投進了李華倫的懷抱。這樣的女人，仍然值得你死心塌地去愛？眞奇怪，你們男人也眞笨，眞可憐！」

「我已不再愛芝芝，她的事與我無關，我也不想再提她的事。」

「你嘴裏不想提，心裏是否忘得了？我實在不明白，你既然不愛翠湖，爲甚麼要和她結婚？最初，你殘廢了，沒有選擇餘地，當然非娶她不可。後來，你康復了，芝芝也樂於拋棄華倫，和你重拾舊歡，你爲甚麼仍然要娶翠湖？你要報復？你要向芝芝顯顏色，是不是？你成功了，可是，你却害了翠湖一生。」

「天鳳，妳太敏感，其實我早已忘記芝芝，我是翠湖的丈夫，我會對她忠實。」

「有沒有想過和芝芝重續未了緣？」

「覆水難收！」

「表面逞强，心裏痛苦，何必？」

天龍苦笑一下，他離開天鳳，回到自己的臥室了。臥室裏靜悄悄的，祇開了一排地燈，天龍到處看，發覺翠湖的化妝間透着燈光。天龍輕輕推開門，發現翠湖正低頭寫字。他輕叫了聲：「翠湖！」

「噢！」她手忙脚亂，連忙把一本簿子往梳裝枱的抽屜塞進去。

「妳在寫甚麼？」

「沒……沒寫甚麼。」她很慌張的樣子。

「忙了一整天，沒有事，就早點休息吧！」

「我還要替老爺弄消夜。」

「翠湖，」他柔聲說：「我知道這些日子妳受了不少苦，爸爸喜歡擺架子，時常爲難妳。希望妳看在天鳳和媽咪的份上，不要怪他。」

「我從來沒有恨過老爺，媳婦是應該侍候翁姑的。」

「我是妳的丈夫，本來我應該……」

「不要，我很明白你。但是，你不必爲我求情，你太偏帮我，人家會說你是個不孝順的兒子，況且老爺對我也不算壞。」

「翠湖，我很對不起妳！」

「哪兒話。」翠湖感動得幾乎流淚：「你關心我，我很感激。」

天龍嘆了一口氣。

「今晚要不要吃消夜？」

「不吃了！」

「那就早點休息吧！」翠湖侍候丈夫換睡衣，替他蓋好被，然後才下樓弄消夜。

4

除了三朝回門，翠湖已一個月沒有回娘家。

丁太太知道女兒回家，連忙放下花店的工作，立刻趕回去會女兒。

翠湖能夠回娘家一次，可眞不容易，首先，要確定趙家豪是否不回家吃晚飯，他甚麼時候回家吃消夜，一切安排妥當，她才能決定能夠在娘家逗留多少時候。

當然，更要得到趙夫人和趙天龍的同意。

天龍要參加同學會（全部男性，不招待小姐、太太），不回家吃飯。

趙夫人也眞好，買了許多禮物送給親家，託翠湖帶回去。

丁太太倒沒有留意那些禮物，她捧着女兒的臉，訝然說：「翠湖，妳瘦了許多，以前面是圓的，怎麼現在變長了？」

「漂亮的女人不應該有圓面孔。」翠湖避重就輕。

「妳在減肥？天龍要妳減肥？太胖不好看，但是妳實在太瘦了！」

「我倒不覺得……媽咪，妳看這眞皮手袋……」

「翠湖，媽問妳，妳要好好回答，你是不是身體不舒服？」

「不，我很好。」

「妳是不是……懷孕了？」

「不，不是吧！」

「不用問了！」丁雅圖開口說話：「一定是受趙家的氣，氣瘦了！」

「不可能吧？親家奶奶、天鳳都對她很好的，她家翁是個男人，應該不理事，天龍……」

「問題就出在天龍的身上，天龍根本就不愛翠湖，翠湖嫁了他還會有好日子過？」

「爸爸……」

「你不要胡說八道好不好？」丁太太瞪了丈夫一眼：「我們女兒那麼可愛，誰會不喜歡？我擔保不關天龍的事。」

「天龍那麼好，他爲甚麼不陪翠湖回娘家？」丁雅圖加以反擊。

「天龍託我問候兩位老人家，他本來要和我一起來的，剛巧今晚他要參加同學會，一年一次嘛！是我叫他不要來的。」

「孩子，別撐面子了。」丁雅圖搖一下頭：「天龍對妳沒有真心，他不是真心愛妳，他愛的還是那銀行家的女兒。」

「爸爸……」

「喂！你不說話，沒有人罵你啞。」丁太太衝着丈夫叫：「女兒難得回家一次，你不說

好聽的話就算了，幹嗎說那些無聊話，你不怕令女兒傷心？」

「好，好，是我錯，我閉嘴就是了！」丁雅圖拍了拍女兒的肩：「多陪妳媽聊聊，我趕着畫一幅畫，吃晚飯的時候再談。孩子，妳會留在娘家吃一頓飯吧？」

「會的，爸爸！」

「那就好了！」丁雅圖走進畫室。

丁太太拉住女兒的手，輕聲問：「說眞話，天龍待妳好不好？」

「天龍一家人對我都好，眞的。」

「妳爲甚麼這樣瘦？」

「大概是吃慣家裏的粗飯，有錢人家的飯菜吃不慣，他們一天吃五六餐，我常常拉肚子，妳說，我怎能不瘦？」

「眞的呀！」丁太太哈哈笑了起來：「那妳要多點回家吃飯了！」

「當然，今晚我死賴着不走。」

「小姐，」芳姐突然走過來：「貴叔請妳聽電話！」

「貴叔？他不是妳們趙家的管家嗎？」丁太太不禁愕然：「他找妳有甚麼事？」

「我也不清楚，」翠湖心裏卜卜直跳：「媽，我去聽電話。」

丁太太點一下頭。她雖然沒有走到電話機旁，但是，她一直注意女兒。

「少奶，我是亞貴。」

「貴叔，找我有事嗎？」

「老爺回來了，他看不見妳，很生氣。」

「他不是說好不回家吃飯的，怎麼突然又回來了？」

「我也不知道，少奶，還是請妳盡快回來，不然的話，我們做下人的可要遭殃。」

「好吧！我立刻回去。」翠湖放下電話，拿起手袋對母親說：「媽，我要走了！」

「走？妳不是說好了在家裏吃晚飯的嗎？」

「對不起，媽，家裏發生了事情。」翠湖非常焦急。

「到底發生了甚麼事？」

「老爺，他……他生病了。」

「要不要緊？我立刻陪妳回去問候他好嗎？」丁太太拉拉衣服，就要和女兒出門。

「不，不要緊，祇不過是老毛病。」翠湖忙不住的阻止她。

「既然是小毛病，那妳吃過晚飯才回去吧！家裏有那麼多人，根本用不着妳。」

「媽，不行。」翠湖找理由解釋：「老爺雖然快六十歲，可是他還像個小孩子，他生病永遠不肯打針食藥。趙家上上下下的人，就祇有我一個人能勸他吃藥，所以我非回去不可。家翁有病，我在外面消遙，人家會說閒話。」

「妳的老爺眞的這樣需要妳？看樣子，他很喜歡妳！」

「他喜歡我，又信任我，他是個很好的家翁。媽，讓我回去吧！」

「那好吧！我不勉强妳了。不過，等妳的老爺沒事了，妳一定要回家來吃頓飯，而且還要和天龍一起來。」

「我答應妳，媽，我走了！請妳跟爸爸說一聲。」翠湖開門直衝下樓，丁太太走到露台，她看着翠湖坐上她那輛「平治」跑車，像火箭一般飛走了。

一會，丁雅圖拿着一幅畫出來，他低着頭邊走邊說：「翠湖，妳看我這幅『日落孤帆』如何？那一片金黃色，嗄……」

「翠湖已經走了！」丁太太無精打采的由露台回來。

「走了？她不是答應在家裏吃頓飯？」丁雅圖大感不滿：「她嫁了有錢人，吃不慣家裏的粗飯？」

「天龍的爸爸不舒服，病啦！」

「趙老頭病了，跟翠湖又有甚麼關係，翠湖又不是醫生。」

「翠湖說，親家老爺很麻煩，他病了不肯吃藥，一定要翠湖勸他，他才肯吃。」

「廢話！他向來不喜歡我們丁家，翠湖和天龍結婚他連影子都不見。他怎會突然作一百八十度的轉變，連生病了也非要我們的女兒不行？」丁雅圖是絕對不會相信的。

「我們女兒乖，我們女兒好，孝感動天，你聽過沒有？」

「妳是說翠湖感動了趙家的人？既然她在趙家那麼受重視，就不會瘦得那麼慘。依我看，一定是趙家父子薄待她，她在趙家一定很受氣。」

「你不要專鑽牛角尖好不好？你沒有看見翠湖又換了新汽車，身上的衣料多名貴？又送來一大堆禮物，你怎能說趙家待她不好？」

翠湖把跑車交給司機，她連忙走向大屋。天鳳守在台階上，雙手扠腰。

翠湖叫她一聲，匆匆走過，天鳳手一伸，擋住了她的去路。「妳不是說過今天回娘家，不回來吃飯的嗎？妳現在回來幹甚麼？才祇不過六點半鐘。」天鳳嚴詞質問。

「老爺回來了，我不得不改變主意。」

「他回來關妳甚麼事？」

「我要侍奉他老人家。」

「我們這兒有中西廚子、有管家、有女傭、有男工，還怕他沒人侍候？」

「天鳳，求求妳，讓我進去吧！」

「看妳這副樣子，簡直像三十年前粵語片裏那種可憐小媳婦！太太，現在已經是二十世紀末期，連太空船式的飛機都發明了，到處都鬧婦解運動。而妳，還是那樣婆婆媽媽，老爺前、老爺後，丟盡我們女人的臉！」

「我和那些小媳婦不同，她們是被迫的，我是自願的。」

「那妳比她們更笨一百倍。」

「我本來就不夠聰明，愛情令我更笨了。天鳳，妳有沒有聽過，一分耕耘，一分收穫？」

「妳有沒有聽過强扭的瓜不甜？」

「我知道我不應該勉强。但這是我唯一的希望，人沒有希望，生存就沒是意義。」

「妳是說，爲我哥哥而生存？」

「是的！我有權爲我的生命掙扎、努力。天鳳，人各有志，妳何苦……」

「我是太多管閒事了，好吧！妳去侍候妳的老爺，妳生命泉源的爸爸吧！」

「謝謝！」

在大廳上，趙家豪坐在中央，趙夫人不安地走來走去。

「大嫂，」趙夫人柔聲柔氣的問：「妳怎麼回來了？不是說好了在娘家吃晚飯嗎？」

「我趕回來侍候老爺！」

「眞好，眞是賢德、標準的好媳婦。」趙家豪高擧大拇指：「我們趙家的媳婦是最好的，是我趙家豪修的福，哈……」

「妳這樣急巴巴跑回來，親家奶奶一定會不高興。」

「不，不會的，我媽說媳婦是應該侍奉翁姑的！」

「好，好家教，親家母好家教！」

「爸爸，」天鳳突然走進來：「假如我嫁到佐治家，他的父母也這樣對我，你會有甚麼感想？也豎起大拇指叫好？」

「這……妳沒聽見大嫂說，做媳婦的應該孝順翁姑？」

「包括忍受翁姑的折磨？」

「妳……妳這孩子，妳……」

「老爺，」翠湖連忙說：「你要我替你做些甚麼？」

「給我一杯熱茶，可以嗎？大嫂。」

「我立刻去拿，老爺。」翠湖走進廚房。

天鳳說：「但願有一天，你遇上一個兇惡的媳婦，好讓你也嘗嘗被折磨的滋味！」

「天鳳！」趙家豪指住她：「我是妳爸爸，妳怎可以這樣沒禮貌？」

「我知道你是我的爸爸，我一直很喜歡你，不過我不會愚孝，不會因為你是我爸爸，就非要對你千依百順不可。你錯了，我就說你錯，我是人，不是應聲蟲。」

「天鳳，大膽，妳……」

「家豪，你實在是過份了些，」趙夫人說：「能不能對翠湖好一點，給她一點幸

福……」

* * *

結婚兩個多月來，天龍第一次夜歸。

翠湖侍候完家翁，回臥室換了睡袍，已是午夜十二時了。她寫了當天的日記，時間已到深夜一時。她替天龍準備好睡衣然後拿了一本畫報，到化妝間一邊看書一邊等待。

她昏沉沉欲睡，突然聽見外面有點聲音，她連忙扔下畫報走出去，看見貴叔和一個男工扶着天龍走進來。

「少爺怎樣了？」她驚駭地問。

「喝醉了！」貴叔把他扶到床上：「少奶，我去煮參茶。」

翠湖替天龍解下領帶，天龍打着呃，咿咿哦哦在唱歌，這時候，侍候翠湖的女傭亞香已進來，主僕兩人合力替天龍脫掉衣服，換上睡衣。

亞香說：「少爺很少喝酒的，一喝酒就醉。」

「亞香，拿些熱毛巾給我。」

「是的，少奶。」

不久，貴叔已送來參茶，三人合力餵他喝下，天龍總算安靜下來，睡着了。

「你們太辛苦了！」翠湖對亞貴和亞香說：「快去睡覺吧，明天還要早起。」

其實，翠湖本身也很疲倦，她躺在天龍身邊，正進入夢鄉，突然聽見枕邊人，斷斷續續的在叫：「芝芝，芝芝……」

翠湖翻身一看，睡意已全消。他看見丈夫睡得很甜，剛才祇不過在說夢話。夢裏仍然叫著芝芝，可想而知，芝芝仍然活在他心中。

他不能忘記她，他仍然愛着她。這難道就是天龍一直不肯和她做愛的主因？他要忠於芝芝，不和翠湖親近，是因爲不想做對不起芝芝的事？

天龍那麼一叫，翠湖的痴情夢醒了！她刻意小心侍候丈夫，討他歡心，受家翁的氣，一天到晚的忙來忙去，她忍氣吞聲，全是白費心機。

天鳳說得對，愛情是不可免强的，花了近三個月的時間，她得不到天龍的心，也得不到天龍的人。他愛的還是芝芝，她留下來，到底爲甚麼？到底爲甚麼？

就爲了人家叫她一聲趙天龍太太？她眞是天龍的太太？絕對不是，天龍沒有親近她，甚至沒有碰過她。她看了看那半邊床位，那該是芝芝的，如果芝芝在天龍身邊，那末，他們一定會生活得很好，很甜蜜，很恩愛！

翠湖想到自己這些日子，是如何的孤單，如何的委屈，如何的受氣，她忍不住淌下了眼淚。一顆顆，一串串，一行行。她邊哭邊想：她是否應該讓回天龍給芝芝？她留在趙家，終有一天會憂鬱而死。用眞情去感動天龍，行嗎？不行，快一百天了，她不能得

到天龍，以後也不會得到。她在趙家做傻瓜，做超級傭人，做有名無實的少奶奶。

也許，她應該和天龍談談。

早上醒來，天龍的頭有點痛，他回想一下昨天晚上和同學鬧酒，他喝醉了，一定又增加了翠湖的麻煩。

翠湖準時推門進來，她跟天龍說聲早，便開始侍候他。天龍看看她，她眼下有黑圈，那張充滿水份的臉乾枯了，頭髮有點散亂，無精打采。

「你的眼睛腫了，大得像一個桃，為甚麼？」他忍不住問。

「我……」翠湖在找藉口：「我很特別，晚上喝多了水，第二天醒來眼睛就會腫。」

天龍打量她，在懷疑。他垂下了頭，有點歉意：「都是我不好，昨天和幾個舊同學越談越開心，大家鬧起酒來，我祇不過喝了幾杯就喝醉了。昨晚，一定增加了妳不少麻煩，而且還要妳為我熬夜，我……真是一個最壞的丈夫。」

「哪兒的話，人家的丈夫在外面花天酒地，起碼也要鬼混到三更半夜才回家。你偶然去參加一次同學會，喝了點酒，那算得了甚麼？你已經算是最好的了！」

「妳真明理！」

「天龍，你今天下了班，能不能早點回來？」翠湖怯怯的問。

「有事嗎？」

「我想跟你談談。」

「好吧！我做好了工作就回來。」

天龍上班後，她還像平時一樣地工作，不過，她已心不在焉，她一邊做事，一邊想着該如何跟天龍討論芝芝的事，一旦和天龍分手，今後她又如何打發自己？

繼續唸書？到外國轉換環境？她不斷想，一直想，總之這件事是非解決不可。

當然也有可能有意想不到的收穫，所以她非常焦急，但願盡快解決這件事情。平時，天龍是五點半鐘下班回家。不過，他既然答應提早回家，那末，回來的時間必是在五時半之前。因此，五點鐘翠湖就站在屋子前的台階上等着。

她一直等，五點半天龍回來了，不過和他一起回來的還有趙家豪。

祇要趙家豪回家，她就會忙個不了，和天龍平心靜氣的談判，休想！

奇怪，平時趙老爺總會比天龍遲一點回家，怎麼今天那麼早？

翠湖分別和趙家豪父子接過公文箱，她偷看天龍一眼，天龍若無其事，看樣子他根本已經忘了今早的諾言。她在他心目中，根本就沒有地位。

「大嫂，」趙老爺突然說：「到我的房間來，我有話跟妳說。」

「是的！老爺。」

「妳媽在房裏嗎？」

「是的！」

「隨我來！」

翠湖看了看天龍，他已經到飯廳吃下午茶。她吐口氣，祇有跟隨着趙家豪。

到翁姑的臥室，趙夫人看了看翠湖，再看看丈夫，愕然。

「有甚麼事？」趙夫人很爲翠湖擔心。

「和媳婦說正經話。」趙老爺面孔一扳：「大嫂，妳嫁入我趙家已經三個月了，爲甚麼直到現在，妳還沒有懷孕？」

「我……」

「她和天龍結婚才兩個多月，」趙夫人忙着袒護翠湖：「他們還年輕嘛，急甚麼？翠湖比天鳳還小一歲，她才祇不過二十呢！」

「我不管她有多少歲，天龍是我們趙家九代單傳的獨生子，我們娶媳婦最大的目的就是要她生兒育女，爲趙家傳宗接代，我們決不要不會生蛋的母雞。」

「你怎麼把媳婦當母雞？」趙夫人瞟了丈夫一眼：「我看你，越來越像個魔鬼。」

「今晚有應酬，」趙家豪對妻子說：「妳去打扮打扮，關於生兒育女的事，我會和大嫂說個明白。」

「翠湖膽小，你可別把她嚇着。」

「沒有甚麼可怕的，結婚生孩子，這是每一個女人的責任。」

翠湖垂首無言。

「我也明白，妳自從嫁入趙家根本並不快樂。不過，假如妳一旦有了孩子，那末情況會兩樣，不單祇受到一家人的優待、寵愛，而且說不定，我還會反過來侍候妳。」

「老爺，我……」

「妳嫁進趙家後這些日子，妳的表現我很滿意，無可否認，妳的確是我們趙家的賢淑好媳婦，現在我唯一感到缺憾的，是妳仍然未有孩子。」

翠湖相貌福氣，她遲早會生的。」趙夫人一面化妝一面說。

「她遲生早生，那倒不是大問題，正如妳說，她才二十歲，她可以生育的時間，起碼有二十年。」

「那你就不要太緊張，氣呼呼的嚇人。」

「我是怕她根本不能生孩子。妳知道嗎?有些女人是不會生孩子的，別說結婚一年、十年，甚至一輩子也生不出孩子。妳說說看，娶一個不會生孩子的媳婦，就算她更賢淑，更完美也是沒用的，趙家絕後，那就一切都完了。」趙家豪理論滔滔:「所以，今天我要和大嫂討論的，是她到底是否能生孩子。」

「生孩子的事，是天意!」

「對呀！如果大嫂命中注定不能生兒育女，我就替天龍納妾。」
「甚麼？納妾？」趙夫人叫起來：「法律是不准納妾的。」
「祇要不到婚姻註册處去登記，大嫂不過問，又有誰會管？」
「翠湖和天龍才祇不過結婚兩個多月，應該多給她一些時間。」
「時間沒關係，就怕她身體不正常，根本不會生孩子。」
「翠湖身體很好嘛！」
「身體好，未必就等於會生孩子。」趙老爺說：「因此，明天我要妳帶大嫂去醫院檢查，順便去拜拜多仔佛。」
「老爺，我……」翠湖心裏恐懼：「我看不必檢查了，我的身體很好。」
「不行，非檢查不可。」
「可是……」翠湖又急又驚，萬一去醫院檢查，醫生一定知道她還是處女。處女又怎能生孩子？她又不是聖母瑪利亞。
「別再說了，明天妳媽帶妳去檢查。太太，妳可別忘了。」趙老爺說：「今晚有一個法國廠商請我們吃飯，妳回房間換衣服吧！時候已經不早了！」
「是的，老爺。」翠湖憂愁地回到房間。
天龍正開始更衣，他一看翠湖就嚷：「妳怎麼老半天才回來，我們準時七點半就出

門，趕快！」

「天龍，你答應和我談談！」

「甚麼時候不可以談，妳甚至還可以說一輩子。」天龍大發脾氣：「都快七點了，看妳面靑唇白，我們是生意人信用要緊，不能遲到，看妳還呆着，換衣服呀！」

翠湖手忙腳亂的開始更衣，她心情極端惡劣，但對天龍的話，她向來千依百順。

天龍換好衣服，到樓下，過不了一會，他又進房間：「好了沒有？爸媽都在等着！」

「快好了！」

「妳看妳！」天龍指住她：「妳這襲裙子的款式已經過時，妳沒錢做新衣服嗎？快換，快換。妳這人，一點眼光都沒有。還有妳的頭髮，爲甚麼老是直直的？沒錢燙頭髮？」

「這髮型比較簡單方便。」翠湖滿腔委屈，連忙改穿另一件衣服。

天龍說：「方便？妳既然這樣怕麻煩，那索性不要穿衣服，光着身子走出去。」

「天龍，你怎可以這樣說？」

「妳太不像樣嘛！就拿妳的頭髮來說，妳喜歡短髮，就把頭髮燙得短短的，妳喜歡直髮，就把頭髮留長讓它披散在肩膊上。像芝芝，她有一頭又黑又亮、瀑布似的長髮，那有多美，多迷人！」

「芝芝的確是十全十美，可惜我是丁翠湖，不是史芝芝。」

「我道歉！我不應該提芝芝。」天龍攤一下他的手：「但是，不管她是誰，學習別人的好處，沒有甚麼不好。」

「但是仿製品畢竟是仿製品，豈能以假亂眞？世界上，根本就沒有兩個相同的人。」翠湖從認識天龍到今天，第一次反駁他。

天龍指住她，生氣地叫着：「妳竟敢頂撞我？妳吃了豹子膽？」

「天龍，我是個人，不是奴隸。我有血有肉，不是工具，我不甘被人利用。」

「妳在說甚麼鬼話？」

突然外面有人敲門，阻止了翠湖的話。

「進來！」天龍粗聲喝。

亞香戰戰兢兢的推門進去，她說：「老爺請少爺和少奶立刻到樓下。」

「嘿！」天龍轉身離開房間。

翠湖滿含淚水，乏力地拿起手袋。完了！一切都完了！

*　　*　　*

十二點，距離吃午餐還有一個鐘頭，天龍已把當天的事情辦妥，他突然想起了答應抽時間和翠湖談談。翠湖要說些甚麼？他不管，但他可不願意做一個不守信用的人。

他打電話回家告訴貴叔，他要回家吃飯。離開辦公室的時候，又通知女秘書他下午

休息。回家，發覺屋子裏靜得很。

「夫人和少奶呢？」他問貴叔。

「夫人和少奶出去了，好像少奶要檢查身體，還要拜佛。她們兩位不回來吃午餐。」

「剛才你在電話裏爲甚麼不告訴我？早知道她們都不在家，我就不會回來。」

「對不起！少爺，我忘了說。」

「算了吧！」

吃過午飯，天龍回臥室，他仰臥在床上，有點無聊，他似乎已不再習慣獨處一室。

假如翠湖在家，他一定會來陪他，侍候他，討他歡心，現在房間裏靜悄悄的，眞不是味道。假若他不是和女秘書交待清楚，他寧願回到公司裏辦公。看見床頭的結婚照片，令他想起了一件事。好幾次，他發覺翠湖在化妝間偷偷摸摸的寫東西，一看見天龍她就手忙腳亂，她到底在寫甚麼？她到底有甚麼秘密？

在最無聊的時候，他的好奇心驅使他去探測秘密。他由床上跳起來，走進化妝間，他記得，翠湖的那本册子是塞進化妝枱的抽屜裏，就祇差不知道在哪一個抽屜。

他到處翻，終於在第二格抽屜，他找到一個金色的盒子。

揭開盒蓋，發現裏面有一本金色的日記簿。日記，原來是日記。不，偷看人家的日記是不合法的，儘管是夫妻，也不可以隨便胡來。

天龍連忙把日記放回盒子裏，就在這時候，他突然又改變主意。他的手，有點癢，很想翻開日記本。考慮着，猶豫着，思想不斷的交戰，終於他還是把日記簿翻開了！

日記本的第一頁，貼着天龍的相片，相片旁邊，寫着「我最愛的人」

一，二，三，第四十頁，天龍看到他的名字。

記得那一天，在花店，我眼前出現一個很好看的男孩子，他有一雙藍眼睛。我向來不喜歡看男孩子，學校裏的男生追着我，我都不理。我爲甚麼一看見他就喜歡，難道眞有一見鍾情這回事？

送花的時候，看見天鳳，才知道他是她的哥哥，我好開心，而且忽發奇想，憑着天鳳對我的偏愛，有一天我可能會成爲天龍的女朋友。

可是，美夢瞬即消逝，天龍的未婚妻出現了。她比我漂亮，比我迷人，我，簡直沒有資格和她比，我警告自己，從此之後，不得再想念趙天龍。

睡不着覺在數羊，數了很久，仍是眼瞪瞪的。我到客廳喝水，忽然電話鈴響了。半夜三更，誰來的電話？一聽之下，才知道天龍被刧匪刺傷了，已被送去醫院。

我披星戴月趕去醫院，看見芝芝，她一看見我就埋怨刧匪搶去她的綠寶石戒指。我奇怪，在這個時候，她爲甚麼還有心情埋怨這些？我可爲天龍的安危擔心死了！

一個醫生走出來，芝芝告訴他，她是天龍的女朋友。於是，醫生就把她帶進去，一

會，芝芝和醫生吵着出來。我過去問天龍的情況，醫生告訴我，天龍失血太多，急需輸血，芝芝血型適合，但是她堅持不肯輸血。

當我知道天龍和我同一血型時，我很開心，拉了醫生進去央求他替我將血輸給天龍。我真該死，我一看見血就全身發冷，醫生以爲我身體不好，衹肯替我輸二百cc的血。我反對，我堅持，我要輸更多的血給天龍。結果，醫生算是給我感動，替我輸了四百三十cc血給天龍。其實祇要天龍康復，就算抽乾了我的血，我也毫不吝嗇。

很想念天龍，但是又不敢再去醫院看他，因爲怕趙家的人向我道謝，也怕芝芝對我露出憎厭的目光。雖然見不到天龍，我還是很快樂的，儘管我不能愛天龍，但是，他的身體內，已流着我的血，我已是他身體的一部份。

芝芝突然到訪，她給我一張五萬元的支票，聲言是給我賣血的酬勞，她的話刺痛了我的心。但是我不能告訴她，輸血給天龍不是爲了錢，是爲了愛。我拒絕要她的錢。

芝芝結果把支票帶走。但是，她要我承認已收下支票，她好陰險。

很想告訴天龍，我沒有要他的支票，但還未開口，就忍住了，我不想爲了我的清白，而影響天龍和芝芝的感情。

芝芝去了日本整容，天龍放大假。這十天裏我們天天在一起，我很快樂，很滿足，很幸福。

芝芝回來了，她罵我不要臉，要我發誓和天龍斷絕來往，還親自打電話給羅拔，迫我和他談戀愛。她這個人，怎麼這樣野蠻？

最近，天鳳老是逃避我，我懷疑自己做錯事，今天送筆記到趙家，才知道天龍汽車失事，斷了腿，在醫院留醫。我嚇得魂飛魄散，連忙趕去醫院。

天龍的腿殘廢了，他不能動，我很想留下來侍候他。但是，他不歡迎我，他怕芝芝看見我會不高興。不過我還是天天去看天龍。

今天我很生氣，有生以來第一次這樣激動。芝芝竟然帶了華倫來，說了很多難聽的話，又把天龍送給她的訂婚戒指扔下，並宣佈和華倫訂婚。我看得出，天龍很傷心。人，怎能這樣無情？芝芝以前那樣愛天龍，怎麼天龍一旦殘廢了，她就拋棄他，移情別戀？我懷疑芝芝根本從未愛過天龍！

我眞想摑她一個巴掌，可惜，我活了二十年，還未學會打人。

我們幾個人在開會，張醫生認爲天龍毫無進展，想用刺激的方法，希望他的腿會有轉機。趙伯母反對，我極力贊成，天鳳把我拉過一邊，警告我，她說，如果天龍身體康復，他就不會要我。我笑着告訴天鳳，我早已想到這一點，我並且告訴她，愛不是佔有，是施予，祇要天龍康復，我願意犧牲我自己，雙手把天龍送回給芝芝。因爲天龍幸福，就等於我幸福。

果然，天龍康復了。我功成身退，我不再去醫院，重新上學，我本來就希望自己能夠做一個博士，專家，又何必為了兒女私情，放棄學業？那太不值得，對嗎？

奇怪，趙家的司機來接我下課，天龍坐在汽車裏，一句話也不說，祇是替我重新戴上訂婚戒指，我知道他仍然要我，我很開心！

芝芝為了奪回天龍，使用了各種卑鄙手段，尤其是金錢政策，但是，她還不明白，就算她把全世界的錢都送給我，我也不會放棄天龍。況且人棄我取，我也不能算罪人。

結婚了，媽送我一束幸福花，她為我祝福，希望我名符其實的可以得到幸福。今天由早忙到晚，我不想再寫日記了。

我發覺天龍一直在避我，最初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，後來我明白了，他不願意和他不愛的人親近，我會成全他。

我承認，老爺真的不喜歡我，他用的方式，比罵還要令我難堪。

我默默無言的忍受著，天鳳曾抓住我的手罵我懦弱，我告訴她，愛一個人應該為他忍受一切。我在趙家生活並不滿意，但是我還是愉快的，因為我心裏充滿希望。

我要用愛、用眞誠、用耐心去感動他，希望有一天，天龍也會像我愛他一樣愛我。

整整一個月沒有回家，爸媽一見我就說我瘦了，這是事實，不過，我決不能讓他們

知道我在趙家的一切，我掩飾得很好，媽相信我真的已得到了幸福。

在家裏逗留還不到一個鐘頭，貴叔的電話來了，他說老爺要我立刻回家，媽很不開心，爸那兒更難解釋，可是，爲了不想老爺不高興，我忍心不顧爸媽，回趙家來了。

奇怪，已夜深了，天龍爲甚麼還不回家？後來我想想，生意人，交際應酬難免，一個好妻子不應該疑心丈夫，而且要培養耐性，看畫報，等他回來。

日記，每天必寫的日記，天龍好幾次撞進來，幾乎給他發現，幸好他向來不關心我的事，他永遠不會發現我的日記。

天龍酒醉回家，我和亞香忙了半晚，好不容易他睡着了。我也倦得要死，矇矓間，我突然聽見天龍一聲聲叫着芝芝，我跳起來，睡意全消，天龍這麼一喊，把我的美夢喊破了，他仍然愛芝芝，他忘不了她，其實，祇要看見這紫色的房間，就應該知道他無法把芝芝忘掉。我哭泣，哭了一整夜，把眼睛都哭腫了。

天龍答應提早回家跟我談談，我一早就在門口等候，可是他早忘了。老爺把我叫進房間，他說假如我再不生孩子，就替天龍納妾，我和天龍祇是掛名夫妻，怎能養孩子？

老爺要媽咪帶我去醫院檢查身體，我很替天龍擔心，若醫生告訴媽咪我仍然是處女，媽咪會很生氣。看來，天龍會捱一頓罵。怎辦？該怎辦？

天龍把日記扔在床上，突然他抓起外衣往外跑。

他駕着汽車，腦海裏滿是翠湖日記裏的話，他早知翠湖愛他，但是他不知道她愛得那麼深那麼眞誠，並且愛得毫無保留！汽車駛進醫院的停車場，天龍衝上二樓，他「拍」的一聲，推開了張國棟醫生辦公室的玻璃門。張醫生和護士白姑娘正在整理病人的病歷表，他們給天龍嚇呆了。

「天龍，你有事嗎？」張醫生問。

「是的，張叔叔，我有很重要的事找你。」

「那我們去喝杯咖啡。」張醫生伸手解開醫生袍。

「不，用不着出去，這兒方便，我要在這兒解決，我……」

「你媽咪舊病復發，不可能吧？昨天我才到過你家，你們一家人都很好。」

「不，張叔叔，我祇是要弄清楚一件事。」

「就在這兒，」張醫生看看一桌的咭片：「白姑娘正在工作……」

「白姑娘可以繼續工作，我沒有甚麼秘密。」趙天龍說：「張叔叔，你還記得我被刦匪刺傷入院的事？」

「當然記得，那天我很生氣，我是又急又氣，幾乎想殺人。」

「爲甚麼？」

「你受傷後，史小姐不知道怎麼搞的，不單祇沒有立刻把你送院急救，而且拖延了不

少時候才把你送進來。你傷勢本來不重，就是流血太多，當時你昏迷了，情況很危急。你知道，我們這兒是私立醫院，血庫一向血液不足，尤其是你的血液。你是急需輸血，實在十萬火急，於是我由手術室出去找你的家人。當時，手術室外祇有翠湖和史小姐，我問明她們的身份，就把史小姐拉進手術室旁的工作室，立刻替她抽血檢驗，結果令我十分興奮，因為史小姐的血是O型血，她身體好，血液又清潔，而且她又是你的愛人，我深信她會輸血救你，最初，她是肯答應的……」

「芝芝肯輸血給我？」天龍搶着問。

「那是誤會，她相當幼稚，以為祇需輸一茶匙的血給你。後來知道要輸三百cc，她立刻找出十幾個理由拒絕，她要我去買血，我告訴她你等不及，你很危險。她不理，跟我吵，還要請律師告我。我從未見過一個像她那樣冷酷的人，她逃出去，我追着她，為了救你，為了要得到血液，我會用一切力量。到門口，翠湖聽見我們吵，她過來，當她知道你的血液和她相同，她很高興，立刻要求輸血救你。」

「輸血時，她是否後悔或害怕？」

「後悔？翠湖這孩子，幾乎要把她的血全部給了你。我還記得，那天是用直接方法輸血給你的，當她看見血的時候，她全身發冷，嘴唇都白了，我很替她擔心。」

「那證明她害怕，她不是自願輸血給我。」

「不，她絕不退縮，她是自願的，她不斷發抖，不斷嚷着要多輸點血給你。」
「張叔叔，輸血的事，除了你，還有誰在場目睹？」
「還有很多人，助手凌醫生，護士長卓嘉，還有，是……是美蓮給她們抽血檢查的。」
「張叔叔，我很想和美蓮談談。」
「美蓮今天當哪一班？」
「美蓮當中班，還沒有回來，但是，可以去見Sister Lee。」白姑娘說。
「對了，卓嘉當早班，還沒有走，同時，凌醫生也在，你要不要見見他？」
「我要見所有的人！」天龍肯定的說。
「好吧，就請白姑娘爲你帶路吧！」
天龍見過所有的人，事情經過幾乎完全一樣，護士長卓嘉還說：「聽說你的太太就是搶着輸血給你的小姐。眞的？那太好，那位小姐溫柔，偉大，品性好。假如你娶了另外那位小姐，你可要捱苦。她脾氣很壞，駡人的時候樣子好兇。輸血給你的那位小姐對你很痴心，被愛者有福，你是個幸福的人，我眞替你高興。」
天龍離開醫院之前，張醫生交給他一個文件夾：「裏面有你兩次入院的記錄，你帶回去看清楚，不過一定要還給我，那是醫院的東西，你明白嗎？」

天龍點了一下頭，他說：「張叔叔，我想再問你一件事。」

「問吧！把所有的話全搬出來。」

「用刺激方法令我恢復行動，是你提議的？誰贊成，誰不贊成？」

「不錯，是我的主意。除了翠湖，每一個人都不贊成，翠湖一向最柔順，最沒有主見，那一次她堅持着，幾乎和你媽媽吵起來。」張醫生說：「事後，我很後悔，我跟翠湖談過，假如你恢復行動，你可能不再要她。她當時很堅決，她寧願被你遺棄，也要你康復不可。她深信你坐在輪椅裏永遠不會快樂，她爲了愛你，下定了犧牲的決心。」

「張叔叔……」他張開兩隻手，說不下去：「我……」

「翠湖曾經一連兩次把你從死神手中搶回來，她的眞誠，連天都感動了。」張醫生拍一下他的肩膊：「好好珍惜這份愛！」

* * *

翠湖知道天龍已經回家，她很慌張，連忙跑進臥室。

「天龍，對不起，我回來實在太晚了！」

「不要開燈。」天龍的聲音很輕：「今晚的月色很美。」

「你在沉思？我不打擾你了！」翠湖關上燈，開了房門。

「妳去哪兒？」

「去侍奉老爺，準備開飯。」

「不用去了，我已經吩咐貴叔，也告訴了媽咪，今晚我們不吃飯。」

「我們？」

「是的，我和妳。把門關上，好嗎？」

「可是，老爺……」

「不要管他！你嫁的是我，不是他。」天龍拍一下床：「妳不是有話告訴我嗎？坐到我身邊來，我們好好的談。」

「我……」

「今天非談妥不可！」

「那好吧！」翠湖突然走進化妝間，一會，她再次出來，她把一隻戒指放進天龍的手裏：「是你的，給回你！」

「這不是我以前給芝芝的戒指？」天龍低嚷：「我曾經叫妳扔掉，怎麼仍然會在妳的手裏？妳留下它幹甚麼？」

「有兩個原因，」翠湖平靜地說，像在分析別人的事：「第一，這隻鑽戒價值十萬元，扔掉了太浪費；第二，我似乎早已料到，這鑽戒終有一天會合用，留下來，是給你送回給芝芝。」

「為甚麼要送給她？這不是普通禮物！」

「不錯！我交給你，是讓你再次向芝芝求婚，也許她有點生氣，但是念在你苦心保留戒指，說不定她會原諒你！」

「翠湖，妳令我如墮五里霧中，我根本不知道妳在說甚麼。」

「我把你讓回給芝芝。」翠湖走到窗前，她似乎看見月亮在恥笑她。

「把我讓回給芝芝？妳不要我了？」

翠湖惘然地望住天空，她並沒有感受到天龍語調裏的感情　她輕嘆一聲：「這些日子，我想得很清楚，我明白了，愛情真的不可以勉强，整整三個月了，我得到些甚麼？徬徨、恐懼、孤獨、絕望，我這樣熬下去，會有多少收穫？萬分之一……」

「這些日子，妳真的受了不少苦。」

「我不怕受苦，我也不怕痛苦，可是，我不忍心剝奪你的幸福。」

「……」

「我知道你心裏仍然不能夠忘記史小姐，直到今天你仍然愛她。既然你們相愛，我為甚麼要隔在中間？要你每天和一個你不愛的人一起生活你一定會很討厭，很難受。」

「妳是愛我的，對嗎？那妳為甚麼要退出？我想，妳可能不再愛我了！」

「真正愛一個人，要令他快樂。你和我結婚幾個月了，你快樂嗎？你忘得了史小姐

嗎？愛情不是佔有，是付出。我們的感情永遠不會溝通，因爲史小姐把我們分開了，祇要你和史小姐得到幸福，我甘願被遺棄。」

「妳有沒有想過，也許妳能夠感動我？妳爲甚麼不設法嘗試？」

「沒有用。」翠湖搖一下頭：「我想，我眞的疲倦了，假如你需要，我明天一早就走，然後我們去辦分居手續。」

「我不相信妳願意離開我，護士長說得對，妳很偉大，而我因爲有了妳，我將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。」天龍站起來，走到她身後，輕輕扳轉她的肩膊，翠湖和他面對着面，他凝視她，她垂下了眼皮。天龍雙手捧起她的臉：「我從來沒有好好看過妳，我現在才知道妳有一雙明亮的大眼睛，一張娃娃臉，妳的樣子很甜的，妳知道嗎？」

「我知道，我很醜，我比不上芝芝。」

「從今天開始，我和妳都不准提芝芝，如果我提芝芝，罰我自己打嘴巴，如果妳提芝芝，罰妳親我一下，怎樣？同意不同意？同意就勾一下手指。」

「天龍，你怎麼了？」翠湖突然驚惶起來：「你受了甚麼刺激？哪兒不舒服？」

「妳擔心甚麼，以爲我發神經？我祇不過上了一課，我驀地聰明起來了！」

「上了一課？」翠湖胡塗了。

「是的！我看了一本書，見過很多人，這讓我知道，眞正的愛情來了，不要放棄。」

「你……」翠湖望向床上：「那不是我的日記嗎？」

「是的，整整一本我都看過了。妳現在明白我並不是發神經，其實我現在是最清醒，過去我一直糊里糊塗，浪費了很多好時光，是妳令我茅塞頓開。妳的日記太令我感動了！」

「我……」翠湖滿面緋紅。

「我不是個毫無人性的人，我也有良知，妳對我義眞情濃，令我既感動又慚愧，我敬佩妳，我會珍惜妳的愛，同樣，我也會用愛去報答。」

「你愛我？」

「是的，愛情應該互相交流，妳已毫不留保的獻出了，我豈能吝嗇？又何況，我身體裏流着妳的血，妳是我身體的一部份，我怎能不愛妳？最初，也許反應不會太强烈，但是，祇要給我時間，總有一天，我會像妳愛我一樣愛妳。」

「噢！天龍……」翠湖高興得流下了淚。

「我會用我一生的時間去彌補妳過去一切的損失，我會做一個眞眞正正的好丈夫。」天龍張開雙臂，那是一個迷人的擁抱：「來吧！太太，別讓新郎等急了……」

第二天，天龍一覺醒來，他喃喃的說：「翠湖，妳醒了沒有？」

沒有回音，天龍伸手撫了撫，他身邊空空如也，不知道為甚麼，他忽然惶恐起來，

他整個彈起坐在床上，直拉着嗓門叫：「翠湖！」

「醒來了！」翠湖跑進房間，臉上滿含春意，甜蜜的微笑堆在唇邊。

「妳剛才到哪兒去？」他在埋怨。

「我要起床侍候老爺。」

「又是老爺。妳到底是嫁我呢，還是老爺？我現在嚴重警告妳，由今天開始，妳是我正正式式的太太，妳一天二十四小時的時間都屬於我，除了我，不准妳侍候任何人。」

翠湖點一下頭。

「現在，我要懲罰妳。」

翠湖的眼神一半疑惑，一半驚慌。

「罰妳親我！」

翠湖瞟他一眼，匆匆在他的臉上吻了一下。

「不，我抗議，那太馬虎，我要妳全心全意、甜甜蜜蜜的親我，來啊！這兒！」

翠湖難爲情地用手指劃着床布，天龍出奇不意的拉她一把，兩個人倒在床上。

天龍一手擁抱她，一手托起她的臉，他凝視她，良久：「奇怪，妳比昨天更美。」

「我本來就是醜小鴨，還不是老樣子？」

「醜？誰敢說我太太醜，我太太是全世界最漂亮的。」

「比……比那個女人還要漂亮？」

「哪一個女人呀？」

「唔！你好壞，你是明知我說誰的，」翠湖已經開始懂得撒嬌：「你騙我把名字說出來，想罰我。」

「唷！妳好聰明啊！」天龍儘在笑，他已不再滿懷心事。

「你以爲我是笨豬？快起床吧！我的大少爺，快十點了，你到底上不上班？」

「我今天哪兒也不去，留在家裏陪新娘子。」天龍的性格很特別，不喜歡，連碰一下手也不願意，一旦愛上了，就熱得像一團火：「喂！妳還沒有親我呢，好，妳不吻我，我吻妳！」兩個人正黏得分不開，突然外面有人敲門。

翠湖輕輕推開天龍：「糟！我忘了告訴你，媽咪要來跟你算賬呢！」

「爲甚麼？」

「昨天她帶我去醫院檢查……」

「是不是醫生說妳不能生育？妳放心，妳不能生孩子，我也不會納妾，我這人很死心眼，除了妻子，我絕不會和別的女人做愛！」

「不……」

「翠湖，妳是不是也在裏面？」

「那是媽咪的聲音。」翠湖拉開天龍的手站起來，她一面撥好頭髮，一面去開門。

趙夫人面色凝重，她看了兒子一眼說：「還沒有起床？太陽都快下山了。」

「媽咪，我今天休息，不上班。」

「不上班也好，反正我要跟你說個清楚明白。你別賴在床上，起來呀！我有話跟你說。」趙夫人把晨褸擲給他。

「媽，妳眞刹風景！」

「老媽子當然令你討厭。這世界上，恐怕祇有芝芝一個是好人。」

「媽咪，妳說甚麼都可以，就是不能提她。」天龍連忙制止母親。

「爲甚麼不能提？你怕我罵她？我偏要罵她，是芝芝把你迷成這樣子的。現在，你淸淸楚楚、老老實實的告訴我，翠湖嫁給你已經快一百天了，她爲甚麼直到今天仍然是個處女？你說，我要你向我解釋，爲甚麼？」

天龍說：「媽咪，一個做了人家太太的女人，又怎可能是處女？」

「是醫生親口告訴我的。」

「一定是那混蛋醫生弄錯了。」

「甚麼混蛋醫生？李醫生是你張叔叔介紹的，她是個很著名的婦科醫生。」

「好吧！媽咪，我坦白告訴妳，翠湖昨天還是個處女，今天已經不是了！」

「今天和昨天有甚麼不同？」

「當然大有分別！」天龍直瞧着翠湖：「是不是？太太。」

翠湖那張臉全紅了，她低下頭說：「媽咪，我去弄早餐給天龍吃。」

「妳出外走走也好，不過，弄早餐給他吃，那可不必了，他根本就不是好丈夫。」

翠湖走到門邊，天龍叫住她：「翠湖，妳轉個身就回來，不要去太久，我還有話跟妳說！」

「行啦！行啦！別在我面前演戲了，以前我一直以為你們是恩愛夫妻，誰知道你和她結婚不同床。翠湖也眞難得，在我面前半句怨言也沒有。你爹還迫她生孩子呢？她是個處女，試問孩子何來？」

「媽，我可以保證翠湖不是處女，可不能保證她能生孩子。」

「你……我快要給你氣死了，翠湖有甚麼對不起你，你要這樣冷落她？」

「我們是在進行察婚。」

「甚麼察婚？」

「前幾年是流行試婚，試婚就是先同居，試過不滿意就分手。察婚，察者，看也。我們結婚後彼此看清楚認為合適，於是察婚期完成，昨晚才是我們洞房花燭的好日子。」

「鬼話連篇，簡直豈有此理！活了幾十年，根本未聽過有察婚這回事。」

「媽咪！今天我休息，妳讓我靜一下行不行？」天龍求着。

「行！不過，三天之後，你要給我回覆，你準備怎樣處理翠湖？」

「好，好，三天！」趙夫人剛出房門口，天龍又拉着嗓門叫：「翠湖……」

晚上，連場好戲。首先，天龍和翠湖穿著同一系統、同一款式，同一色素的衣服，手拖着手的走進飯廳。以前，他們雖然也有說有笑，但從未手挽過手。同時，翠湖臉上的甜蜜與滿足，也是少見的，因此，每一個人都用奇異的眼光看他們。

「大嫂，」趙家豪十分不滿：「妳為甚麼這個時候才來，妳忘了妳的工作？還要我們等妳呢！妳躲到哪裏去了？」

「爸爸，」天龍給翠湖拉開椅子，讓她坐下：「她忙着侍候我！」

「大嫂，我的醬油呢？」

翠湖連忙站起來，天龍拉她坐下，他自己走進廚房，趙家豪低頭吃飯，可沒有注意。一會，天龍由廚房出來：「爸爸，你的醬油來了！」

「怎麼是你？大嫂，妳呆坐着幹甚麼？」趙家豪大為愕然。

「對呀！翠湖，妳坐着幹甚麼？還不趕快吃飯，菜都涼了。噢！對不起！爸爸，我還要替你拿辣醬……毛巾……」

「大嫂怎麼了？這些事，是她……」

「是我不准她做的。因爲我已經想過了，爸爸要翠湖做事是因爲你喜歡她，但我是你的兒子，你怎能僅是喜歡她？你說傭人笨手笨腳，翠湖聰明，其實我比翠湖還要聰明呢。所以，我絕不容許她奪取這份專利權！」

「你……」趙家豪指住兒子，說不出話。

「我會記着的，要胡椒粉、毛巾、牙籤、熱茶、半個橙、一個蘋果分六份，要削皮的。吃過了水果要一條有香水的毛巾。噢，還有，盛飯要半碗，不能多，也不能少……最後還要煮一壺熱咖啡……」天龍數着手指：「我全都記到了，你看我有多聰明？」

趙夫人和天鳳，被逗得忍不住的笑起來，翠湖也低下頭，極力忍住笑。

天龍就這樣團團轉的忙了半個晚上，趙家豪和夫人看電視的時候，天龍走進去，恭恭敬敬的問：「爸爸，你今晚要吃甚麼消夜，我去廚房給你準備！」

「你會弄甚麼消夜，叫廚子做好了！」趙家豪幾乎給天龍氣死。

「爸爸，你還有甚麼吩咐？」天龍說：「我眞擔心做得不好，你會說沒有家庭溫暖，不肯回家陪媽咪！」

「唉！」趙家豪嘆着氣。

「爸爸，我肚子餓，如果你不反對，我叫翠湖陪我去吃晚飯。」

「都快十一點了，」趙夫人埋怨說：「餓壞了怎麼辦？快去吃飯吧！」

「媽咪，妳的話不算數，一定要爸爸同意才行，爸爸……」

「我的大少爺呀！算我怕了你，你和你的媳婦去吃個夠吧！」

「遵命！」天龍出去。趙夫人哈哈大笑。

「妳在笑甚麼？」

「我在替你高興，你不單祇有一個好媳婦，而且還有一個孝順兒子，看來，他們是夫妻一條心！」

「妳昨天剛告訴我，大嫂，她……」

「我已經問過天龍，他說他們在進行察婚，昨天察婚期滿，昨晚才洞房。所以，應該說他們現在是新婚期間，新婚夫婦怎會不恩愛？你沒看見，翠湖一整天在笑，而天龍又像以前那樣愛玩愛鬧，挺開心。看情形，他們是眞正戀愛，你抱孫之期不遠了！」

「好，養個胖娃娃也不錯。」

「翠湖福相，她一定能替我們養個男孫。」

「一個太少，起碼四個。」

「四個斷擔挑啦！」

「我們的家當，起碼可以養四十個。」

「那翠湖的肚子，一輩子沒空閒了！」

*　　　　*　　　　*

天龍剛醒來，眼睛還沒有張開，嘴裏就在叫：「翠湖！」

「我在這兒！」

天龍翻過身，在她那甜蜜的唇上吻了一下，然後緊緊擁抱着她：「翠湖，妳眞好，永遠不會忘記我喜歡甚麼。」

翠湖輕撫着他的頭髮，一會，她柔柔的說：「該起床上班了！嗯？」

「唔，我不想上班，我要陪着妳。」天龍把他的臉貼在翠湖的胸前。

「哪有大男人天天就在家裏不上班？」

「翠湖，我們還沒有度蜜月，我帶妳去瑞士滑雪，去巴黎買新裝，去日本看櫻花。我帶妳環遊世界，去三個月，去半年，讓我們過一段二人世界的日子，好嗎？」

「好，不過，你生意忙……」

「我先把一切安排妥當，不用等很久的。」

「我願意等。你現在聽話，起床上班。」

天龍無可奈何的上班去了。出門前，他還千般叮嚀：「我上了班，妳要多睡一會，把那失去的十幾磅肉爭取回來。」

翠湖並不擔心身體消瘦，最重要的是爭取丈夫更多的愛。

翠湖並不知道，天龍已開始迷戀她。感動、報恩，祇不過是愛的前奏，那並不能令任何一個男人對妳五體投地。最重要的，是一個純潔的男孩，當他第一次和自己喜愛的女人發生肉體關係，那一份愛是狂熱的，也達到靈慾一致的最高峯。

天龍比過去早下班，跳下車，一手拉起文件箱，邊跑邊喊：「翠湖，我回來了！」

「那麼早？」翠湖衝出去，想接過他的文件箱，天龍立刻把手放到後面。

「怎麼了？一向是我拿的。」

「今非昔比，我怎能要太太操勞？」天龍用另一隻手攬住翠湖的腰，吻她一下：「妳怎麼好像變了？」

「我燙了頭髮，我還以爲你沒有注意呢！」

「怎能不注意？妳多了一磅肉我也看得出來，爲甚麼突然燙頭髮？」

「你不喜歡我以前的髮型，你說要短呢，就燙了它，要長呢，就要像那個女人一樣，要有一把又長又亮又黑、像瀑布似的長髮，我想過了，長長頭髮不是一兩天的事，所以我把頭髮燙了。」翠湖認眞的說。

「翠湖，妳可別管我以前說過甚麼，我以前是鬼話連篇，胡言亂語。其實，妳以前的髮型也不錯，貼服又自然。」

翠湖撫一撫短髮，有點不安：「我的樣子，是不是很難看？」

「不，好看極了！」天龍又吻她一下。

「你拉我到哪兒？快到飯廳吃點心。」

「我不吃點心，我有話跟妳說。」

「有話晚上說嘛！媽咪和天鳳都在……」

「晚上說晚上的，現在說現在的！」天龍把翠湖拉到樓上，翠湖並沒有存心抗拒。

回房間，天龍掩上門，公文箱一拋，他坐在一張軟皮安樂椅上，把翠湖一拖，翠湖就倒在他的懷裏。

「我有一份禮物送給妳。」天龍從口袋裏拿出一隻方形錦盒：「看，喜歡嗎？」

「好漂亮的鑽石鐲子。」

「妳還沒有說喜歡不喜歡！」

「當然喜歡，但是，我不想你爲我花錢。」

「才付了七萬。」天龍替她把鐲子戴上。

「我雖然不懂珠寶，但是這樣亮閃閃的鑽石，我才不相信祇值七萬。」

「本來折實要十七萬，我把送給芝芝的鑽石戒指賣出，再加七萬，就把鐲子換回來。」

「剛才你說誰的鑽戒？」

「噢！該打。」天龍打一下嘴巴：「太太，可別見怪。」

翠湖用手指按一下他的嘴唇，天龍捉住她的手：「我送禮物給妳，妳不謝我？」

「你要我怎樣謝你？」

「親一下！」

「不膩呀？」翠湖兩手圍着他的脖子，這是很大的誘惑，天龍把她整個抱住，熱烈地吻在她的唇上。

翠湖陶醉在他的臂彎裏，她感覺天龍的懷抱好溫暖，好舒服，她但願能永遠躺在那兒。

她聽見天龍的心在跳，也聽見自己的心在跳，彷彿兩顆心連在一起。

「咳！咳！」突然有人乾咳兩聲。

翠湖心一慌，輕輕推開天龍，看見天鳳靠在房門上，直瞧着他們笑。

翠湖滿面通紅，想站起來，天龍攬着她的腰不肯放，翠湖被迫坐在天龍的膝上。

「大白天，怎麼就放映兒童不宜觀看的電影？而且還是眞人眞事呢！」

天龍瞧着她，笑了笑說：「我們並沒有請妳來看表演，妳未得主人同意擅自闖進新房，是否於理不合？」

「新房？現在還算新婚？」

「祇要夫婦恩愛，一輩子都是新婚。」

「肉麻！」天鳳索性走進房間，坐下來：「喂，大少爺，你甚麼時候從芝芝那兒把愛情收回來轉送翠湖？看樣子，翠湖眞是愛感動天。」

「天龍，讓我起來嘛！」翠湖坐在丈夫的膝上，渾身不自然。她頭腦較爲保守，不習慣在別人面前和丈夫過份親熱。

「翠湖妳害羞，妳不用擔心，我已見慣不怪。以前芝芝還當着我面前和哥哥親嘴……」

「天鳳，我不准妳再提她！」天龍面色大變，他偷看了翠湖一眼。

「怕翠湖吃醋？你們男人，變心可眞快！」

「妳再說，我就揍妳？」

「天鳳，」翠湖輕輕的說：「過去了的事，眞的不要再提了！」

「好！現在你們是夫妻一條心，看情形，沒有人再需要我了！」

「那妳最好趕快嫁給佐治，免得妳在家裏胡說八道，而且妳也可以天天和佐治親嘴，房內房外都可以。」

「甚麼？」天鳳跳起來：「你們現在夫妻恩愛，就迫我出嫁，你也不想想，沒有我，你能和翠湖結婚？」

翠湖推開天龍站起來：「天鳳，妳可不要怪他，他說話一向不經心，想到就說。」

「妳用不着替他說好話，他一向目中無人，其實他不應該這樣幸運，他能娶妳是趙家修的福，他應該娶芝芝，好等芝芝欺壓他。」

「天鳳，妳再提她一次我就揍妳。」

「都快二十六歲了，還像個孩子，」翠湖薄責丈夫：「你做哥哥的應該讓妹妹，怎可以常常跟她鬥嘴，打人就更加不應該。」

「對不起！」天龍垂下頭：「天鳳。」

「哈！簡直是千依百順。」天鳳碰翠湖一下：「妳眞有辦法，把他管得乖乖的。」

「翠湖根本沒有管我。妳以爲翠湖像妳那樣刁蠻，把佐治壓得抬不起頭？」

「你……」

「算了！別再鬧了，差不多要開飯，我要去看看，你們兩個多聊聊，不准吵架。」

吃晚飯的時候，趙家豪看見他面前的飯桌上，有一個很精美的金托盤，盤上有許多小瓶，醬油、辣醬、蔴油、胡椒粉，甚麼都有。另外還有一隻盒子，和兩個金色茶盅。

「看！好漂亮啊！玉儀，妳甚麼時候買的？」趙家豪叫了起來。

「不是我買的，我眼光沒有那麼好。翠湖，妳今天去燙頭髮，是妳買的嗎？」

「是我送給老爺的，盤裏所有的調味品都齊全，保暖盒子內有兩條香水毛巾，保暖茶

盅盛的是熱茶和咖啡，希望老爺喜歡。」
「唔！」趙家豪沒說甚麼，不過誰也看得出，他非常欣賞那盤子，而且設備齊全。
天龍翹起大拇指向翠湖扮鬼臉，又夾了一隻鷄腿放進翠湖的飯碗裏。
趙夫人看了看兒子，看了看翠湖，開心得直笑出來。
「玉儀，妳笑甚麼？」
「我在想，以前的人婚後才開始談戀愛，婚姻維持的很長。現在的年輕人，愛夠了才結婚，結果離婚率反而高。」
「媽咪，妳在說哥哥和翠湖嗎？」
「他們小兩口是婚前婚後都戀愛。」
晚上，翠湖躺在天龍的臂彎裏，她忽然問：「天龍，你是愛我還是感激我？」
「最初是感激，現在是愛，眞眞正正的。正如媽咪說的，我們的愛情由婚後開始。」
「兩個人天天在一起，見面多了，所以產生愛情。會嗎？」
「可能的，但我不會。因爲我每做一件事，必定有原因，而且我很固執，時間並不能改變我。所以我愛妳，與日久生情無關。」
「那妳愛上芝芝又爲了甚麼？」
「因爲她美麗，她吸引人。」

「她現在仍然美麗，仍然吸引人。會不會有一天，你忽然感覺仍需要芝芝的愛？」

「不會，因爲我發覺她的心很醜惡，我不喜歡沒有靈魂的娃娃。」天龍點一下她的鼻尖：「太太，妳已經一連兩次提起她。」

「噢，對不起，該罰。」她翻過身主動吻他。她用手指輕撫他的臉：「你的眼睛如晶瑩剔透的藍寶石。」

「妳的眼睛，明亮如天上的星星。」

「你很英俊，很迷人。」

「妳也很美麗，很可愛！」

「芳姐說，你像卡通片裏的王子，眞的，你是個百分之一百的白馬王子，而我，祇不過是個灰姑娘。」

「灰姑娘是注定配王子的！」天龍深深吻她：「妳是一個寶藏，珍貴的東西永遠發掘不完，我發覺我越來越愛妳了！」

「我很久很久以前就愛你了！」

*　　　*　　　*

由商店出來，天龍問：「妳爲甚麼買兩隻相同的烟斗？」

「前些日子，我發覺我爸爸的烟斗快要爆裂了，所以我替他換一隻新的。」

「應該換，不過，妳沒有理由買兩隻同樣欵式的！」
「因爲一隻送給我爸爸，一隻送給老爺。」
「妳沒有理由老是想着他，每一次逛公司，妳總是買東西給他。」
「天龍，他是你爸爸，也等於是我的爸爸，我對他好完全因爲我愛你，明白嗎？」
「明白！」天龍垂下頭：「我想，我也應該去看看妳爸爸！」
「你不是一向好怕他？別去了！」
「我愛妳，我也應該愛妳的爸爸，對嗎？」
「對！甚麼時候去？」
「過幾天，因爲我要準備禮物。」
自從天龍和翠湖「戀愛」後，天龍常常去看丁太太，不過探望丁雅圖，還是第一次。
天龍、翠湖、丁太太，一起由花店回丁家。丁雅圖一聽見女兒回來，立刻跑出去，他捧起女兒的臉：「孩子，妳怎麼突然漂亮了？豐滿了，比上一次好看幾倍。」
「爸爸，我開心嘛！」
「爸爸！」天龍恭恭敬敬的彎一下腰。
「噢，請坐！」丁雅圖有點不自然。
「爸爸，我有一份禮物送給你，」天龍獻上一個大盒子：「希望你喜歡。」

「爸爸，拆開看看。」

是一盒油彩，顏色很多，還有大小不同的畫筆，整套的，還是名廠貨。

「爸爸，天龍特地託人在法國買的，合用不合用？」

「合用，合用，不過……」

「爸爸！」天龍垂首站在丁雅圖面前：「我以前對你老人家不夠尊重，請你原諒我！」

「我從來沒有怪你對我不尊重，祇是怕你不是眞心愛我的女兒。」

「我是眞心愛翠湖的。」

丁雅圖看了看女兒，看了看天龍，他點了點頭說：「我相信你們是眞心相愛的，祇要我女兒有幸福，我就感到安慰。其實，過去我也有不是，我對你有成見。」

「過去的何必再提？女婿難得囘家一次，我要親自下廚弄幾味小菜給天龍吃！」丁太太不知道有多高興。

「媽，」天龍說：「不要太操勞！」

「我是巴不得有機會操勞，如果你們天天囘來，我天天下廚。雅圖，你陪天龍，我要做晚飯，翠湖，來，告訴我天龍喜歡吃甚麼！」

翠湖隨母親進廚房。丁雅圖問天龍：「對畫畫有沒有興趣？」

「有，可是我是門外漢，爸爸，我想到你的畫室參觀，可以嗎？」

「當然可以！」丁雅圖比中了頭獎大馬票還要高興：「來，跟我來……」

＊　＊　＊

最近，趙家豪滿面春風，用錢闊綽到不得了，花了三十萬，把房子重新裝修。又向英國訂了一部最新式的「勞斯萊斯」汽車，天龍、天鳳的跑車也換了。送給妻子的皮大衣十八萬，連翠湖也有一件十萬元的豹皮大衣，又常請親友吃滿漢席。家裏裝修期間，全家人，連管家及貼身僕人一起住進全港最豪華的酒店，每次給小斯的賞錢不是一百，也有五十元。新居裝修完畢，還在家裏開了個狂歡舞會，由趙家豪本人送出許多名貴的抽獎禮物。

連中三次頭獎馬票的人，也不會像他那樣一擲萬金而毫不吝惜。雖在短短一個月，他起碼花費四百萬元。這天，他又嚷着要加聘一名法國廚子，聽說月薪要一萬五千元。

趙夫人忍不住反對：「我們家裏已經有兩名中西廚子了，何必再多花一筆錢請甚麼法國廚師？我認爲太浪費了。」

「我花得起！」趙家豪全不在乎：「我還要花一、兩千萬元向英廷買一個銜頭，妳看我，有沒有資格做太平紳士？」

「你哪來那麼多錢？」

「我一向是個有錢人。」

「但是，你現在的氣派簡直像個鉅富，你闊綽得令人吃驚！」趙夫人問：「天龍，是不是公司賺了許多錢？」

「我管理的那一間，因爲規模小，賺錢不多，不知道爸爸的幾間工廠怎樣？」

「家豪，告訴我，工廠的情形怎樣？」

「一個星期大約可以淨賺一萬。其實，我也不大清楚，這些日子，我已經很少過問工廠的事，也可能會虧本。」

「但是，爲甚麼你手上有許多閒錢？」

「妳不用疑心。我買賣股票，賺了許多錢。太太，我發覺買賣股票比做生意還要容易賺，賺得錢多，又賺得快！」

「啊！原來你買股票，我也買了一些，不過，我祇不過賺了一點點。」

「現在哪個不買股票？上至大老板下至苦力，全部都買股票，想多賺錢，就要多投資。」

「你買了許多？」

「唔，我認爲股票很有前途，我這樣玩一兩年，很快就可以做億萬富翁。」

「老爺，做正當生意，總比做投機買賣好，萬一股票下跌……」翠湖怯怯的說。

「妳是個無知婦女，懂得些甚麼？總之，我賺了錢，自然會送禮物給妳。」趙家豪對

兒子說：「你也買幾千股玩玩，有幾隻新股，本小利大，擔保你賺大錢！」

「爸爸，我對股票沒有多大認識，」天龍看了翠湖一眼：「我不敢冒險。」

「有爸爸在，你還怕甚麼？反正我現在賺了錢，就送十萬元給你玩玩，明天我帶你去股票市場，那兒有我許多朋友。」

翠湖是絕對不同意丈夫買賣股票的，她認爲做人應該脚踏實地，不應該投機取巧。

「天龍，有機會你應該勸勸老爺，過去有多少人傾家蕩產，也是爲了炒金，炒地皮，現在老爺對自己辛辛苦苦創立的事業，已經沒有興趣，我發覺他最近很少上班，不是在股票市場流連，就是在家裏聽電話，到處打聽行情。他這樣如此下去，我眞爲他擔心。」

「妳不用傷腦筋，我會勸他的！」

「他老人家有興趣，買十萬八萬玩玩沒關係，這些錢，他也不在乎，但是如果太流連，甚或孤注一擲，萬一股票狂瀉，就會血本無歸。」

「翠湖，我聽妳的話，明天不去股票市場，也絕不買股票。」

「這樣做太過份了，我們做晚輩的，不能夠完全背叛老人家，爲了令他高興，應酬一下是應該的。你可以跟他去股票市場走走，也可以買一些，不過，千萬不要爲賺了錢就沉迷下去。不是你辛辛苦苦賺來的錢我不要！」

「知道了，老婆大人，一切都依妳！」

「眞乖！」翠湖拍了拍他的臉。

「我聽話，妳怎樣獎勵我？」

「我明天送你一條炸鷄腿。」

「我不要！我又不是小孩子。」

翠湖在他臉上親了一下：「這樣行了吧？」

天龍一手攬住翠湖的腰，一面指住報紙的廣告說：「妳最喜歡看文藝片的，下期有套很不錯的文藝片，上映的時候，我陪妳去看看好嗎？」

「不要看了，每次看文藝片，你總是跑來跑去買東西，我知道你根本不喜歡看文藝片。」

「我是不喜歡，男人都喜歡看打鬥片。但是妳喜歡，我要陪妳！」

「何必勉强？」

「怎會勉强？跟妳在一起，是我樂意的。哪！說好了，片子上演，我陪妳看！」

「得了，除了你，還有誰陪我？」

「不知道爲甚麼，我最近常常擔心妳跟別個男人跑掉。」

「跟哪一個男人？我爸爸？」

「不知道是誰！總之，妳不要我了！」

「天方夜譚！」翠湖捏他的臉，天龍的臉又滑又富彈力：「我才擔心你跟她跑掉呢！」

「絕對不會。我忘了告訴妳，昨天我吃午餐的時候，在路上碰見她。」

「怎樣了？」翠湖有點緊張。

「鼻孔朝天，假裝沒看見。哈！她竟然厚着臉皮跑過來叫我，我瞪她一眼問：『妳是誰？』她指住我，氣得說不出話。」

「看樣子，她仍然喜歡你！」

「不要再說她好不好？」

「好，睡覺吧！時候不早了，明天還要上班。」翠湖把報紙拿開，關了燈。

天龍把她擁進懷裏，抱得緊緊的。

「是不是怕我跑掉了？」翠湖悄聲問。

「唔！這樣妳就不會趁着我睡覺的時候溜掉。」天龍迷糊地說。

「小傻瓜！」翠湖祇要一躲進天龍的懷裏，就舒服得想睡覺。

*　　*　　*

「打電話通知天龍，叫他提早回家，今晚佐治的爺爺請客。」趙夫人說：「翠湖，妳也早點打扮，別讓他老人家等候。」

打電話到公司，天龍的女秘書說他下班了。翠湖看了看腕錶，還沒到五點鐘，天龍

跑到哪裏去了？翠湖搖一下頭，不再猜疑，事實上她也沒有時間去想這想那，因爲她要開始打扮。老人家請吃晚飯，他們做小輩的，决不能遲到。

最近，翠湖已經漸漸學會打扮自己，雖然她還不像芝芝那樣濃裝艷抹，她是比較喜歡清雅的，但已經懂得怎樣令自己更美。

天龍駕車回家，停下車，台階上沒有翠湖的影子，他就由樓下喊到二樓，由臥室叫進化妝間：「翠湖，翠湖……」

翠湖剛畫好一條眉毛，另一條還沒有畫好，聽見天龍哇哇叫，她放下眉筆站起，天龍已衝了進來：「妳已經開始化妝？那好極了，別管我，繼續妳未完的工作。」

翠湖重新坐下來，她也實在忙，便開了對講機叫亞香進房間。

「你提早下班，跑到哪裏去了？」

「妳最喜歡看的那套文藝片今天首影，我跑去買票。妳猜有多少人買，我足足排隊排了一個鐘頭，站得腿都痲了，口都乾了，買票可眞不容易。」

「幸而你沒有買到戲票。」

「買到了呀！看，兩張票子，七點半的。」他在歡呼，從後面把翠湖抱住。

亞香走進來，翠湖吩咐她：「侍候少爺吃點心，天龍，我忙，今天不陪你了！」

「我不要吃點心，給我一杯咖啡就夠了！」

「天龍，你梳洗一下，該換衣服了！」

「我不換衣服了，這套西裝很好嘛，看電影用不着太隆重。」

「不是看電影，是到夜總會吃飯和跳舞，你可以不穿晚禮服，換一套新縫的西裝就行了。你有很多新西裝的。」

天龍接過亞香遞來的咖啡喝了一口：「看電影、吃晚飯、跳舞，時間怎樣安排？太太，節目太豐富了吧！」

「你買的戲票是今晚的？」

「當然是今晚。」

「那眞不巧，我們不能去看電影，因爲佐治的祖父、祖母由澳洲囘來，特地請我們全家去吃晚飯，桌子都訂好了。」

「佐治的祖父請吃晚飯關我們甚麼事？爸爸、媽咪去就行了，我們去看電影。」

「我們是天鳳的兄嫂，天鳳的事，我們怎能不關心？佐治的祖父母這次囘來，是要看看天鳳，並且安排天鳳和佐治訂婚。那是大事。」

「別理他，反正與我們無關。」

「你做哥哥的對妹妹有責任，你不去，天鳳會感到沒有面子。媽咪和老爺也會不高興的，聽話，快去換衣服！」

「妳到底去不去看電影？」

「改天吧！好嗎？眞對不起，請原諒。」

「這是妳喜歡看的電影，我特地爲妳去買票，本來買票的事可以叫小廝做，我親力親爲無非爲了妳！」

「我明白，改天我請你，今晚的宴會是非去不可的……」

「不去算了！」天龍把盛着咖啡的杯扔在地毯上，他的少爺脾氣又來了：「算我白費心機！」說完，又把戲票拿出來，撕個粉碎。

自從他們「相愛」，天龍對她一直溫柔體貼，這樣大聲大氣還是第一次。

翠湖忍住了，她說：「我知道你很失望，爲了天鳳，你就委屈一下吧！」

「不，我不去！」天龍走回臥室，倒在床上：「妳要我就留下來。妳不要我，妳自己一個人去好了！」

翠湖搖一下頭，跟着走進去，她坐在床邊說：「誰說不要你了，看電影是小事，反正又不是放映一天，改天我們還可以去看。」

「妳別管我，妳自己去吃飯跳舞吧！」

「那怎麼可以？我們是兩夫妻，應該一起赴宴，你不去，我一個人怎樣向主人家解釋？」

「不管妳，反正妳要天鳳不要我！」

「你怎可以說孩子話？我們並不是眞的生活在二人世界裏，除了我倆，還有親人。家人的事，我們怎可以不管？何況天鳳是你的親妹妹，怎可以這樣自私？」

「我自私，妳偉大！妳去，妳去，不要管我！」天龍又叫又嚷。

「你已經快二十六歲了，還像個孩子？乖！聽話，去換衣服。」翠湖逗着他，在他的臉上吻了一下。

「別管我，」天龍一手把翠湖推開，差點沒把翠湖推倒在地上：「妳不要我，我也不要妳！去偉大吧！」

翠湖感到鼻子一酸，眼睛有點濕潤。她站住了腳，一咬牙，回到化妝間。

她用紙巾輕輕抹去眼眶的淚水，擦了擦鼻子，全心全意的化妝。

不一會，趙夫人進來，她看見兒子就嚷：「你怎麼躺在床上，把衣服弄皺了！」

天龍沒理她，她也沒留意。她走進化妝間問：「翠湖，妳今晚準備穿甚麼衣服？」

「我縫了三襲晚禮服，一襲紅色，一襲橙色，一襲粉藍，三件欵色都很好。不過，我是天鳳的嫂子，今晚我認爲應該穿粉藍色那一襲。」

「對！好眼光，很適合妳的身份。時間差不多了，快一點。」趙夫人走出去，對躺在床上的兒子說：「天龍，你也應該換一套新的。」

翠湖已打扮好自己，新髮型，粉藍色露背長裙，深色藍寶石耳環、項鍊、手鐲、戒指全套。銀色手套、銀色高跟鞋和同色晚裝手袋。

她正把一件藍色小披肩搭在手臂上。穿粉紅色裙子的天鳳跑進來：「翠湖，妳好漂亮！」

「妳才像個公主。」

「妳眞的越來越漂亮了。佐治來接我們，可以出門了吧？」

「甚麼都準備好了！走吧！」

天鳳拖着她的手走出化妝間，天鳳說：「哥哥，起來，要出門了！」

天龍一翻身，臉伏在枕頭裏，不睬，不理。

「哥哥，你怎麼了？」

「他有點不舒服，他今晚不去了。天鳳，眞對不起！」

「他哪兒不舒服？要不要請醫生？」

「他祇不過太疲勞，工作忙嘛！躺躺就好，我們走吧！讓他靜一下。」

「好吧！」天鳳和翠湖走出房門口。

天龍突然大叫：「翠湖，妳囘來！」

「哥哥叫妳！」

翠湖頓一下，她硬下心腸說：「別管他，亞香會侍候他的，我們還是快走吧！」

房內傳來「砰」的一聲響，翠湖知道天龍又在扔東西。

「翠湖，哥哥怎樣了？」天鳳很擔心。

「來，我們快下樓！」

「你們吵架了，是不是？」

「怎麼會？我從來不跟人吵架的……」

* * *

燈紅酒綠，妙舞輕歌。王、趙兩家相處得十分融洽，王爺爺很滿意趙天鳳。

翠湖的臉上，有最多笑容，其實她的內心是苦澀的。為了彌補丈夫的不是，她盡能力討好王家的人，令他們高興。

翠湖人在夜總會裏，心却在家裏。她念念不忘天龍，不知道他現在在家裏做些甚麼。

好幾次想打電話回家問一下，可是，她終於忍住了。因為，她發覺自從她認識天龍到現在，她一直寵愛他，遷就他，討好他。現在，天龍已經是個被寵壞的大孩子，長此下去，怎麼得了？在家裏，她可以忍受他，原諒他。但是在社會上，別人有義務忍受他嗎？不是為她自己，為了他將來做人處世，她認為這嬌縱了的孩子應該開始受點懲罰。

翠湖硬下心腸不理他，必要時，她今晚就睡在客房裏。

天鳳和佐治去跳舞。王爺爺突然對趙家豪夫婦說：「你們兩位眞好福氣，有一個這樣好的媳婦！」

「對呀！」佐治的母親說：「翠湖的面孔甜，溫柔又賢淑，我最喜歡！」

趙夫人瞧着丈夫，他們心裏甜絲絲的。

「其實，天鳳比我更好，將來她會是個最好的媳婦。」

「我說呢！兩個都是好女孩。」佐治的祖母說：「就可惜我祇有一個男孫！」

「妳可不要打我媳婦的主意！」趙夫人開心的笑着說。

「翠湖！」佐治的祖母拉她的手：「噢！妳不介意我叫妳的名字吧？」

「這是應該的，妳總不能叫我大少奶。」

王爺爺呵呵笑：「這老太婆，在外國住了十幾年，還是追不上時代。」

「翠湖，妳有沒有妹妹？」佐治的祖母問。

「我是個獨生女，沒有兄弟姐妹。」

「那眞可惜！」

「她喜歡翠湖，又想替他的侄孫做媒。」王爺爺說：「今晚眞高興，最遺憾的就是見不到天龍，他一定是個出色的男孩！」

趙夫人連忙說：「他有點頭痛，最近生意又很忙，他趕了兩個通宵，過兩天，我一定罰他補請的。我這孩子……」

「他來了！」趙家豪用手肘碰一下妻子，輕聲說。

趙夫人望向入口處，看見天龍穿着三件頭的粉藍色新西裝，正在到處張望。

趙家豪心裏一高興，走出去把兒子帶過來：「這是小兒天龍。」

天龍看着翠湖，翠湖低下了頭。

「啊！好漂亮的男孩子，比電影明星還要好看。他和翠湖，眞是一對璧人。」王爺爺問：「身體怎樣了，沒事吧？」

天龍仍在看翠湖，趙家豪推他一下，立刻代答：「他休息一會好多了，就是精神不大好！」

天龍如夢初醒，點着頭笑。

「坐呀！」王爺爺很欣賞他，不斷瞧着他和翠湖：「簡直是天造地設。」

天龍在翠湖身邊坐下。他在桌下想伸手握翠湖的手，翠湖連忙把手縮開了。

他心不在焉的在應酬王家的人。

趙家豪似乎最了解兒子的心事，一會，他說：「天龍，和翠湖跳舞去，跳跳舞，會令你精神鬆弛。」翠湖沒看天龍，坐着不動。

「對！不能整天工作，工餘應該有適當的娛樂。」王爺爺說：「去跳舞，開心一下。」

「他剛來。」翠湖顯然不願意：「應該多陪陪爺爺。」

「老人家談老人家的，年輕人玩年輕人的。」王爺爺笑着說：「我們一起去跳舞，和年輕人玩在一起，好不好？」現在，桌上祇留下翠湖和天龍兩個人。

「翠湖。」天龍用手擁着她的肩膊：「在生氣？別這樣不開心嘛！」

翠湖把他的手拉下來。

「我已經來了，還在恨我？」

「……」翠湖垂下頭，玩弄着手袋的帶子。

「妳不理我了？嗯？」天龍鑽到她的臉下問，差點沒親上她的唇。

「是你不讓我理你的。」

「翠湖，妳……」

「年輕人！」王爺爺一面跳舞，一面叫。

「跳舞吧！」翠湖放下手袋：「我們要顧全大體。」

天龍很高興，握着翠湖的手，抱着她的腰，正想把面貼上去，翠湖先把臉側過了。

「爲甚麼不讓我親近妳？」天龍低嚷：「我是妳的丈夫。」

「夫妻不一定要親近的！」

「妳在恨我，我從未見過妳這樣對我，翠湖，我要和妳談談。」
「回家再討論，這兒不是談論私話的地方，在別人面前，我們要做一對好夫妻。」
「我們本來就是一對好夫妻，翠湖，不要跳了，現在就走！」
「等宴會散了。半途退席，是很不禮貌的，何況還是人家請客。」
「不，我現在就要走！」
「要走，自己一個人走！失陪了！」翠湖輕輕推開他。
天龍拉緊她，投降了：「好吧！聽妳的，我們一直等宴會結束。」
以後的時間，翠湖仍然和王家的人談笑風生，而天龍，他怎樣也笑不出來。
他恨不得和翠湖立刻飛回家，他是一個喜歡鬧少爺脾氣、很自我的人，過去，除了芝芝，他看不起任何一個女人，對翠湖也是欺負慣了。現在，雖然他很愛她，但是，翠湖更愛他，而且對他千依百順，所以，他眞的沒有辦法忍受翠湖對他的冷落。
回到家裏，拉着翠湖回臥室。趙家豪對妻女說：「看樣子，小兩口在吵架。」
「是翠湖不理哥哥。」
「這就是大嫂不對了，她怎能向天龍發脾氣？我們天龍是被寵慣的，她應該遷就丈夫。」
「我認爲翠湖今晚做得很對！」趙夫人說：「我已問過亞香，天龍不肯去參加宴會，他

要和翠湖看電影。翠湖認爲今晚的宴會很重要，一定要他去，他不肯，大發脾氣。」

「但是後來天龍去了夜總會！」

「他是去找翠湖。難道你看不出，你的兒子不能夠沒有翠湖。」

「可怕，天龍快要做老婆奴了！」

「翠湖可不是這種人。不過，哥哥也太驕傲，應該讓翠湖馴服他……」

＊　＊　＊

「……現在說明白！」

「等我換了衣服，洗完澡再討論好嗎？」

「妳分明與我爲難！」

「你這樣兇巴巴幹甚麼？」

「妳在折磨我！」他嚷叫。

「好吧！今晚我睡客房！」

「不要，翠湖！」天龍拉住她，壓低了聲音：「妳去洗澡吧！」

翠湖進化妝間去了。

天龍也到自己私用的浴室洗澡。他在洗澡間呆想了好久，當他洗完澡走出去的時候，看見翠湖穿着粉紅色的睡袍躺在床上。她的臉上乾乾淨淨的，完全沒有化妝品。

天龍扔下毛巾，跳上床，擁着翠湖熱吻。翠湖把他輕輕推開了。

「妳爲甚麼拒絕我？妳冷得像冰，我受不了！我受不了！」

「好，我走！」

「翠湖，不要走，我不吵了。」

翠湖重新躺下來。

「妳答應跟我談談的。」

「你儘管說好了，我聽着！」

「妳在生氣，妳不想理我？」

「是的！」

「爲甚麼？」

「因爲你做錯事！」

「我做錯事？我做錯了甚麼？」

「自己好好的想一下，想到了，告訴我。」翠湖一翻身，用背向着他。

「假如，假如我想不到，妳就不理我？」

「是的，一直等你想到爲止。」

兩個人都沒說話。天龍儍儍的想，一會，他突然叫起來：「我知道錯了！」

「錯在哪裏？」
「我自私，不夠偉大。」
「還有呢？」
「我……我不應該推妳，不應該扔東西。」
翠湖翻過身來，面對天龍：「知道錯了，應該怎樣辦？」
「改過。我以後不再自私，不推妳，不向妳兇巴巴，也……也不扔東西。」
「眞的嗎？」
天龍擧起三隻手指：「我發誓！」
翠湖笑了起來。
「妳開心了，不再生氣了。」天龍伏在她的身上，雙手緊緊抱住她：「妳生氣，我好怕，妳不理我，我的心就跳。」
「爲甚麼怕？我又沒有罵你。」
「我寧可妳駡我，打我，我不能忍受妳不理我。以前芝芝也駡我的，我祇是怕，沒有恐懼。今晚妳不理我我心裏眞的很徬徨，很驚慌，好像快到世界末日。」
「你剛才在說誰了？」
「我？」天龍一愕，隨着，他就用手打着嘴巴，翠湖拉着他的手說：「算了，又不是故

意的，我不會爲這些小事生氣。」

「以後，我一定聽妳的話，不惹妳生氣。」

翠湖輕輕撫着他的頭髮，天龍可能太緊張，太疲勞，他竟然伏在翠湖身上睡着了。整個大男人壓下來，眞不好受。可是，翠湖不忍心弄醒他，就讓他睡在她的懷裏。

她第一次確定，她眞眞正正的擁有了天龍，不單祇擁有他的人，也擁有他的心。

她曾說過，祇要得到天龍，她願意用一生去換取一年。她和天龍已經結婚半年，她們眞正相愛也超過三個月了。

她很幸福，很滿足，不枉此生！

* * *

翠湖和趙夫人跑了十幾間公司，就是找不到趙夫人想要的手織毛衣。

「三百多塊錢的毛衣，欵式好，就是不夠暖。我這個人，怕穿太多衣服，又怕冷。」

趙夫人說：「翠湖，妳替我打聽一下，有哪一間手織毛衣的公司？」

「好的！我盡快辦到。」

「跟我同樣年紀的女人，都會編織毛衣，就是我不會，妳老爺一到冬天，就說頭頂冒寒，要我織一頂冷帽給他，晚上戴着睡覺。我哪兒會織？買同來的，不是小一點，就是大一點，爲這件事，足足鬧了兩年。」

翠湖把趙夫人的說話記在心上。

以後，她每天吃過午飯就回房間睡午覺，一直等到天龍下班才醒來。

趙夫人最寵這個媳婦的，而且，她見媳婦一天比一天胖，她也實在開心。

時間過得很快，翠湖進趙家做媳婦，已經差不多十個月，一家幾口過得很愉快，現在就祇差一個胖白的孫兒。翠湖和天龍環遊世界的計劃，遭受趙家豪的反對，因爲他認爲翠湖可能隨時會有孩子，在外面旅行東奔西跑，對胎兒不適宜。

天龍大加反對：「爸爸，依你所說，翠湖一輩子不用出國旅行了。」

「用不着一輩子，祇要翠湖爲我們生下第一個孩子，你們可以暫時停止生育。那時候，你可以帶大嫂去北冰洋，祇要三代同堂，別的事我一概不管。」

天龍很生氣，翠湖安慰他說：「別煩嘛，我們那麼年輕，甚麼時候都可以遊埠，今年去不成，明年去。」

「爸爸簡直蠻不講理，要是明年我們也養不出孩子呢？」

「那就等後年。」

「要是一輩子沒孩子？」

翠湖用手掩住天龍的口：「別這樣說，我聽了會很擔心的。」

「有甚麼好擔心？世界上，並不是每一對夫婦都有孩子。」

「別人可以，我們不能，在這個家庭裏，我們非要孩子不可，因爲你是趙家的獨生子，傳宗接代的責任在我們身上。」

「假如妳不能養孩子？」

「那注定是悲劇，老爺和媽咪都不會要一個不能生育的媳婦。」

「管他們要不要，我要妳就行了！萬一毛病在我身上，難道他們也不要我這個兒子？好啊！他們有本領的，就自己養一個。」

「你不會的……」

一天下午，翠湖捧着兩隻盒子進趙夫人的房間，趙夫人一看見她就問：「怎麼今天睡得那麼少？才四點鐘嘛，多休息一會。」

翠湖含笑搔一下頭。

「妳買了東西？」

翠湖把一隻大盒子雙手奉上，她說：「媽咪，希望妳喜歡。」

趙夫人揭開盒子一看，她叫了起來：「一件黑色長袖毛外套！好軟，好暖，妳已經找到人替我編織？」

「是我自己織的，手工不好。」

「妳織的？怎麼我從未見過妳拿毛綫或織針？」

「我每天吃過午飯就在房間織。」

「妳每天騙我說午睡，其實躲在房間替我織毛衣。」趙夫人很高興，笑得差點沒滴口水：「妳這孩子，心思眞細。」

「我擔心不合身，媽咪，妳穿起來，試試好嗎？」

「好！」趙夫人高高興興的把羊毛衣穿上，她扣好鈕子，在全身鏡前照來照去，她嘖嘖讚賞地說：「眞合身！溫暖、顏色好、欵式新，眞暖眞舒服。翠湖，妳又沒有替我量身，爲甚麼一分不少，半分不多？」

「我們天天見面，我閉上眼睛，也可以想到妳的身形。」

「不錯！我們是最親近的，比我自己的兒女還要親近。誰說婆媳無法相處，看我們，比母女還要親，我好眼光，第一次就看中妳，妳眞是個最好的媳婦，太好了。」

趙夫人穿了羊毛衣就不想脫下來，她用手撫着毛衣，東看看，西看看。

「我要給李夫人、張夫人、黃夫人看看我這件羊毛衣，我告訴他們，這是我的好媳婦替我織的，擔保她們羨慕我，」趙夫人拉着翠湖的手：「孩子，妳比我自己的親生女兒還要好，妳眞逗人疼愛。」

「其實，天鳳也很孝順妳老人家。」

「我明白，不過，天鳳粗心大意，比不上妳細心體貼，老人家需要人關心，也特別偏

愛心思精巧的晚輩，翠湖，妳對我那麼好，我應該送妳些甚麼？」

「妳疼愛我，就是給我的禮物。」

翠湖把另一隻小盒子奉上：「這是老爺的。」

「噢，那是冷帽，這是老爺最喜歡的棗紅色，我擔保妳老爺開心死了。」

「我擔心尺碼不合。」

「我看，也差不多，等他回來給他試試看，如果尺碼適合，他會高興得跳起來。」

「媽咪，時間不早，我要去準備點心。」

「翠湖，這些工作由廚子負責好了，妳不要太操勞。」

「媽咪，趙家是我的家，我應該親力親爲。」翠湖說：「我去廚房看看！」

「好吧！不要太辛苦……」

天龍回來，由全新的「平治」房車跳出來，跑上台階，一面擁着翠湖一面吻她。

「翠湖，我有一份禮物送給妳。」

「又花錢了。」

「丈夫應該送禮物給妻子，我託朋友到意大利買了一幅意大利絲質料子給妳。」天龍叮嚀着：「妳可不要做露背裝，妳的背是屬於我的，我不准別人看。」

「可是，我記得你說過，我的衣服追不上時代，現在是一九七三年，露背裝盛行。」

「今非昔比，妳現在是我心愛的太太，妳以後穿的衣服，最好要封得密密的。」
「妳的芝芝也穿露背裝。」
「她脫光衣服也與我無關。喂！趙太太，妳剛才在說誰？」
翠湖掩着嘴笑，她掙脫開向樓梯跑，天龍追上梯級，一手捉住她：「妳休想跑，做了錯事不認錯，妳平日是怎樣教我的？」
「回房間嘛，」翠湖嬌嗔說：「沒看見下面有傭人嗎？」
「怕甚麼？結了婚，可以合法做愛，又何況親親嘴？」
「妳眞的不害羞？那種話，隨便說出口，不睬你！」翠湖一呶嘴，跑進臥室。
「翠湖！」天龍追了進去。
吃晚飯的時候，趙夫人和趙家豪一起進飯廳，天龍攬着翠湖在喁喁細語。
天鳳看見趙夫人，叫了起來：「媽咪，妳的毛衣很好看！」
「豈祇好看，而且又暖又舒服，尺寸簡直比在店子訂購更適合，我幾十歲人從未穿過這樣合意的衣服。」趙夫人說：「那是翠湖親手給我編織的，妳看看，翠湖手工多好！」
「妳還會編織？妳眞棒！」天龍向妻子翹起大拇指：「文武全才，標準好媳婦。」
「唏！唏！別忘記我，」趙家豪叫了起來，他指住頭說：「看我這頂冷帽才眞好，顏色好，不大不小，戴上它，連頭風也沒有。」

「你這是甚麼意思，」天鳳推着父親撒嬌：「故意用買來的東西跟翠湖的毛衣比？」

「誰說冷帽是買的？是我的好大嫂織給我的，別以爲妳大嫂祇疼媽不管我！她不會偏心的，無論甚麼好東西，她決不會忘了我。」

莫名其妙，天龍的面色竟然產生了變化。吃着晚飯時，趙夫人和趙家豪仍然爭着誇耀自己的毛衣和帽子多好看，因此又涉及媳婦對誰最好的問題。

「翠湖當然對我最好，我和她比親母女還要親。我祇不過那麼提一下，她就天天下午忙着織毛衣給我。」

「大嫂對我才眞的好，我半句話也沒有說，她就織冷帽給我。」

天龍驀地把筷子拍向桌面，站起來向外走，他這突然的態度，令每個人都呆住了。互相交換了一眼，趙家豪問：「天龍怎麼了？連一碗飯還沒有吃完。」

天鳳抿抿嘴，聳了聳肩膊。

「我去看看他。」翠湖放好筷碗，她走到大廳，沒看見天龍，她想一想，跑上二樓。果然，天龍躺在床上，雙手交疊在腦後。

「天龍，還沒有吃飽飯，躺在這兒幹甚麼？」翠湖坐在床邊用手撫他的額頭說：「涼涼的，沒事啊！」

「妳不要碰我，我不理妳！妳偏心！」天龍轉過臉。

「我？」

「妳心裏祇有爸爸和媽媽，根本沒有我！」

「你？」翠湖噗嗤一聲笑起來：「你竟然妒忌自己的父母。天龍，你已廿六歲了，怎麼還像個孩子！」

「媽咪有羊毛衣，爸爸有冷帽，爲甚麼我沒有？妳偏心！」

「天鳳也沒有啊！她可沒有抗議！」

「天鳳又不是妳的丈夫。」

「你是我的丈夫？哪有這樣孩子氣的丈夫？我說你是我的兒子。」

「妳別忘了我比你足足大五年。」

「既然不是孩子，就不要吃乾醋。」

「我坦白告訴妳，我這個人妒忌心特別强，而且我認爲丈夫最愛妻子，妻子也要最愛丈夫，那沒有甚麼不對！」

「你認爲我不是最愛你？我不愛你，愛誰？你要我怎樣表達才相信？剖開我的心，像莎士比亞筆下的茱麗葉？」

「妳愛我？我毛衣呢？冷帽呢？」

「你要冷帽幹甚麼？你又不是老頭子！毛衣，在百貨公司買的漂亮又新潮……」

「外面最名貴的也比不上太太親手編織的，穿着妳給我織的毛衣，到街上去，告訴我的朋友，那是太太給我編織的，那是多麼的光采，多有面子！」

「虛榮，不實際。」

「假如我不重視妳，我怎會以妳爲榮？妳看看我會不會穿別的女人織的毛衣？」

「好好，算你道理充足。你要怎樣的毛衣，告訴我。」

「妳肯？」天龍捉住她的手，很高興。

「爲甚麼不肯呢？」翠湖點一下他的鼻尖：「丈夫第一，怕了你。」

「那太好了！」天龍一下子就開心起來：「我要粉藍色的羊毛背心，V字領，不要鈕扣。翠湖，我能不能多要一條頸巾？也是藍色的。」

「能！全依你！」

「啊！翠湖。」天龍把翠湖擁進懷裏：「明天妳去公司，下了班，我陪妳去買毛綫。」

「你那麼在乎？」

「我很在乎，眞的很在乎，我會珍惜它，留爲紀念。」

「留甚麼紀念，祇要你喜歡，我會替你織幾十件。大少爺，你到底要不要吃飯？」

「唷！怪不得我我的肚子在抗議！」

「小傻猪！」翠湖笑着把他拉起來。

5

香港人對買股票的熱度比任何玩意兒更甚，有多少人因股票而一日發達？又有多少人因買賣股票而傾家蕩產？一九七三年二月中旬，恆生指數高達一千七百七十六點，那時候祇要擁有股票就是富翁或準富爺。大老板買股票，太太小姐買股票，清潔工人、女傭也買股票。由於買股票容易賺錢，賺錢容易花錢也容易，市面一片繁榮，飲食業更一枝獨秀，那時候的人，無論午茶晚飯，一上館子就是碗仔翅，普遍得如同吃白粥。

趙家豪買賣股票，已成生活之一環。不過，他賺回來的錢，並沒有儲蓄起來，一轉手就花光了，然而他也不在乎，因爲趙家豪一向主張多買多賺，他通常也是一轉手，就賺十萬八萬。

一九七三年三月九日，對於栽在股票裏的人是一個刻骨難忘的日子。由那一天起股票一直狂瀉，並曾低跌到恆生指數一百六十點八，那些無價之寶在此一刻已成廢紙。

不過，最初根本沒有人注意，有些人甚至高喊形勢大好，並且瘋狂入貨，他們都有共同的信心，認爲於不久將來，股票必會再上升。自從三月九日之後，趙家豪已不再上班，一切業務交由幾個廠長和經理負責。他自己每日必到股票市場，然後回家接聽電話，打聽股市行情。

他在三月九日後，仍不斷入股，每次，聽見股票下瀉他就心慌意亂，如遇牛皮，他就木無表情，若然稍稍上升，他就高興得大叫大跳。

翠湖越看越不對勁，她對天龍說：「我看，股票在近期內很難上升，祇有不斷下瀉，你勸老爺趕快把股票拋售，要是繼續下去，股票可能會變成廢紙。」

「我的想法和妳一樣，我也勸過爸爸，他是個老頑固，他堅信股票必會上揚，他等待做超級富翁。」

「我眞擔心……」

「妳擔心甚麼？他的事根本與妳無關，我聽話沒買股票，妳應該安心。唏！今晚去夜總會跳舞好嗎？」

翠湖總覺得有不吉祥的預兆。

某天，廠長、經理等全到趙家來。這幾天，股票狂瀉，形勢極壞，趙家豪已熬出了頭痛病。

他們幾個人關在書房開會，趙家豪雙眉深鎖，聽見屬下職員的報告，頭痛如裂。

「德國、意大利、加拿大的訂單一個月後到期。現在我們急需原料，加上工資，開銷及貨運，一共需欵一千二百萬元，這是本年度最大的交易，訂單數量以此期爲最多。」

「原料？一向都是先取貨，後付錢的。」

「不錯，但是因為上一期的欠款我們仍然未清還，他們不肯賒賬，一定要現金或定期支票交易。董事長，我們急需原料。」

另一個廠長說：「我也有兩份訂單就快到期交貨，廠內兩部機器太舊需要更換，連同原料、工資、開銷及生產費用，共需款項七百四十萬。」

「DA公司、華達公司、必準佳公司……一共有五間公司的貨款必須清還，總數為三百八十萬。」

「你的呢？」

「八十萬。」

「你的呢？」

「一百五十萬元。」

「還有沒有？你們這班討債鬼，簡直要我的老命。你們不是不知道，我手上已經完全沒有現款，你們迫我也沒有用。」

「沒有現款，可把工廠暫時押給銀行貸款，祇要訂單能如期交貨，別的事好辦。」

「押了。工廠、機器、公司、別墅全部押光了。王經理，發達行、金氏公司、吉利公司欠我們的錢，你替我收回來。」

「三條數已收回來，一共二百九十萬，二十天前，我已把錢交給董事長。」

「對！我買了股票。」趙家豪喃喃的說：「我又入了貨。」

「董事長……」

「去找會計師，看看我一共欠多少錢，這是我的個人資產表，你們拿去……」

「會計師已核準了，一共需欵三千萬，而且，別墅和趙氏第一分廠的抵押期將滿，董事長必須……」

「三千萬？一千萬我可以想辦法，但是，其餘兩千萬我往哪裏找？」

「董事長，如果過期不交貨，我們除了賠錢，對方還可以控告你違約。事情鬧開來，對董事長的聲譽有很大的影響！」

「我明白，聲譽比我這條老命更重要，我寧願死，也不會做丟面的事。」趙家豪說：「你跟了我二十年，你還不了解我？」

「我明白董事長最重視名譽，但是事情不能拖，一個月交貨，還得開夜班呢，現在，連原料也沒有……」

「我會想辦法，不過你要記着，要絕對保守秘密，不能讓同行恥笑！」

*　　*　　*

「兩千萬？趙先生，兩千萬不同二十萬，那是一個大數目，何況你連抵押品都沒有，我們銀行，沒有這個規例，眞對不起！我不能幇你這個忙，你還是到別處想辦法吧！」

「假如我有辦法，我也不會來麻煩你，天宏兄，請你……」

「趙先生，請你不要叫我天宏兄，」史天宏截住他說：「我們兄弟之情，在令郎結婚的那一天，已經完結了！」

「我知道你恨我，但是，我們相交了幾十年，我從未求過你，天宏！噢！不，史先生，請你帮我一次吧，我求你！」

「唔！」史先生咬着雪茄：「不是不肯帮你，不過，近年來股票熱，向銀行貸欵的人很多，坦白說，我銀行裏的流動現金極少，眞對不起！我實在是愛莫能助。」

「趙伯伯！」史芝芝忽然走進書房：「聽說你快要破產了，等錢用？」

「是的！」

「那就奇了！你雖然比不上我爸爸富有，但也是個大富翁，怎麼衰落到如斯田地？難道就如媽咪說的，丁翠湖命不好，牽累你？」

「與她無關，祇怪自己做生意沒眼光。」

「怎會呢？如果你做生意沒眼光，又怎會擁有那麼多工廠、公司？趙伯伯，你向爹哋借錢？」

趙家豪垂下了頭。

「爹哋不肯借錢？爲甚麼不去找你的親家丁太太帮忙？他們是有責任的。」

「史先生，我告辭了！」

「唏！趙伯伯，別忙嘛！」史芝芝一手把他拉下來：「爹哋不肯借錢給你，我肯。我不會見死不救的！」

「芝芝……芝芝……妳肯？」趙家豪十分興奮，幾乎說不出話了。

「芝芝。」史天宏說：「二千萬可不是二十萬，妳怎可以……」

「爹哋，」史芝芝靠着父親旁邊坐下：「我們史家，根本不在乎這一點點錢。況且，我的決定，誰也更改不了！」

「妳這孩子……」

「芝芝，妳眞是好孩子。趙伯伯一直說妳乖，又有人情味，妳借錢給我，我很快會本利加還。」趙家豪一下子輕鬆起來。

「不要利息，連本金兩千萬也不用還。」史芝芝說：「你要聽淸楚，我不是借錢給你，是送錢給你，兩千萬，根本不用還給我，拿去應急好了，就算是我一點小心意。」

「芝芝，那怎可以……」

「可以的，祇要你答應我三個條件。第一，你要永遠感激我。」

「當然！」

「第二，要丁翠湖立刻離開趙家。」

「那……那怎可以？她是我的媳婦。」

「人不爲己，天誅地滅，你要媳婦，就毀了自己。你破產了，你一生也完了！」

史天宏似乎已明白女兒的心意，他說：「芝芝的話也對，生意人最實際，要是你破產了，你根本不能在上流社會立足。至於紳士俱樂部，那是你最喜歡的地方，假如你破產，你是個窮光蛋，那兒不再歡迎你。就算是你平日的好朋友，他們怕你開口借錢，對你也會避之則吉。」

「事業，是男人的第一生命，沒有事業就等於沒有生命，連命都沒有了，還要媳婦幹甚麼？假如她是個好媳婦，不忍心眼見你面臨破產，她也會助你一臂之力。」

「你們的話也對，大嫂不能見死不救。」

「對了！」芝芝露出一個得意的微笑：「聽說你的媳婦很孝順你，她一定會成全你的，否則，她就不是眞正的好媳婦。」

「芝芝，第二個條件，我接受了！」

「第三，天龍必須在一個月內和我結婚。」

「那恐怕很困難，因爲……」

「一點也不難。天龍愛我，你並不是不知道，他和姓丁的結合，也是爲了向我報復，他祇恨我，可是，也很愛我。你好好的攷慮，你有兩千萬，天龍得回他的愛人！」

「可是天龍和翠湖是正式夫婦，香港法律規定，要分居三年……」

「你是擔心天龍一個月內不能和我結婚，必須等他們分居三年，辦妥離婚手續，才可以娶我，是不是？」芝芝攤開了手：「我是個不拘小節的人，我也不在乎那一紙婚書，衹要天龍愛我，對我好，已經足夠了！」

「妳很大量，我很感激妳，不過……」

「你可以攷慮，不過，攷慮越久你越不利，你囘去吧！決定了再來，那兩千萬，永遠等待着你……」

趙家豪被那些伸手向他要錢的人迫瘋了，他需要兩千萬，急需兩千萬！

這天，趙家豪乘趙夫人睡午覺，偷偷把翠湖拉進書房裏密談。

「大嫂，我今天和妳說的話，妳不要告訴別人，包括天龍和天鳳。」

「我不會亂說話。」

「那很好！我坦白告訴妳，我破產了！」

「老爺，你……」

「假如一個星期內，我不能籌到兩千萬應急，那末，我將會坐牢。大嫂，我年紀那麼大了，妳不忍心我坐牢的，是不是？」

「當然，我必須設法……」

「我坐牢事小，因我破產而令趙氏機構屬下的人失業，那我……眞是生不如死。」

「老爺，你不用擔心，我們大家想辦法去籌錢，我們可以把房子賣掉。」

「我已經把所有值錢的東西押給銀行，我現在已經一無所有，大嫂，我破產了，我快要死了，我求求妳帮忙我！」

「我能做甚麼？請吩咐！」

「很簡單，祇要妳離開趙家。」

「我？要我走？」翠湖嚇了一跳：「我走了，對你有甚麼帮助？」

「祇要妳離開趙家，我就可以有兩千萬，有了錢，就可以解決一切，妳對我的帮助最大，妳明白嗎？」

「那是……史家的主意？」

「大嫂，我很對不起妳，本來我不應該求妳的，但是現在是生死關頭，妳就救我一次，我會感激妳，終身感激妳！」

「我離開趙家，史芝芝就嫁進來，是嗎？」翠湖感到渾身冰冷。

「是的！那是兩千萬的交換條件。」

「我想辦法籌錢，我會盡一切努力，我願意做任何事，但是……」翠湖透口氣，很堅決的說：「我不能離開天龍！」

「我的要求是有點荒謬，可是，大嫂，我已身陷絕境，妳怎能見死不救？」

「對不起！老爺，我說過我不會離開天龍，無論將來的變化怎樣，我絕不離開！」

「妳……」趙家豪氣得直指住她：「芝芝肯帮我，妳是我的好媳婦，妳竟然這樣狠心，妳……算是甚麼媳婦？」

「我承認不是好媳婦！」

「妳愛天龍，應該愛屋及烏，顧念我這個可憐的老人。我以爲妳很偉大，誰知道妳比芝芝更自私，妳不管我，完全不關心我！」

「老爺，祇要你讓我繼續留在趙家，你要我做甚麼都可以。」

「妳能做甚麼？解決我的困難，給我兩千萬？」趙家豪對翠湖一向有成見，根本就不喜歡她做趙家媳婦，所以他不參加天龍的婚禮，後來又諸般折磨翠湖。直到最近，因爲受了家人的影響，對翠湖才逐漸改觀。但是今時今日，利害關頭，竟遭受翠湖的拒絕，與平日之千依百順判若兩人，令趙家豪舊恨新仇全湧上心頭，對翠湖成見更深，憎厭更甚。

「我會盡能力，能籌多少就多少！」

「哼！等妳籌到了錢，我已經身敗名裂。」

「不會的！老爺，這件事就交由我和天龍去辦，我們會想到好辦法。」

「我愛我的兒子，我不想他爲我擔憂，接受史家的帮助，是最好的解決辦法。妳眞的這樣自私，不肯犧牲自己，挽救我們一家人？妳口口聲聲說愛天龍，妳到底怎樣愛？妳是一個壞媳婦，壞妻子！」

翠湖垂下頭。

「大嫂，我最後求求妳，救救我，救救我們一家人。」

「老爺，我們就沒有別的辦法？」

「沒有，祇有妳才能救得了我。」

「我……」翠湖雙手掩住臉，哭道：「我求求你，不要逼我離開天龍，沒有天龍，我會死的。老爺，我乞求你……」

「好吧！那就讓我這老頭子代替妳死吧！」趙家豪手指向房門一伸：「妳現在可以出去，做妳的大少奶，我也不會再求妳！」

「老爺，我一定會想辦法，」翠湖拭去滿臉涙痕：「我不會眼看着你受苦，我現在立刻回娘家，我自己想辦法，答應你不告訴天龍。」

「不必了！妳祇需記着一句話，有一天我身敗名裂，拜妳所賜，若是我死了，妳就是兇手。」趙家豪咆哮着：「給我滾出去！」

「老爺……」

趙家豪抓起壓紙水晶球向翠湖扔過去，翠湖閃避着，逃出書房。翠湖一面跑，一面想，她決定回家一次，希望父母能助她一臂之力。

＊　＊　＊

「……兩千萬？兩千萬那麼多？」丁太太聽完女兒的訴說，叫了起來。

「天龍、天鳳和媽咪可以解決一千萬，餘下的一千萬，就要我想辦法。」翠湖說：「我變買所有值錢的東西，也可以有三百萬，現在的目標就是七百萬。爸爸，媽媽，我希望你們幫助我，渡過這個難關。」

「我想想，所有值錢的及可以變買的，也祇不過四、五十萬，距離七百萬的數目很遠。」

「媽媽，假如把花店頂讓，這是暫時的，等老爺應付過經濟難關，我會替妳另外開一間更大的，好嗎？」

「你是我們的獨生女兒，要我們做甚麼事情都可以，不過，把花店轉讓也不值很多錢，我想，盡我所能也祇不過能籌到一百五十萬。這個數目，已經把我們現在住的房子包括在內了，」丁太太嘆了一口氣：「眞對不起妳，孩子，我們的能力太薄弱……」

「媽，不要這樣說。是我不好，有困難，應該自己解決，不該回來麻煩妳和爸爸。」

「哪兒話，我們是一家人，甚麼話不可以說，如果妳有困難不告訴我，我才氣呢！」

丁太太說：「其實我還可以找朋友想辦法。」

「你的老爺也莫名其妙，自己炒股票炒燶了，竟然要做媳婦的去籌謀，這些事情，應該由他的兒女去解決的。天鳳的未婚夫，家裏也很有錢，還有天龍。」

「老爺也是一番好意，他不想天龍和天鳳為了他的事擔心。」

「這就不公平，他怕自己的兒女擔心，就不怕我的女兒擔心？」

「爸爸，我是趙家豪媳婦，趙家的事我應該關心，天鳳將來要嫁人，是人家的媳婦，我們怎可以向王家借錢？那太令天鳳沒有面子。」

「向我們要錢，就有面子？」

「爸爸……」

「你少說兩句行不行？你又不是不知道翠湖對天龍和天鳳有多好？公平，你才不公平，女兒的事，你一點不關心，一天到晚就祇會畫畫。」丁太太衝着丈夫叫：「女兒有麻煩，你不想辦法，還好意思挑剔。」

「你到底要我怎樣做？」

「籌錢，你做父親有責任。」

「我無親無故，到哪兒籌錢？」

「假如你不是整天愛吃懶做，找一份好工作，不要畫那些倒霉的畫，我們丁家的財

產，也不會衹有一百五十萬。」

「妳……」

「爸爸，媽媽，我求你們不要吵……」

＊　　＊　　＊

趙家豪在家裏攷慮了半天，看看錶，他對妻子說：「我要去洗澡！」

「都快要吃飯了，洗甚麼澡？」

趙老爺哼着，拿了一些東西，走進浴室。趙夫人走到樓下，看見天龍坐立不安。

「翠湖到底去了哪裏？」

「她出門的時候我還在睡午覺，亞香說，她出門的時候很匆忙，甚麼話也沒留下。」

「她不會有事吧？」

「會不會回娘家？」趙夫人說：「奇怪，她自從嫁進來，從未一聲不響的跑出去。」

「她不會今天回娘家的，因爲明天她爸爸生日，她一早就跟我約好了明天回去。她去了哪兒？我眞擔心死了！」

「夫人，已經準備好晚餐！」貴叔走過來。

「天龍，你打個電話到丁家，我到樓上叫你爸爸吃飯！」

天龍正在撥電話，突然聽見趙夫人尖叫……

「天龍，天龍……」

天龍放下電話，跑到樓上，走進父母的臥室，趙夫人緊張得口都震了：「你爸爸鎖在浴室裏，他不……理我，裏面……又有煤氣味……」

「爸爸！爸爸！」天龍撞着門，回頭對母親說：「叫貴叔、花王他們來把門撞開。」

終於幾個人合力把門撞開了，趙夫人早已被貴嬸扶着躺在床上。天龍衝進浴室，看見父親躺臥在地上，身邊一隻打翻的藥瓶，天龍拿起藥瓶一看，喃喃的說：「雙料自殺！」他立刻對貴叔說：「叫司機開車，我們送老爺去醫院。還有，所有的窗都要打開！」

天龍把父親抱出去，趙夫人問：「你爸爸怎麼了？他……沒事吧？」

「沒事的！妳不用擔心，可能浴室的煤氣有問題。」

天龍不敢把眞相告訴母親。趙家豪把全部窗門關上，開了煤氣不點火，服安眠藥的事……

* * *

翠湖和父母正在商量，芳姐請翠湖聽電話：「是姑爺打來的！」

「我忘了告訴天龍我在這兒，」翠湖過去聽電話，最初有點笑容，後來她的嘴唇發白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

丁太太看見她握着電話筒發呆，越看越不對勁，她走過去問：「翠湖，甚麼事？」

翠湖掛上電話，聲音微弱：「媽，我不舒服，妳能不能替我開車？」

「能，能，我開車送妳回家。」丁太太連忙扶住女兒。

「不是回家，是去醫院，天龍他們都在醫院。媽，妳立刻送我去。」

「好，有話在車上說……」

到醫院門口，翠湖說：「媽，妳不要去看老爺，他愛面子，可能不想外人知道……」

「我明白，別忘了給我電話。」

翠湖走進去，天龍已在入口處等候，他拖着翠湖的手說：「回家為甚麼不告訴我？害我為妳擔心。」

「對不起，天龍。老爺怎樣了？」

「張叔叔說，發覺得早，服下的安眠藥數量也不多，經過急救，已經沒事了。我不明白，爸爸為甚麼要自殺？」

「有沒有遺書？」

「好像沒有！我也不大清楚，事情一發生，我就把他送進醫院來。」

到趙家豪的病房，他打了針，已經熟睡了。

天龍、天鳳、翠湖在房間守候，快天亮的時候，趙夫人也來了。

七點鐘，趙家豪睡醒，一直坐在床邊的趙夫人說：「你怎麼這樣不小心，差點給煤氣

焗死了，幸而天龍把門撞開，救了你！」

「天龍是我的乖兒子，天龍……」

天龍拖着翠湖的手走過去。趙家豪一看見翠湖，就像看見了鬼一樣：「她來幹甚麼？我不要見她，快趕她走！」

天龍和趙夫人愕然，翠湖低首垂淚。

「爸爸，你怎麼了？翠湖由昨晚到現在，守了你一夜……」

「如果你們不想氣死我，就趕她走！」

「家豪，她是翠湖，你的好媳婦！」趙夫人撫了撫他的額及他的手：「你怎麼了？」

「趕她走！」

「你這個人眞是莫名其妙。」趙夫人柔聲對翠湖說：「妳老爺身體不好，別怪他。妳熬了一夜，也太辛苦了，回去睡一覺吧！」

翠湖含淚點一下頭，緩緩離開病房。

天龍追出去，拖着她：「別怪我爸爸，他病瘋了！」

完全不了解內情的人，每次趙家豪向翠湖咆哮的時候他們都會說：「老太爺病瘋了！」

祇有翠湖一個人知道眞正的原因。翠湖內心强烈地交戰，她知道趙家豪不惜以生命作威脅，無非想翠湖離開趙家，也許他並非眞的想死，但是自殺這玩意兒，是可一不可

再的，萬一弄假成眞，那末翠湖間接上就是兇手，一個殺人兇手，還配留在趙家？趙夫人肯原諒她？天龍、天鳳肯原諒她？就算他們全都原諒她，她的良心也永久不安。

但是，要她離開天龍，她一千個不願意。熬了好些日子，才等到有今天，剛獲得天龍的寵愛，就要雙手把他送回給自己的情敵，那是多麼令人痛心的事！

晚上，翠湖把親手燉好的鷄湯送去醫院，今天是天龍當值，他下了班就直接去醫院陪伴老父，他是非常擔心父親的，因爲除了翠湖，祇有他一個人知道趙家豪蓄意自殺。

翠湖輕輕推開房門，趙家豪睡着了，而天龍也靠在椅背上睡着了。翠湖脫下外套，蓋在天龍的身上，怕他受寒。

她坐在床邊守望家翁，自從趙家豪出事，她從未睡過，這時候她也有點昏昏欲睡。正矇矓之際，突然有人叫：「妳在這兒幹甚麼？給我滾！」

「老爺，請你輕聲點，天龍睡着了。」翠湖說：「我燉了鷄湯給你！」

趙家豪直瞪着她。翠湖小心地把熱騰騰的鷄湯拿出來，趙家豪霍地坐起，一手把那盅鷄湯拍向翠湖的身上。

「呀！」翠湖叫着，痛得流出眼淚。

天龍聽見叫聲，跳起來走過去扶住翠湖：「發生甚麼事？妳爲甚麼全身濕透？熱的？」

「天龍！」翠湖再也忍受不住，伏在丈夫的身上哭了起來。

「燙着沒有？痛不痛？讓我看看。」天龍翻起她的旗袍：「皮都紅透了。爸爸，這是怎麼一回事？」

「哼！」趙家豪冷哼着：「我叫過她不要到這兒來，我看見她就討厭！」

「是你把湯倒在她的身上？爸爸，你好殘忍！」天龍非常憤怒：「你自殺，心情不好，我原諒你，還天天來侍候你，你竟然這樣待我的妻子？」

「丁翠湖，我已經一無所有，連我疼了二十幾年的兒子也不再要我。妳迫死我，迫死我！」趙家豪拿起床頭几上的水果刀，往手腕的脈門割下去。

「老爺！」翠湖忘了疼痛，上前搶他的刀，天龍也撲向前，他一手搶去果刀扔在地上。

「啊！」趙家豪伏在床上哭叫：「讓我死吧！讓我死吧！我不要活啦！」

翠湖乏力地靠在牆上，天龍走過去，扶住她：「我送妳回家！」

走到房門口，翠湖低聲說：「你留下，萬一他看不開再自尋短見，我們擔當不起！」

「翠湖！」天龍雙手捧着她的臉，難過地低下了頭：「這幾天妳受的苦……」

「我心裏甜！」翠湖强忍着淚：「我不怕受苦，爲了你，我甚麼都能忍受。」

天龍把翠湖擁進懷裏，緊緊的。

「我兒子不要我了，連我親生兒子都不要我了！」趙家豪在病房裏叫。

「快進去！老爺叫你了！」

「我不想見他！」

「不要這樣，他是你爸爸，他疼你，他需要你，別忘了他有病，原諒他！」

「翠湖！」天龍吻她一下：「妳太善良……」

接受天龍的勸告，翠湖已經兩天沒有去看趙家豪。天龍認爲趙家豪蠻不講理，不應該再關心他，受他的閒氣。

這天，翠湖由外面回來，心情很興奮，她撥了一個電話給天龍，約他下班後在咖啡店見面，然後一起去看趙家豪。

趙家豪最喜歡吃痳醬鷄，翠湖花一個下午的時間，做好一隻鷄，準備送給趙家豪吃。

天龍和翠湖吃過下午茶，高高興興地手拖手到醫院，還沒到趙家豪房間，由於房門虛掩，由裏面傳來趙家豪呱呱叫的聲音。

「我不要回家！我不要回家！」

「你在醫院已經住了一星期，張醫生早就說過你身體沒事。」趙夫人說：「家比醫院舒服多了，而且，也不用一家人爲你操心，你爲甚麼不肯回去？」

「我不想回家，其實我這老頭子是多餘的，以後你們不要再管我了！」

「你分明在為難我。你在醫院，我天天擔心你，又要趕來看你，這樣每天的跑來跑去，我身體不好，恐怕有一天我也會捱病！」

「家裏有那女人在，我不回去！」

「你說了老半天，到底說誰？」

「丁翠湖！」

天龍想衝進去，翠湖拖住他，搖一下頭。

「翠湖？她是我們的媳婦，當然在家。那你是說，一輩子不回家？」

「想我回去？叫她走！那屋子裏，不能容下我們兩個人，有我，就沒有她！」

「你這個人怎麼這樣莫名其妙，翠湖到底做錯甚麼事？」

「她迫死我！」

「迫死你？你這次中煤氣毒是自己不小心，我們都知道你身體不舒服，手上的股票又一文不值，受了打擊心情不好，我們都了解，也沒有人怪你。可是，你不應該虐待翠湖，天龍告訴我，你還用熱湯倒在她身上呢！翠湖品性好，人又柔順，她沒哼一聲，可是……」

「她柔順？她差點沒謀殺我。總之，玉儀，妳聽我說，妳要丈夫，就不要她，要媳婦，就犧牲我好了！一句話，有我沒有她……」

「你簡直要我的命……」

翠湖一陣暈眩，作嘔，這些日子，她老是頭暈，胸口作悶。

「妳怎麼了?」天龍扶住她:「妳的手好冷，要不要張叔叔給妳看看，妳最近面色不好，也許生病了!」

「不，這是自然現象。」

「自然現象?」

「是……的，因爲我已經一個星期沒有睡眠，身體當然支持不住。」翠湖說:「老爺不喜歡我，我不想進去令他生氣，你把痲醬鷄帶給他吧，我自己回去。」

「不，我不去。他不能容我妻子，就等於不能容我。翠湖，我們搬出去住。」

「那怎可以?你不喜歡老爺，可是媽咪沒開罪你呀!我們搬出去，她會很傷心。」

「這是兩全其美的方法!」

「不，天龍。老爺雖然不喜歡我，但是他愛你，你爲了我反叛他，是不孝的。」

「不孝就不孝，我也不會愚忠愚孝!」

「等有一天你做了爸爸，你會明白父母的偉大。趙家祇有一個兒子，你怎可以棄家不顧?老爺年紀大，他所有的希望寄託在你的身上，就算不愚孝，也不能無情。」

「妳別向我說教了!我們走，他不請我來，我也不會再來。」天龍拉起了翠湖的手:

「我們回去享受麻醬鷄吧！」

翠湖去醫院，是想告訴趙家豪一個好消息，不過，趙家豪那死硬派的樣子，那一點點好消息，恐怕無補於事。

翠湖翻了翻日曆，數一數手指，一天，兩天，還有兩天的時間，她把藍毛綫拿出來，自從三月九日那一天她爲了擔心趙家豪，已有一個月沒有編織毛綫。

夏日已至，天氣將熱，這藍色毛衣已沒有穿用的價值。還是天龍說得對——留爲紀念。

這天天龍下班，沒看見翠湖站在石階前迎接，他不開心，把文件箱往亞香手中一塞：「少奶呢？出去了？」

「她在房間裏！」

「她沒事吧？」

「沒事，一個鐘頭前，她還在廚房做菜。」

「翠湖！」天龍跑到樓上，在臥室門口，翠湖已經站着等候。

她穿着天龍剛送給她的粉紅色晚禮服，改換了一個髮型，打扮得漂漂亮亮。

「翠湖，妳簡直像個公主。」

翠湖拉他進去，關上了房門。

「你知道今天是甚麼日子嗎？」翠湖雙臂圍着他的脖子，看來，她非常愉快。

「妳的生日還沒有到，我的生日已經過去了，今天，今天……」

「這一天，你不會重視，因爲……」翠湖搖一下頭，沒有說下去。

天龍側起了頭，問：「妳好神秘！」

「你猜我心裏在想些甚麼呢？」翠湖收緊了手臂，把臉擱在天龍的肩膊上：「我好想你親我。是不是有點反常？」

「唔！這應該是我的要求！」

「親我一下，我告訴你今天是甚麼日子。」翠湖仰起臉，眼中滿含渴望的神色。

「翠湖！」天龍低下頭，吻她。她立刻抱得他緊緊的，她的嘴唇像火一樣，她的吻是狂熱的，從未有過的狂熱，她令天龍喘息，血液沸騰，他把她抱到牀上，讓自己變成了她的一部份。

太陽已下山，窗外是漆黑一片，房間裏沒有燈祇有那燭光，小小的，一閃，一閃。

「翠湖，」天龍含糊地：「看見沒有，一顆星星溜進我們房間來了！」

「要不要看那星星？」

「我想睡了！」

「你不能睡，現在不能，來，跟我看星星。」翠湖拖他起床，他靠着她，走到窗前，

那兒有一個小几，這小几以前沒有的。

「蛋糕！洋燭！」天龍精神一振，突然叫起來：「今天是我們結婚一週年紀念！」

「是的！」翠湖笑了。

「我眞該死，我怎麼忘了？妳說，世界上有沒有我這樣沒心肝的丈夫，這樣重大的日子竟然忘了。」天龍放開翠湖去抓外衣，翠湖問：「你去哪兒？」

「去買禮物送給妳，很快，一轉眼就回來！」天龍拍了拍她的臉：「等我！」

「天龍，不要去，我不想你離開我，陪我一晚好嗎？」

「好，明天我補送一份禮物給妳。原諒我，打令。」天龍也實在不想走，他要和翠湖黏在一起。現在，他祇有和翠湖在一起才會快樂。

「我有一份禮物送給你，也是明天送。」

「公平呀！」天龍說：「現在我們來安排一下，怎樣慶祝今天，去夜總會吃飯跳舞好不好？妳喜歡熱鬧，請天鳳、佐治，及妳爸、媽一起去。對了！我還可以順路去買禮物。」

「我祇希望單獨和你在一起，就祇有我們兩個，讓我們活在二人世界裏……」

「快樂嗎？」

「祇要跟妳在一起，我就快樂！」

「要是我們不能在一起呢？」

「爲甚麼?誰能分開我們?」天龍說:「我們從未分開過一天,上一次我去日本開會,祇不過需時三天,我也帶着妳一起去。」

「我是說,假如我們分離?」

「妳的意思是,我失去妳?不會的,我們彼此相愛,我們要共同生活一輩子。」

「天龍,我祇是假設,人有悲歡離合!」

「讓我想一下。」天龍很認眞:「我說過,我這個人很死心眼,如過說得動聽一點,我是很痴情的,當我愛上一個人,沒有任何力量可以令我與她分離。以前,我很愛芝芝,除了芝芝,我眼中沒有另一個人,後來她變心了,我很痛苦,妳還記得我吐血嗎,因爲我的心碎了,我曾經想過死。但是,我終於活下來,妳知道那是甚麼緣故,因爲我整個心充滿恨,我要報復,所以我生存。萬一我失去妳,那是我第二次的打擊,而且這一次是致命之擊。妳對我那麼好,妳愛我,我們之間除了愛,沒有恨,我失去妳,我靠甚麼生存?而且妳和芝芝還有很大的分別,我和芝芝除了愛情,便一無所有。可是我和妳,除了有戀人的愛,還有夫妻的恩情。假如有一天,連妳也不要我,我會自暴自棄,我會墮落,我會一步步的走向死亡。」

「不,天龍,那太可怕了,你就算沒有我,也應該勇敢地活下去,因爲在這個世界上,你除了我,還有父母和妹妹。況且,我們生存在世界上,有很多有意義的事情等待

我們去做。愛情，祇不過是生命的一部份。」

「妳不用向我說教，因爲愛情對我來說，是生命的全部，我需要別人愛我，我也要愛別人，沒有愛，生命是縹緲的，虛浮的。」

「我走了，會有另一個人愛你！」

「誰？誰能代替妳？」

「比如，比如芝芝……」

「一個不相干的女人，她能代替妳？妳在跟我開玩笑！」

「但是，你們以前曾經相愛。」

「死了的人，會復活嗎？」

「天龍，要是芝芝仍然愛你呢？你別忘了，她比我漂亮，比我迷人！」

「我見過很多美麗迷人的女人，過去，現在。但是她們跟我絕不相干，因爲我有妻子，我祇要我自己的妻子。」

「芝芝也可以做你的妻子。」

「妳在暗示甚麼？性愛？」天龍突然深鎖眉頭：「我絕不欣賞婚外性行爲。」

「芝芝比我更好，她更能滿足你，祇要你和她結婚，就不算是婚外性行爲。」

「妳要我重婚？妳爲甚麼老說這些？」天龍大吼：「我懷疑妳不再愛我！」

「天龍……」翠湖有說不出的苦衷。

「妳說過，一對相愛的人應該彼此了解，互相信任的。但是，妳不了解我對妳的深情，妳不信任我對妳的愛！」

「天龍，對不起，我錯了！」

「用不着道歉，妳祇要記着，世界上沒有任何人可以代替妳，因爲我全心全意愛妳，而且我身體裏流着妳的血，妳是我身體的一部份，這是不能改變的！對不對？」

「對！是我不好，小器鬼！」

「今天是結婚一週年紀念，」天龍吐口氣：「希望明年不會說傻話，時間是最好的證明，用時間、行動去證明我愛妳。難怪妳不信任我，因爲我不夠純潔，妳不是我第一個情人。不過我可以肯定，妳是我最後一個愛人！」

「我相信。天龍，我全都相信。」翠湖圍抱着他的腰，把臉貼在他的胸膛上：「我們換一個話題好嗎？」

「好！明年結婚兩週年紀念，我要盛大慶祝，要邀請所有的親友來參加，然後我帶妳去過幾天二人世界的生活。時間充足，去外國；生意忙，我們去別墅住幾天。翠湖，妳猜我們明年會有孩子嗎？」

「會的！」

「我們一家三口，拍一些活動電影，一方面可以留爲紀念，另一之面可以增加家庭的樂趣。我要拍兩個人的古怪表情。第三年，我們會有第二個娃娃，第四年……我看兩個已經夠了。媽咪常常說，女人生孩子會受很多苦，我不想妳爲我受苦。」

「我願意爲你養二十個孩子。」

「那麼多？我們可以組織一隊兵。」天龍笑了起來：「我喜歡孩子，不過，就算有一百個，我也不會分薄對妳的感情，妳始終是我最疼愛的，沒有人可以跟妳比！」

「我深信！」

「妳的臉怎麼濕濕的？」天龍捧起她的臉兒：「爲甚麼哭？」

「我太高興，太幸福！」

「傻孩子。」天龍吻她一下：「我也高興，我也幸福，但是，我可沒有哭！」

「你有沒有哭過？」

「有，偷偷的哭過一次，不是放聲痛哭。在別人面前大鬧大哭，我覺得那太不像個男孩子，除非內心太痛苦，需要發洩。我始終認爲男孩子和女孩子不同，男孩子不應該哭！」

「這就好了！天龍，你能不能答應我兩個請求？」翠湖今晚要說的話實在太多了。

「說甚麼請求呢？妳喜歡我做甚麼，說出來，我一定照辦！」

「假如有一天我不在你身邊，你一定要勇敢，面對現實，堅强地活下去，不要自暴自棄。」

「又是這句老話？好吧，答應。」

「第二，我要你做的事，你一定要照做，你要聽話，這是很重要的。」

「好，照做！」

「這件事很重要，你不要胡亂答應，答應了就要做。否則，我會傷心、失望！」

「愛妳、聽話、全依妳。夠不夠？要不要我舉手向天發誓？」

「要！你發誓要依我的話去做，無論你自願或者不自願！」翠湖的樣子很嚴肅。

「我發誓！」

「好極了！」翠湖親他一下：「多喝一杯酒，好嗎？」

「不，我是一杯爲限，喝第二杯，我想睡覺，第三杯，我會又唱又叫，很討厭！」

「我喜歡看你熟睡的樣子。」

「像甚麼？」

「像個漂亮的王子。」翠湖親手倒了一杯酒，送到他唇邊，讓他一口口喝下。

「祝我們永恆的相愛！」他說。

翠湖扶着他躺下，輕撫他的頭髮。天龍的頭髮，很軟很貼服，很少用髮乳。

天龍在說情話，不一會，他在翠湖愛撫下，睡着了。

月亮緩緩的移到窗前，翠湖可以清楚地欣賞天龍，她無限依戀，無限憐愛的撫摸他的臉，她忍不住吻遍他那白裏透紅的臉兒。

她一直凝視他，把他的一切印入腦際，直至月兒又移走了，她再也看不清楚天龍。

她用手背擦一下眼淚，爲天龍蓋上薄被，她緩緩的爬下床去。

*　　　*　　　*

「翠湖！」天龍把手臂搭過去，可是，搭了個空。他一愕，因爲這幾個月來，天龍每早醒來，翠湖一定躺在他身邊，他已習慣了吻翠湖一下，然後才肯起床上班。

「翠湖……」他含糊地叫，瞧遍整張床，眞的，沒有，他霍地跳起來，睡意全消：「翠湖，翠湖，妳在哪兒？」

有人開門進來，天龍很高興，一看，却原來是亞香，他忙問：「少奶呢？」

「我今天沒有見過少奶。」

「去找少奶，我又沒有叫妳，妳進來幹甚麼？」天龍不高興，少爺脾氣就來了。

「少奶吩咐過，由今天開始，我要全心全意照顧你，少奶……」

「妳在說甚麼？講清楚！」

「昨晚深夜，少奶找我，她告訴我少爺雖然年紀不小，但還像個小孩子，她要我好好

侍候你。而且，將來無論發生甚麼事，我都不能離開趙家，因爲我要侍候少爺。少奶握着我的手，她還哭了呢！」

天龍聽了亞香的話，再想起昨晚翠湖的反常態度，他着慌了。他跳下床，跑進衣物間，翠湖的漂亮衣服仍在。除了訂婚戒指，所有的首飾原封不動，天龍噓了一口氣，發覺自己神經過敏。回到臥室，他望向床上，他發現翠湖的枕頭高起，他翻開枕頭，看見枕頭下有一封信和一隻盒子。天龍深感不妙，連忙把信拆開——

天龍：早安，我在這兒吻你，你應該去上班了，時間已經不早。

我走的時候，你仍然睡得很甜，我就帶着你這份甜蜜離去。

我記得，我曾經說過我愛你，就應該愛你的父母。我這一次離開你，也是愛的一種表現，希望你能了解！

你發誓答應我的任何要求，現在我請求你兩件事：第一，不要去找我，你永遠也找不到我的，我會去一處永遠沒有人找到我的地方。

第二，老爺急需兩千萬，沒有這筆錢，他不單祇會身敗名裂，而且還會受牢獄之苦，讓我們兩夫妻合力去解決他的困難——我離開趙家，你娶芝芝。

我帶走你的相片，它將會一直陪伴我。

我愛你，永遠愛你！

我想你，永遠想你！

我送給你的結婚週年禮物，就在盒子裏，希望你喜歡，因爲每一針都有我的愛。

天龍的眼睛模糊一片，他用手背拭了拭眼睛，揭開盒子，裏面是粉藍色的羊毛背心、頸巾和手套，那全是天龍喜歡的。他大叫：「翠湖，翠湖……」

亞香怕天龍出事，因爲他像一個受驚的孩子。亞香知自己的力量不夠，去找天鳳。

天鳳也正在看翠湖的信——

我們是好朋友，好姐妹，我知道妳一定會完成我的心願，勸天龍和芝芝結婚。

沒有意義的犧牲，是白犧牲，那是最可悲的，妳一向是敢作敢爲，妳會支持我，不會讓我白白犧牲的，對嗎？

我把一切希望寄託在妳的身上……

「二小姐，二小姐……」亞香衝進去。

「妳快去看少爺，聽，他又在叫……」

天鳳立刻走進天龍的房間，看見他緊握羊毛衣，伏在床上失聲痛哭。

天鳳走過去，拍一拍天龍的肩膊：「我們趙家，注定一生欠翠湖的情……」

* * *

天龍像一隻瞎了眼的蒼蠅，亂碰亂衝，大街小巷去找尋翠湖。

最後一站去花店。

小蓮說：「芳姐打電話來，她說老板娘生病了，她今天沒有上班。」

天龍立刻趕去丁家。

丁太太躺在床上，面色蒼白，手中握着一團紙，丁雅圖靠着窗門看天空。

「媽，翠湖沒有回來？」

「沒有，她祇留給我一封信，她連媽媽也不要了！」

「媽，我到處都找遍了，可是，我找不到她，她會去哪兒？」

「沒有人知道，我們也不可能找到她，這孩子個性很特別。」丁太太長嘆一聲：「我女兒，似乎專爲你們趙家而生存，以前爲了愛你，受了多少苦，才嫁到趙家去。現在，她爲了姓趙的，又要流浪天涯，多苦命的孩子！」

「媽，妳知道翠湖爲甚麼要離開我？」

「知道，她是被迫走的。」丁太太說：「你父親炒股票失敗了，工廠房子全押出去，如果他短期內籌不到兩千萬，他不單祇要宣佈破產，而且還會被人控告毀約，還可能會被判入獄。爲了錢，他去找史家帮忙，史芝芝願意借錢，但是有兩個條件：第一，翠湖必須離開趙家；第二，你要和史芝芝結婚。你爸爸爲了自己的利益，迫翠湖離開，翠湖不肯，於是你爸爸就鬧自殺，他不是眞的自殺，他祇不過想迫走翠湖，現在翠湖成全了

他。」

「爸爸？竟然是爸爸？」

「翠湖不是壞媳婦，趙家的事她並非不管，她回家向我借錢，我已準備賣掉花店和房子，但是我們不是有錢人，我們找不到兩千萬，想不到，我們這樣做害了翠湖。」

「爸爸，你好狠！」天龍緊握拳頭：「我要去找他算賬！」天龍奔走離去。丁雅圓說：「姓趙的一家都不是好人！」

「你也不是好人，如果你肯做，我們就有錢，我的女兒也不會因爲沒有兩千萬而弄到如斯田地，你不是好父親，你沒有責任感！」

「我不是不做，我天天畫畫！」

「你的畫能賺多少錢？你賣出過多少幅畫？你也配批評人？哼！你還是批評你自己吧！做父親的不顧女兒，還要靠老婆養。」

「妳的話，太傷我的心！」

「你也有自尊心？哈！算了，畫家！」

「妳喜歡錢，好，我去找許多許多的錢給妳，我要證明我能做，我負責，我是一個好爸爸，我不是寄生蟲……」

＊　　＊　　＊

趙家豪回到家裏，很開心，因爲貴叔告訴他，翠湖走了，他的眼中釘已除。

可是，當他看見妻女冷漠的神情，他不寒而慄，坐立不安。

「這是翠湖給你的信，密封的，沒有人看得到內容。」趙夫人的聲音冷得像冰。

趙家豪左看看，右看看，匆匆拆開信——

老爺：我要做一個好媳婦，因此，我走了！第一步已經成功，第二步就要請大家帮忙，勸服天龍和芝芝結婚。

我已經勸了他一晚，但願他合作。祝你身體健康，生意興隆！

媳婦　丁翠湖

「翠湖走了，你開心了！」趙夫人直盯住丈夫：「那天你問我要你還是要翠湖，現在我可以回答你，我決定要翠湖不要你！」

「玉儀，那……」

「不要叫我，你毫無人性！」

趙家豪正要說甚麼，趙天龍衝進來，他握着父親的肩用力搖：「把翠湖還給我！」

趙家豪被兒子搖得眼前昏黑，他在求叫：「玉儀，玉儀……」

趙夫人雙手交抱胸前，她說：「天龍，問他，爲甚麼要迫走翠湖？」

天龍不屑地一手推開父親，他說：「他迫翠湖走，完全是爲了自己，他炒股票破產

了，如果他沒有兩千萬，他就身敗名裂。他厚顏求助史家，於是，史芝芝就迫他趕走翠湖，並要我和她結婚。」

「翠湖把一切告訴你？」趙家豪怯怯的說。

「她沒有說，是她走後我查出來的。你迫翠湖走，翠湖不肯離開我，於是你就鬧自殺，威脅翠湖，翠湖爲了令你如願以償，她終於走了。」天龍倒在一張椅子上：「世界上，沒有一個人比你更自私！」

「你好狠心！」趙夫人指住丈夫：「自己做了錯事，闖了禍，竟然要媳婦代你受罪，你這種人應該受罪坐牢！」

「我知道太對不起翠湖，」趙家豪垂下了頭：「我這樣做，都是爲了大家好，我不想毀了一個大好家庭，我……」

「於是你就毀了翠湖，出賣兒子，換取自己的安逸？你有沒有良知？翠湖走了，令他們夫婦分離，你不慚愧、不自咎？晚上能睡得甜？馬上給我爬起來去把翠湖找回來！」

「我哪兒都去過了，」天龍撐住額頭嘆口氣：「我跑了一天，始終找不到她。」

「她會不會回娘家……」

「不，她祇留給她媽媽一封信，她媽媽想她想病了，很可憐！」

「你這罪魁禍首，你怎對得起翠湖？怎對得起她的父母？」趙夫人痛哭起來：「你們一

定要把翠湖替我找回來，找回我的媳婦……」

「用不着找了！」天鳳站起來：「你們永遠找不到她，因爲我了解她。她外柔內剛，她要做一件事，一定會做得徹底，她不會裝死嚇人。她走了，就不會回來。現在，我們要做的事，是完成翠湖的願望！」

「翠湖的願望？」

「不錯，哥哥爲了翠湖必須與芝芝結婚！」天鳳說：「這件事，要立刻決定。」

「天鳳，」天龍指住她，全身發抖：「虧你還是翠湖的好朋友……」

「因爲翠湖是我的好朋友，所以，我不能令她白犧牲。她這次的離家出走，完全是爲了解決爸爸的經濟危機，假如哥哥不和史芝芝結婚，史家不會給我們兩千萬，翠湖的犧牲也白費了！」

「天鳳說得對！」趙家豪歡呼着。

「住嘴！你也配說話？我不是爲你，祇是完成翠湖交給我的工作。」天鳳去拉天龍：「跟我到樓上，我有話跟你說。」

「不去！妳這漢奸、走狗！」

「你非去不可！」天鳳瞪大着眼，盯住他：「翠湖怎樣敎訓你？要你面對現實！」

「好！看妳放甚麼狗屁！」

天鳳和天龍走到樓梯口，她突然回轉身，指住趙家豪：「你不准走開，一直在這兒等，你不能走，要等很長很長的時間……」

天鳳和天龍進二樓的書房，關上門，一直爭論了一個晚上，到第二天上午他們才走出來，他們的眼睛都滿佈紅筋。

趙家豪仍然坐在大廳，趙夫人躺在長椅上睡着了！貴叔帶着傭人守候着。

趙家豪看着兒子和女兒，心裏既緊張又害怕，當然，也有少許興奮。

天鳳看了趙家豪一眼，眼中充滿着鄙視，她在他面前撥電話：「請史芝芝聽電話。甚麼，還沒有起牀？叫她起牀，告訴她我是趙天鳳，跟她說趙天龍的婚事。哼！……史芝芝，妳聽着，我哥哥答應妳的婚事。妳聽我說：我們今天就要兩千萬。至於婚期，收錢後十天內舉行，所以，妳早一天交錢，就可以早一天進趙家！妳有我爸爸的銀行戶口號碼？好，今天就過戶，下午我們打電話問銀行！好，成交了！他不在……再見！」

「天龍！」趙家豪不知道有多開心，走過去握住兒子的手：「你眞是我的好兒子！」

天龍一手摔開他：「我不是你的好兒子，從今天起就不是，因爲，我沒有一個像你這樣的父親，你令我感到羞恥。你也不要以爲我帮助你，同情你，我是見死不救的，我今次這樣做，完全是因爲依從翠湖的囑咐，她要我娶芝芝，我就要娶芝芝。我所做的一切，完全是爲了我的妻子，與你無關。對於你，我是不賣賬的。」

「你們太便宜他！太優待他！」趙夫人已經醒來：「要是有下一次怎麼辦？」

「那我和他脫離關係，等他死。我說過見死不救，而且，現在我已非常痛恨他！」

「唉！」趙家豪長嘆一聲，他眞的有點慚愧，深感無地自容。

「亞貴，昨天晚上我們沒有吃晚飯，吩咐厨子弄一些吃的。」趙夫人發覺有點虛弱。

趙家豪打了幾個電話通知下屬們加速生產，因爲史家的錢來了，他的難關過去了。

正要吃飯，張醫生來了：「家豪兄，身體如何？」

「很好，謝謝你，我剛出院一天，你就來看我。」趙家豪以爲有個說話的對象。

「我是順便問候，因爲我對你的身體很有信心，你早就沒事。我今天來的目的，是特地代李醫生送藥給翠湖。」

「藥？」天龍第一個表示關心：「我早就知道她有病，她最近常常頭暈作嘔。」

張醫生從藥箱把一瓶藥拿出來：「李醫生說這種藥是新發明，很有效，翠湖吃了它，就不會頭暈作嘔。」

「張醫生，」趙夫人問：「翠湖到底患了甚麼病？要緊不要緊？」

「哪裏是病，是喜。怎麼你們都不知道，她沒有告訴你們？她告訴李醫生，她老爺知道這個消息一定很高興，因家豪兄抱孫心切。怎麼你們全不知道？連天龍都不知道？」

天龍倒在椅子裏，他掩住臉嗚咽。趙家豪呆住了。

趙夫人突然向丈夫尖叫：「你還我媳婦，還我孫兒……」話剛完，她就暈倒椅子裏。

天鳳和張醫生把她扶到長椅上躺下，替她打了一支針。

「這到底是怎麼回事？」張醫生看了看天龍，又看看趙夫人，連天鳳也是愁容滿面。

「翠湖已經離開趙家。」趙家豪鼓足勇氣回答張醫生。

「離開？她有了孩子，應該好好休養，她去哪兒？」張醫生深感意外。

「是爸爸把她趕走的，因為爸爸迫哥哥和芝芝結婚，爸爸這一次自殺，也是想迫走翠湖。」天鳳一一說明。

「可鄰的翠湖！」張醫生搖一下頭，把藥瓶收回藥箱。

突然，天龍跳起來，拉住張醫生的手：「請你把藥交給我！」

天鳳說：「人已走了！這瓶藥，又不是普通人可以服用的。等你娶了史小姐，可以再向李醫生要。」

「我不管姓史的，我關心翠湖，她需要這瓶藥，我知道！」

「可是，她已經走了！」

「我會找她！我一定會找到她！」天龍接過藥瓶，便往外跑……

到吃晚飯的時間，一家人在等候趙天龍。

趙夫人最擔心：「天龍怎麼還不回來？他已經兩天沒有吃飯。」

「外面還下着傾盆大雨！」天鳳盯了父親一眼：「哥哥也眞可憐，失去他心愛的人，連孩子也失去了！」

「可不是？翠湖是個好媳婦，抱孫也是我幾十年的願望，現在全沒有了！」

「我……很對不起大家。」趙家豪始終不敢抬起頭來：「希望芝芝能夠很快有孩子。」

「那一定不是趙家的骨肉。」

「爲甚麼？」

「不喜歡告訴你！」

「二小姐……少爺回來了！」貴叔在外叫。

趙夫人、天鳳、趙家豪連忙奔出去，看見天龍全身濕透，衣服正在滴水，他手上還緊握那瓶藥：「媽！我找不到翠湖，她眞的不要我了……」

天龍身體晃動，貴叔和天鳳上前攙扶，他已暈倒了。

「快請張醫生！」趙家豪說。

趙夫人已嚇得面孔發靑。

「……他受了寒，身體虛弱。」張醫生到趙家，立刻爲天龍診治。

「哥哥已經整整兩天沒有吃東西。」

「怪不得！」張醫生替他打針：「先餵他喝一杯熱奶，然後熬點稀粥給他吃。」

「張醫生，」趙夫人嗚嗚的哭：「他不要緊吧？」

「他體質好，過兩天就沒事了。」

晚上，趙夫人在夢中，突然聽見天龍慘厲的叫聲：「翠湖！翠湖……」

趙夫人連忙爬下床，趙家豪說：「我陪妳去看看兒子。」

「別假細心，我們不領情！」

趙夫人走進天龍的臥室，看見天龍滿面是汗，他閉着眼睛一聲聲叫翠湖。

趙夫人鼻子發酸，她替兒子抹去了汗，天龍抓住她的手：「翠湖！」

「孩子，我是媽。」

天龍緩緩張開眼睛，看見趙夫人，他說：「媽，翠湖快生孩子了，她有畏血症，她很害怕，妳去看她！」

「我……」

「去呀！我求妳！」

趙夫人走出房門口，站了一會兒，拭去眼淚，裝着笑容，再次回房間。

「媽，妳爲甚麼不去陪翠湖？」

「她要天鳳不要媽，年輕人嘛！」

「對！她和天鳳是好朋友，有天鳳陪她我也安心了……」天龍喃喃地，又睡過去。

史芝芝終於嫁進趙家。因爲不能到婚姻註册署舉行婚禮，因此祇能盛大宴請親朋。趙家除了趙家豪，全部親友沒有到。早幾天，趙夫人已鬧「舊病復發」。趙天鳳裝模作樣的說學校攷試，住進學校宿舍沒有回家。天龍是出乎意料之外的平靜，由頭到尾沒有說過一句話，也沒有喝過一口酒，史家的人怎樣迫他他就是一個不理。

後來，連他的影子也不見了！到送客的時候，芝芝才發覺他不在。

她到處找，又質問趙家豪：「他到哪裏去了，爲甚麼不好好守住他？」

當晚，天龍竟然沒有進新房。芝芝守了一夜，越想越氣，依照她的性子，眞想把房內的東西全摔個稀爛。可是剛要動手，忽然她記起母親的話——聽說翠湖脾氣好，對丈夫很遷就，也很孝順兩個老的。人最怕比人。妳到趙家，一定要忍耐，不要給姓丁的比下去。

「姓丁的怎能跟我比？我給了他們兩千萬，還要我受他們的氣？」

「攻心爲上，攻城爲下。對付兩個老的和那鐵嘴鷄趙天鳳，妳慢一點無所謂，但是，妳要得到天龍，就要做得比姓丁的更好。妳聽話，媽教妳的絕對沒有錯。」

芝芝想到這裏，也快天亮了。她嘆口氣，祇有忍耐着上床睡覺。

直到有人進來叫她：「新少奶，吃晚飯！」

「別吵我！」

「老爺、夫人、少爺都在等妳！」

聽見少爺，她的眼睛睜開了。一看房間，黑沉沉的。

「現在是甚麼時候？」

「八點正。」

芝芝起床更衣，化妝。花了一個鐘頭，才到飯廳去。

一看，很意外，趙家豪夫婦、趙天龍兄妹全都在座。趙夫人的面色很難看。

「芝芝，妳怎麼這個時候才來，我們等了妳一個鐘頭，飯菜都冷了！」天鳳說。

芝芝瞟了天鳳一眼，坐在天龍身邊，一句話也不說。

「以後晚飯之前，妳到厨房打點一下。」趙夫人也開口說話：「而且妳老爺……」

「老爺？」

「是的，妳要緊記，天龍的爸爸喜歡媳婦叫他老爺，他一向以媳婦爲榮。」

「我叫不出口，人家會笑我的，現在是甚麼年代？還叫老爺？」

「那……」趙家豪本來想叫芝芝不必叫他老爺。

可是，都給趙夫人截住了話頭：「妳老爺吃飯，要許多調味品，妳去拿醬油給他！」

「叫傭人拿好了！」芝芝動也不動：「我要吃飯！」

「他不喜歡用傭人，他說傭人手粗，他最喜歡媳婦爲他服務。」

「那我不用吃飯了？」

「以前翠湖也是這樣伺候老爺的！」

「她怎能夠跟我比？她是窮鬼，我是個千金小姐。」

「嫁進趙家，都是媳婦。」趙夫人用命令的語氣：「去拿醬油！」

芝芝無可奈何的去了。一會，她把一瓶醬油「拍」的一聲扔在桌上，她回到座位剛坐下，趙夫人又要她爲趙家豪拿麻油。這樣來回的跑了幾次，芝芝可眞氣死了，她心裏想，對天龍還就一下無所謂，可是那死老頭，向自己借錢還要擺架子，實在忍無可忍。

於是，她一手拿了幾個瓶子，走進飯廳，向趙家豪飛擲過去：「全都來了！」

趙家豪不單祇一身是辣醬、胡椒和甜豉油，他的額頭還給瓶子擊中，他用手一摸額角，唷！有血。他指住芝芝，氣呼呼的，老半天才說出口：「妳不喜歡拿就算了，幹嗎打穿我的頭？眞沒禮貌！」

芝芝見沒有一個人袒護趙家豪。本來有怯的心都放下了，還得勢不饒人：「沒有禮貌不要緊，有錢就行了！你要我的錢，又不是我的禮貌。」她說完，翻着菜，挑那好的吃，還吃得津津有味。趙家豪差點沒給她氣死。

芝芝得勢不饒人，呼奴喝婢的，要亞香拿這拿那，她比趙家豪更難伺候。

趙天龍很不耐煩，他放下未吃完的半碗飯，他對趙夫人說：「媽咪，今晚我要回工廠監工，晚上我不回來睡了。」

「天龍，你又要出去，你怎可以出去？昨天晚上你已經……」芝芝立刻提出抗議。

「眞對不起，工廠爲了依期交貨，日夜開班二十四小時不停。部分工人，已有怨言，假如我們做老板的不親自去打氣，慰勞他們，恐怕工人要罷工。」

「他們怨甚麼？來來去去，還不是爲了錢？給他們雙薪，擔保他們會拼命幹。」

「芝芝，世界上並非任何事情都可以用錢就解決得了。」天鳳冷冷的說：「有些東西，是錢不能買到的，比如……」

「比如妳爸爸？我給了他兩千萬，他就全部依照我的吩咐去辦。明天，假如我喜歡，我可以叫他站在我背後替我拿醬油。小姐，兩千萬可以買到許多東西。」

「能買到我哥哥？」

「爲甚麼買不到，他已經和我結婚。」

「妳買不到他的。妳買到的祇是一個夢，一個噩夢。」

天龍站起來，亞香替他穿上外衣，他說：「媽，我上班去了！」

「天龍，你不能走！」芝芝拉住他：「我們新婚，你不應該去上班！」

天龍緩緩拉開她的手，他一字一字的說：「好的妻子，應該體貼丈夫，翠湖向來不贊

成我因私忘公。」

「你提姓丁的幹甚麼？」芝芝臉一變，高聲嚷道。

「不提算了，再見！」

「天龍……」芝芝叫着。

天龍頭也不回的出去了。

「死人，你們這班死人，」芝芝擲着筷子，菜汁濺起一串：「姓趙的都不是好人！」

「你……」趙家豪指住她，很生氣。

「你甚麼？吸血鬼，騙了我兩千萬！」

「簡直豈有此理……」

「跟她吵甚麼？」趙夫人對丈夫說：「禍是你闖的，工廠也是你管理。現在兒子都去工廠加班，你還躭在這兒跟人吵架？」

「對！我應該去上班。」

「神經病！發錢狂！」芝芝嘴不停的罵，她受不了天龍的冷落。

趙夫人冷眼看她，覺得她可憐又可笑。

* * *

三朝回門天龍沒有陪芝芝回娘家。芝芝一看見父母，就放聲大哭。

史夫人心如刀割，連忙問：「孩子，為甚麼不開心？」

「媽咪，趙家的人欺負我、虐待我……」

「他們膽敢虐待妳？」史夫人勃然大怒：「誰虐待妳？妳家姑，還是那天鳳？」

「全家！媽咪，我結婚三天，天龍還沒有跟我洞房。」芝芝哭得更凄涼。

「他？嫌妳甚麼？」

「他天天開夜班，晚晚睡在工廠裏。」

「關於這件事，家豪打過電話給我，因為貨單多，交貨期近，因此，他們實在很忙。天龍一向很負責，很勤力，況且他們父子一條心，一定要把事業搞好。寶貝，妳就忍耐一下吧！」

「妳爹哋的話對！其實妳不應該太快嫁進趙家，現在不是時候，他們連自己的生意都應付不了，又哪兒有時間陪妳？聽話，妳再多忍耐幾天吧！」

芝芝回過娘家後，由娘家帶來一份秘密武器，那是她的近身女傭亞珠。表面上，亞珠是伺候芝芝的傭人，其實她暗地裏幹的却是特務工作，專門調查有關天龍的一切秘密。

第二天深夜，她就有所發現，她連忙走進芝芝的房間，向她報告。

芝芝熟睡如豬，亞珠推着她叫：「小姐，快醒來，醒來啊！」

「妳作死！」芝芝一巴掌摑過去：「妳不懂規矩，我睡覺誰敢吵我，給我滾出去，

快！」

「小姐，少爺回來了！」

「天龍！」芝芝跳起來，看見亞珠欲哭無淚的樣子，她在床前壁櫃裏拿出一百元塞進她的手裏：「算妳有功，改天再賞。少爺呢？」

「他走進一個房間去了！」

「房間？哪一個房間？」

「老爺和夫人隔壁的那一個。」

「那是甚麼房間？書房和客房都在樓下，他進去幹甚麼？」

「我不知道，他一進去就關上了門。」

「唔！我想起來了，那房間以前是天龍的爺爺住的，整間屋子，要算他爺爺的房間最大最好，前幾年他爺爺去世，房間就空着，天龍進去幹甚麼？難道裏面有秘密？」

「小姐，用不着胡思亂想，進去看看不就甚麼都明白了嗎？」

「對，去看看。」

芝芝把耳朵貼在房門上，沒有聲音，她伸手旋一下門球，沒有下鎖，於是她緩緩旋門球，輕輕把門打開。嘩！整個粉紅色的房間，粉紅底金色小花的牆紙。粉紅色厚毛地毯，粉紅色的圓床，粉紅色的窗紗和絲絨窗幔，粉紅色的小壁燈，粉紅色的地墊，粉紅

色的軟皮旋轉椅，粉紅色的床頭排櫃，粉紅色外壳的彩色電視機，一切一切，都是粉紅。

「俗死了！」

「房間裏沒有人，我分明看見少爺進來的，難道我看錯了？」

「妳沒有聽見浴室有水聲？」芝芝壓低聲音：「跟我來，裏面還有套房。」

裏面除了浴室，還有一個化妝間和一個儲物房，兩個房間都是一片粉紅。

芝芝打開衣櫥，裏面有許多漂亮的晚裝，大部分是粉紅色，全新的。

芝芝和亞珠正在翻查，突然有人大喝一聲：「妳們在這裏幹甚麼？」

芝芝回過頭去，看見穿着浴袍的天龍，她吐一口氣：「嚇死我！」

「放下妳手上的照片。」

「你和姓丁的已經分手了，爲甚麼還保留她的相片？」芝芝把手中的相架一扔：「這是誰的房間？」

「我的！」

「我們的房間不是紫色的嗎？你知道我一向不喜歡粉紅色。」

「紫色是你的，粉紅色是我的。」

「甚麼？我們分房而睡？」

「是的，我們無法適應，妳喜歡的，我不喜歡。」天龍把相片拾起來。
「天龍，我要跟你好好的談談。」
「我疲倦，現在已經是深夜兩點鐘。」天龍皺起眉：「請回吧！我要休息。」
「亞珠，妳出去。」芝芝跟着天龍走進房間，她在旋轉椅上坐下：「你欺騙我，這幾天，你根本沒有在工廠留宿。」
「妳錯了！我趕了幾個通宵，今晚還是第一晚回家休息。」
「既然回家，就應該進我的房間，你不知道每晚我都在等着你？」
「我不習慣和陌生人同一個房間。」
「我是陌生人？我是你的太太！」芝芝跳起來：「既然娶我回來，就應該好好的對待我，你這樣不理不睬的，算甚麼？」
「我的性格一向如此！」
「一向如此？鬼話，你以前看見我，就像螞蟻黏上蜜糖，纏着死不肯放。」
「史小姐，今非昔比了，以前我還是個王老五，跟誰纏都可以。現在，我是個有家室的人，一舉一動都受到限制。」
「你的話不錯，你是不應該在外面鬼混，但我是你的妻子，我和你結婚五天，尚未洞房，你到底有甚麼打算？」

「史小姐，妳和我洞房是犯法的，重婚罪名可不輕。」

「那你……你準備怎樣處置我？」芝芝跺着足，大發嬌嗔：「你這笨蛋，你不是一直希望想得到我嗎？我已經是你的人了，你……」

「我無福消受。」

「你是小器鬼，我知道你仍然爲華倫的事恨我，不過，你雖然恨我，也愛我。」

「我承認，最初我和翠湖結婚，對妳是又恨又愛，不過，現在我對妳祇有恨，沒有愛！」

「騙人，沒有愛，怎會有恨？」芝芝軟軟的靠在床邊，正想倒下去，天龍立刻一把把她抓起：「妳想幹甚麼？」

「唔！兩夫妻，還能幹甚麼呢？」

「請妳出去，我不會和我不愛的人做愛。」

「你有沒有和姓丁的做愛？」

「當然有！她是我的妻子。」

「你愛不愛她？」

「妳問得眞笨，我們孩子都有了！」

「有了孩子就等於有愛？那些妓女豈不是有許多許多的愛？」

「我從來沒有找過妓女，妳爲甚麼不去問別一個男人？我本人祇和一個女人有肉體的關係，她就是我的太太。」

「喂！我用兩千萬把你買回來，你怎可以……」芝芝氣呼呼，說不下去。

「妳花了二千萬，已經做了這兒少奶，公平交易，妳並沒有吃虧！」

「我倒透了霉，誰希罕做這有名無實的少奶？哼！」

「妳到底要我怎樣？」

「履行夫妻的義務。」

「對不起，辦不到！」

「你不肯和我……」

「是的，我不肯和妳睡覺。」

「你……你……豈有此理，你膽敢侮辱我！」芝芝隨手抓起一隻玻璃杯擲向天龍。

「小姐，眞對不起，我失言了！不過，是妳迫我說的，抱歉！」

「你……你去死吧！」芝芝到處抓東西扔，乒乒乓乓。

「甚麼事？甚麼事？」趙夫人和趙家豪走近來，看了看房間，又看了看兒子。

「哇！哇！」芝芝放聲大哭。

「媽，我已經差不多一個星期沒睡覺，我很疲倦，請妳帶她出去。」

「芝芝，別哭了，回房間休息吧！」趙夫人和趙家豪分別伸手扶她。

「你們兩個老鬼別碰我，」她終於找到發洩對象：「你們沒家教，教出這樣的壞蛋，我恨你們全家……」

「妳怎麼叫我們老鬼？妳眞沒禮貌！」趙家豪非常生氣：「我們是妳的翁姑。」

「翁姑，甚麼鬼翁姑，你是個老騙子，騙了我兩千萬。」

「誰騙妳？我們是公平交易，妳給我錢，我把大嫂趕走，叫天龍娶妳。」

「但是他不肯和我洞房。」

「那是你們男女間的事，我做父親的可沒有辦法强迫兒子……」

「你們一家都是老千，串通起來騙我的錢，你們會有報應的！」

「祇要女人有吸引力，沒有男人能抗拒的，我的兒子又不是聖人。」

「你這老不死，你是說我沒有吸引力？」

「別吵了！」趙夫人有足夠的容忍，把芝芝拉出去，天龍乘機扣上門，下了鎖。

「天龍，天龍……」芝芝在外面大吵大嚷，一面大聲埋怨趙夫人：「妳這老巫婆，老不死的，天罰妳！」

* * *

天龍由攝影公司把翠湖的巨型相片拿回來，一共有十幾幅那麼多，他花了半晚的時

間把相片掛好，現在，他整個臥室到處都是翠湖的相片，他坐着、躺着，都可以看見翠湖。他忙累了，去洗澡，由浴室出來，竟然看見芝芝躺在他的床上。

她穿着紫色的薄紗睡袍，擺着一個很誘惑的姿勢。

「妳怎可以躺在我的床上?起來!」天龍一手把她揪起。

她趁機倒在天龍的懷裏，天龍一手把她推到旋轉椅內。

他等着她吵，反常地，她並沒有半句抱怨，還笑嘻嘻的說:「你這個俏郎君，怎麼完全不解溫柔，你啊!眞是金玉其外，敗絮其中。」

「是的，希望妳後悔!」

「後悔甚麼?」芝芝站起來看着翠湖的相片:「我不喜歡這個女人，你趕快把她的相片拿下。這那兒像個臥室?簡直像個照片展覽會!」

「沒有人請妳看，也沒有人要妳欣賞，妳根本就不應該進來。」

「我爲甚麼不可以進來?嘿!明天我要把她的相片全部拿下來。」

「妳敢動她的照片一下，我就揍妳!」

「你敢?」芝芝又妒又恨:「有甚麼了起?圓嘟嘟的一張豬蹄臉。」

「妳喜歡說甚麼都可以，就是不能碰她，妳聽着，我會打妳。」

「我才不相信呢!」

「那妳走着瞧！」

「好了！別鬥嘴了，我今晚來是要給你看一樣美麗的東西！」芝芝一邊說一面解開睡衣的鈕扣，很快，她把睡袍脫下，站在天龍面前的，是一具潔白晶瑩的美麗胴體。

赤裸的，毫無保留的。

「有沒有看過這樣美麗的肉體？」她的聲音是性感的，充滿誘惑。

「看過了！『Play boy』裏面有很多。」

「『Play boy』裏的圖畫是死的，我是活的。」

「妳說得不錯！」

「有沒有見過這樣有血有肉的胴體？」

「見過！」

「誰？」

「我太太！」

「姓丁的？」芝芝笑得花枝亂顫，那條腰像蛇一樣：「姓丁的能跟我比？我比她白，比她豐滿，比她均勻，比她動人，比她更富彈性……」

「我相信，翠湖有一樣東西比不上妳。」

「你承認了吧？」

「她比不上妳的膽量。我和她結婚一年，她從未試過脫光衣服站在我的面前。」

「那是因爲她沒有本錢，身材不好，脫光衣服，祇有自暴其醜。」芝芝挺起胸脯：「我是不是很美？」

天龍認眞地看一下她的身體，然後點一下頭：「不錯！比夜總會的脫衣舞女稍勝一籌。」

「我簡直可以做世界小姐。天龍，你應該感到幸運，有一個像我這樣十全十美的太太。」芝芝拋下睡袍，踢去脚上的日式(日本)玻璃高跟鞋。她翹起脚尖，用美妙的步姿走到天龍的面前，她伸出兩隻手，攔腰抱住天龍，並用整個身體壓貼在天龍的身上：「來吧！天龍，我會令你更快樂更滿足，你會得到前所未有的一切。」

「妳知道我現在有甚麼感受？」

「興奮？」

「作嘔！」

「你……」芝芝眼一瞪，想發作，終於又忍住了，她聳了聳肩說：「我就不相信玉人在抱，毫不動情？」

「我有沒有動情，妳應該感覺得到。」

「唔，天龍。」芝芝把手伸進天龍的浴袍裏：「我愛你，我需要你！」

「妳眞下賤！千金小姐？嘿！妳和一個淫娃蕩婦有甚麼分別？」天龍把她的手揪出來，一掌推開她。

「哈，哈……」芝芝仰頸大笑：「你終於抵受不住了。」

「笑話，妳以爲自己有甚麼了不起，在我的眼中，妳祇不過是一個妓女！」

芝芝咬一下唇，眼睛陰森森的：「你竟然不把我放在眼內，你以前的溫柔體貼，情話綿綿，全是假的。」

「是眞的。」天龍站在翠湖相片的面前，用手指撫着翠湖相片的臉部，用手指撫着翠湖相片中的嘴唇：「我是個雙重性格的人，對於我所不愛的女人，我會變得冷酷無情，變成百分之一百的大男人主義者。但是另一方面，我會專一，痴心，永恒……用我整個生命去愛我所愛的人。奇怪嗎？我就是這樣極端。」

「不知道姓丁的給你吃了甚麼藥，把你迷住了。就算她眞的把你迷住，可是她已經走了，永遠不能再回來了，男人沒有女人，怎能生活下去？總有一天，你還是需要我的，到你求我的時候，哼！」

「我不需要求妳，也不需要任何女人，因爲我的身體裏流着翠湖的血，我的心充滿她的愛，我的腦海，永遠印着她留給我的甜蜜回憶，我有她的相片，滿房間都是，我還有許多許多屬於她的東西，我的生活很充實。」

「肉麻！嘿，我看你能熬多久。」

天龍把芝芝的睡袍拿起來，擲向她的身上：「穿回妳的衣服，妳難看死了！」

「哼！瘋子，神經不正常……」

「請妳出去，我要休息！」

「我偏不走，你能把我怎樣？」

「妳不走，我就叫貴叔拉妳出去，」天龍板着面：「妳不害羞，我却替妳感到丟臉。」

「太太在丈夫的房間，有甚麼值得大驚小怪？你把全屋的男人叫來好了！」

「妳眞下賤，眞不要臉，好，妳不走，我走！」天龍拿了西裝、襯衣和皮鞋，氣沖沖的往外跑。

芝芝見他要離去，可急了，連忙拉住他：「天龍，你不要走……」

「下流的女人，」天龍把她推倒在地上：「妳簡直像隻瘋母狗！」

天龍氣沖沖的離開趙家，去酒店住了一晚，第二天，他回家換衣服，打開房間的門，嘩！難道拍完大地震之災難片乎？房間內亂得無法形容，最令人心痛的，是翠湖的巨型相片全部被砸破，他扔下西裝，高聲尖叫：「亞香！亞香！」

亞香面青唇白的走進來。

「這是怎麼搞的？」

「我……不知道。」

「妳不知道，誰知道？我的房間是妳負責料理的，說，誰幹的？史芝芝？」

「我不敢說，少爺，」亞香嗚嗚咽咽：「新少奶說，要打爛我的嘴。」

「甚麼新少奶，妳這個人眞沒有義氣，少奶平時待妳那麼好，她的相片全給別人毀了，妳受得了？」

「我曾經制止她，她打了我兩巴掌，趕我走，我鬥不過她們兩個人，我對不起少奶。」

「那是史芝芝幹的了？」

「是的！」

「她在哪兒？」

「在泳池游水！」

「哼！」

天龍直衝到花園，老遠就看見芝芝穿着黑色的比基尼泳衣，坐在泳池旁一邊搽太陽膏一邊哼歌，天龍無名火起三千丈，他奔過去，出其不意的一手揪起芝芝的長髮。

「哎！哎！痛死我了！」她掙扎，握着瓶子揮打天龍，天龍一手搶去瓶子，扔進泳池裏。

「翠湖的相片是不是妳撕破的？」

「放開我，我還以爲你吃了瘋狗藥。那賤人的相片是我撕破的，你能把我怎樣？」

「我說過，如果妳敢碰一下她的東西，我就揍妳！」

「你敢？你動一下手我會令你後悔一生！」芝芝不屑地：「打吧！有膽的就打吧！」

劈！拍！兩個火辣辣的巴掌，打得芝芝天旋地轉，她站不住脚，掉進泳池裏。天龍怒氣未消，蹲下去揪着芝芝的頭髮，把她由泳池提起來。芝芝豈是等閒之輩，她稍一定神，立刻反攻，像瘋子一樣向天龍糾纏。天龍反手摑她一掌，把她重重的打在地上。

芝芝又哭又鬧：「我控告你，我請一百個律師控告你，控告你謀殺！」

「不錯！我可能會殺人。」天龍指住她：「這一次是警告，下一次妳再敢到我的房間，再敢毀壞翠湖的東西，我開槍殺死妳！」

芝芝想起天龍那枝打獵用的獵槍，她呆住，再也哭不出來！天龍吐吐氣，回屋去。

下午，他請了裝飾公司的人把房間重新裝修。至於翠湖的相片非要再沖晒不可。

晚上，吃晚飯的時候，飯桌上少了芝芝。趙夫人問亞香：「新少奶呢？」

「夫人，我不知道。」

「叫亞珠來問問。」

不一會，亞珠來了，她站着像一條柱。

「請你們的小姐下樓吃飯，菜涼了。」

「小姐今晚不吃飯。」

「爲甚麼？」

「問少爺吧！」亞珠一昂頭就走了。

「天龍，要不要去請請她？」

「誰喜歡去自己去。」天龍已經開始吃飯。

「今天芝芝不在，我們可以舒舒服服的吃一頓。」趙家豪表明態度：「她每天一坐下飯桌，就吱吱喳喳的駡個不停，耳根煩透了，幾乎連飯都吃不下。」

芝芝一連幾天沒有下樓吃飯，她把自己關在臥室裏。除了趙夫人例行性的去問候過她一次，趙家豪和天鳳半句不提，至於天龍，他根本已經當芝芝不存在。

芝芝可以說是完全孤立，處境比翠湖初爲趙家婦時更不堪，以前雖然趙家豪和趙天龍兩父子對翠湖不好，但是起碼還有天鳳的支持和趙夫人的憐愛。

天鳳爲了不願意和芝芝同住在一間屋子裏，她已經決定近期內嫁進王家。

雖然沒有人理芝芝，不過，她是很會安排自己的生活，比如吃，別以爲她不跟大夥兒一起吃飯就會餓死，她天天燉鷄燉乳鴿，在房間裏大吃大喝。

這天晚上，天龍正在寫日記(這個習慣，是他由翠湖那兒繼承過來)，他要寫下一

切，以便將來出一本書紀念翠湖。突然，外面有人敲門，天龍問：「誰？」

「亞珠！」

「妳來幹甚麼？」

「是小姐派我來的。」

「滾！」

「少爺，我不會打擾你，我放下東西，立刻就走。」

「放下甚麼？」

「鷄湯。小姐燉了鷄湯，叫我送一碗給你。」亞珠柔聲軟氣。

「還是留給她自己補補身吧！打架的時候，也多點氣力呀！」

「少爺，求你可憐我，開開門，如果我不能完成我的工作，小姐會打我的。」亞珠在外面低聲泣叫。

天龍想一想，終於放下筆，站起來走出去打開房門。

「少爺，你眞好，謝謝你！」亞珠拿着一隻很精緻的托盤，上面盛放着一碗熱騰騰的湯：「這碗湯，除了鷄，還有許多補品，鹿尾巴、人參、冬蟲草、淮山、杞子……」

「亞珠，妳少說兩句，我根本不懂那些補品，妳說了也是白說，妳把托盤放下吧！」

「是的，少爺。」

「妳可以出去了。」

「我侍候少爺把鷄湯喝完，然後把托盤拿回去。」

「托盤和碗都很名貴，史家的？怕我喝完湯，連碗都沒收？」

「啊！不，我祇是……」

「妳出去，我喝完了，會叫亞香把東西交還給妳，走呀！」

「是的！少爺，不過鷄湯你一定要喝下，這是小姐一番心意。」

「知道了，妳幹嗎和妳的主人一樣嚕嗦？」

亞珠出去，天龍立刻將鷄湯倒在另一隻杯裏。他用紙巾抹着嘴，剛伸頭出去，就看見亞珠站在房門口。她看見天龍，難爲情地咬着手指。

「妳還沒有走，我正想找亞香。妳既然在，那我可以省點氣，妳把托盤和碗拿回去吧！」

「你不肯喝鷄湯？」

「喝了！味道不錯，就是濃了點。」天龍又在抹嘴，裝模作樣。

「你喝了就好了！」亞珠連忙把托盤拿走。

監視着亞珠離去，天龍開了對講機，把花王叫進房來。年輕力壯的花王來到天龍的房間感到有點意外，站在天龍的面前不知所措，因爲像他那樣的下人難得和主人接近。

「史小姐送來了一杯鷄湯，我不想喝，轉贈給你。」天龍把那杯鷄湯遞到他的面前。

「少爺，謝謝你，我不敢……」

「喝了吧！別讓我下不了台。」

花王祇好把鷄湯喝下。

「坐會兒，我想跟你談談。」

「少爺，我站着就可以了。」

「那隨便你。我想買一些花種回來種，不知道我們園子裏有沒有空地？」

「是甚麼花？」花王一提起花，人就輕鬆了：「我們有空地，是土栽還是盆栽？」

「這個我可不懂，我祇是想種幸福花。」天龍一直留意花王的反應。

「幸福花原產地像是非洲，香港氣候不適合，恐怕……很難種……」

「花王，你怎樣了？」

「我好像有點熱，想睡。」花王渾身不自在，有一種很特別的感覺。

「唔！」天龍打開抽屜，把一套衣服拿出來：「我新買了一套睡衣，欵式不大好，我想把它送給你，穿起來試試。唔！是大了點，你可以叫貴嬸替你修短一下。」

「謝謝少爺，我想……我想……回去睡覺。」

「在我這兒躺一會吧！」天龍扶他上床，讓他背向外，替他蓋上被，拉上所有的絲絨

窗幔，又關上了燈。他回到化妝間，打了一個電話給天鳳。

一會，他聽見外面有點聲音。他靜止下來，等待着。

「奇怪，門沒有下鎖。」是芝芝的聲音。

「一定是他喝了鷄湯，暈陀陀的。裏面好黑，要不要開燈？」

「妳作死，黑暗對我才有利呢！亞珠，他已經躺在床上，看是藥力生效了！」芝芝很高興：「現在，妳可以出去。」

「小姐，祝妳成功！」

「死鬼，快走！」芝芝走到床邊，坐下來，伸手抱天龍：「天龍，你好難受是不是？我來了！你心愛的芝芝來了！」

「你……」

花王有强烈的反應，他伸出兩隻手，用力抱住芝芝，嘴唇向她臉上亂印。

芝芝感到不對勁，天龍的皮膚又白又嫩，怎麼這個人皮膚那麼粗？身那麼臭？

房內的燈，突然亮了，天龍由化妝間出來，天鳳由房門口進去。

一幅好看的圖畫，芝芝和花王抱作一團。

「怎麼？」天龍冷笑：「偷漢偷到我的床上來了？史小姐，太過份了吧？」

「我見過很多出牆紅杏的女人。」天鳳說：「要算妳的膽子最大。」

「你……你……」芝芝臉上一陣青，一陣紅，她自知中計：「是亞珠通知我，天龍叫我來的，誰知道床上竟然是這個鬼男人！」

「可是妳抱着的是花王，花王也抱着妳！」

「你去死吧！」芝芝用力掙扎，花王胡言亂語，就是不肯放手，芝芝忍無可忍，大大咬了他一口，花王痛極，把手一放，芝芝立刻逃了出去。喘着氣，指住天龍和天鳳：「你們想陷害我，但是在法律上，理由不成立，如果我要偷漢，應該在我的房間或他的房間，酒店或者公寓，決不會在丈夫監視之下。」

天龍兄妹相視冷笑。

「笑甚麼？我現在已經和那臭男人無關，你們說我偷漢？我可以說天鳳偷漢，反正我們三個人都站着！」

「唷，我們眞是無憑無據，看樣子，她是完全佔了上風。」天鳳揶揄着：「哥哥，你也太無能，怎麼用起代用品來了？」

「你……你們卑鄙，下流……」芝芝邊罵邊逃出房間。

天鳳哈哈大笑，直笑得倒進旋轉椅子裏。

自此之後，芝芝不敢再向天龍打主意，她決定用母親的方法——忍。

她願意忍。好勝心强的芝芝，發誓要得到天龍，寧願到手了，再一脚把他踢開。

6

時間過得很快，轉眼又是秋天。這天，丁太太在幸福花店計算賬目。四點鐘，是小蓮和咪咪吃下午茶的時間，也是顧客最少的時候。

丁太太接到一個很特別的電話，她說：「是……妳……」

「請妳不要叫我的名字，請妳不要讓任何人知道我跟妳通電話，否則，我立刻把電話掛斷了！」對方一字一句的說。

丁太太的心情相當激動，她忙着說：「我答應不叫妳的名字，我答應不告訴任何人，其實這兒祇有我一個人，妳放心好了！」

「兩個鐘頭後，在『華記』見面。」

「那間小餐室？」

「那兒最適合，永遠不會遇到熟人，記着，不要告訴第三者，否則我不會出現。」

「我發誓，喂！」對方已掛斷了綫。丁太太放下電話，立刻高叫小蓮。

「甚麼事？老板娘。」

「我……我有點不舒服，要回家休息。小蓮，幫幫忙，替我看守店鋪。」

丁太太拿起手袋走到門口，突然又回過頭去：「要是天龍來看我，告訴他我有事先走

了，我晚上會給他電話。」

「要不要請趙先生去探望妳？」

「不，不，絕對不能讓任何人去我家裏。」丁太太站起來，想了想說：「妳不要告訴天龍我身體不舒服，爲免他擔心，告訴他我有事出去了，要是他查問妳去了哪兒，妳就說不知道。」

「是的！老板娘。」

丁太太匆匆的走了。

「老板娘精神很好，」咪咪說：「她哪兒有病，不知道她在忙甚麼！」

「說不定是顧老板約她去拍拖。」

「絕對不會，顧老板約她五次，她才去一次，她最喜歡在顧老板面前擺架子，她怎會那樣急巴巴，一定是出了事！」

「千萬別出事，這些日子，老板娘已經夠苦了……」

丁太太提着一個小皮箱，來到華記餐室。

餐室面積很小，人客又不多，丁太太很容易找到坐在卡座裏的丁翠湖。

「孩子！」她衝上前，扔下皮箱，握着女兒兩隻手，眼淚忍不住掉下來。

「媽！」

「讓媽好好的看看妳！」丁太太抹去淚水，打量女兒，她穿一襲淺藍色的孕婦套裙，臉上乾乾淨淨，一頭貼服的短髮，除了身體起了變化，挺着大肚子，那張娃娃臉，仍然充滿着少女的稚氣。

「翠湖，這些日子，妳受苦了！」

「生活當然比不上從前，但也很平靜。」

「妳到底躲在哪兒？告訴媽！」

「對不起！媽媽，我雖然很想妳，但是我不能把我居留的地方告訴妳。因爲妳知道了，天龍也會知道，我不想他爲難，也不想破壞老爺的計劃。」

「老爺？祇有妳那麼笨，爲他而犧牲。」

「當時我的處境很困難，老爺存心迫我走，我知道是鬥不過他的，因爲他堅持不肯出院，天龍的媽媽很擔心，妳知道，她有心臟病的。」

「妳老爺不喜歡妳，妳可以和天龍搬出來組織小家庭，天龍又不是養不起妳。」

「我也曾這樣想過，不過，我不能這樣做，因爲老爺雖然對我不好，但是媽咪的確很疼愛我的，她也愛天龍，天龍是趙家的獨生子，假如天鳳出嫁了，我又把天龍帶走，那末，趙家大宅就祇留下兩老。老爺可以上班，日子還容易過，媽媽孤零零的一個人，叫她如何活下去？我和她之間必須犧牲一個，但是，我不想把自己的幸福建築在別人的痛

苦上，恩將仇報的事我更辦不到。再說，媽咪年紀大，有惡疾，她分分鐘有死亡的危險，我不忍心見她受苦。而且，犧牲了媽咪，於事無補，我犧牲了，不單祇可以挽救趙家的經濟危機，而且可以令媽咪過些安定的日子。」

「人善被人欺，妳太善良，爲別人想得太多，妳好不容易得到天龍的愛，又雙手送回給芝芝。妳知道嗎？芝芝已嫁進趙家。」

「我知道，這是我犧牲的代價。」

「給人搶了丈夫，還說有代價？」

「芝芝嫁進趙家，證明趙家的經濟危機得到解決，老爺也可以逃出死亡關。」

「妳一點也不妒忌？」

「不，因爲我信任天龍，芝芝搶到他的人，搶不到他的心。」

「唉！孩子，我實在不忍心妳在外面過這種日子，妳還是回家跟我一起生活吧！」

「不，媽媽，我現在出現，會破壞了一切，我不想這次犧牲落了空，打回原形。」

「我把妳藏起來，不讓別人知道。」

「不，趙家的人會查出來，也瞞不過史家，我不想增加天龍的麻煩。」

「那妳是永遠不回家了？」

「不能說永遠，那要看以後的發展。爸爸好嗎？他仍然畫畫？」

「他已經離開我了！」

「甚麼？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？」

丁太太搖着頭，眼淚如泉湧：「因爲妳離開趙家，我病了一場，那時候我心情壞極了，天天和他吵，罵他沒出息，不肯好好找事做。有一天，他說要去做事賺錢，他說要賺許多錢給我，那天黃昏他出去後，就一直沒有回來，連一點消息也沒有。」

「媽，」翠湖緊握母親的手：「我對不起妳，我太不孝！」

「與妳無關。我和妳爸爸的婚姻危機，早就存在，祇是未有時機爆發！」

「不用擔心，爸爸一定會回來的。」

「我才不爲他擔心，我祇擔心妳，妳身體怎樣了？孩子甚麼時候出世？」

「可能聖誕節。我的身體還算不錯。」

「妳到底住在哪兒？」

「我不能告訴妳，不過，我可以讓妳知道，我有一份工作，有固定的住所，自給自足。」

「妳眞的不肯跟我回去？」

「對不起，媽媽，希望妳體諒。」

「唉！算了！這箱子裏有些衣服，一半是妳的，一半是孫子的，都是冬衣。預產期到

來，妳一定要通知我，好讓我去照顧妳，囉！這些是人參，一個星期燉三次，這些錢，妳留着慢慢用吧！多吃點鷄呀！乳鴿、雪耳……」

「媽，東西我全收下，錢不要了。我說過我自己有工作，能自給自足。」

「啊！我差點忘了，這幾瓶藥，是天龍要我交給妳的。」

「天龍知道妳來見我？」翠湖驚駭地，到處張望。

「他怎會知道？我接到妳的電話，回家拿了東西就來了。這些藥是他放在我那裏，他家裏也有，他說這種藥對妳的身體有帮助，祇要誰知道妳的消息，就由誰交給妳。」

「那麼多？」她鬆了一口氣：「共有六瓶。」

「他一個月拿一瓶來，天龍對妳眞好，每次提起妳，眼睛都紅了。」

翠湖握着藥瓶，心裏充滿蜜意：「天龍最近怎樣了？」

「瘦了點，不過人成熟了。他除了管理自己的公司，還要去工廠帮助他父親，他們父子感情不好，但都很合作，沒辦法，爲了生意嘛！」丁太太一提起天龍就開心：「天龍是個最好最好的女婿，他每天下了班一定來花店看看我，然後才回家。星期日，他怕我寂寞總會陪我吃一頓午飯，他簡直把我當他的母親。」

翠湖感到很安慰，她說：「不知道趙家最近的業務怎樣？假如他們一年之內能儲蓄兩千兩百萬，兩年能儲蓄三千四百萬，那就好了！」

「妳的意思是……」

「媽，我有幾句話，託妳告訴天鳳，不過妳要叮囑她，千萬要守秘密。」

「好的，妳說吧！」

翠湖把一切交待清楚，就和母親分手。

提起皮箱離開餐室，她立刻召了一部計程車，丁太太可不笨，立刻開車跟踪。

經過一段路程，翠湖在一間公司下車。丁太太管不了汽車被抄牌，拋下車便連忙跟踪，走進公司，左右不見女兒，她上前詢問一位售貨員：「小姐，請問妳有沒有看見一個胖胖白白，有一雙大眼睛，穿藍色孕婦裝的女人？」

「我沒有看見。」

「那位年輕太太，我見過。」另一個售貨員走過來：「她匆匆進來，問我後門在那兒，我想，她已經由後門走了！」

「後門？天，我為甚麼沒想到她會走後門？」

*　　　　*　　　　*

芝芝指手劃脚，滔滔不絕。

「你們父子眞是妙人，天氣一涼，兒子老穿着藍色羊毛背心，好像沒錢買衣服似的。」芝芝走到趙家豪身邊：「你呀！你知道你戴着這頂冷帽像甚麼？像科學怪人，像卡

通片裏的糟老頭，像……」

「妳怎麼管起我的衣着來了？」趙家豪老大不高興，在這個媳婦的面前，他永遠抬不起頭，給她欺壓得好慘。

「我爲甚麼不能管？妳是我丈夫的父親，有一個土頭土腦的家翁，會丟盡我的顏面。」

穿着藍色羊毛背心的天龍，剛巧由樓上下來，他一看見了芝芝就討厭，他坐在大廳自己看報紙。

「芝芝，」天鳳說話了：「妳知道哥哥的羊毛背心是哪兒來的嗎？」

「鬼才知道！」芝芝翹一下嘴。

「那爸爸的冷帽呢？」

「嘿！那個嗎？可能是我們趙夫人的傑作吧！」

「妳猜得一點也不錯，是趙夫人。不過，不是這個，是那位年輕的！」

「啊！原來是那姓丁的！」芝芝一手抓起趙家豪的冷帽，跑到台階，扔下花園。

「喂！喂！」趙家豪氣得半死不活：「妳怎麼拿掉我的冷帽？」

「已經掉了！」

「妳替我拾回來！」趙家豪一手抓住芝芝的手腕，叫着。

「爸爸，這叫一山還有一山高。」天鳳幸災樂禍：「惡人自有惡人磨。」

「對了！」芝芝聽見天鳳這樣說，更加意氣風發，一掌把趙家豪推進椅裏：「你以爲我是笨蛋丁翠湖？」

「妳，妳……」趙家豪指住她，氣得說不出一句話來。

「這又叫做善有善報，惡有惡報，若還未報，時辰未到！」天鳳冷哼着。

「頭風，我的頭風！」趙家豪捧着頭：「亞貴，替我把冷帽拾囘來。」

「不准去！」芝芝大喝一聲。

亞貴可慌了，手足無措。因爲芝芝會隨時動手打人，他也領教過了。

「亞香！」天龍說：「把冷帽拾囘來！」

「天龍，」芝芝衝到他的面前：「你這是甚麼意思？」

「妳和爸爸吵架，打架，甚至自傷殘殺，我不管。不過，我已經警告過妳，翠湖的東西妳不能碰，冷帽是翠湖編織的，算妳初犯，下一次有同樣事情發生，我揍妳！」

「你……你們一家人都不得好死！」芝芝一邊跑上房間一邊罵。

趙家豪已戴囘冷帽，嘆口氣。

「我有話跟大家說！」天鳳突然站起來：「媽媽，爸爸，哥哥，請你們跟我到書房。貴叔，亞香，你們在書房外守着……」

天鳳走進書房，立刻宣佈她暫時不和佐治結婚，並已取得王家的同意。

「爲甚麼？」趙夫人又喜又憂，此時此地，她當然不想女兒離開自己，但又怕誤了女兒的終身大事，更怕她和佐治鬧翻了。

「我仍然留在家裏，是因爲我仍有任務在身，芝芝的問題得不到解決，我不會出嫁，祇是，不知道我受不受歡迎。」

「妳能留下來實在太好了，妳還年輕，遲點結婚沒有關係！」趙夫人非常高興。

「我根本不贊成早婚，提前出嫁是討厭芝芝。不過現在我要留下來對付她。」天鳳完全依照翠湖的意思去做：「芝芝的囂張，大家有目共睹的，而且人人身受其害，我們不能讓她留下來。」

「唉！如果能把芝芝趕出去，」趙家豪欲哭無淚：「我願意短五年命。」

「你不是一向很寵她？你不是說，祇有芝芝才有資格做趙家媳婦？你說，到底是翠湖好，還是芝芝好？」趙夫人冷聲問。

「哪能比？以前，我回到家裏就感到溫暖、舒適，如今我天天受罪。」趙家豪哽咽着：「我現在已沒有媳婦，沒有孫兒，我該死！是我的報應，注定我臨老不好過！」

「翠湖！」趙夫人一抽手帕，就哭了起來。

天龍走到窗前，望着天空，眼淚滴在心裏，悲痛埋在胸中，有誰知他此時情？

「你們不要哭好不好？假如你們還想要翠湖，先要把芝芝趕走！」

「翠湖不要我們了！」趙夫人仍很哀傷。

「不會的，雖然翠湖離開我們，我深信她仍然關心大家，她的心是和我們活在一起的。」

「天鳳，」天龍拉住她：「妳想想辦法，把芝芝趕走，我需要翠湖。」

「我們欠芝芝兩千萬，欠債還錢，有了錢，就好辦。」

「對！」趙家豪說：「還錢給她，叫她滾回家，我們把大嫂找回來！」

「我們要有兩千兩百萬，從今天起我們要節省開銷，爭取分毫，直把錢儲蓄夠了，然後和芝芝談判……」

*　　　*　　　*

「喂，喂！我不要吃這些廣東菜，我們吃豬扒、牛柳、龍蝦湯！」芝芝叫着。

「對不起！新少奶。」亞貴說：「我們的廚子不會做西餐。」

「這兒一向有中西廚子！」

「煮西餐的廚子，已經把他辭退了！」

「爲甚麼？最近司機少了，傭人少了，廚子也少了，又賣了幾輛車，這算甚麼？」

「爲了節省開支。」趙夫人說：「我們不夠錢用，沒有辦法。」

「我知道最近公司、工廠都賺錢。」

「賺了的錢，要還人家的欠債。」

「我給了你們兩千萬。」

「我們一共欠了三千萬，兩千萬是妳的，另外還向人借了一千萬。」

「哼！你這死老鬼，」芝芝指住趙家豪：「這沒有，那沒有，娶我回來跟你們捱苦？我可受不了，以後我回娘家吃飯。」

「那隨便妳吧！」

*　　*　　*

「趙公子，時間過得眞快，你和尊夫人結婚兩週年又到了。」珠寶公司的經理說。

「是的！」

「今天想送些甚麼首飾給尊夫人？」

「仍然是去年的別針。」

「你設計的別針眞美，用翡翠和鑽石造成的幸福花，別致又出色，假如你肯把圖案公開，我願意收半價。」

「對不起！我不喜歡有人擁有我太太的東西，我不在乎錢，你可以加價！」

「噢！對不起，趙公子，剛才我祇不過跟你開玩笑。好吧！我會像去年一樣，替你做

一個幸福花別針。」

是的！結婚週年仍然像去年一樣，蛋糕、燭光、香檳酒，可是却少了一個枕邊人。天龍舉起酒杯，向翠湖的相片碰了一下：「祝我們永恒的相愛！」

天龍乾了一杯，他躺在床上，翠湖的甜笑、細語，又重現他的眼睛，彷彿在昨日，彷彿在一小時前，可是他心愛的妻子在哪裏？那熱吻，那柔情，那靈慾之愛……一年了，他忍受了一年，他是個男人，他需要愛，需要慰藉，可是他沒有，甚麼都沒有，他空虛，他寂寞，長期抑壓着的情慾像一把火，燃燒着他，燃燒着他，他好難受，實在熬不住，他把酒杯擲向牆壁，伏在床上放聲痛哭。

「翠湖，妳回來，我需要妳，沒有妳，叫我怎樣過？」

他突然跳下床，爬在地上，他拾起了一片玻璃，正要向脈門割下去，突然房間燈火通明，天鳳瞪着眼站在房門口。

「你要幹甚麼？」她斥喝問。

「天鳳，我……」

「放下它！放下它！」

「翠湖！」天龍跪在地上哭了起來。

「你想死？你死了，誰去愛翠湖？誰去愛你們的孩子？」

「孩子?」

「是的，翠湖離家一年，孩子理應出世，你已經做了父親，你怎麼可以這樣不負責任?」天鳳一步步走過去:「你應該面對現實，勇敢地活下去，爲你，爲翠湖，爲了孩子而努力，你忘了翠湖怎樣教導你?」

「我沒有忘記!」

「忍耐點，我們已經接近成功!」天鳳扶他一把，柔聲說:「爲愛你的人而生存，這是最有意義的事，對嗎?」

*　　*　　*

「這是甚麼意思?」芝芝指住那張支票，瞪着眼，嘩嘩的叫。

「這是兩千兩百萬元支票。」趙夫人交代一下:「兩千萬是本金，兩百萬是一年的利息，希望妳收下。」

「奇怪，我又沒有叫你們還錢。」

「欠債還錢，錢是應該還給妳的。」

芝芝用手拿着那張支票，看了看趙家豪、天龍和天鳳:「這筆錢，是一種交易，你們還錢給我，對我必然有所求。」

「我們知道妳在趙家生活得很不快樂，天龍對妳又不好，我們不想妳繼續受委屈，所

以我們一家四口的意思……」

「芝芝，」趙家豪認爲事情是由他而起，應該由他自己去解決：「我們之間的交易，已經取消了！」

「你們還給我錢，叫我走？嘖嘖！你們也太不了解我，雖然我的確討厭這個家，也討厭你們這班人，不過，我不可以離開這兒的，因爲我一走，就會讓姓丁的回來，我絕對不會便宜了她，所以，這張支票我不要！」

「芝芝，這又何苦？反正妳和天龍的感情又不好，拖下去，對大家都沒有好處。」

「我這個人就是這樣，我得不到的東西，也絕對不讓別人得到，這叫一拍兩散！」

「難道，妳就不覺得痛苦？」

「痛苦？不會，祇要別人痛苦，我就感到快樂，這是我人生哲學的代入感。」

「神經病！」天龍一拍桌面站起來：「錢，我們已經還足，我們不再欠妳甚麼，所以，妳非要立刻搬走不可！」

「讓我進來了，就休想我出去。」芝芝雙手扠腰，像個潑婦：「你別忘了，我的親友全吃過我們的結婚喜酒，我們有相片爲證，假如你想把我一腳踢開，那你將會惹上許多麻煩，我的父母、我的親友全都不放過你的！」

「妳要怎樣？殺了我？好啊！如果要我一輩子對着妳，我寧願死。」天龍激動地咆

哮。

「哥哥，算了！」天鳳拉住他：「好男不與女鬥，像她這種神經不正常的人，惹不得。」

「還是你妹妹聰明，她知道我的厲害。」

「我不管，她走也好，不走也好，我決定把翠湖找回來。」

「好呀！我正要找她！」

天龍愕然：「妳找她幹甚麼？」

「唔！可能給她喝一碗有毒的湯，也可能買兇殺死她，或者揍她一頓，讓她一輩子見不得人，總之，一句話，我不會便宜她！」

「妳……妳這魔鬼！毒蛇！」天龍氣極了，另一方面，爲了翠湖的安全，他開始軟弱下來，語氣也不像剛才那樣强硬。

「芝芝，香港仍然有法律，殺人要償命！」天鳳冷哼着。

「在香港殺人，是不用償命的，二小姐。」芝芝毫不退讓。

「雖然不會判死刑，但是，起碼也會判個終身監禁。史小姐，妳被關進監牢，就不可能穿透明睡袍，喝龍蝦湯，妳不會偉大到爲我哥哥在監牢裏度過餘生吧！」

「妳猜呢？」

「如果妳那麼愛哥哥，肯爲他犧牲，當初哥哥爲妳受了傷，妳就不會忙着和華倫訂婚，翠湖也沒有機會嫁進來！」

「妳……」芝芝的面一陣青，一陣紅：「喂！我是妳大嫂，妳應該尊重我，不應該處處跟我作對！」

「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。妳連自己都不尊重自己，又怎麼有人尊重妳？」天鳳拉起天龍：「走！我陪你去散心！」

* * *

丁太太一看見女兒，立刻就埋怨說：「翠湖，超過半年，妳沒有和我聯絡。」

「因爲我怕妳跟踪！」

「啊！對不起，上一次是我不好，我答應以後再不會跟踪妳。」丁太太細心看女兒，她穿了一套米色的套裝，腰肢細小，她訝然問：「孩子已經出世了？」

「媽，妳不是說，我們有半年多沒見面？孩子已經四個月大。」

「妳生孩子爲甚麼不通知我？」

「我能嗎？」

「是男的還是女的？」

「一個男孩子。」

「男的？」丁太太叫起來：「我有一個男孫。要是妳老爺知道了不知道有多開心，我做了外婆，也高興極了！」

「是的！老爺一直希望抱男孫。」

「翠湖，能不能讓我見見我的小乖孫？」

「當然可以！」翠湖拉開手袋，把一張相片拿出來，交給丁太太。

丁太太接過相片，高興得直張着嘴，老半天才說：「他好漂亮，像個洋娃娃，跟他爸爸一樣好看。妳瞧，他的手有多胖？可愛極了，我從未見過這樣好看的孩子。」

「他出世的時候，差點九磅重。」

「九磅重？超級嬰兒。翠湖，能不能把這張相片送給我？」

「我是特地拿來送給妳的。」翠湖甜甜的笑：「不過，請妳答應，千萬不要給別人看，包括天鳳。」

「我不會，我決不會，我把它放在枕頭下面，每天一醒來就看。」丁太太謹愼地把相片放好。她提起一隻箱子：「這全是給我的小孫子的禮物。」

「不要每次都爲我花錢。」

「不是爲妳，是爲了我的寶貝孫子。」丁太太解開旗袍的鈕扣，把一條項鍊解下來：

「這是我給孫兒的見面禮。」

「媽，這條項鍊是外婆送給妳的，妳怎可以把它……」

「一代傳一代，這才有意義。對了，孩子叫甚麼名字？」

「暫時叫思龍。」

「思龍？這名字很不錯，而且有意義，好名字！」丁太太大爲欣賞。

「本來，孩子的名字應該由他祖父改的，所以我剛才說，思龍是他暫時的名字。」

「我想，妳老爺不會再有甚麼意見了！」丁太太嘆了一口氣：「他最近變了！」

「變了？」

「唔！他和趙夫人請我吃過兩次飯，他已經承認我是他的親家，他不再擺架子，人極隨和，他似乎一切都看透了！」

「天龍呢？」

「他可苦透了，因爲芝芝不肯要他們的錢，她仍然賴着不走，天龍爲此焦急又煩惱。聽說他和芝芝還打架呢！」

「芝芝不肯走，那，有更多錢都沒有用！」

「可不是？所以，天鳳託了我幾次，她叫我問妳，有甚麼好辦法！」

「我？我也沒有辦法！」

「總得想想啊！」

「既然無法趕她走，那末，就要想辦法令她自動走。」翠湖垂下眼皮，很幽怨。

「她肯自動走？絕對不會。我看呀！她是要妄想天龍有一天會愛她。」

「媽，妳帮個忙，想個辦法，拖下去，天龍受不住的……」

* * *

紅燈綠酒，曼舞輕歌。

「天龍，跳個舞好不好？」芝芝求着，纏着天龍。

「沒興趣。」

「哼！」芝芝推他一把，瞟了天鳳一眼：「早知道他像條柱，我就不來了。」

「今天是佐治生日，大家開開心心，我的好哥哥，好嫂嫂，你們千萬不要吵架。」

「唏！」佐治突然說：「那不是湯尼嗎？」

「哪一個湯尼？」

「李湯尼，他的爸爸是星洲巨富。」

「啊，那公子哥兒！」

「輕聲點，他過來了。」

「佐治！」一個美少年走過來：「我們眞有緣，一連兩晚都碰上了。」

「剛才怎麼沒有看見你？」

「我剛到，來看『科蘇』。」
「一個人來？」
「和朋友來的，談完生意，他先走了。」
「跟我們一起玩，好嗎？」天鳳說。
「可是……」他看了看天龍和芝芝。
「讓我來介紹，這是李公子，佐治的朋友。這是家兄天龍，史芝芝小姐。」
「幸會！」
天龍擠着笑容：「歡迎你。」
「那，我恭敬不如從命。」
「芝芝，」天鳳說：「給我面子，和湯尼跳個舞好嗎？」
「好吧！」芝芝顯得無可奈何。其實，她對臉如冠玉的湯尼，已生好感。
一曲剛終，湯尼和芝芝回到桌子旁，發覺天龍不見了。
「天龍呢？」芝芝問。
「他說很累，回家睡覺去了。」
「掃興！」芝芝老大不高興。

＊　　＊　　＊

「天鳳，妳眞本領，竟然找來李湯尼。要是不說出來，誰知道他是個應召男郎？」

「還不是私家偵探的功勞。」

「天鳳，」天龍心事重重：「妳看，我們的計劃會不會成功？」

「成功率很高。妳沒有看見芝芝最近天天外出，滿臉春風？」

「但願湯尼能完成任務。」

「他一定會的，他是個愛情專家嘛。看！湯尼來了。」

「湯尼，」天龍看見他就問：「你和芝芝的進展如何？」

「發展神速。對付史小姐這種女人，不會有甚麼困難，我會盡快把事情辦好。」

「湯尼，我不知道應該怎樣感謝你。」

「趙先生，你付了我十萬元，我才應該感謝呢！」

「以後有甚麼打算？」佐治問：「有了十萬元，可以享受一下。」

「我會結婚！」湯尼嘆一口氣：「這種男妓生涯，我已經厭倦了！」

「你已經有了情人？」

「是青梅竹馬的小情人。如果不是她爸爸貪錢，我們早就結婚了。」

「她爸爸很貪錢？」

「是的，他要我付十萬元禮金，還有二十桌酒席。我一直在儲蓄，可是，做一個應召

的人，能賺多少錢？」

天鳳說：「我們給你的酬勞剛巧夠付禮金。」

「但是，你付了禮金，手上就沒有多餘的錢，哪兒還有本錢做小生意？」天龍問：「你讀過多少年書？」

「剛唸完初中一，父親是個賭鬼，我媽媽做清潔女工，辛辛苦苦賺來的錢都給他輸光了，我沒有錢交學費，給學校趕出來。」

「你到我們工廠做一份管工好不好？假如你的女朋友喜歡，也可以來工廠工作。」

「是眞的？」湯尼抓住天龍的手：「我和美芬都有了工作，我們就可以結婚。」

「不過，你以後不能再穿華衣美服，過舒服日子。你肯過平淡的生活？」

「我雖然下流，但仍然有自尊心，操賤業靠女人過生活，實非我所願。如果不是三年前母親患病，父親去世，我要賺錢醫母親和殮葬父親，我也不會做那種下流事。」

「我們一言爲定，事成後，妳和美芬到我的工廠工作。薪金雖不多，但是我擔保你們一定會過得溫飽。」

「謝謝趙少爺！」

「怎麼忽然叫我少爺了？」

「唯恐你不肯做我的老板。」

眾人笑了起來。天鳳說：「湯尼，有一件事你必須緊記，當你進行計劃的那一天，你不可給芝芝服食任何藥物，包括迷藥、迷幻藥、與興奮劑之類的藥物。」

「我不會那樣低能！」

「天鳳，」佐治有點不明白：「這是很重要的嗎？」

「非常非常的重要，因爲芝芝這個人工於心計，假如給她服了藥物，就算事情發生了，她可以說是湯尼迷姦她，她完全不知情，她會一變而爲受害者。到那時我們的計劃失敗，湯尼也會招惹許多麻煩。」天鳳說：「我要在她完全清醒，完全正常之下，幹那件事。」

「二小姐說得很對！」

「你看，他分分鐘可以改台詞，忽然又叫我二小姐。」

「妳是小姐嘛！」

「天鳳，妳說芝芝反咬湯尼一口，說他迷姦她，那理由似乎不成立，因爲那件事安排在酒店，如果芝芝不是心甘情願，誰能拉她上湯尼的房間？」佐治似乎頗多疑問。

「她可以說湯尼是你的朋友，她接到湯尼的電話，知道我趙天鳳小姐出了事，她一心去救小姑，誰知道到湯尼的房間，喝下一些飲品，就不省人事。」

「對！天鳳，妳眞不愧爲智多星。」

「其實，我這個人粗心大意，根本不會思攷細節，我突然這樣聰明，是因爲我有一個軍師，我祇不過聽命於人。」

「那軍師是誰？」

「不告訴你們！」天鳳昂一下頭：「這是高度秘密。」

「天鳳，我眞擔心，萬一芝芝不肯上鈎，她守身如玉，那怎麼辦？」天龍問。

「你還相信她會爲你守身如玉？」天鳳冷笑一下：「我對她可沒有這信心，當然，如果換了翠湖，別說她不會上酒店，她連和湯尼單獨會面也不會！」

「天鳳，妳怎麼冤枉人？妳知道我巴不得芝芝立刻離開我們趙家，我祇是怕她詭計多端，她這個人非常陰險，鬼主意又多。」

「那就要看湯尼的本領。」天鳳問：「湯尼，你對自己有信心嗎？」

「我不敢誇口。不過，芝芝也並不是甚麼三貞九烈的女人。」

* * *

湯尼用匙羹拌着咖啡一次又一次。他已經有十五分鐘，沒有說過一句話。

芝芝看了他一次又一次，她覺得他今天突然變了，她很擔心。她終於忍不住問：「湯尼，你怎麼了？一直沒有說話。」

「心事重重。」

「有甚麼心事，告訴我。」
「妳帮不了我的忙。」
「你爸爸對你不滿，和你脫離父子關係？」
「不是！」
「封鎖你的經濟？」
他搖一下頭。
「到底有甚麼心事？說出來，不要悶在心裏。」芝芝很焦急。
「我……我發覺自己已經墜入情網。」
「你……跟誰？」
「我不能說，因為我不想冒犯我所愛的人。」湯尼用手撫住額角，長嘆一口氣。
「我非要你說不可！」
「芝芝，」他忽然抓住她的手：「難道妳一直不知道，我……已經愛上妳麼？」
「愛上我？」芝芝既開心，又好笑：「那有甚麼直得煩惱的，那是喜事。」
「妳不怪我嗎？」湯尼吻一下她的手。
「怪你？為甚麼？」芝芝心裏甜絲絲的：「其實，我也很喜歡你！」
「可惜，我們有緣無份。」湯尼搖一下頭，放開芝芝的手。

「甚麼意思？」

「妳和趙天龍的關係，我略有所聞。」

「甚麼關係？」芝芝一怔。

「你們是夫妻，是不是？」

「夫妻？一定是佐治挑撥離間。」芝芝很生氣：「我和姓趙的分房而睡，我根本就不讓他碰我一下。」

「那妳為甚麼和他結婚？」

「我們並沒有結婚呀！不信，你去婚姻註册署查問一下，我和他並非正式夫妻。」

「但是，妳住在趙家！」

「我認為我和天龍自小就有婚約，我搬去趙家是因為天龍有一個時期撞車受傷，不良於行，我的父母叫我去趙家照顧他。」

「聽說，他有了太太，好像姓丁的！」

「對呀！那才叫人生氣。你知道我這個人很重感情，對愛情也很負責任，我對他那麼好，他竟然捨棄我和別人結婚，那女人，還沒有我一半好看呢，後來不知怎樣的，她也離家出走了，唉！那種壞女人！」

「聽妳這樣說，妳還很關心姓趙的！」

「關心？他死了，我會送他一個花圈。」

「妳既然不愛趙天龍，爲何不離開趙家？雖然我了解妳，但是別人會說妳閒話。」

「我暫時不離開趙家，是有原因的！」

「芝芝，不要管人家的事，離開趙家，嫁給我，好嗎？」

「你向我求婚？」

「是的，如果妳不反對，明天我和妳去選購訂婚戒指。」

「你父親會喜歡我？」

「妳雖然不是拿督的女兒，但也是個千金小姐，和我們李家門當戶對，相信爸爸一定不會反對！」

「那……」芝芝咬一下口唇，瞟了湯尼一眼：「我對你還不夠了解呢！」

「要不要請一個私家偵探，偵查我的身世？」湯尼以膽博膽，其實，要是芝芝眞的請了私家偵探，他就完了。

「請私家偵探也沒有用，私家偵探祇能查到你的人，根本不能查到你的心。」

「妳的意思是……」

「我不知道你是否眞的愛我！」

「妳要我怎樣才相信？把心挖出來？要我發誓？好！」湯尼舉起三隻手指：「要是我李

湯尼不是真心真意愛芝芝，上天罰……」

「不要說……」芝芝用手掩住他的口，另一隻手把他的手拉下來：「我相信你就是了！」

「妳答應了！」湯尼興奪地叫着：「立刻離開趙家，和我結婚？」

「不，湯尼！我現在不能走，」芝芝皺一下眉：「我還沒有完成我的心願。」

「妳依舊忘不了趙天龍，是嗎？我仍然比不上他好看……」

「不，你誤會了！我留在趙家，祇不過要辦妥一件事！」

「甚麼事？」

「我是個恩怨分明的人。人家對我好我記着，人家對我不好我也不會忘記，趙天龍折磨我，我要報復！」

「怎樣報復？」

「令他們再一次破產！」芝芝的眼睛陰惻惻的，透着兇光。

「妳能？」

「我能，祇要你肯忍耐一下，等我一些日子，我一定會令他們抬不起頭來。」

「妳在跟我開玩笑！其實，妳是捨不得趙天龍。」湯尼掩住臉，痛苦地低吟：「算了！算了！算我運氣不好，第一次戀愛就遭受打擊，我鬥不過姓趙的！」

「湯尼，你不要太傻，我不會再愛趙天龍，假如你愛我，請你給我一個月時間。」

「在這一個月裏，妳盡量想辦法補救妳和趙天龍之間的感情，如果無法補救，妳才挑選我，是不是？」

「不是的！不是！」芝芝着急地叫道，她忘了自己正在雍雅山房的露天茶座：「我分成兩路進攻趙家，一方面，我會聘請一些商業間諜混進他們的工廠，破壞他們的生產，令他們無法在商場立足。另一方面，我強迫他們還四千萬，到那時，我的仇報了，我還可以加多四千萬嫁妝，那不是很好嗎？」

「我才不在乎四千萬。」湯尼站起來，扶着欄杆：「妳心腸那麼好，又重感情，我不相信妳會傷害別人，一句話，妳仍然愛天龍！」

「我不愛他！」芝芝走到他身後：「湯尼，我眞的愛你！」

「算了！」湯尼無可奈何的揮一下手：「我們不要再爭論，回市區吧！」

「對了！我們不應該爭論。其實，一個月時間不算長，再說，我們天天見面，那和結了婚有甚麼分別？對嗎？」

「嗯！」

「我們還是安排一下晚上的節目，今晚我們去吃海鮮，好嗎？」

「隨便！」

「湯尼，不要無精打采嘛！是不是仍然在生我的氣？」

「不是！」

「湯尼，我們結了婚，是不是一定要住星洲，和你的父母在一起？」

「不一定！」

「如果我選擇，」芝芝挽着湯尼的手撒嬌：「我寧願住在香港！」

「唔！」

「你肯在香港居留不回星洲？」芝芝很開心，很興奮：「那太好了！我可以向天龍耀武揚威……」

* * *

芝芝約好了湯尼晚上吃晚飯，飯後還計劃去看午夜場。她正在化妝打扮，突然她房間裏的電話鈴響了。

她低聲說了一聲討厭，放下粉撲，走到床邊拿起電話：「誰？」

「湯尼！」

「湯尼，是你。」她的聲音改變得很快，現在是又嬌又脆。

「我是來向妳告別的！」

「告別？是甚麼意思？」

「明天一早，我要回星洲。」

「家裏有事？甚麼時候再來？」

「也許不會再來了，就算再來香港觀光，那也是兩三年以後的事。」

「你的意思是……你要離開我？」芝芝感到一股寒意正在她的胸中升起。

「是的！」

「爲甚麼？你還答應送訂婚戒指給我。」芝芝流出了眼淚：「到底爲甚麼？」

「我考慮了一個晚上，想了許多，我覺得自己很傻，自作多情，其實，無論怎樣說，妳也不會愛我，再想深一層，更加感到罪過，我不應該勾引人家的妻子，我對不起天龍，因此，我決定回家，接受父親的建議。」

「和那位拿督千金結婚？」

「也祇好如此，一個失戀的人向來是飢不擇食，況且我已不相信世界上眞的有愛情！」

「湯尼，你爲甚麼總是不肯相信我愛你？」

「換了妳，妳能相信？」

「我能，因爲我有信心！」

「我沒有信心，因爲我沒有保障。」

「你要怎樣的保障？」

「我不知道，我心情很壞。我頭痛，我不能再思想。」

「也許……」芝芝胸有成竹：「我能令你恢復信心。」

「算了吧！芝芝，再見！」

「湯尼，」芝芝叫着：「你準備去哪兒？」

「這是我在香港的最後一晚，我哪兒都不想去，祇想坐在酒店的房間裏看夜景！」

「我去陪你！」

「不要來，女孩子，怎可以隨便跑酒店？要是讓趙家的人看見到，那更糟！」

「我不怕，你等我，我一小時後就到。」

「不要來，不要……」

湯尼在酒店，一小時之後聽到有人敲門，他打開門，看見門口站着美艷不可方物的史芝芝。她穿着紫色的賓倫嗜士長裙，貼身，裁剪合度，高領露背，十分性感。外罩一件紫色雪紡披肩形的外套，紫色高跟鞋和紫色手袋，鬢髮間插着一朵紫色的美翎蘭。太美了！太美了！

「為甚麼呆着？」她嫵媚地一笑：「認不得我了？」

「妳！」他回答得很快：「妳不應該到這兒來的！」

「你不歡迎我？」
「我是爲妳好！」
「既來了，忍心讓我站在門口？」
「芝芝，我的房間，祇有我一個人。」
「當然祇有你一個人，不會是拿督的千金來了吧？」
「怎麼會？妳可以看看……」
「在門口怎樣看？請我進去呀！」
「芝芝，還是讓我陪妳去吃晚飯吧！」
芝芝深深看了湯尼一眼，她突然不高興起來：「我現在明白，你爲甚麼不讓我進去，你有秘密！」
「我會有甚麼秘密呢？我……」
芝芝燒起了妒火，她說：「你的房間裏一定收藏着女孩子。」
「妳寃枉我啊！我祇是……」
「走開！」芝芝把湯尼推過一邊，走進去。她像一個搜索者，看房間，看浴室，看起坐間（酒店套房內的客廳）……。
「都看齊了吧？Where the girl？」

「既然沒做虧心事，」芝芝又憐又愛，捏一下他的面頰：「幹嗎這樣神秘？」

「因爲孤男寡女……」

「你再說這種老八股的話，別人會笑你。才祇不過二十二、三歲，就像個老封建。」

芝芝扔下手袋，隨着把外套除下來，她一邊脫手套，一邊問：「來看你，甚麼都沒有招待？」

「妳喜歡吃甚麼？」

「我還不餓，先叫人送一瓶香檳酒來。」

湯尼乖乖的去撥電話。一會，酒店的侍役把酒送到，還有送酒的炒杏仁和炸薯片。侍者出去，芝芝說：「去看看房門關好沒有！」

「芝芝……」

「去呀！」

湯尼關上房門，可沒有下鎖，他呆呆的站在房門外。

「過來，給我倒杯酒！」

湯尼像個聽話的小孩，一切照辦。

芝芝跟湯尼碰一下杯：「爲我們定情之夜乾杯！」

「定情？」

芝芝俏俏的瞟他一眼，一口把酒杯倒進口裏。湯尼似已陶醉，也隨着她乾杯。

芝芝放下酒杯，走到湯尼的面前，她說：「你是不是要保障？」

「妳肯離開趙家，和我結婚？」

「結婚是儀式，有名無實的婚姻，根本就不是眞正的夫妻。」芝芝用兩隻手搭住湯尼的脖子，她身上的香氣，直迫湯尼：「我們可以做一對眞正的夫妻，那眞正的夫妻關係，就是保障，對嗎？」

「芝芝……」

芝芝把手臂收緊，兩個身體已貼在一起，芝芝踢去高跟鞋，蹺起脚尖，她把臉迎上去，兩個人的嘴唇祇容一綫，她含糊的說：「我愛你！」

湯尼了解自己的處境，況且，他的職業就是與女人做愛。所以，長久以來，對於美色的反應，在意識上比其他男人較弱，那就是說，肉體的誘惑對他起不了很大的作用。

這三年來，有多少個女人和他共度春宵？他有點膩了，所以，他和美芬是眞正的愛情，他比較欣賞精神上的愛。等於一個人天天吃鷄，終終厭倦了，喜歡吃腐乳一樣。

但是今天，他身負重任，豈祇做愛那麼簡單？還關係着許多人的幸福。因此，他必須要集中精神對付她。今晚可能是最後一場好戲，身爲男主角，豈能不盡力？

而實際上，芝芝已像蛇一般的纏上他，就算他是塊木頭，此時此地也不能毫不動

情。他把芝芝的紫色晚裝，內衣褲拋離睡床老遠的(這是今晚計劃的一部份)，並把床上的薄被踢走……

芝芝感到從未有過的滿足。雖然，這種床上遊戲她早已玩過，但是，還是第一次遇上這樣出色的對手。

*　　*　　*

請各位看看這幅圖畫：一個酒店的豪華套房，一張金色富於彈性而牢固的圓床，床上有兩個赤裸的男女，絲毫沒有遮蔽。男的表演一流。女的散着長髮，嘴巴微張，兩隻手拼命的抓住男的闊背，那男的闊背上已出現了表皮的傷痕。

她是放蕩的、飢渴的、毫無保留的，比一隻半日沒吃草的小羊更可憐。

這邊放映着兒童不宜觀看的床上表演。隔壁的房間正在開了偷聲器，並用錄音機收錄了一切聲音。

「她爲甚麼老在叫？煩死人。」天鳳很不耐煩，她今晚也是主角之一，她正在等候出場。

「這是叫床！」天龍說。

「甚麼是叫床？」天鳳愕然。

「女孩子不要問這個問題。」天龍坐下來，想到今晚好戲結束後，可以重獲自由，他

心情非常愉快。

「故作神秘，有甚麼了不起！」天鳳似乎明白了一點，不敢再問下去。

「想不到，芝芝這個女人倒是挺淫蕩的。」佐治對天龍說。

「她適合做情婦，而且是一流人才。」

「做她的丈夫，起碼短十年命。」

「爲甚麼？」天鳳問。

「好女孩，不要問這些問題。」

「你作死！」天鳳敲一下佐治的頭：「你和哥哥聯合起來欺負我！」

「唷！謀殺。」

「天鳳，別鬧，」天龍拉住她：「現在進去，差不多了！」

「我可以出場？」天鳳跳起來：「有好戲看！哥哥，佐治，不，佐治不准去，他會被芝芝迷住的！」

「我和佐治都不去，妳帶着貴叔、花王、兩個攝影師和賀教授進去就行了。」

「好！我們走！」天鳳好不威風，帶着一行五衆直衝向湯尼的房間。

由於湯尼沒有下鎖，因此，天鳳可以輕輕開門進去，當他們在臥室出現，兩條肉蟲仍然扭在一起。拍照，拍照，拍照，任何一個角度。

芝芝從迷醉中驚醒，推開湯尼，可是，湯尼死壓着她不放。

「喂！李湯尼！」天鳳把晨褸擲向他身上：「你是被迷住了吧？」

「啊！你們……」湯尼很吃驚的樣子，他連忙穿上天鳳擲過來的晨褸：「你們怎會進來的？你們是甚麼人？進來幹甚麼？」

「你勾引我大嫂，我還未跟你算賬，你竟敢先聲奪人？」天鳳手指壓着他的鼻尖。

「那………我不是蓄意的。」湯尼指住床上的芝芝：「我給妳害死了！妳叫我以後怎樣見人？怎樣向妳丈夫交待？」他一生氣，就走了。

「湯尼，湯尼……」可憐的芝芝，赤裸地坐在那張連枕頭也沒有的圓床上，已嚇得面色發白。突然，她跳下床想逃進浴室，天鳳手一揮，亞貴和花王把她捉回床上。

「多拍幾張相片，角度要美些。」天鳳走過去，對賀教授說：「你現在可以替她檢查，請吧！」

「幹甚麼？幹甚麼？」芝芝不斷掙扎，亞貴和花王把她按在床上。

「他是精神學專家——賀教授，他是法國人，很開通！」

「精神病專家？我又不是發神經。」

賀教授似乎看不見她那美麗的胴體，祇是做他的檢查工作，而那兩個攝影師和花王，看得差點沒流下口水來。

「拍照，拍照！」天鳳又揮手大叫。

一會，賀教授寫好了一張紙，用法文跟天鳳說：「她身體和精神很健全。」

「那就是說，她完全清醒，而且有理智？」

「我在紙上已簽了字，證明她在完全清醒，百份之一百的理智下幹任何事。」

「謝謝！我送你！」天鳳袋好那張紙，送賀教授出房間，佐治立刻接待他。

天鳳回到臥室，翻開抽屜，拿出湯尼一件襯衣拋給芝芝，芝芝慌忙把襯衣穿上。

「照片拍夠了，你們全部可以出去。」天鳳一揮手，坐在床邊：「芝芝，我的好大嫂，眞想不到，妳的身材比任何一個肉彈更美。」

「我喝了酒，我糊塗，我不知道自己幹過甚麼，妳不要大驚小怪。」

「唏！千萬不能裝糊塗，那位專家證明妳完全清醒。」

芝芝心裏慌張，不過事後她已能控制自己：「我是被騙的，我無罪！」

「是嗎？」天鳳聳一聳肩：「請問，妳以後還有沒有勇氣回趙家？」

「爲甚麼沒有？妳以爲請一個私家偵探，就可以對付我？」

「好，妳很有膽色，佩服。」天鳳向她搖一下手：「好戲還在後頭，再見！」

「殺千刀！」芝芝把房間的東西亂扔，她現在的心情是十分複雜的，醜態畢呈，當然是致命傷。不過，她更關心湯尼的去向。湯尼令她快樂，令她滿足，她需要湯尼，全世

界的人可以死光，就是不能缺少湯尼。

湯尼去了哪裏？他們會再見嗎？他是否對她生氣？

芝芝倒了一杯酒倒進嘴裏，她痛苦……

芝芝等了一個通宵，湯尼也沒有再回來，也許他恨透了她，今生今世再也不會回來了。芝芝拖着疲乏的腳步，帶着一臉的殘脂回到趙家。她眞的是個很有勇氣的女人，此時此地，她竟敢重返趙家。

萬二分的意外，大白天，不單祇趙家豪夫婦、趙天龍兄妹都在，而且連史天宏夫婦也坐在大廳裏。

趙家的人，表現冷冷的。史夫人垂首無言，史天宏的面色可難看了。

「媽咪，爹哋，你們也來了！」芝芝攏一攏頭髮，强自鎭定。

「嗯！」史夫人輕聲回答。

「昨天晚上妳去了哪裏？」史天宏的聲音像敲響的洪鐘，他把芝芝母女嚇了一跳。

「我……我到朋友家裏打牌去。」

「哪一個朋友？」

「爹哋，你爲甚麼這樣兇？」

「告訴我，哪一個朋友？」

「你不認識的！」

「不認識也該有個名字，說！」

芝芝由出生到今天，從未被父親責備過一句，現在，當着趙家的人令她丟臉，她大爲反感，也不回答，往樓梯走去。

史天宏一個箭步向前，捉住她：「妳還沒有回答我的問題。」

「爹哋，你抓痛我了！」她掙扎：「別太過份，我會生氣的。」

「一個有丈夫的女人，在外流連一夜，竟還有膽量生氣。芝芝，我警告妳……」

「爹哋！你瘋了？你忘了我是你的女兒？」芝芝老羞成怒，一掌推開父親：「一個晚上沒有回家算得了甚麼？我以前也是常常不回家的！」

「今非昔比！妳現在是人家的妻子。」

「甚麼妻子？他有盡丈夫的責任嗎？我嫁到趙家快兩年了，他碰也沒有碰過我。」

「天龍，」史天宏回頭去，他早已在妻子口中知道這回事。不過，能找一個藉口維護一下自己，也未嘗不好：「眞的有這回事？」

「是眞的！史伯伯。」天龍站了起來：「關於這件事，我應該向你老人家道歉，因爲我和芝芝的確沒有情感。」

「你不愛她，何必娶她回來？」

「那不是我自動要求。假如說得難聽一點，芝芝是乘人之危，她利用我爸爸的弱點，用兩千萬迫走我的妻子，而且要我和她結婚。我的太太，是一個典型的賢妻良母，她爲了我父親，離家出走，並且要我答應芝芝的婚事。我是爲了完成妻子的心願，才會做違背自己意向的事。但是，我愛我的妻子，我有我自己做人的原則，我決不能一個來了就愛一個。我既然不愛她，就不應該汚辱她，我不敢碰她，其實，是尊重她而已！」

「放屁，你投機取巧，你利用我，折磨我，欺負我！」芝芝衝着他叫。

「我並沒投機取巧也沒利用妳，我們的交易是公平的，妳付了錢，翠湖走了，我娶妳！」

「但是，你並沒有眞正娶我！」

「怎麼沒有，這兩年來，妳不是住在我們趙家？妳不是這兒的少奶？妳沒有呼奴喝僕？妳在外面，人家也叫妳趙太太。」

「有名無實的趙太太！」

「妳指的是夫婦性生活？我們的交易，並沒有指明我非要跟妳做愛不可！」趙天龍不再保留：「夫婦之間必須眞誠相愛，但是，誰都知道妳不愛我，我也不愛妳，沒有愛的性生活，和獸交有甚麼分別？」

「你下流！」芝芝高叫，開始摔東西：「你騙了我的錢！」

「天龍，我今天來是誠意的，我絕不偏袒我的女兒，我說過，幫理不幫親。」史天宏擺出一副道學的架子：「不過，你剛才說的話，我不同意。是的，愛情不可以勉强，你不愛芝芝，我不會强迫你。不過，你不應該拖住她，沒有感情就分手，何苦把她關在你們家裏，要她熬受寂寞孤單之苦？爲甚麼不放她一條生路？沒有錢是不是？那有甚麼關係？祇要我女兒有幸福，兩千萬我不在乎。」

「史伯伯，你認爲我和芝芝應該分手？」

「當然！」

「這句話是你說的，我應該和芝芝分手，說出了的話不能收回去。」

「我絕對負責，決不食言。我是開銀行的，最重信用！」

「那好極了！這是一年前發出的支票，兩千兩百萬。」天龍把支票放在史天宏的面前：「因爲我和芝芝一直培養不出情感，因此，我們把錢還給她，請她離開我們趙家，但是她不肯，我們又有甚麼辦法？押她上差館？」

「芝芝，有沒有這回事？」

「爹哋！我不能走。我走了，那姓丁的女人會回來，我不能便宜他們。」

「聽見了沒有？史伯伯，至於你說我們關禁她，那更莫名其妙。一年前開始，她已常常外出，每天玩到天亮才回家。我們可不敢管她，知道她和男人鬼混，我們也不管，她

是百分之一百自由。」

「芝芝喜歡交朋友，喜歡夜生活，但是，我仍然不相信她會做甚麼壞事。」

「你相信也好，不相信也好，」趙家豪說：「史董事長，這兒是兩千四百萬支票，二千萬是借本，四百萬是兩年的利息，請求你帶你的千金回去吧！」

「哼！」史天宏走到女兒的身邊，拉下她手中的花瓶說：「呆不下去了，我們走吧！」

「走？那麼容易，他們窮，要破產了，就利用我的兩千萬過關，現在他們有錢了，就想把我一腳踢開，夫妻、婆媳大團圓。沒有那麼便宜，除非他們給我一億元！」

「芝芝，別再鬧了！回家吧！」史天宏輕聲說：「何必在這兒獻醜？」

「怕甚麼？」

「史董事長，雖然你不肯承認我們是兄弟，也不以我爲友，不過，我們畢竟相交了幾十年。我爲了念舊情，特地告訴你，以你今時今日的聲望、名譽地位，應該妻賢女孝。如果你不再管教令千金，人家會說你沒家教！」

「姓趙的，說話可要當心，你竟敢罵我的女兒沒家教，她出身在書香之家，我們姓史的不是暴發戶。我的女兒留過學，讀過很多書，你竟說她沒教養？」

「有教養的小姐，怎會隨便跟男人去酒店開房？」

「甚麼？你說甚麼？」史天宏一手揪起趙家豪的衣領。

「請放手，董事長。我給你看一些照片，看，這是她和姓李的合拍的照片，兩個人都沒有穿衣服，他們在床上幹甚麼，你應該清楚。看，看，這兩張就更清楚了，怎樣，令千金的表情極佳，連『艾曼紐』、『O孃』都比不上她。這兒還有一些，另外還有她個人的裸照，拍得纖毫畢現，角度也很美，那兩位攝影師的確是拍裸照的高手。令千金的體型，面部表情，都可以進攻國際黃色電影市場。」

「芝芝！」史天宏全身發抖，那圓圓的臉氣得像個熟透的番茄，這一次，他是眞正發惡，因爲他深感無地自容：「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？妳以後還能見人嗎？」

「爹哋，我受騙了，我甚麼都不知道的。」芝芝極委屈：「我連怎會在酒店也不知道。」

「姓趙的，是不是你們用詭計把我的女兒騙到酒店，你們是不是給她服了藥，蓄意陷害她？」史天宏似乎又佔上風。

「假如你眞的認爲我們用詭計，那我承認，因爲一切的事情，都是由偸聽器獲知消息的。請聽，是令千金在臥室裏和姓李的通電話，都聽見了，這是她主動要去酒店。這張相片，是她在酒店的大堂裏等電梯，看，她打扮得多動人，而且滿面春風……」

「芝芝！」史天宏嗆叫。

「還有，這是精神病專家賀教授的證明書，他證明芝芝在酒店的時候，身心健全，神

志清醒，沒有服下任何藥物及過量酒精，這是報告書的副本，交給你。賀教授雖然是我的好朋友，但是他並非黃六醫生，醫師公會有他的名字，他日若要他出庭作證，法官也會相信他的話。有興趣，可找他談談！」趙家豪改變了形勢：「史董事長，我還有些餘興節目，天龍，開了錄音機，聽……令千金主動挑引李湯尼，你都聽到了。還有她的呻吟聲，決不是肚痛，也不是生孩子，她在叫甚麼？你明白……」

芝芝面孔發青。史天宏抓住她的手，咆哮着：「妳這賤人！」緊隨着是兩個發出巨響的巴掌，把芝芝拍向牆邊……芝芝伏在牆上，放聲號啕大哭。

史夫人走過去，拉住丈夫：「天宏，你發神經？你怎可以這樣對待自己的女兒？」

「滾開，都是妳，平時不肯好好教導女兒。」史天宏撲上前，一手抓住芝芝：「快給我滾回去！」

史家一家三口就要衝出去。趙家豪很有禮貌的說：「請史董事長、夫人留步。」

「還有甚麼事？」史天宏粗聲喝。

「支票請收回，因爲我不想欠你們任何債項。這兒有一張由律師樓發出的協議書，內容大概是，趙天龍和芝芝已經分手，此後男婚女嫁各不相干。同時，史趙兩家不得來往，如有一方不遵守協議書，可循法律途徑解決。我和天龍已分別簽名，也請你和史芝芝小姐簽個名字，從此之後，我們之間的友誼亦一併結束，史董事長，請合作！」

「不簽！」史夫人尖嚷着：「我們高興來就來，看你們能把我們怎樣？」

「不簽？好，不簽就不簽。」趙家豪笑一下：「明天，我把令千金的裸照拿到各大報紙刊登，至於外國嘛，美國的『花花公子』雜誌，法國的『蕩女』，日本的『愛奴』………這些著名的色情雜誌，對令千金的裸照一定大感興趣。」

「這……」史夫人呆了。

「好，我簽，我簽。」史天宏千百倍的憂愁：「不過，家豪兄，我們受夠了，希望你不要落井下石，令我們眞的無法在社會立足，我老了，我不想下半輩子過不下去。」

「你放心，天宏兄，對自己無利對人有害的事，何必做？我們都有兒女，都希望下一代好，傷天害理的事我決不做，桌上的東西，相片、錄音帶，你全部可以帶走。不過，我希望你以後好好約束令千金，這對大家都好！」

「是的！謝謝！」

史家三口，像喪家狗似的走了。

天鳳高興得跳起來大叫：「芝芝走了，以後我們一定會行好運！」

趙家豪也非常開心：「今天是好日子，應該慶祝一下，天鳳，把佐治請來，今晚我們一家人去吃飯、跳舞、喝酒、鬧個痛快。」

趙夫人尚未收住笑容，她發現天龍坐在一角，她走過去問：「芝芝已經走了，你爲甚

麼還不開心？你在想甚麼？」

「假如翠湖在，我們一起慶祝，那多好！」

「對！翠湖！」天鳳走到父親的面前，自從翠湖出走後，她從未對父親這樣友善過：「爸爸，用你的名義登尋人廣告，把翠湖找回來，好不好？」

「好！每一份報紙都登，直至把她找到爲止。而且，我們還可以請幾個私家偵探！」

「好極了！哥哥，我們去登廣告。」

「不，暫時不要登廣告，」天龍搖一下頭：「芝芝很陰險，這一次的事，她不會甘心，我怕她會對翠湖不利。」

「依你這樣說，趕走了芝芝，翠湖仍然不能回來？」天鳳一肚子的不愉快，靠在牆上：「昨晚熬了一個通宵，全是白費。我看你呀！一定是看了芝芝的裸照，被她迷住。」

「哪有這回事？我祇不過想多等幾天！」

「等？翠湖等得還不夠？」

「發生昨晚的醜事，史伯伯一定不會讓芝芝留在香港的，他會把她送到外國去。芝芝一走，我們的後患根除，可以放心接翠湖回家。」

「天龍的話很對，芝芝始終對翠湖是一種威脅。我們就多等幾天，看史家有甚麼動靜。」趙夫人說：「慶祝會爲翠湖壓後！」

史芝芝受到從未有過的打擊和痛苦，趙家的事，自然令她痛恨不已。不過，令她朝思暮想、食不下嚥的，已不再是天龍，而是李湯尼。

過去，無論芝芝怎樣愛天龍，但他們之間，却缺少了她和湯尼刻骨銘心的「愛」，湯尼令她快樂，令她滿足，令她享受了人生，如今，她的生命中已不能缺少湯尼。

* * *

那天湯尼氣呼呼的走了，令芝芝非常擔心，怕他眞的恨了她。現在別說湯尼是個富家子，就算他是個賊，她也愛定了他。因爲，她認爲世界上已沒有人可以代替他。

人，大概可以分爲三類，一種是着重精神的愛；一種是靈慾一致，兩樣不能缺少；最後一種是沉迷於肉慾之中。芝芝是屬於第三種，所以，當她一旦遇上了湯尼，而偏偏湯尼又是做愛專家，於是芝芝便陷進去，拔不出。

她想了一整天，實在忍不住了，她要去找湯尼，祇要湯尼仍然肯要她，那末，就算把她打個遍體鱗傷，她仍然甘於忍受。她穿著一身黑衣，黑斗篷連着帽子。臉上架上一副巨型眼鏡，蓋住了半張臉，再拉上帽子，她幾乎變了蒙面人。

她乘着史夫人不留意，便跑出去。坐計程車到湯尼的酒店，鬼鬼祟祟的乘電梯上六樓，找到了六〇八號房，她敲門，她低叫，她旋門球，沒有回音，而門也推不開。

這時候，她可着急了，竟然忘了自己的身份，用力拍門高聲叫：「湯尼！湯尼！」

一個侍者走了過來，雖不滿卻很有禮貌：「小姐，需要我爲妳效勞嗎？」

「裏面的人呢？」

「裏面好像沒有人。請問妳找哪一位？」

「李湯尼！」芝芝問：「他在哪兒？」

「眞對不起，整天有不少住客來了又走，客人的姓名我記不住。不過我知道六〇八號房是沒有人住的！」

「爲甚麼沒有？前天還有！」

「那末，一定是他在這一兩天內搬走，我祇不過是替客人拿行李的侍役，詳情我不知道。」

「你不知道誰知道？」

「請到樓下的詢問處，那些接待員一定知道客人的去向。」

芝芝立刻跑到詢問處，那兒有一位掛着職業性笑容的小姐站在櫃面旁。

「六〇八號房的客人是否搬走了？」

「請等一等！」她翻開一本部，用手指劃着：「對的！李湯尼先生已經退房。」

「甚麼時候走？」

「昨天下午一點鐘。」

「他去了哪兒？」

「他祇是退房結賬，沒說去哪兒！」

「他有沒有留下信，便條或者其它？」

「沒有！」

「他一定回星洲去了！」芝芝非常焦急：「趕快給我查他星洲的地址！」

「對不起！小姐，我們沒有任何地址，甚至不知道李先生是星洲來客。」

「妳沒有看他的護照？」

「護照？沒有啊！」

「妳撒謊，他由星洲來，怎會沒有護照？剛才那侍役說妳知道湯尼的事！」芝芝突然瘋了，急得發瘋：「妳把他藏在哪兒？」

「小姐，請妳說話尊重些。」

「尊重妳這種人？快把湯尼還給我！」芝芝拿起登記簿向她的頭拍下去。

「小姐，妳再不停手，我可要報警了！」接待員接近憤怒。

史芝芝毫不理會，結果，她們齊到警署去。

史天宏由警局把芝芝保釋回家，罪名是無故毆打酒店職員。

史天宏怒火沖天，把芝芝推向椅子裏：「妳爲甚麼要打那女人？妳爲甚麼在公衆場所

鬧事？妳忘了自己的身份？」

「甚麼事，」史夫人連忙跑出來：「你最近一定瘋了，無緣無故又罵女兒。」

「她才瘋了，她去酒店打人。妳說，爲甚麼要打人？」

「那女人把湯尼藏起來，她是個壞女人，她想搶走湯尼！」芝芝嗚嗚咽咽。

「湯尼，妳還好意思提那男人？妳鬧的醜聞還不夠多？非要鬧個滿城風雨不可？我看妳呀！給那壞男人迷瘋了！」

「湯尼不是壞男人，他是愛我的。」

「愛妳？他人呢？我不管你們愛不愛，一句話，由今天開始，沒有我的批准，妳不能離家半步。」史天宏對妻子說：「妳可要好好看守她，不能再讓她鬧事。」

「我知道。」史夫人很擔憂：「我看，芝芝心情不好，不如讓她到外埠散散心。」

「好主意！」

「不，我哪兒都不去，找不到湯尼，我永遠不會離開香港。」

「妳想留下來，可以。但是不准再鬧事。」

芝芝自然一千個承諾。白天還好過，但是一到晚上，午夜夢迴之際，她就會想起湯尼，同時內心有一種難以形容的飢渴，她抱着軟枕，在床上不斷的輾轉，突然，她整個人由床上跳起來，歇斯底理地尖聲大叫……一晚過去又一晚，那漫漫長夜，那抑壓的情

慫令芝芝步向瘋狂的階段。把湯尼找回來，一定要把湯尼找回來！

中午，她對鏡梳頭，發覺眼睛圍着個大黑圈，皮膚鬆弛，頭髮乾枯，嘴唇發白。

她捧住臉，瞧着鏡子裏的影子，她喃喃的說：「這女人是誰？難看死了！」

於是，她塗上了最紅的胭脂，一層又一層的粉蓋在面上。深紫的眼影膏，深紅似血的口紅。看過日本的藝妓沒有？她化妝之濃，就像那種女人。

她拉開房門出去，史夫人守在門外，她看見女兒的「新奇」打扮，嚇了一跳。她像戲台上的花旦，難看得很。芝芝走過她身邊，史夫人立刻拉住她：「妳去哪兒？」

「找湯尼！」

「妳忘了爹哋怎樣說？他要妳留在家裏多休息，不要出去。」

「我為甚麼不可以出去？我又不是囚犯。」芝芝拉長了臉：「別擋着我，我一定要把湯尼找回來！」

「不要去，芝芝，妳擅自出去，妳會令爹哋生氣的。」史夫人用手緊拉住她。

「放手！否則我對妳不客氣！」

「我不能讓妳出去，妳會鬧事！」

芝芝舉起手中的巨型手袋，一連向史夫人的頭部拍了五六下，史夫人終於暈倒在地上。芝芝立刻拼命的逃出家門。

佐治正在書房繪畫，突然管家進來向佐治報告：「少爺，有一位李太太要見你，她已經在大廳等待。」

「李太太？我不認識姓李的太太，她會不會是找媽咪的？」

「她指明要見少爺！」

佐治放下工作，由書房走到大廳，一看，他整個愕住了。

史芝芝化妝之濃之怪，眼神之憔悴，前所未見，她好像換了另一個人。

「芝芝？」

「佐治！」看見他，芝芝感到光明來臨，她非常興奮。

「找我有事嗎？」他不敢走上前，因爲芝芝是趙家不受歡迎的人物，萬一被天鳳知道芝芝來找他，那末，他就要花費許多唇舌去解釋，而且說不定，還會受她的懲罰。

「湯尼已經搬出酒店，他是不是住在你這兒？」芝芝問。

「沒有。我沒有見過湯尼。」

「他一定回星洲去了！」

「我想是的。」

「我今天來，想請你幫個忙。」

「說吧！」

「請你告訴我湯尼家的地址。」

「湯尼的家？」佐治立刻想到了湯尼租住的房間。湯尼任務已完，他怎可以讓這女人再去騷擾湯尼？

「他星洲的家！」

「啊！星洲。他是由星洲來的。」

「我是來向你要星洲的地址。」

「我不知道。」

「你怎會不知道？湯尼是你的朋友。」

「湯尼雖然是我的朋友，但是我不知道他的地址。對不起！我幫不了妳的忙。」

「你騙我，他是你的朋友，你怎會不知道他的地址？」

「我和妳也算是朋友吧！但是我並不知道妳的地址，因爲我從未探望過妳，更何況，湯尼的家在星洲？」

「你騙我，是你不肯幫忙我。」

「是眞的，湯尼每次來，我總是去酒店看他。說老實話，我和湯尼根本就不是甚麼好朋友，祇不過大家談過生意。」佐治想了想說：「不要再找他了，妳不會找到他的，他一

定是回星洲的老家，和那拿督的千金結婚去了，妳忘了他吧！」

「啊！天！他竟然那樣無情。」芝芝大驚小怪的叫着：「他拋下我，和那女人結婚！快告訴我，湯尼在哪兒？那女人在哪兒？」

「我不知道。」

「你一定知道的，告訴我，我要殺死那女人！」芝芝目露兇光，樣子嚇人。

「芝芝，對不起！我眞的不知道。」

芝芝突然打開手袋，拿出一柄鋒利無比的短刀，她舉起刀，對着佐治說：「你和那女人聯合一起對付我，我要先殺你，然後殺那女人！殺！殺！」

芝芝追殺佐治，他嚇得轉身就逃，可是芝芝迫得緊，佐治着慌了，放大嚨喉呼叫救命。她一面追，一面叫：「告訴我，湯尼在哪兒，我要和他結婚。告訴我，那女人在哪兒，我要殺死她……」

屋子裏的傭人全跑出來，管家見形勢不妙，連忙打電話報警。

這一次，史天宏不能再去警局保釋女兒，因爲，芝芝點止殺人咁簡單，她已經精神崩潰，狂性大發，被送去青山精神病院。

芝芝瘋了！現在她的腦裏，已經沒有父母，沒有天龍，祇有湯尼和那假想敵——拿督的女兒。奇怪，她幻想中拿督的千金，樣子竟然和她自己一模一樣。因此，她非常痛

恨自己，常常扯自己的頭髮，咬自己的肉。可憐的史芝芝！

＊　　＊　　＊

丁太太在露台澆花，這些花，是翠湖親手栽種的，現在，翠湖走了，澆水的工作，自然落在丁太太的身上了。

門鈴大響，丁太太放下花洒，喃喃的說：「亞芳這粗心鬼，老是忘記帶門匙。」

她走出去，打開大門，一看，呆住了！穿着畢挺西裝的丁雅圖，站在門前。

他一點也不像昔日不修邊幅的畫家——他，全變了！

「你？」

「太太，我回來了！」他張開兩隻手，仍然是那末瀟洒：「不歡迎我？」

「我？」丁太太內心有很大的激動：「這是你的家。」

「仍然是嗎？」他走進去，四面環顧：「沒有變，還是以前的家。」

丁太太關上門，她突然發覺自己的情緒無法控制，想笑，又想哭。

「時間過得眞快，我離家兩年多了。太太，妳好嗎？」

「好。你呢？」

「自從我離開妳之後，我感到無處棲身，在最困難的時候，我想起有一個好同學，他一直在巴西做生意，十幾年來我們都有通消息，後來，我在他的幫助下去了巴西。」

「啊！原來你去了巴西，怪不得一點消息也沒有。」

「好幾十次，我想寫信回來給妳，結果都沒有勇氣寫下去，因爲我曾經答應過妳，我要賺許多錢回來給妳。」

「誰希罕你的錢？我又不是沒飯吃！」

「話不是這樣說。其實，妳說得對，一個大男人，應該有自己的事業，應該賺錢養家，負起一個家庭的責任。」

「那你是說，已經賺到很多錢？」

「一點點吧！不過巴西的總公司賺了不少錢，我現在已經是紅利股東。」

「紅利股東？」

「我在洛培的公司做事，很賣力，想不到我除了會畫畫，還會做生意，我把每月大部份的薪金和紅利投資在公司裏，我現在已經算是股東之一。」

「今次回來，逗留多久？」

「不走了！洛培要在香港開分公司，我是分公司的負責人。」

丁太太心裏很高興：「不……不再畫畫了？」

「工餘時間會畫一兩幅。不過，這祇不過是一種消遣，我的眞正工作是做生意。」

丁太太望住丈夫，甜甜的笑。

「請批准我回家。太太。」

「你不是回來了嗎？」

「碧鳳，」丁雅圖握着妻子的手：「以後我一定會專心做工作，不會令妳失望。」

「我很安慰！」

「翠湖呢？我們的女兒最近怎樣？」

「翠湖養了個胖娃娃，是男的。」丁太太提起女兒孫子就眉飛色舞：「你已經做了外公！」

「眞的呀！我們立刻去看女兒！」

「我不知道她在哪兒。」

「她仍然沒有回趙家？」

「沒有！唉！我眞替她擔心！」

「一定要把她找回來，不能讓她帶着孩子在外面受苦。她不願意回趙家，我養她！」

丁雅圖非常激動。

* * *

「我回來啦！」那是趙家豪的聲音。他每次回家，總是靜悄悄的，像今天這樣大叫大嚷，還是頭一次。因此，把趙夫人，天龍和天鳳全引出來了。

他們看見趙家豪拿着大包小包，司機貴叔也不斷的把禮物盒子搬進來。趙夫人說：「誰送來的禮物？」趙家豪笑笑不語，又忙着去搬東西。

不一會，大廳堆滿了大大小小的包裹和花紙盒，簡直像搬家一樣。

「家豪，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？」趙夫人看得眼睛都花了。

趙家豪舒口氣，他喘着說：「還沒買夠。不明白是不是？拆開看看。」

「讓我來！」天鳳最有興趣拆禮物，她挑選其中的一些拆開：「玩具單車、大熊貓、洋娃娃、模型飛機、飛天俠、白雪公主、電動火車、紅眼睛的大白兔、音樂盒，百寶箱……怎麼全是小孩子的玩具？」

「明白了，全部是玩具。」

「你幾十歲的人了，還玩玩具？」

「也許爸爸想開玩具店！」天鳳站起來，她拆禮物拆得手都麻了。

「真的？家豪！」

「別聽她胡謅，我哪有時間開玩具店，工廠公司的業務已經夠我忙了！」趙家豪喝了一口茶：「所有的東西，全部買給我的孫兒！」

「孫兒？」

「唔！翠湖離家的時候，她已經懷了孩子，現在算起來，孩子應該已經有兩歲。」

「對！」趙夫人越想越開心：「應該有兩歲了！」
「爸爸，」天鳳說：「先別開心，翠湖不一定替你養男孫，她可能生的是女兒。」
「天鳳，男的女的又有甚麼分別？祇要是自己的骨肉就行了！」趙家豪說：「妳爸爸已由壞人變好人，我再也不是以前那無情無義的老爺。有男孫，當然好，要是個女的，我做爺爺的一樣開心。其實，女孩子很討人喜歡，像翠湖，她不就是個好女孩？」
「我就不好？」天鳳呶起嘴。
「妳也好，不過，就是嘴巴不饒人。」
「爸爸，說句掃興話，」天鳳說：「經過這次的事，也許翠湖不想再跟你一起生活。」
趙家豪頓時黯然，不過，他很快就恢復笑容：「現在的年輕人，都喜歡組織小家庭，她如果不喜歡跟我們一起住，我買一幢新房子送給她和天龍。」
趙夫人却無精打采：「我可不想翠湖離開我，要是一家幾口住在一起多熱鬧！」
「玉儀，妳可不能做老頑固，年輕人喜歡怎樣就怎樣，妳想翠湖，想孫兒，可以經常去探望他們。」
天龍說：「爸爸！我代替翠湖感謝你！」
「看！兒子跟我說話了！」趙家豪非常高興：「自從翠湖走了，他還是第一次這樣親切地跟我說話；今天，我眞是走了好運。」

償。」

「爸爸，對不起！」

「說對不起的應該是我。」趙家豪拍拍兒子的肩膊：「這些日子眞難爲你，不過我會補償。」

「可是，我們仍然找不到翠湖！」

「天龍，我向你保證，我一定會替你把她找回來！」趙家豪說：「裝修公司下午會派人來。二樓房間有五個，我要把其中兩個做嬰兒房，一個男孫的，一個女孫的。說不定他們偶然會來住一兩天……」

這兩年多時間，翠湖到底在何處棲身？還記得翠湖曾參加她的中學老師的送別宴嗎？翠湖是黃天慧老師最深愛的學生，在翠湖結婚前，她離開香港到澳門發展，在南灣開了一間幼稚園。當翠湖走投無路的時候，想起了這位恩師，於是就到澳門投奔黃天慧。由於她不在香港，這就是趙、丁、史三家找不到她的原因。

翠湖白天教書，晚上和黃老師在學校的宿舍留宿。一直到思龍出世後，她仍然繼續她的教學工作。一晃眼，就過了近三年，思龍已經會走路，會說話，而且，還跟隨其他的小孩子一起上課。他是個非常非常聰明的孩子。

星期日，翠湖出去跑跑。黃天慧在家裏照顧思龍。

她看見翠湖回來，一手拿着報紙，另一隻手拿一袋梨子：「媽媽回來了。」

「媽媽！」思龍由黃天慧膝上跳下來。

翠湖放下東西，一手抱起兒子：「這孩子，睡午覺的時間越來越少。」

「他精神好，身體壯，晚上又睡得安寧，妳看他，肌肉多結實！」黃天慧拿起報紙看了一眼：「又是尋人廣告！」

「是的！」翠湖嘆口氣：「整整半個月了，心裏眞煩。」

「妳不是和妳媽媽約好，他們登尋人廣告，就表示姓史的已經離開趙家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那妳爲何還不回去？」黃天慧垂下頭：「雖然妳和思龍走了，我會很寂寞，但是，我看得出妳在想念天龍，雖然妳臉上裝得很愉快，然而，我了解妳內心的痛苦。」

「黃老師，我發覺自己是個很庸俗的人，我沒辦法幹出一些超人的事。我不可以等芝芝一走，就若無其事的帶着思龍回家，雖然我很想回去，但是我好像不甘心就這樣……」

「世界上，根本沒有超人。喜怒哀樂，人皆有之，妳受了委屈，而且是被妳老爺迫走的，怎可以說回去就回去？我了解妳，也同情妳。」

「其實，何必强爭這一口氣？」翠湖苦笑着，搖一下頭，彷彿要把往事拂去。她拍一下思龍的屁股：「黃老師，我帶思龍回房間吃牛奶。」

思龍喝了牛奶。翠湖把天龍的相片拿出來：「吃飽奶，要溫習功課。這是誰？」

「思龍的爸爸！」

「眞乖！」翠湖抱着兒子，哽咽着：「爸爸看見你，一定很開心！」

「翠湖！」黃老師忽然走進來：「一位趙先生要見妳！」

「姓趙！會不會是天龍？」

「不，不是的。他在花園，妳去看看！」

翠湖把孩子交給黃老師，意外地，看見她的老爺趙家豪走進來。

「翠湖！」他喜悅地叫。

「老爺！」她放慢了腳步。

「不要叫老爺了，妳叫天龍的母親媽咪，叫我爸爸才適合。」趙家豪仔細看她：「妳好像清減了，最近好嗎？翠湖。」

「好，謝謝老爺！媽咪、天鳳他們都好嗎？」

「不好！妳走了，整個家就變了樣。妳媽咪因爲妳，對我很不滿，她已很少跟我說話，我們已不再是恩愛夫妻。至於天龍，我相信妳會了解，失去妳他將會怎樣。天鳳呢！她發過誓，妳不回去她就不出嫁。」

「史小姐呢？」

「她爲了一個姓李的男人瘋了！兩個星期前，史天宏夫婦送了她去瑞士休養。」

「史小姐會復元嗎？」

「我跟她爸爸談過，復元的可能性極高。不過從此之後，她會失去記憶。身體好了，還得從頭開始，她將永遠無法記得起我們。」

「唉！」翠湖輕嘆了一口氣：「老……爸爸請坐，我去倒茶。」

「不要倒茶，」趙家豪叫住她：「我今天不是來喝茶，我是……來向妳道歉！」

「不敢當！」

「我是個罪大惡極的人，其實我根本沒有資格請求妳原諒。」趙家豪嚥一下口水，眼睛透紅：「我這次鼓起勇氣到來，是抱着一點點信念，妳一向寬宏大量，而且，我聽過一句話——寬恕知錯悔改的人。」

翠湖垂下了頭。

「我年紀那麼大了，能向妳請求的機會不多，求妳看在媽咪和天龍份上原諒我一次！」

「老爺言重了！」

「我明白！我明白！妳一定不喜歡和我這老頭子住在一起，我同意妳和天龍組織小家庭，我還準備送妳一幢新房子。」趙家豪苦苦哀求：「翠湖，祇要妳肯回家，我甚麼都肯答應，甚至要我下跪！」趙家豪說着，眞的要跪下去。

翠湖連忙扶住他：「不要！爸爸……」

「妳叫我爸爸，妳肯原諒我了？」趙家豪高興得流下睛淚。

「讓我們忘記過去的一切！」

「對！忘記過去，重新開始。」

拍！拍！拍！有人拍手掌，翠湖和趙家豪望過去，原來是思龍打掌心。

黃老師抱着他由裏面走出來。

「這漂亮的孩子是……」

黃老師把孩子交給趙家豪，翠湖拍拍兒子：「思龍，叫爺爺！」

「爺爺！」

「呵！呵！我眞的有了一個男孫，而且是全世界最漂亮的男孩子。爺爺送你一份見面禮。」趙家豪脫下價值不菲的金錶。

「爸爸！不要給他這樣貴重的物件。」

「那算得了甚麼？拿它當玩具好了。祇要我們思龍笑一笑，爺爺命都可以不要！」

「爸爸，讓我給你介紹，這是……」

「我早就認識黃老師。」

「你們……」

「是我通知趙先生到這兒來。」

「老師，妳……」

「我不忍心見妳痛苦，而且趙先生是眞誠的，他會向我表示悔過。」黃老師滿含着淚：「爲了妳和孩子，應該回家。」

「我和思龍走了，妳會很寂寞。」

「是的，但我會適應。而且，我還有許多學生，他們當中，可能會有一個像妳。從事教育的人，永遠不會寂寞！」

「老師，我有空來看妳！」翠湖依依不捨。

「一定會來，過幾天，我們一家幾口再來向黃老師道謝！」趙家豪說：「我們一家能團圓全是黃老師的功勞。好了，讓我們一起回家吧！」

* * *

貴叔替老爺開車門，看見翠湖由車廂出來，他有點驚詫，隨即，他開心地嚷着：「大少奶，妳回來了？」

「是的。貴叔，你好嗎？」

「托少奶的鴻福。」

這時候，趙家豪抱着思龍在汽車裏出來。

「這是孫少爺？」

「是我們趙家之寶。」趙家豪老抱着思龍不肯放手。

「少……」貴叔還沒有叫下去，趙家豪連忙制止他：「噓！別吵！」

「我通報夫人見孫少爺。」

「你靜靜的進去通知夫人和二小姐。」

「少爺呢？」

「千萬不能讓他知道！」

「這？」貴叔疑惑。

「快去呀！通知夫人和二小姐，叫她們也小心一點，不要讓大少爺知道。」

貴叔祇好連忙進去通報。不一會，趙夫人和天鳳分別走出來。

「翠湖！」趙夫人一看見媳婦就忍不住淚如泉湧。

「輕一點，玉儀，別讓天龍聽見！」

「讓媽咪看看妳！」趙夫人拉住翠湖的手，輕聲說：「妳知道我多麼想念妳！」

「我也想念妳，媽咪，我一定會好好侍候妳！」

「嗨！翠湖。」天鳳上前，搔了搔她的短髮：「還是一張娃娃臉！」

「妳幫了我很多忙，我應該怎樣謝妳？」

「別跟我說客氣話，不過，我結婚的時候，妳一定要和哥哥給我送一份大禮！」

「應該的！」

「喂，你們快來看看我們趙家之寶。」

「他，他就是我們的孫兒？」趙夫人把思龍抱過去，親着：「好香！我最喜歡小孩子的香味，他跟天龍小時候長得一模一樣！」

「他比天龍更可愛！」趙家豪說。

「是啊！」趙夫人抱緊孫兒：「可惜你們要組織小家庭，若大家住在一起多熱鬧！」

翠湖說：「天龍和思龍是你們倆位老人家的命根，我不會讓他們離開你們。」

「翠湖，妳肯留下來？」趙夫人驚喜。

「這是我的家，而且，我答應侍候妳老人家。我和天龍父子都會留下來。」

「對！」趙家豪說：「翠湖，妳應該去看天龍。」

「我……」翠湖有點難爲情。

「快去吧！他已等了妳三年。」趙家豪輕推她上樓梯：「你們已換了臥房，在第二個房間。去，聽話。」

翠湖走上二樓，輕輕推開第二扇門，一看，全是她心愛的粉紅色，牆壁上還掛滿她的相片。房間裏沒有人，翠湖躡足走進去，看見套房的燈光射出，她知道天龍一定在裏面。果然，天龍伏在一張粉紅色化妝枱上寫字。翠湖用兩隻手掩住他的眼睛。

「天鳳，別鬧，我在寫日記！」

「你也學會寫日記了？」

「妳？」天龍認出了聲音，他急忙拉開翠湖的手，回過頭來：「我……在做夢？」

「你常常做夢？」

「是的，每晚都夢見妳！」

翠湖低下頭，在他的唇上吻了一下：「這不是夢境吧？」

「翠湖！」天龍把她拉進懷裏：「妳回來了！妳終於回來了！」

「天龍！」翠湖伏在他的胸膛上，兩手環着他的腰。

「我再也不讓妳走。」天龍抱得她緊緊的：「妳知道嗎？這三年的日子多可怕！」

「我會永遠在你身邊，再沒有人能分開我們。」翠湖抬起頭，抹去他臉上的淚：「家裏來了一位客人，他要看你。」

「我不要見甚麼客人，我祇要和妳在一起。」

「這客人，你是非見不可的，來！」翠湖拉他到樓下。

她問兒子：「思龍，這是誰？」

「思龍的爸爸。」

「他？」天龍望住翠湖。

「我們的兒子！」

「啊，乖孩子。」天龍把兒子抱過去：「再叫我一次。」

「思龍的爸爸。」

「疼不疼爸爸？」天龍在他臉上親一下。

「思龍疼爸爸！」

天龍可樂了，一邊笑一邊說：「這小東西挺會灌迷湯呢！」

「他呀，不怕生，夠志氣。香吻滿場飛。」趙夫人被思龍迷住了，儘是瞧著他笑。

「給我！」天鳳抱過思龍：「思龍是屬於姑姑的，姑姑帶你去花園看金魚。」

「玉儀！」家豪拖起妻子的手，打個眼色：「我們也看金魚。」

天龍和翠湖互擁相視而笑：「回房間，我有很多禮物送給妳！」

走到樓梯頂，翠湖問：「你有甚麼感想？」

「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，妳呢？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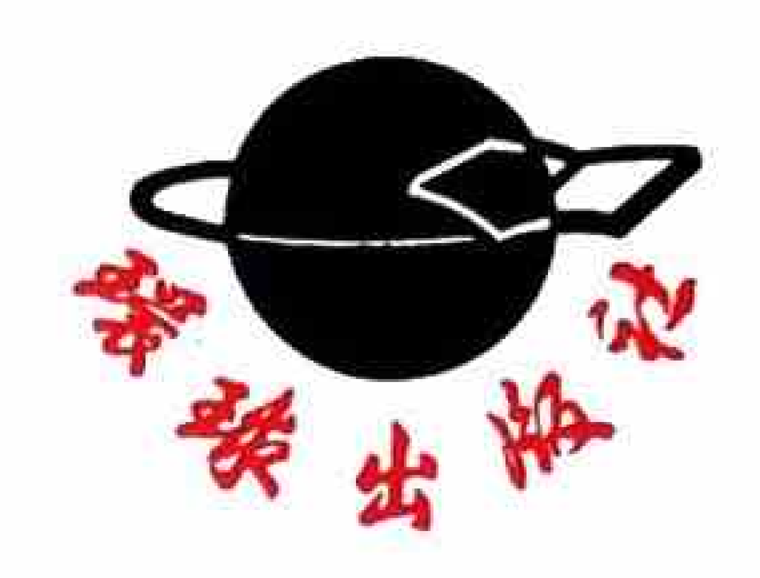
「我也是！」

天龍整個抱起她，把她送入「新房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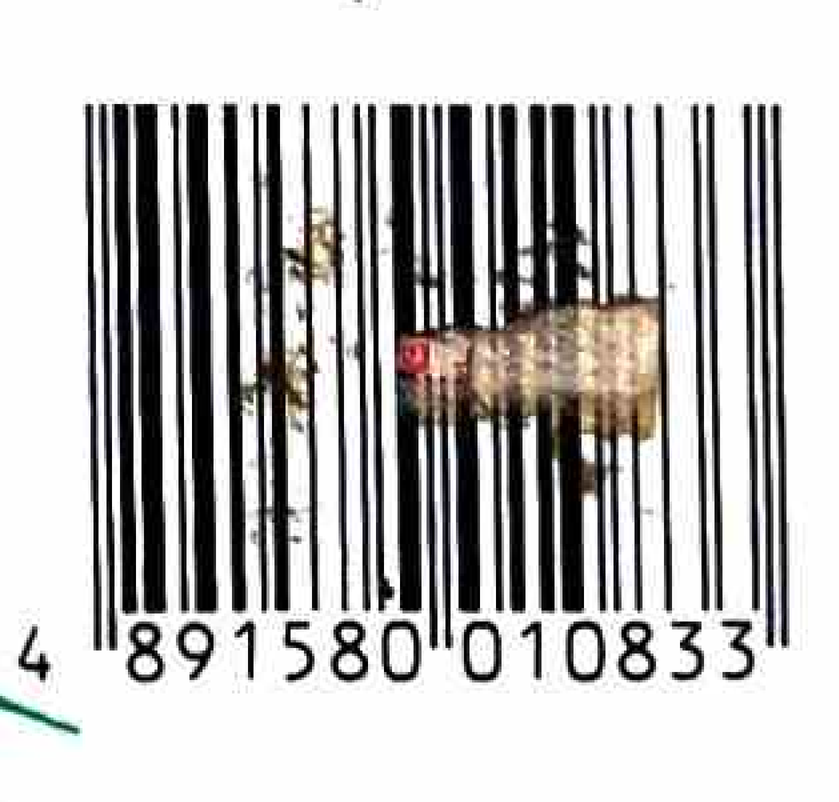
（完）

每本HK$3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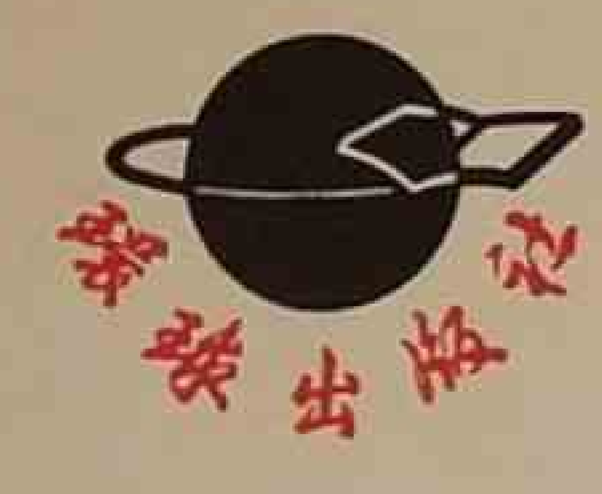




幸福花散發着淡淡清香，代表着幸福、健康與快樂。丁翠湖希望擁有趙天龍的愛，溫暖的家。但史芝芝一而再的破壞，幸福花的魅力，能否爲翠湖改變一切？



每本HK$38



幸福花散發着淡淡清香，代表着幸福、健康與快樂。丁翠湖希望擁有趙天龍的愛，溫暖的家。但史芝芝一而再的破壞，幸福花的魅力，能否爲翠湖改變一切？

